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THE CELTS:
EUROPE'S PEOPLE
OF IRON

凯尔特人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任 帅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凯尔特人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THE CELTS: EUROPE'S PEOPLE OF IRON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任 帅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美) 布朗主编；任帅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47-X

I. 凯… II. ①布… ②任… III. 凯尔特语族 - 欧罗巴人 - 民族历史 IV. K5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95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50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李常秀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蔡素琴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开本 13印张 100千字 2插页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4447-X/K·912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 Lost Civilizations，共有 24 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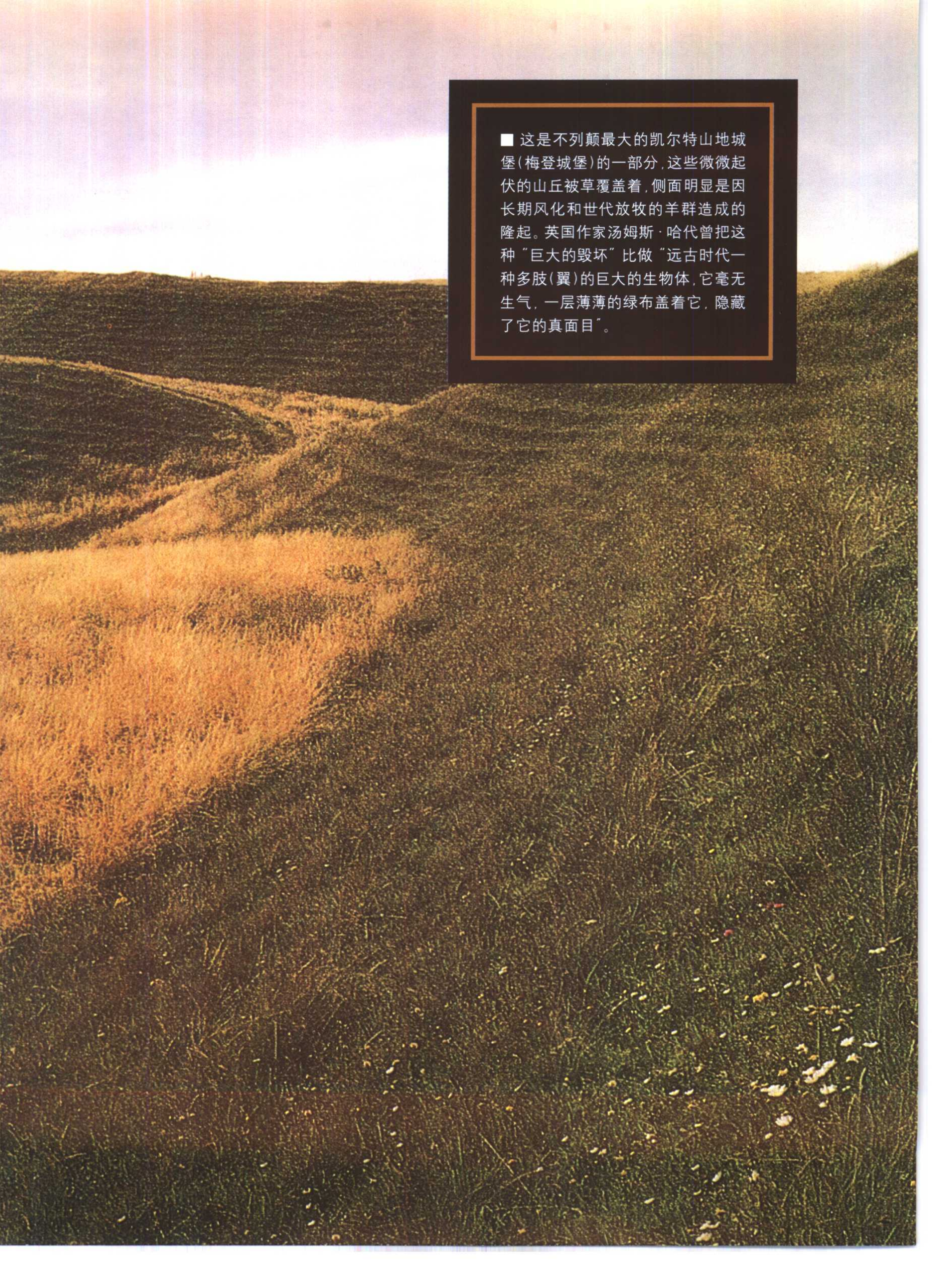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2001年12月1日



A landscape photograph showing rolling hills covered in grass. The foreground is dominated by a dense field of tall, golden-brown grasses. In the middle 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smaller, rounded hills covered in shorter, greener grass. The background shows more distant hills under a pale, hazy sky. A black rectangular text box with a thin orange border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image.

■ 这是不列颠最大的凯尔特山地城堡(梅登城堡)的一部分,这些微微起伏的山丘被草覆盖着,侧面明显是因长期风化和世代放牧的羊群造成的隆起。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曾把这种“巨大的毁坏”比做“远古时代一种多肢(翼)的巨大的生物体,它毫无生气,一层薄薄的绿布盖着它,隐藏了它的真面目”。



本书顾问：

弗雷德里克·C·苏普 印第安纳保尔州立大学的教授，他对凯尔特人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对凯尔特人的宗教、战争都曾做过大量的描述。他还经常举办凯尔特人的民间传说和亚瑟王的传奇故事讲座。

彼得·S·维尔什 曾经参加过大范围的有关欧洲铁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包括德国的休尼堡和曼兴。他还在巴伐利亚指导过3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其中有著名的凯尔西姆——古凯尔特人的城市或城堡所在地。他目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主要课题都集中在欧洲史前文化，特别是铁器时代的文化上。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淳	王进	
委员	区向明	彭匈	王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金船



伽第斯枪朴

托伦德

温德比



霍赫多夫雕像

斯内蒂瑟姆

林多默斯

圣阿尔班斯

伦敦

布泽尔

达内伯里

梅登堡

菲尼斯泰尔

卢瓦尔河

塞纳河

里布蒙

高卢

莱茵河

霍赫多夫

霍伊纳贝格

纽沙特尔湖

科利尼

阿莱西亚

维

埃沃立卡

比布拉克特

格尔多维亚



维辛古道里克斯钱币

野猪猎手



伊比利亚

雷根

领圈



贝斯库宾



碎石面具

多瑙河

哈尔希塔特

曼兴

梅格德林斯加山



矿工的背篓

伊特鲁里亚

罗马

耶梅斯地



青铜护胸铠甲

伊利里亚

色雷斯

黑海

加拉提亚

帕加马

特尔

雅典

地中海

大西洋

北

目 录

第一章 被历史歪曲的伟大民族 /1

A GREAT PEOPLE MALIGNED BY HISTORY

泥土中的公爵夫人 /32

A DUCHESS IN THE DIRT

第二章 实力与势力的不断壮大 /43

A RISING TID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一座独一无二的坟墓 /78

A TOMB BEYOND COMPARE

第三章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如何生存 /95

WHAT LIFE WAS LIKE IN IRON AGE EUROPE

做远古的农民 /130

FARMING THE PAST

第四章 与强大的罗马英勇斗争 /141

HEROIC STRUGGLES AGAINST MIGHTY ROME

泥沼中的人 /180

THE PEOPLE FROM THE BOG

年表：一个有铁一般意志的民族的传奇 /192

THE SAGA OF AN IRON-WILLED PEOPLE

被历史歪曲的伟大民族

A GREAT PEOPLE
MALIGNED
BY HISTORY

安迪·莫尔德在煤矿粉碎机里发现了一截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木头，于是就把它捡起来顺手扔给了一个同事。然而，木头表面的煤灰被震落后，竟露出了一只连着腿骨的人的右足，这把他俩吓了一跳。对于在英格兰西北曼彻斯特城外林多默斯煤沼工作的安迪·莫尔德来说，1984年8月1日的这个发现还不算太震惊。因为在这之前，莫尔德就曾经在传送带上发现过了类似的一块木头，清洗干净后才发现是一块人的头骨。当时法医迅速做出结论：这是一块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妇女的头骨。没过多久，警方的调查人员就认定，这是23年前一起悬而未决的失踪案当中的女受害人，死者是当地的一个家庭主妇。

面对这个新证据，肇事者，即这位妇女的丈夫感到绝望了，很快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来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们终于掌握了碳-14测年代法，并对这块头骨进行了检测。而检测结果却让这位凶手对自己的鲁莽认罪十分后悔，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已故妻子的头骨，而是属于生活并死于公元1世纪的一位妇女。

■ 浓密的头发，飘动的胡须，再加上一个金属领圈，这座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石像从公元前2世纪流传至今，已属稀世之作了。



那么，这只新发现的右足到底是犯罪证据，还是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呢？一时间还无法确定。当地的警方也开始关注此事，并把消息透露给了一家报社记者。作为回报，这位记者通知了柴郡的考古学家里克·特纳。就在发现这只右足的当天，特纳就到达现场，并且还在矿坑的切面处发现了一块很有韧性的皮肤。在随后的挖掘中，他们又找到了一个长胡子的男人的上半身。他面朝下，像鸟一样把头蜷缩在右肩上。由于煤沼的高酸度和缺氧环境有效地延缓了尸体的氧化和细菌腐蚀，所以整个尸体保存得非常完好。（后来这个人的臀部皮肤、左腿一部分、右大腿的大部分，以及股骨末端都被找到了，只有他的左脚还没有被发现。）

这具尸体被科学家们称为“林多人”，而媒体则叫它皮特·马什。从各个方面考察，林多人最有可能是凯尔特人，一个消失了的文明的使者，就像古埃及的法老们一样，他们的文化曾经影响了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既是战士，同时又是商人和开拓者的凯尔特人曾在四面八方进行征战、贸易并散播自己的文化。从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一直到咆哮的大西洋；向北穿过英伦各岛以及爱尔兰岛，向南越过了令人目眩的阿尔卑斯山脉，到达意大利北部富饶的山谷；最后他们还向东经过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了小亚细亚，并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建立了自己的



■ 林多人俯卧在林多默斯附近的煤沼地里已经有2000多年了，他的头部、脸部和躯干都已被压扁，而且由于酸性环境的作用，他的胡须都已经变成了红色，皮肤也被烧成了黑色。

国家——加拉提亚。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侵略性的扩张，不但席卷了整个欧洲，而且还影响到了其他古老历史的进程。许多凯尔特人的部落洗劫了前罗马帝国，加速了伊特拉斯坎人的灭亡，袭击了希腊的特尔斐。据记载，他们甚至还在埃及发动了一场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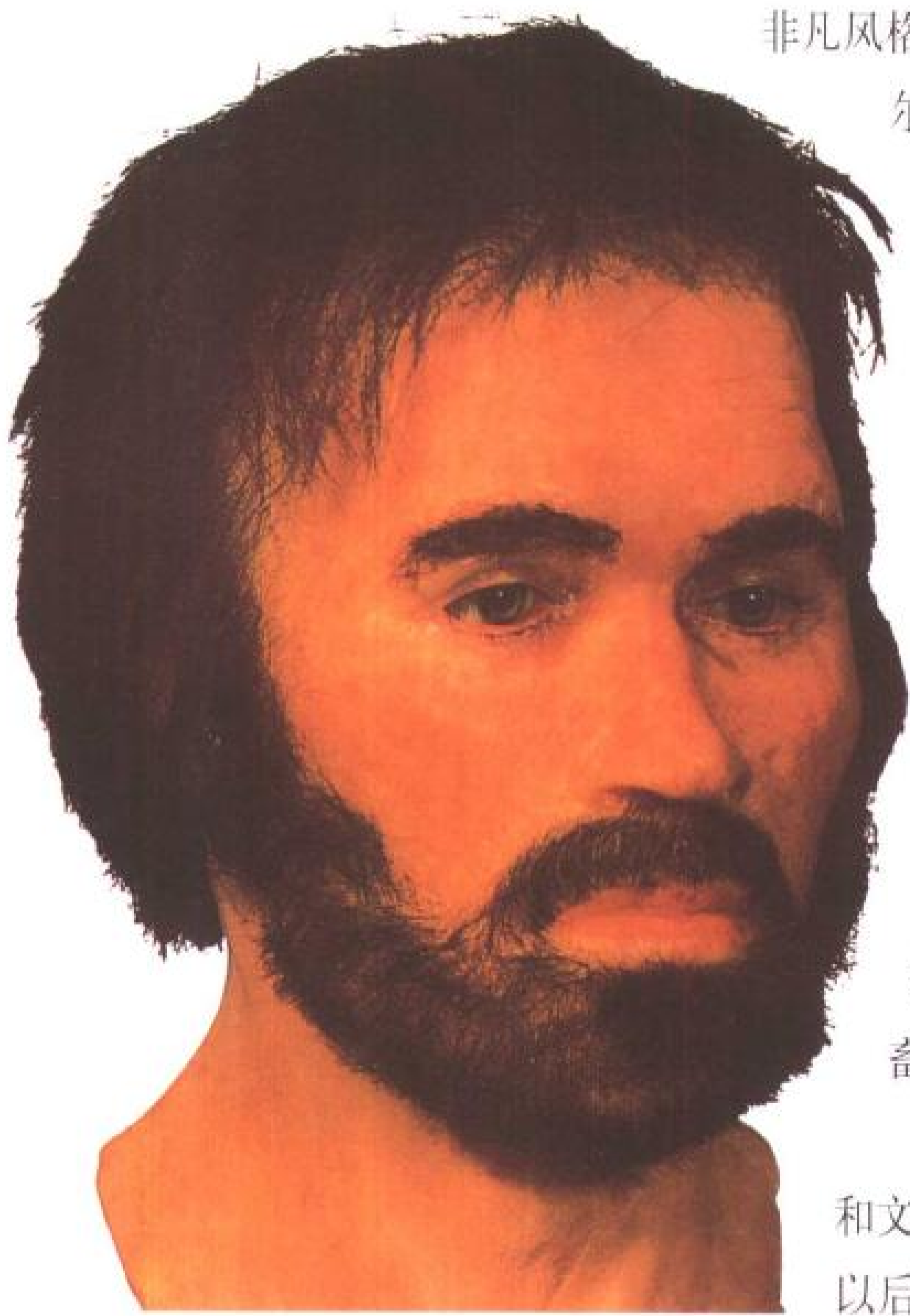
在战争中，凯尔特人的战士会取下敌人的头颅当做战利品，这使得他们野蛮暴力的形象几乎完全遮掩了他们和平的一面：他们同时也是技术全面的工匠、铁匠、木匠、商人、矿工和建筑师。虽然他们没有留下雄伟的神殿，没有辉煌的城市遗址，没有那些已被遗忘的首领们树立纪念碑，但许多考古发现都表明他们是有

非凡风格和敏锐感觉的艺术家。实际上，凯

尔特人因为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成就而被20世纪意大利考古学家萨巴蒂奴·默斯卡提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抽象艺术家，最早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个有清楚语言表达能力的民族，最著名的就是其诗人和牧师的雄辩口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农民。尽管那些贵族的子孙和他们身边的人也许会远离战争，但大多数的凯尔特人还是在默默地耕种土地，并且以拥有家畜的数量来衡量他们的财产。

林多人最后被证明是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在他被发现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躯体被从里到外仔

■ 法医们设法恢复了林多人生前的模样。首先，他们根据照片和X光片制作了林多人头部的石膏模型，然后，再将黏土涂在模型上作为软组织。接下来就是用蜡浇在模型表面，并上色，使得他的表面看起来和真正的皮肤一样红润。最后，再给模型装上玻璃眼睛和黑褐色的头发，一副栩栩如生的凯尔特人模型就这样诞生了。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他的躯干被透视和解剖过，并做了数次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他被验了血型，头发和指甲也经过电子显微镜的检查。组织及骨头标本还做了碳-14年代测定，甚至连胃和小肠里的遗留物也被仔细地查看过了。

各种检测的结果都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那一小段遥远的过去。这个林多人死去的时候正值他的青年期，大约在25—30岁之间。除了有一些轻微的关节炎和正常的肠虫外，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的体重在当时还属平均水平，肌肉发达，身高5.6英尺，O型血，在当时的凯尔特人中，这恐怕是最为普遍的血型了。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那样艰难而又混乱的年代里的人，林多人的指甲却修剪得十分漂亮，它们的表面洁白光亮，明显留着人为的痕迹。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林多人死亡的细节，因为看起来所有的证据都在说明他是一个祭品。

林多人的伤口以及仍紧紧勒在他脖子上的绳索都显示了他十分悲惨的结局：他受到重击，被绳子勒过，又被利器刺伤，最后还被扔进了沼泽地中。他在那里躺了将近2000年，先是沉了下去，接着被迅速形成的煤炭埋葬，一直到他偶然碰上了煤炭粉碎机。

检查尸体的证据表明，他只是个宗教仪式的殉葬者，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位志愿者，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里，赤裸身体是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而林多人死时也只是在胳膊上裹了一块狐狸皮。经过对他最后一餐的成分仔细分析，可以大概分析出他献身的那个仪式的性质。科学家们利用一种能够追踪物质热量来源的、被称作是“电子旋转共振”或ESR的高科技手段

林多人死因的科学分析

A STEP-BY-STEP SCIENTIFIC ANALYSIS OF LINDOW MAN'S END

在这个类似逐步展开的恐怖故事中，法医的检查将告诉人们林多人在古代仪式中死去的可怕细节。首先，当林多人保存完好的尸体被从他2000年来的栖息地——英格兰西北林多默斯的煤沼地取出之后，他们立刻对他进行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尸体周围的酸性环境虽然有效地抑制了尸体的腐化，但同时也溶解了他骨质中的钙。这就给检查人员在区分组织与骨质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当科学家们聚集在伦敦开始研究林多人时，他们手中的依据就只有一些臂骨、脊椎、肋骨以及头骨的模糊的X光片。虽然研究人员们心里明白这个尸体历时久远，而且最初的放射性碳-14年代测定法也证实，他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但是，关于死者其他方面的一些资料如年龄、死因，甚至连死者是否真的是男性，仍有待考证。

研究人员们用手、毛刷以及喷壶来清理尸体表面的煤

土。最先露出的是左臂，接着是右臂，最后是他的头。他的头被挤压，已经扭曲，被压在右肩上。他长有络腮胡，这证明他是男性。

尽管林多人头部以及其他部位皮肤因法医验尸而变得松弛或破损，但是仍在他的头皮上发现了关于死者死因的第一条线索：在他的头颅顶部有两条呈V字型的伤口，每条都有一寸多长。

被称作“干放射性照相术”的特殊的软组织X光成像技术发现，头顶骨头的碎片已经深深地嵌入了颅腔内。这说明这致命的重创是由一把窄刃利器造成的。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使人立即丧命。研究人员用解剖

显微镜在伤口的边缘发现了肿块，这一迹象无可怀疑地表明死者在重击之下仍然有意识，并存活了一段时间。

他是后来死的，这和一个研究人员的发现一样。为了搞清楚林多人的头为什么呈如此奇怪的状态，他用解剖器械把死者的后颈剖开，然后检查他的颈部，结果在死者的第三与第四脊椎间发现了裂口，这就说明死者的颈部曾经发生过骨折。在下面的尸检照片中可以看出，死者脖子上的伤是外力所致。据分析有刽子手用一根细皮索套住死者的颈部，然后在颈部与皮索间插上一根木棍，接着刽子手用力旋转木棍，这样林多人的脖子就被勒断，呼

吸也因此停止了。死者头部后面一部分绳索的扭曲也许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但是研究人员又在死者喉咙右侧绳索上方发现了一道深达2英寸的刺伤，好像是故意在给死者放血。假如绳索勒住的是颈静脉而不是动脉，那么持刀行刑的时候颈静脉就因为血液流动受阻而暴胀。他们制造这一场景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取悦观众，很显然这个林多人只是一个祭品。



■ 图中一位科学家正在用蒸馏水冲洗林多人的表面，其他人则正在检查他的背部。为了让尸体不致在检查期间腐烂，科学家们所用的水都是经过煮沸、冷却，并且经常更换的，以避免滋生微生物。



■ 专家们经过对林多人左边下面第二颗臼齿的检查证实，他的头部一定经过重击，而且连下颌也一并被击碎，所以才会有这颗牙齿的脱落。



■ 上图的红外照片和下图的X光片显示，林多人的颅骨与左后肋骨都已骨折。法医由他头上的两道伤痕判定，死者是在站立或跪着的姿势下被人从后面连击两下，而他肋骨的骨折则是在施刑者膝盖的重击下造成的。



对林多人胃里的残留物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甚至可以精确地分析出食物在多高的温度下烹制了多长时间。分析结果证明，就在林多人死亡前不久，他吃了少量用高温快速烤制的面包。而在他胃里发现的一些碳化谷物残渣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面包烤制的温度更高，速度更快，也许还是有意烤焦的。

在苏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地区一些有记载的传说中，曾提及凯尔特人的宗教殉葬者就是通过选面包决定的。只要谁在相似的黑面包里选中了焦面包，那他就是这次仪式的牺牲品。研究者还在林多人的肠胃中发现一些槲寄生花粉颗粒，这就更加肯定了一些学者关于林多人是死于宗教仪式的观点。因为槲寄生有药物疗效，所以凯尔特人十分看重它，尤其是凯尔特人的祭司和巫师还将其作为圣物珍藏。

尽管科学家们对林多人做了全面的研究，但是仍

■ 研究人员把林多人长满胡须的下颌轻轻地抬起来，这样便可以从放在左下方的镜子中看到他右侧喉咙上的伤口以及勒住颈部的黑色绳索。



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死亡时间。一方面人们通过研究埋藏尸体的地层，认为他死于公元前3世纪，那时凯尔特人的文明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但另一方面碳-14年代测定法却将他的遗体推至公元1世纪，那时不列颠的凯尔特人则正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两种答案面前，科学家们各执一词，产生了分歧。

尽管林多人的身份以及他的死亡之谜仍没有定论，但一位研究凯尔特人的英国学者安妮·露丝还是冒险作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推测。首先她认为这位仔细修过指甲的凯尔特人既不是工匠也不是农夫，而很有可能是一位凯尔特贵族，甚至可能是一位祭司。这种说法无论对那些熟记各种资料，如血统论、历史及宗教传说等，研究凯尔特人的学者来说，还是对于那些坚持特殊宗教仪式论的人来说，都能接受。也许正是由于林多人高贵的出身才使得他在某个特殊的日子被选出来，并在一个特别挑选的地点，偏僻的林多默斯被处死。而且这个特殊的日子很有可能就是凯尔特人4个主要的节日之一——五朔节。

根据这种理论，林多人的死法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并且意在向凯尔特人三位不同的神赎罪。很有可能是凯尔特人在非常时期的一种极端的行爲——凯尔特人的祭司们为了向众神求救，让



■ 在图为16世纪英国画家约翰·怀特根据古老的传说所作的一幅水彩画。画中有一位皮克特勇士——苏格兰北部的凯尔特人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后，正狂喜地挥舞着一个敌人的头颅。1987年，在林多人的埋葬地又有一位男性的遗体出土了，从他皮肤上残留的蓝色印迹来看，古代的凯尔特人确实有将身体涂成蓝色的习俗。

他们摆脱罗马人的统治，而采取的最后一招。但另外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推测太离谱了，说句好听的，也就是为更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些假设条件而已。

事实上，已经有大约2000名远古欧洲人的尸体在具有防腐效果的高酸性沼泽地中被发现了，其中林多人无疑是最有名、也是被研究得最彻底的一个。这些发现也给现代研究者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实际上，就在林多人被发现两年半后，在同一地点，同一条传送带上，工人们又发现了属于另一个人的一部分背部和脊椎骨。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又在先前堆满煤块的矿车中总共发现了大大小小20多块这个人的身体碎块。

尸体碎块被像玩拼图玩具一样地拼凑起来后，调查人员们才得知死者年龄22岁左右，并且有个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每只手都有两个拇指。像先前发现的

的林多人一样，他也是被裸体埋

葬的，而且保存得一样完好。研究人员们相信，他同样也是一个牺牲品。两个碳-14年代

测定实验室测出他的死亡时间为公元2

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但是他的

头却不见了。调查人员

们花费了很大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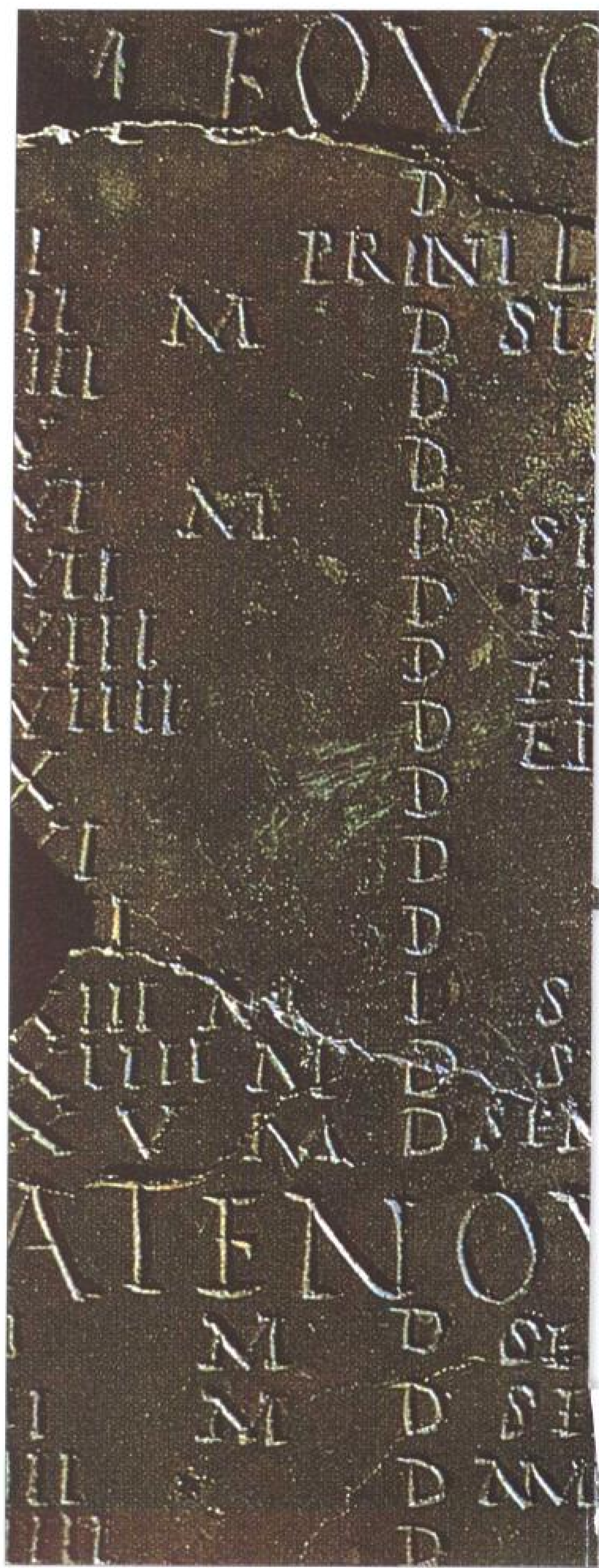
■ 以一膝支地，戴着金属领圈和头盔，做出一副投掷标枪的姿势。这就是一位罗马雕塑家在公元前3世纪铸就的一座凯尔特人青铜小雕像。凯尔特人凶残的本性和他们裸体作战的习俗使周围的民族感到恐惧不已。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博曾感叹道：“他们是一群疯狂的好战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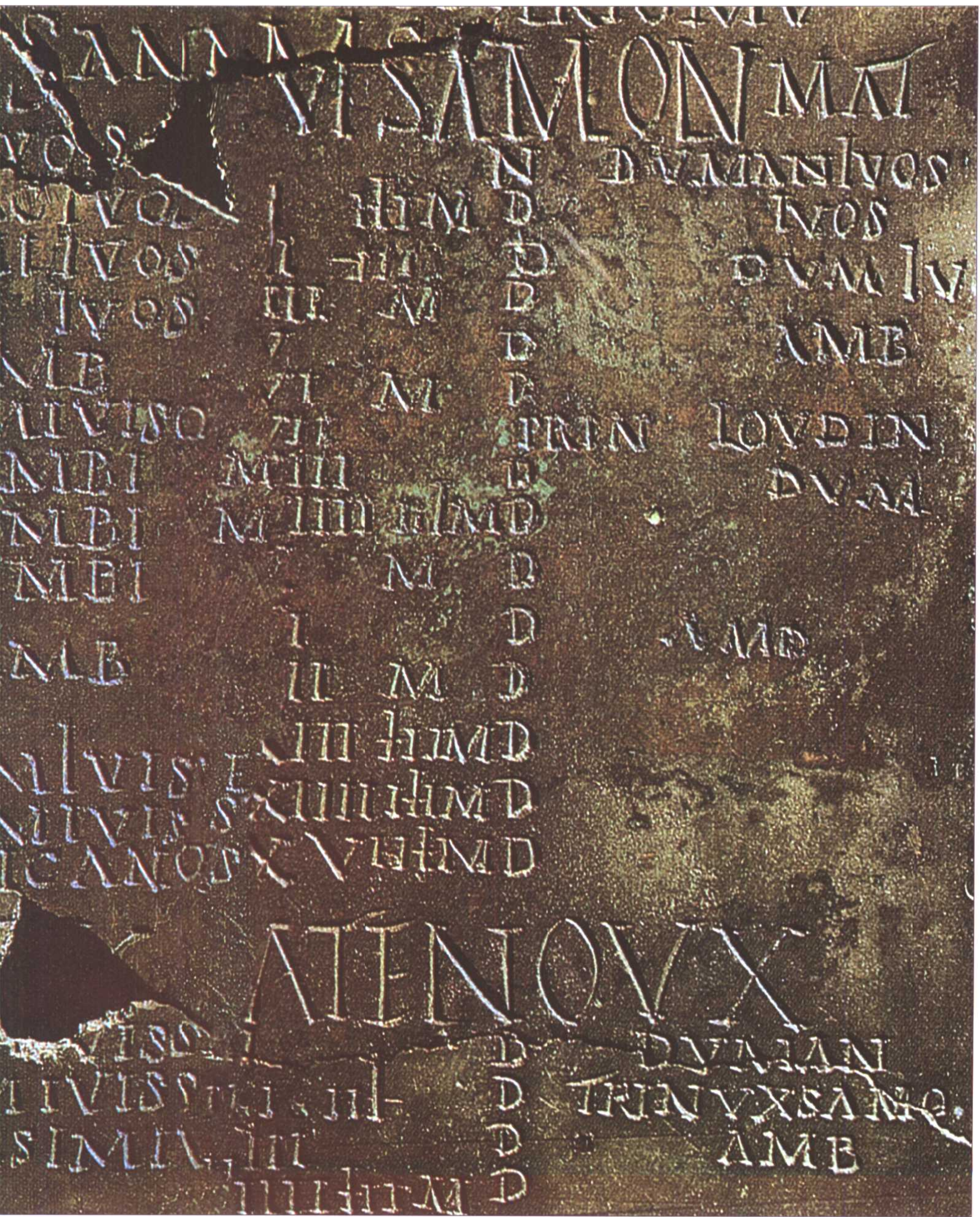
寻找，但却徒劳无功。因此他们开始怀疑，也许4年前被挖出的头颅并不是他们先前所想的那样，是一位女性的头颅，而是属于一位铁器时代的男性，因为光凭一个头骨是很难断定一个人的性别的。

后来，当研究人员发现“林多三号”——他们这样称呼第三具尸体——的身上被黏土和铜化物染成蓝绿色时，那些笃信凯尔特人传说的信徒们开始变得兴奋起来。近2000年来，罗马人奥维德和尤利乌斯·凯撒的描述首次得到了有力的佐证。他们都曾写道，凯尔特人的勇士们在战斗和举行宗教仪式之前，要把自己的身体染成蓝色。

想要通过凯尔特人现存的遗迹来了解他们是很困难的，林多人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并没有任何考古学上的发现能够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起源。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凯尔特人留下的种种迹象就表明，他们并不属于以“瓮棺墓地”闻名于世的青铜时代的欧洲文明。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会焚烧死者的尸体并把骨灰放进陶制的骨灰坛中埋起来，这样的墓地遍布整个欧洲。但是

■ 2000年前，高卢的祭司们为了记录和推算重大的节日以及季节的交替，制作了一种名为“科利格尼”的青铜日历(右图)。这就是有记录的最早的凯尔特人文字，尽管它是从罗马文字演化而来。这个日历以5年为一个周期，很显然，这是凯尔特人根据日月周期的变化计算出来的，这也说明了他们很早就掌握了天体运动的规律。在这个日历表盘上，还有一些一直延伸到中心部位的小圆孔，凯尔特人的巫师就是利用在这些小圆孔里插上木棍来记录日期的。







后来埋葬的习俗变了，凯尔特人开始将他们死去的贵族的尸体放进木制的墓室中，并在上面筑成一个坟堆。这些坟堆有的高达42英尺，直径甚至达到300英尺。同时为了让死者的灵魂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还放了所有的必需品在墓穴中与死者陪葬。

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尔特人可以被看做是今天的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英格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奥地利人、北部意大利人以及其他西欧和中欧人的祖先。但是，他们的共同遗传特征也仅限于文化。虽然对欧洲沼泽地发现的尸体的骨质与组织标本进行DNA测试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是无法证明这些远古的尸体与现代人之间存在着任何持续性的遗传因素。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史前DNA标本之间也没有发现存在血缘关系。由于缺少生物学上的纽带关系，一些人体测量学家们的观点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他们认为凯尔特人并不是由单一的宗族群体发展而来的，而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共同语言体系，但操着不同方言的各种宗族的集合体。

今天我们眼中的凯尔特人大都是通过口头传说、当代希腊罗马著作、欧洲的考古挖掘以及前罗马帝国中经过修复的凯尔特人的手工制品逐步了解到的。

尽管在凯尔特时期流传着一些关于他们的文字描述，但是他们自己却鲜有文字保存至今。事实上，他们最早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们遇到了一些具有读写能力的群落。于是，凯尔特人便从他们的邻居们——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尤其是罗马人那里借来一些字母，这样便出现了刻在圣坛上、武器上、墓碑上以及凯尔特人发行的硬币上的文字。在法国，人们还发现了他们留下的一个重要文献——科利尼历法。它雕刻在一个青铜盘子上，上面分列着16个月份。后来，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又发展了一种用来记录各种仪式的“欧甘文字”，这是一种刻在石头或木头上的，由V形和条状凹痕所组成的文字。但是这些都出现

在公元4世纪。因为凯尔特人并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文献，所以他们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由他们的敌人来描述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实之处。

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家们一律将凯尔特人描写成高大结实、一头金发，擅长马术或驾御战车的战士，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大胆，斗志昂扬，勇往直前。在他们的描述中，这些勇士们用石灰洗发，并且向后梳成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古希腊作家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曾经说过：“他们的头发浓密，简直就和马鬃没什么两样。”再加上满脸又硬又翘的胡子，凯尔特人粗野的形象就这样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诞生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凯尔特人描绘成一群暴饮暴食、只知享乐的野蛮人。希腊历史学家、年代史编撰者梭普拉斯曾把凯尔特人与利比亚人、波斯人以及锡西厄人一起列为公元前4世纪的四大野蛮人种。人们对凯尔特人的印象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柏拉图也忍不住出言讽刺，将他们列为六大醉鬼之一。

其实，最早提及凯尔特人的是一些古希腊著作，其中最为古老的是一本公元前6世纪的航海手册。在这些著作中，他们被称为“凯尔托伊人”。公元4世纪，一位非洲的罗马殖民总督鲁弗斯·费斯特斯·阿维努斯将这本航海手册的一部分意译过来并写入了一首诗中。阿维努斯认为凯尔特人生活在法国、西班牙以及死海沿岸。希腊地理学家赫克泰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写道，凯尔特人聚居在法国，尤其是在马塞利亚的希腊殖民地，就是现在的马赛附近。过了几十年，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到了他们生活在多瑙河源头附近和“赫拉克勒斯之墩”，也就是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地方。

公元前2世纪，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和同时代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波西多尼斯都分别对凯尔特人的服装、武器、习俗、礼仪等方面作出了详尽的描绘，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完整的凯

凯尔特热潮与 浪漫主义运动

THE ROMANTIC CULT OF CELTOMANIA

19世纪末，凯尔特人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与文化上的大变动——浪漫主义运动。以法国哲学家简·雅克·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拥护者们对于整个欧洲社会的堕落与腐败已经感到绝望，他们向往的是那种早期时代的异教徒的生活。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那么多人为的法律、道德的束缚，人们的行为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愿，他们生活得既简单而又快乐。

在许多浪漫主义者的眼里，凯尔特人是一群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原始民族。他们称其为“天生的贵族”。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凯尔特人尤其是他们神秘的宗教和宗教仪式感兴趣的时候，全欧洲的收藏家们也开始了搜寻凯尔特财宝的行动。

慢慢的，这些寻宝人的行为发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从石器时代的古墓到古罗马的城堡，他们找遍了整个欧洲北部，只要发现什么古老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凯尔特人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

凯尔特人的形象。例如，波利比奥斯生动地描述了凯尔特人有赤身裸体作战和猎取敌人头颅的习惯；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波西多尼斯的著作中。尽管他们的原著现在已经无法找到了，但他们对凯尔特人的描述还是被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的作家们，如斯特拉博和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等人引用。

在凯尔特人的历史中，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将矛头指向了罗马，同时罗马人也视他们为一块巨大的心病。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的罗马历史学家)在公元前1世纪所著的罗马历史中记载着公元前4世纪罗马与入侵者——当时被称为“凯尔特”或“高利人”——早期发生的摩擦。李维的同行，一个罗马化的讲拉丁语的高卢人，历史学家庞佩·特罗格将凯尔特人对土地的渴望归于“内部不和以及激烈的家族争执”。但李维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声称凯尔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的原因是受了那里丰盛美味的果实尤其是葡萄酒的诱惑。

尽管李维所描述的是发生在几世纪之前的事件，但是他应该看到，凯尔特人也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尤利乌斯·凯撒先打败了西班牙的凯尔特人，征服了西欧的高卢，接着又指挥他的罗马军团向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宣战。这些历史事件在凯撒自己撰写的《高卢战记》中都有记载。作为一本军事史，它不但记录了高卢之战，而且还是凯撒向北征服凯尔特“野蛮人”的最有力的证明，历代拉丁文学生们都对此书十分熟悉。

尽管凯撒在描述时明显怀有对敌人的偏见，但是他仍然为后人留下了一条关于凯尔特人习俗的重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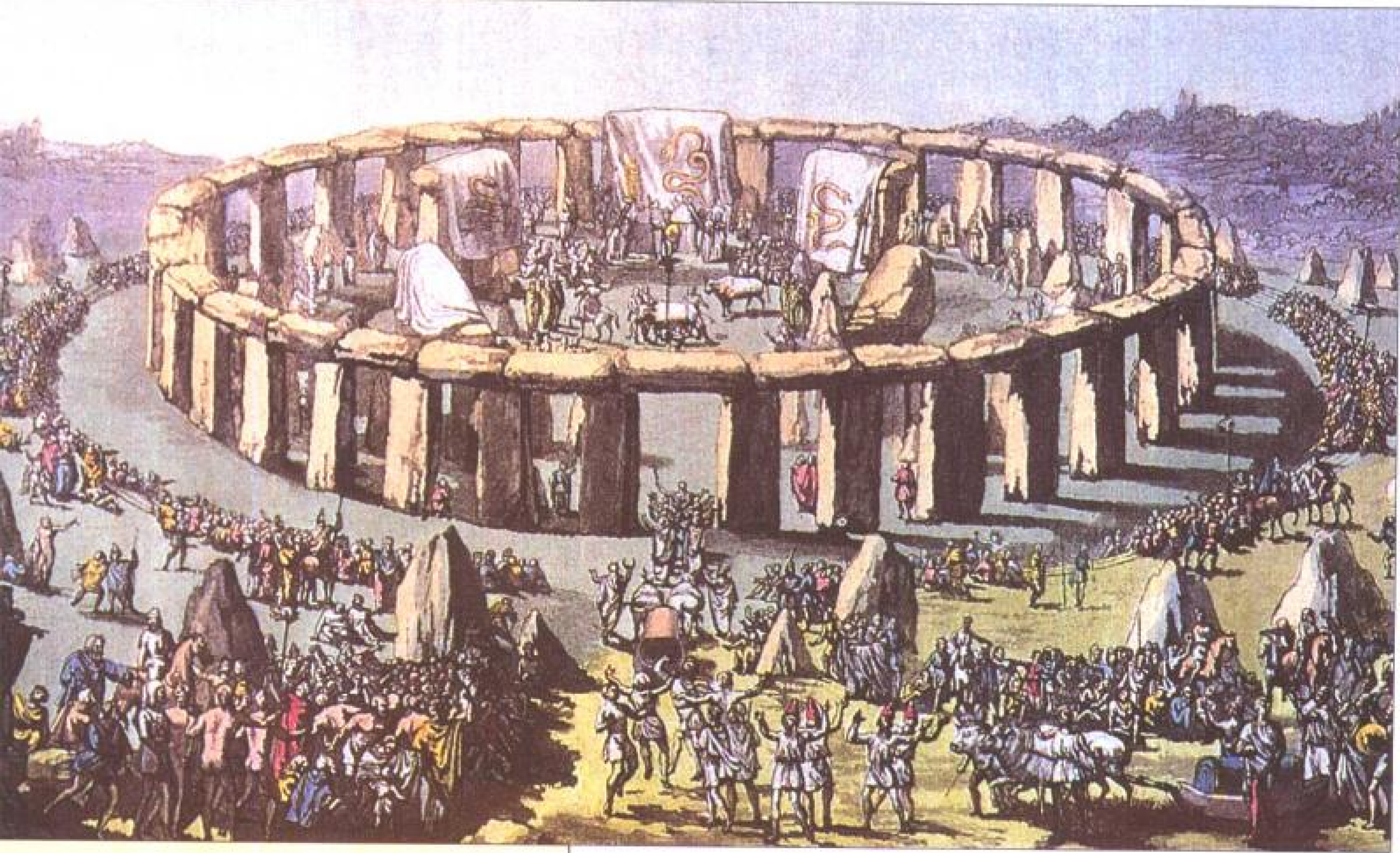


世纪后半叶，随着考古学的进步，凯尔特人之谜才被逐渐揭开。

■ 成群的凯尔特人拥向巨石阵进行朝拜——这幅画原创于1815年，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一片凯尔特热潮之中。但是，实际上这个巨石阵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比凯尔特人的出现还要早上1000年，而且凯尔特人从来也没有建造过类似的石阵。

息来源。他似乎被德鲁伊特教的祭司、巫师和占卜者们深深吸引住了。这些祭司作为凯尔特人习俗的惟一继承者，将那些传说、轶事、法案和宗教仪式等牢记于心，并通过口头一代代流传下来。凯撒称，一位新任祭司要通过20年的时间来学习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既然一位称职的祭司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又怎么会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知识轻易授之于人呢？这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凯尔特人没有任何关于历史和习俗的记录了。对于这些，凯撒在书中也曾有过暗示。他写道：“德鲁伊特教的凯尔特祭司认为将他们的知识附于纸上违背神的意志的。”

凯尔特人只是在有了自己的文字系统之后，才记录了一些口头流传的传统。而直到公元8世纪，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们才用爱尔兰语记录了这些基督教版本的





古老传说。最早收集这些传说的一本书是公元1200年左右的，名为《顿考之书》(音译，The Book of the Dun Cow)，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希腊和罗马人所写的一致，这似乎更加确立了凯尔特人好战、贪食的形象，但其中却几乎没有提及他们节制的一面，如一夫一妻制。

仔细阅读这些爱尔兰和威尔士人的传说，就会发现那些古希腊和罗马人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凯尔特人的文化：他们裸体作战其实是为了祈求神灵的庇佑；他们对待陌生人好客而又礼貌；他们的文明要比那些故意贬低他们的人所认为的要进步得多。那些认为凯尔特人割取敌人头颅取乐的观念同样也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对胜利的一种行为表达方式，而且还表示了他们对战败敌人的尊重。因为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获取敌人的灵魂，以达到辟邪驱魔的目的。

凯尔特人还留下了另一种语言文化遗产：在一些原凯尔特地名中往往以dun为词尾，它的意思是“堡垒、要塞”，如伦敦(London)。通过这些线索，语言学家们证实了凯尔特人确实从欧洲中部向北方和西方扩张过。在欧洲的中部和西部还有许多河流湖泊都是凯尔特人命名的，莱茵河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原凯尔特人聚居区，人们在碑文中发现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成的凯尔特词语和名字。这些证据帮助那些语言学家把当地的方言与凯尔特语言联系起来，如通常我们称呼的巴黎、比利时、瑞士(或赫尔维蒂，瑞士的拉丁语)，在凯尔特人口中就被称为巴里西、贝尔基和赫尔维蒂。

令人奇怪的是，直到公元16世纪和17世纪，学者们才意识到古老的凯尔特人的语言与一些现代语言形

■ 凯尔特热潮引发了现代人对欧洲史前人类的兴趣，同时也使铁器时代文物的交易活跃起来。1892年，德国的一篇名为“人类历史与现代科学”的文章严厉指出了这些交易给考古学带来的危害。为了使那些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址不致遭到业余考古者和寻宝人的破坏，考古学家们开始了大范围系统的挖掘工作(右图中堆满了人们用于交易的凯尔特文物)。



式，如爱尔兰语、马恩岛语、威尔士语、康沃尔语、布列塔尼语和盖尔语(即苏格兰人所说的凯尔特语)，以及一些地方的方言，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北部等地的方言，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两位语言学家，威尔士人爱德华·鲁伊德与苏格兰人乔治·布坎南，就是用这些古老的证据证明了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是凯尔特人后裔，爱尔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康沃尔的语言也源于凯尔特语言。直到那时，“凯尔特”这个名词才被正式用来命名除不列颠和爱尔兰部落之外的欧洲大陆的凯尔特人，但它从未被用来代指凯尔特人的语言。

尽管有许多学者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直到18世纪，“凯尔特”一词才因“凯尔特人热”引发的一场浪漫主义运动而广泛传播开来。那时，无论是在不列颠诸岛还是在欧洲大陆，所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欧洲异教徒传奇的往事上，所有关于凯尔特人的事物以及德鲁伊教祭司主持的神秘的宗教仪式都令广大民众如痴如迷。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事实往往被过度渲染。古凯尔特人的墓地和堡垒都成了人们毫无根据猜测的对象，而凯尔特人也被理想化为欧洲“高贵的野蛮人”。人们的想像力是无穷无尽的，而当时的历史依据和语言学证据又很缺乏，于是，1806年一位丹麦的文物工作者抱怨道：“所有这些异教徒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好像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到了19世纪，如何拨开这层迷雾就成了考古学的任务，而考古学也正处于由单纯的文物工作和宝藏收集向名副其实的科学工作过渡的时期。实际上，正是这股凯尔特热潮才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但是要真正地称其为一门科学，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欧洲的凯尔特热潮也由漫无目的的野外挖掘迅速演变成一场欧洲史前出土文物的获利大赛。

领导这场大赛的是欧洲的各大博物馆，他们雇佣当地农民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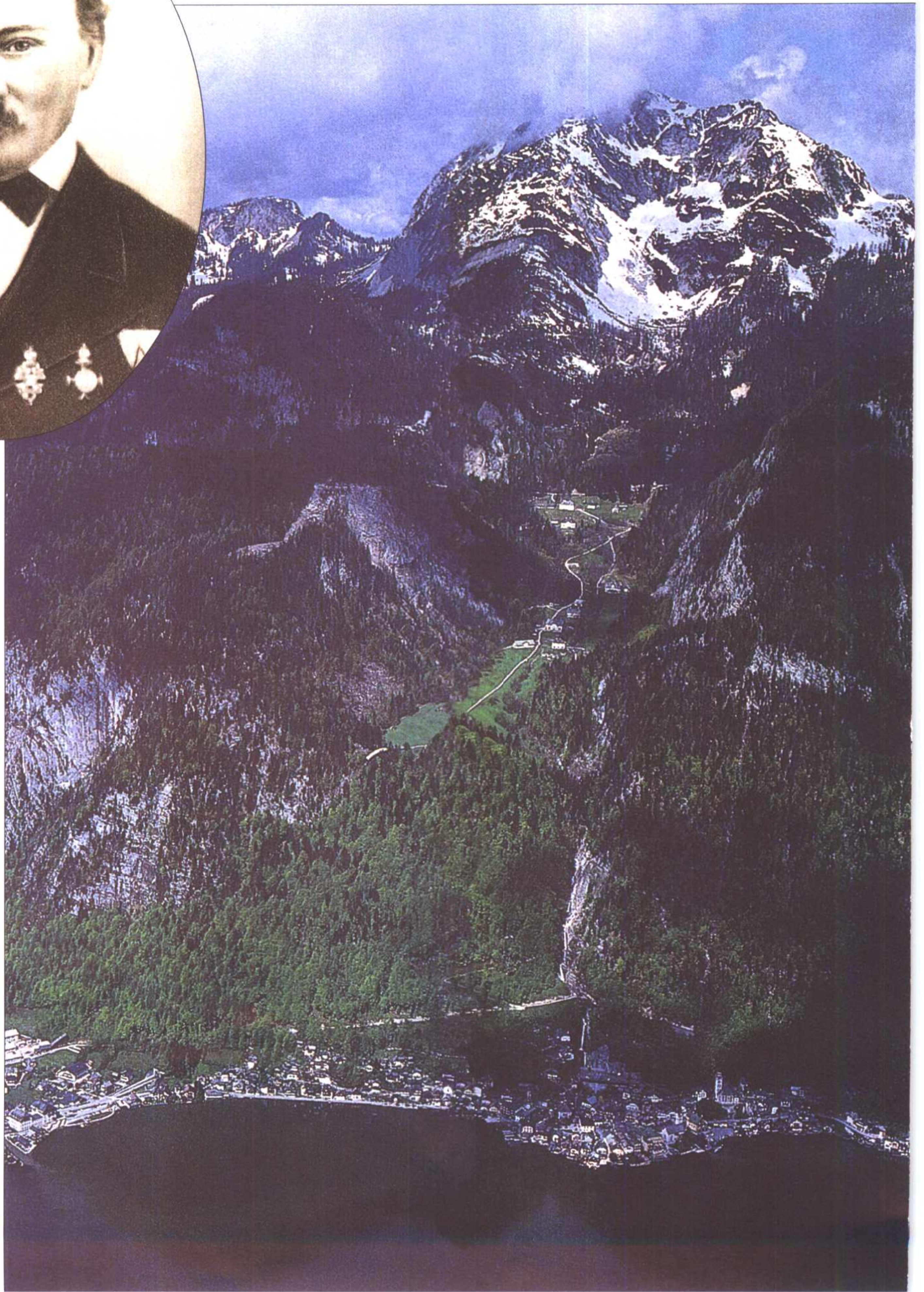


行疯狂挖掘。其他的农场主则强占了许多凯尔特人的墓穴，并将他们的掠夺品卖给那些私人收藏家们。单拿法国的香槟省来说，在19世纪的后50年内就有5万个墓穴遭到掠夺。一时间，考古工作者、科学家、私人收藏家和农场主遍布了瑞士的各个角落。为了找到更多凯尔特人留下的文物，他们开始了地毯式搜查活动。有人称这一时期为“考古学的收获季节”，但另外一些人则称之为“一场疯狂的寻宝活动”。

为了给杂乱的早期史前文物分类，丹麦考古工作者克里斯蒂安·朱尔金森·汤姆森将他所说的“异教徒时期”划分为三个连续的时段，并且分别以它们最初制作人工制品所采用的工具材料命名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个年代划分系统是汤姆森于1819年在哥本哈根博物馆首次提出的，但是一直到1836年它才正式出版成书。由于这个分段理论简单实用，它还被一位学者称为“现代考古学的奠基石”，并由此引发了欧洲史前研究的一场革命。

随着这个理论的确立，考古工作也踏上了正轨。1846年和1857年，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分别发现了两处最为重要的铁器时代遗址：一处是在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发现的一个墓地，另一处是在瑞士纽沙特尔湖沿岸的拉特尼发现的祭酒遗址。如果在以前，哈尔希塔特和拉特尼两地一定会遭到那些业余考古工作者大规模的挖掘，但是这次却和以往不同，因为这次的挖掘工作完全是按正规的程序进行系统工作的。同时，通过这次挖掘工作，考古学的标准也得到了提高。

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哈尔希塔特完全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它坐落于与它同名的奥地利北部的哈尔希塔特湖畔，距离萨尔茨堡不远，那里耸立着一座蕴藏着丰富盐矿的高山。由于山崩，矿盐裸露了出来。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4世纪，这里就一直是开采盐矿之地。盐对于史前人类而言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被誉为



“白色的金子”。因为它不仅可以保存食物，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流通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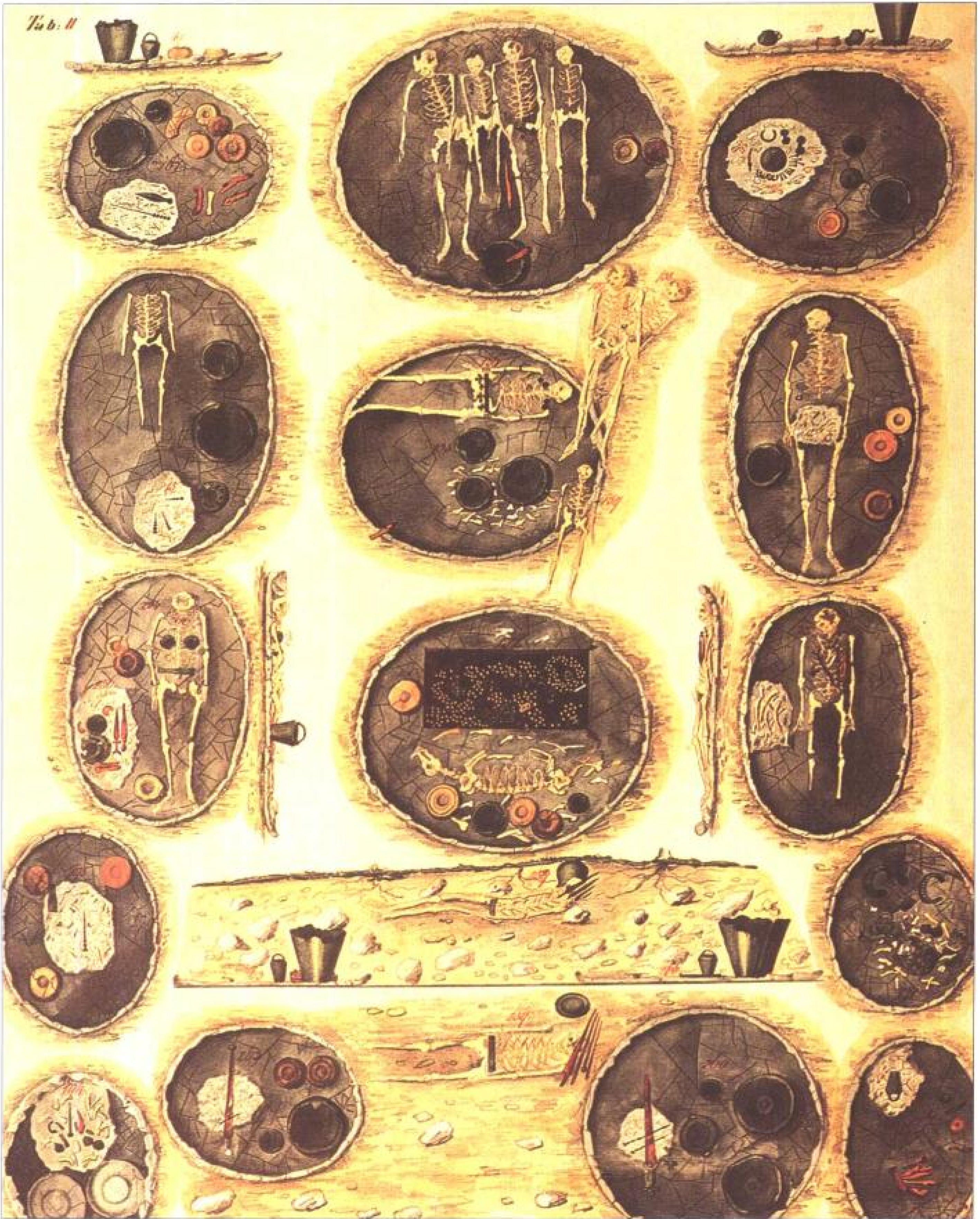
在2000多年以后的1846年，哈尔希塔特又再度成为开采的热点。当时矿长乔治·拉姆索约尔正要采石铺路，但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了一个人的头骨和一只青铜耳环。出于好奇，他继续挖掘，慢慢地，一副完整的骷髅骨架出土了。再挖几铲，他又发现了第二具骷髅，并且其手腕上还戴着青铜手镯。

拉姆索约尔有种预感，这两具骨架的埋藏地也许是一个远古的墓地。为了验证这种预感，他用木桩仔仔细细地圈出一块12平方英尺的区域，然后慢慢地除去表层的土，就这样，一副接一副的骷髅架不断地出现了。等到他把圈地内的表土都清除干净后，拉姆索约尔一共清出了7副骨架，整整齐齐地排成两排。它们中大多数还都佩戴着青铜饰品，拉姆索约尔相信这些饰品都是异教徒的杰作。最后冬天临近了，拉姆索约尔没有办法，只好将表层土又铺了回去，进一步的挖掘工作也就只能顺延到来年的春天了。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公务人员，他把他的发现向奥地利政府作了报告。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帝国文物与钱币陈列室。领导这个部门的是巴伦·冯萨肯，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非同一般。为了丰富政府的文物收藏，特别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文物，冯萨肯鼓励拉姆索约尔在春天继续他的挖掘工作，并为他提供了资金和详细的挖掘指南。

1847年5月，拉姆索约尔再次回到了他的异教徒墓地，但是他恐怕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挖掘工作会耗用他17年的时间和他自己的大笔财产。同样令他无法预见的是，当挖掘工作结束时，他们一共挖出了980座

■ 考古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公元前800年的铁器时代的哈尔希塔特墓地，就坐落在奥地利高耸入云的萨尔茨山——“盐山”的半山腰上（图中右侧）。因为拉姆索约尔的发现，哈尔希塔特这个名字就成为了凯尔特人早期文化时代的代名词。而现代的哈尔希塔特村则位于山脚下的湖边



■ 拉姆索约尔在哈尔希塔特发现了几十座古墓，他的艺术家同事伊萨多·恩格尔以水彩画的形式将他们记录了下来。拉姆索约尔

对于文物挖掘工作十分精通，他小心地挖开坟墓，并把里面的物品逐一列入清单之中，其中大多数为日常用品，如：锅、碗工具

等，但也有一些高品质的青铜和黄金制品。

墓穴，6000多件青铜、铁器和黄金制品，其中包括饰品、工具、武器、陶器、青铜大锅和少许衣物。这些发现对欧洲史前文化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非常幸运的是，巴伦·冯萨肯选择了拉姆索约尔来挖掘哈尔希塔特墓地，因为后者办事认真、有条理，可能不会有人比他更适合这项任务了。在巴伦的精心指导下，拉姆索约尔在日记中仔细地记录了挖掘工作每一阶段的进程和所有出土的手工制品清单，并且他还请人把挖掘出的墓穴及其内部画成水彩画，作为补充记录。但他还是不够细致认真，这表现在对文物的处理中：政府介入工作时，许多文物都没有经过记录就被带走了，也不知道流向何方。而他也把日记弄丢了，尽管他仍然保留了其他一些在挖掘工作结束后所写的资料。

在哈尔希塔特墓地，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完全一模一样的青铜和铁制武器，而且还发现其中的45%是火葬的，这些发现无疑都是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最好例证。但是在哈尔希塔特地区北部出土的同一时期的文物中，却只有青铜武器、哈尔希塔特风格的胸针和陶器等。这就说明炼铁术是从南部传到北部的。在哈尔希塔特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铁器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而那时炼铁技术才刚刚由南方流传过来。正是新技术的到来刺激了哈尔希塔特文化(即铁器时代初期文化)的发展，才使它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大陆并进入不列颠诸岛。

在哈尔希塔特发现的大量各种各样的人工制品之间，以及它们和在其他凯尔特人墓地出土的同一时期的人工制品之间，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哈尔希塔特墓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早期欧洲铁器时代文化的代表。但是通过这些并不能立即认定哈尔希塔特就是凯尔特人；实际上，这个结论是考古学家们在仔细研究萌芽期的铁器时代文明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只能在空中发现的 奇观

EYES IN THE SKY
TO SEE THE
UNSEEN ON
THE GROUND
BELOW

在乔治·拉姆索约尔和其他19世纪先驱们的早期发现的基础上，在航空摄像技术的帮助下，考古学家们掀起了一场凯尔特文化浪潮。有一点非常奇怪的是，那些以前在陆地上无法找到的古代聚居地，在1000英尺的高空却看得清清楚楚。透过空中的镜头，那些埋藏已久的古代地基、沟渠、道路、民居等等都尽收眼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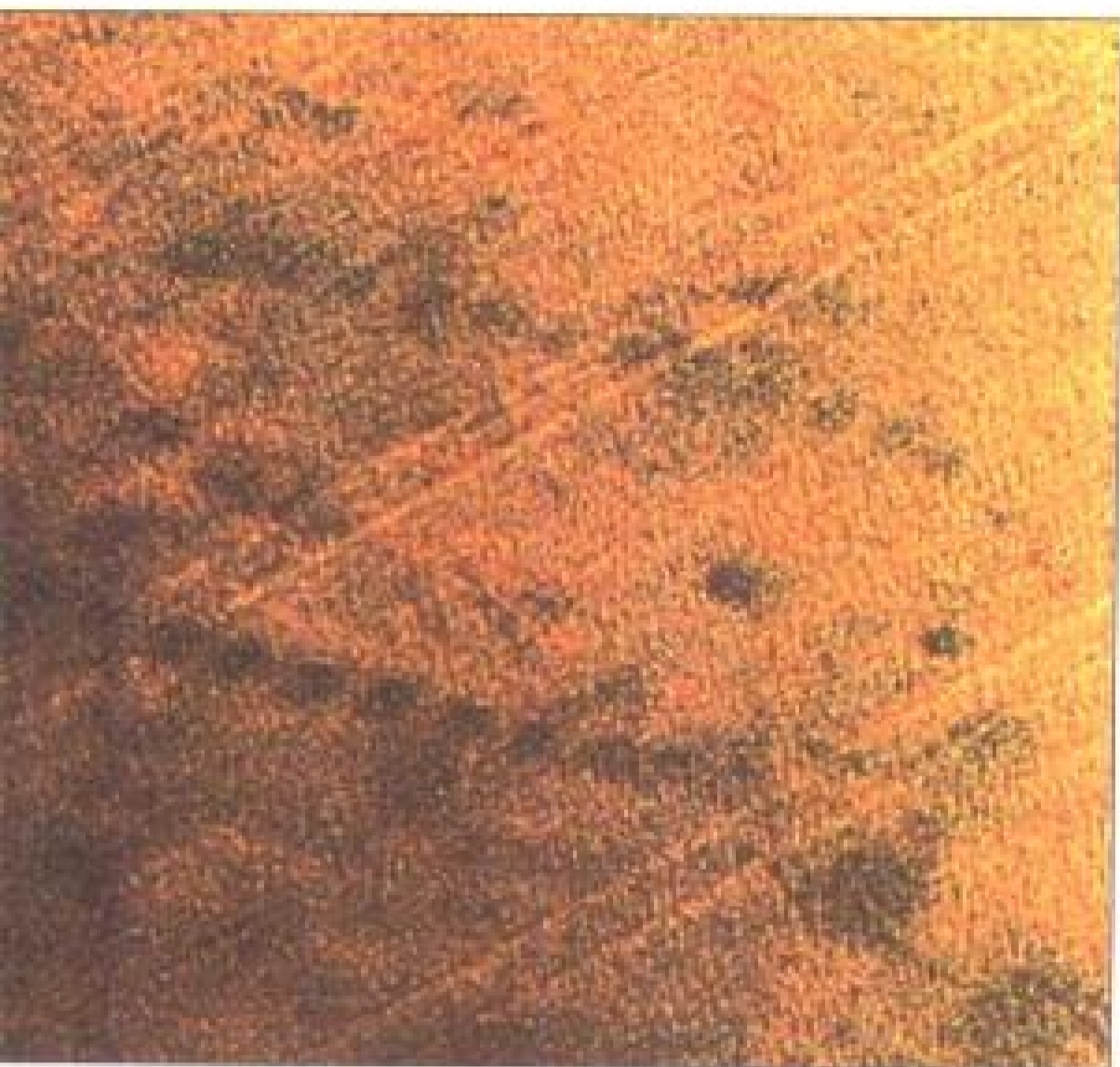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空中摄像机可以捕捉到地表泥土和

植被的变化，但单纯的地面搜寻工作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空中看，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城防工事会因为上方的土层较薄，颜色较浅而显露出一点点的轮廓。同样，根据植被的生长状况，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古代建筑遗址，如沟渠、柱基孔、密道等，因为这些凹地容易留住水分，相对比较湿润，所以上面的植被比起周围的来说要高一些，颜色也深一些。另外，从利用不同光线角度拍摄下来的高空照片中，还可

以发现一些肉眼无法看到的坟墓和洼地所造成的阴影，也许在这些洼地中就会藏有其他没有被发现的古代聚居区。

在20世纪初期，这些航空考古学的先驱们用的都是黑白底片，而且因为它能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所以一直还被人们广泛使用。后来彩色底片的出现，使科学家们又多了一种能够更为直观的观察地表的植被的手段。现在，红外摄像技术又成了考古学家们的宠儿，它可以探测并追踪





到热源的所在(如砖石结构的建筑等),进而拍摄成像。从利用这种技术从卫星上拍摄下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早已被埋入地下的曲折的古代贸易路线。

■ 这组于1976年在法国的瓦兹拍摄的航空照片清楚地显示了在干旱的地表下有一些古老的柱基孔。在这些照片的指引下,考古学家们在该地挖掘出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凯尔特人房屋。

哈尔希塔特的手制品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它强调的是整体的设计而不是局部的细节;此后经过近3个世纪的发展,这种风格变得更加成熟了。考古学家们就是通过追寻这种艺术风格出现的地点才确定了哈尔希塔特文化的传播轨迹——向西穿过法国,向北进入了不列颠。

因为技术的进步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在这种新文化传播的方向上,首次出现了较大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后来就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150—300名固定居民的和哈尔希塔特一样的大村镇。这些村镇大都沿贸易路线分布或是坐落在矿产蕴藏地,如盐、铁、铜、锡矿附近。

开展贸易是哈尔希塔特财富的来源,这样说是因为拉姆索约尔从墓穴中发掘出土了大量外地进口产品,如波罗的海地区的琥珀项链,非洲的象牙剑柄,希腊和意大利埃特拉坎地区的酒壶,以及斯洛文尼亚的青铜胸针、头盔和盔甲。这些物品可不是单能靠食盐交换来的,它必定与外界有着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哈尔希塔特墓地中发现的这么多珍贵的物品也有部分说明了凯尔特人对来世的崇拜,那里既不是人们理想的天堂,也不是恐怖的地狱,而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凯尔特人相信,在那里,一个人拥有的财产与他生前一样有用。

在哈尔希塔特的墓地中,并不是所有的坟墓都有一样的陪葬品。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也许就是勇士贵族们统治着低层的劳动阶级。在其他的墓地里,贫富分化的迹象甚至更加明显了。当时贸易带来的财富使得商人或部落首领们形成了一个新的

贵族阶级。他们居住在山顶的城堡里，死后会有黄金、陶器以及许多进口的外来品陪葬。在那些最富有的坟墓中，有时还会发现一架四轮马车，死者就躺在上面，身边还放着一套完整的马具。

公元前5世纪中叶，哈尔希塔特文化开始逐渐走向没落，但是凯尔特人的埋葬习俗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并且又维持了300年左右。之后，更多的人拥向了聚居区，这便形成了所谓的“城市”。同时火葬也逐渐流行起来。而这一时期的珠宝、武器和各种饰品也都显示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就是拉特尼文化。与哈尔希塔特一样，它也是以一个考古遗址命名的，而发现它的人就是和乔治·拉姆索约尔一样有名的弗莱

■ 19世纪末，当瑞士的纳沙泰尔湖——原凯尔特人的宗教圣地，位于拉特尼附近的水位下降时，一排排的粗木桩露出了水面，那些业余考古者立刻判定，凯尔特人在以这些木桩为支撑的平台上建立了一个水上村落。但是现在的考古学家们认为，当时，拉特尼的凯尔特人是在湖岸附近的干地上建造他们的屋舍的，只不过是为了预防湖水上涨才用木桩把它们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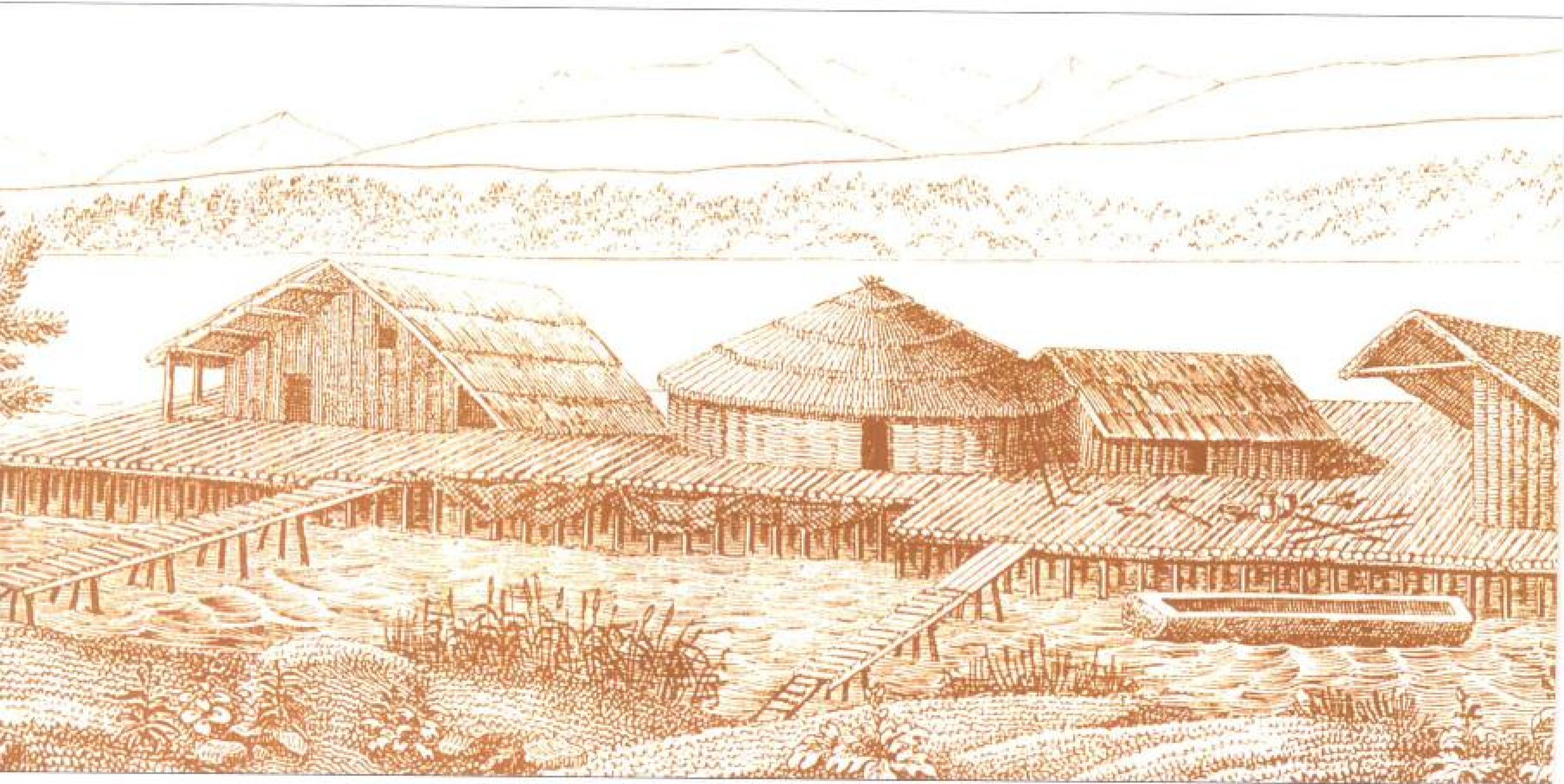


德里西·施瓦布。

1857年，施瓦布还是瑞士当地一个富裕而有声望的业余考古家族的后裔。由于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后盾，施瓦布开始沉迷于考古工作中。他驾驶一艘特制的小船游荡在瑞士各大湖之间。小船的设计很特别，不仅可以让他近距离地观察湖底，而且还可以让他用一种特制的铲斗，对淹没在湖底的远古居所进行挖掘。

在瑞士就有成百上千这样神秘的湖底建筑群，其中一些还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多年以来，当地渔民的渔网经常被一些叫做“水下森林”的东西挂住，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瑞士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后来在1853—1854年冬天，苏黎世湖水位下降，几千株笔直の木桩耸出水面，看起来就像是传说中沉没的森林。接着人们又在湖底的淤泥中发现了石斧、陶器以及用鹿角制造的工具。

这引起了瑞士科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早一个是苏黎世考古协会的主席及创始人费迪南德·凯勒，他在考察现场并检查了那些手工制品后，充满自信地宣称这些柱子就是铁器时代青铜时代



的人们用来支撑建在苏黎世湖面上平台房屋的支架。由于坚信自己的理论，凯勒忽略了当时湖面起伏的因素。也许这些木屋是建在当时的湖岸上，而那些木桩是用来支撑墙壁、屋顶而不是支撑木屋本身的。事实上，后来的考古学家们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证明了这些观点。

瑞士的各大湖泊也就此成为了那些科学家、收藏家和寻宝人轮番上演的舞台。弗莱德里西·施瓦布就是其中的一个。1857年，一场大旱使纳沙泰尔湖成了苏黎世湖的翻版，湖东部边缘拉特尼地区有成排的木制建筑显露出来。

为了增加他所发现的湖底居所群的数量，凯勒派了他的一个助手汉斯·科普前往拉特尼地区进行调查。一到那儿后，科普就将精力放在了湖中一小块貌似石堤的区域，那里离西勒河入湖处不远。很快，科普就用施瓦布的长柄铲——这就是为什么在挖掘工作中施瓦布称他的助手们为“渔夫”的原因——挖出了大量的剑、鞘、矛头及其他武器。

到了来年春天，施瓦布带领着他的一支小型船队来到了纳沙泰尔湖遗址现场。接下来的3年里，他和他的助手们挖掘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到1860年停工时，他们从湖床中得到了几百件手工制品，但是仍有几千件埋藏在淤泥之中。1868年，侏罗水道的开凿不仅使纳沙泰尔湖水位进一步降低，而且也使考古学家埃米尔·沃加同纳沙泰尔湖博物馆合作，在干地上进行挖掘工作。这次，除了得到3000多件手工制品外，他还发现了建筑群和两座桥的遗址。这些说明，这里不仅是个聚居区，而且还是个贸易场所。

尽管他的观点受到了质疑，施瓦布还是坚持认为拉特尼只不过是一个木屋村落。但一些学者们却相信拉特尼是凯尔特人的一个聚居区，甚至可能是个工业中心，就像其他湖底屋群一样，本来是建在岸上的，可是后来洪水使水位上涨，将它们吞没了。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那些在1857年引起施瓦布注意的木桩属于铁



器时代，是用来在西勒河上架桥的。根据这一理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拉特尼就已经是一处重要的宗教祭祀圣地了。在那里，凯尔特移民们穿过小桥向水中投掷祭品献给河神。根据发现的多个骨架可以判定，在拉特尼，当时活人是宗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祭品。1965年在拉特尼两英里外的考诺克斯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类似的古桥遗址大大加强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除了令人恐惧的骷髅骨架外，从拉特尼淤泥中发现的各种普通的手工制品也都很引人注目，其中有保存完好的武器、马具、工具、饰物和钱币等，还有一架完整的四轮马车。但是引起考古学家们最大兴趣的还是那160多把剑，它们大部分都套着剑鞘。与以前出土的哈尔希塔特文化末期的短匕首完全不同，这些剑外形细长，尤其在剑鞘上还有复杂而且活泼的螺旋花纹设计，完全脱离了哈尔希塔特简单的几何图形的设计风格。

这些艺术品的独特风格并没有让费迪南德失去判断力，这次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手工制品是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的杰作。但他的观点并不那么容易让每个人都信服。事实上，在随后的数年里，与凯勒同时代的大多数学者一直都不认为这些艺术品是出自凯尔特人之手。他们经常把这项荣誉归于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甚至还有北部的日耳曼部落。

尽管如此，独特的拉特尼凯尔特文化还是在不久以后被人们认同了。1860年初，拿破仑三世十分想证明前罗马高卢人与先进的法国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下令对法国境内的罗马营地遗址进行挖掘。在勃艮第的雷阿山上一个营地旁的沟渠中，皇家发掘者们发现了具有拉特尼风格印记的剑。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与这些剑一起出土的还有罗马的钱币。而所有这些文物的年代都是在公元前54年之前，也就是罗马进军高卢之前。至此，考古学家们才断定拉特尼艺术风格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前罗马时期的高卢地区。拉特尼风格因此也成为拉特尼风格的标志，同时它也标志着

凯尔特人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

这次的发现非常及时，随后欧洲各地也不断有拉特尼风格的手制品如雨后天春笋般地破土而出。考古学家们据此在地图上谨慎地标出了它们出现的位置，结果发现，从意大利到爱尔兰，从西班牙到乌克兰都有拉特尼文化的踪迹出现。到1871年，一位



法国学者加布里·第莫雷特与他的一位瑞士同事埃米尔·德索尔一起，提出了凯尔特文化传播方面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他们指出，在伊特鲁里亚的马扎布托城一个墓地中发现的武器和胸针等物品，与在法国北部和拉特尼地区出土的铁器时代的手制品之间有着惊人的雷同之处。终于，史料中记载的凯尔特人曾于公元前4世纪入侵意大利的事实总算是有了确实的考古学上的证据。

1872年，瑞典考古学家汉斯·西尔德布兰德在汤姆森三个时代划分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种新的时代划分概念。他建议将史前铁器时代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一个是跨越青铜时代末与铁器时代初的哈尔希塔特时代，它大约从公元前8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50年；另一个是代表铁器时代后期的拉特尼时代，它从公元前450年左右持续到公元元年。

■ 上图装饰复杂的陶制盘子是公元前700年哈尔希塔特时期的产物，它充分显示了凯尔特人对几何图形设计的熟练掌握。右图中圆形的青铜马饰是在法国北部、马恩河谷的索姆—比奥尼的一座坟墓中出土的。它做工精细，具有多重环状和莲花镂空图案，属于典型的拉特尼时代曲线艺术作品。



但是，凯尔特人各部落的发展进度并不都是同步的。在一些地区，末期的哈尔希塔特文化是相继出现的，但在其他地区，它们则是交迭到来的，有一些部落在早期拉特尼时代却还一直保持着哈尔希塔特文化。从理论上来说，拉特尼文化在公元1世纪凯尔特人被罗马人征服的时候就已终结了，但实际上爱尔兰还有凯尔特部落保存了下来，因为那里从未遭受过罗马人的入侵，所以他们也就未被罗马人所同化。在铁器时代后期，绿宝石岛(爱尔兰的别称)就为凯尔特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虽然那里在公元5世纪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们的许多习俗还是流传下来了。

在欧洲辉煌的史前文化中，凯尔特人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从公元前500年起，他们的部落就开始强盛起来，而他们也有如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了整个欧洲大陆。

泥土中的公爵夫人

A DUCHESS IN THE DIRT

温第史格莱茨的玛丽夫人看起来似乎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她出生于1856年，在后来成为奥匈帝国辖省的卡尼奥拉的一个家族庄园里长大，年纪很轻就嫁给了德国的表兄，梅克伦伯格-史威林的保罗·弗莱德里西公爵。作为梅克伦伯格的公爵夫人，她极尽奢华之事，但这也最终使她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回了老家的城堡。当地的人是这样评价她的：“她被她最喜爱的世界所遗忘了。”

回到卡尼奥拉家中，这位公爵夫人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排解的方法。一直以来，这里就因为有着众多的古墓和废墟遗址而被考古学家们关注着。1905年，公爵夫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而且很快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作为一名初学者，公爵夫人在她忠实的秘书古斯塔夫·戈德伯格的帮助下，对她所有的发现都做了详细的记录。不久，她就赢得了当时一些最为出色的考古学家的称赞。他们将她的挖掘工作形容为“真正科学的方式”。

事实上，出于对考古学的热爱，她将所有的剩余财产全部都投在挖掘工作上，而她的付出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她发掘出了大量的铁器时代的文物——大约2000多件手工制品，但是这些文物在真正找到落脚处前，却受到了与之价值不符的不公正对待。一家拥有大部分这些文物的美国展览馆由于拍卖失败，甚至把它们列入被清除物品之列。






脱颖而出： 玛格德林斯加山的 一座贵妇之墓

ONE
AMONG
MANY:
A RICH
WOMAN'S
GRAVE AT
MAGDALENSKA
GORA

公爵夫人在玛格德林斯加山——位于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境内一块复杂的墓地上开始了她有生以来最大范围的一次挖掘工作。在她打开的355座墓穴中，有一座约公元前600年建的一位妇女的墓显示其主人生前相当富有。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右上边那个草图的右下方可以看到一个小臂环，可以推测墓中同时还埋着一个孩子，尽管他幼小的尸骨早已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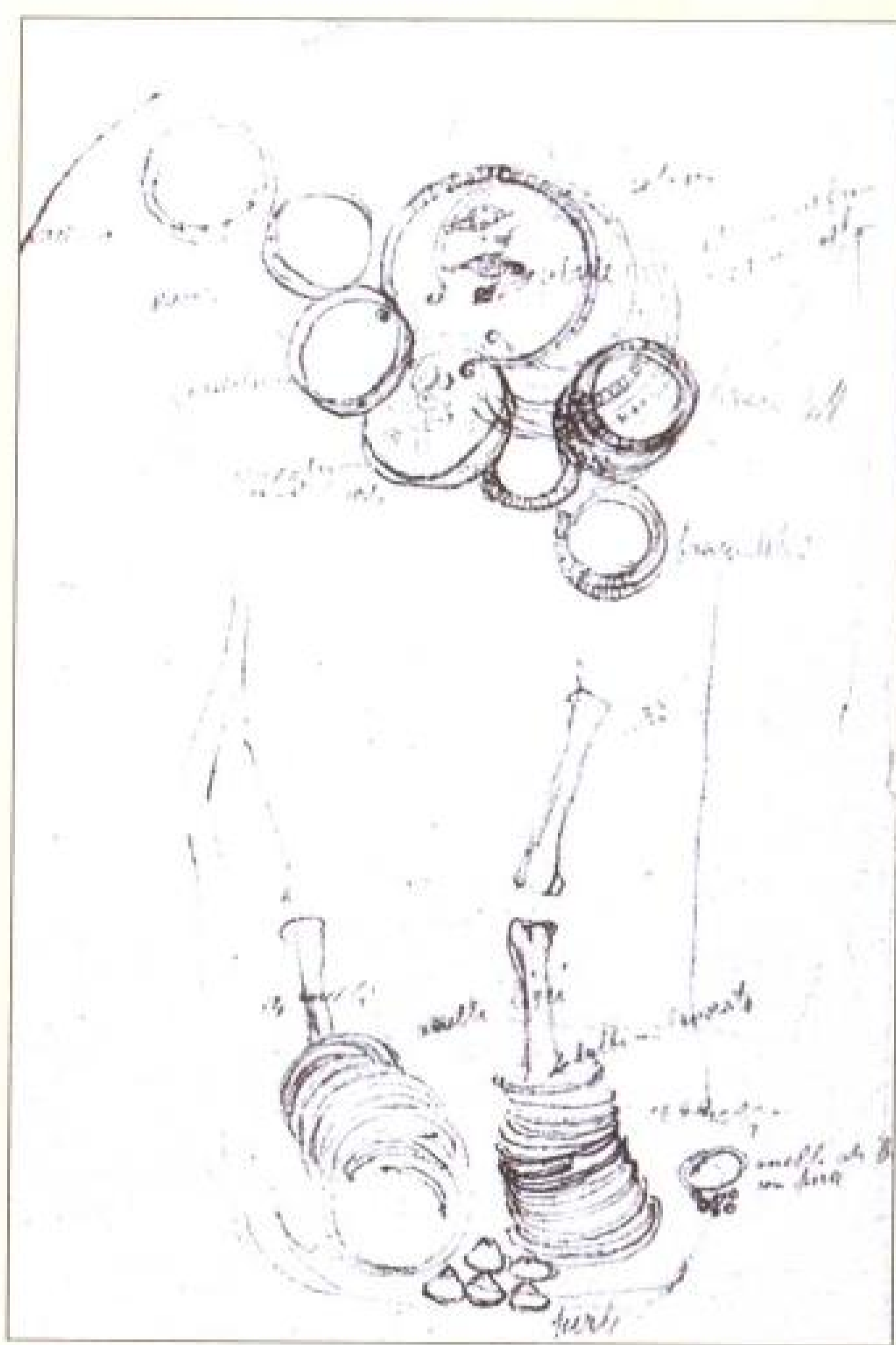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公爵夫人停止了她的挖掘工作。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使她陷入了财政危机，无法再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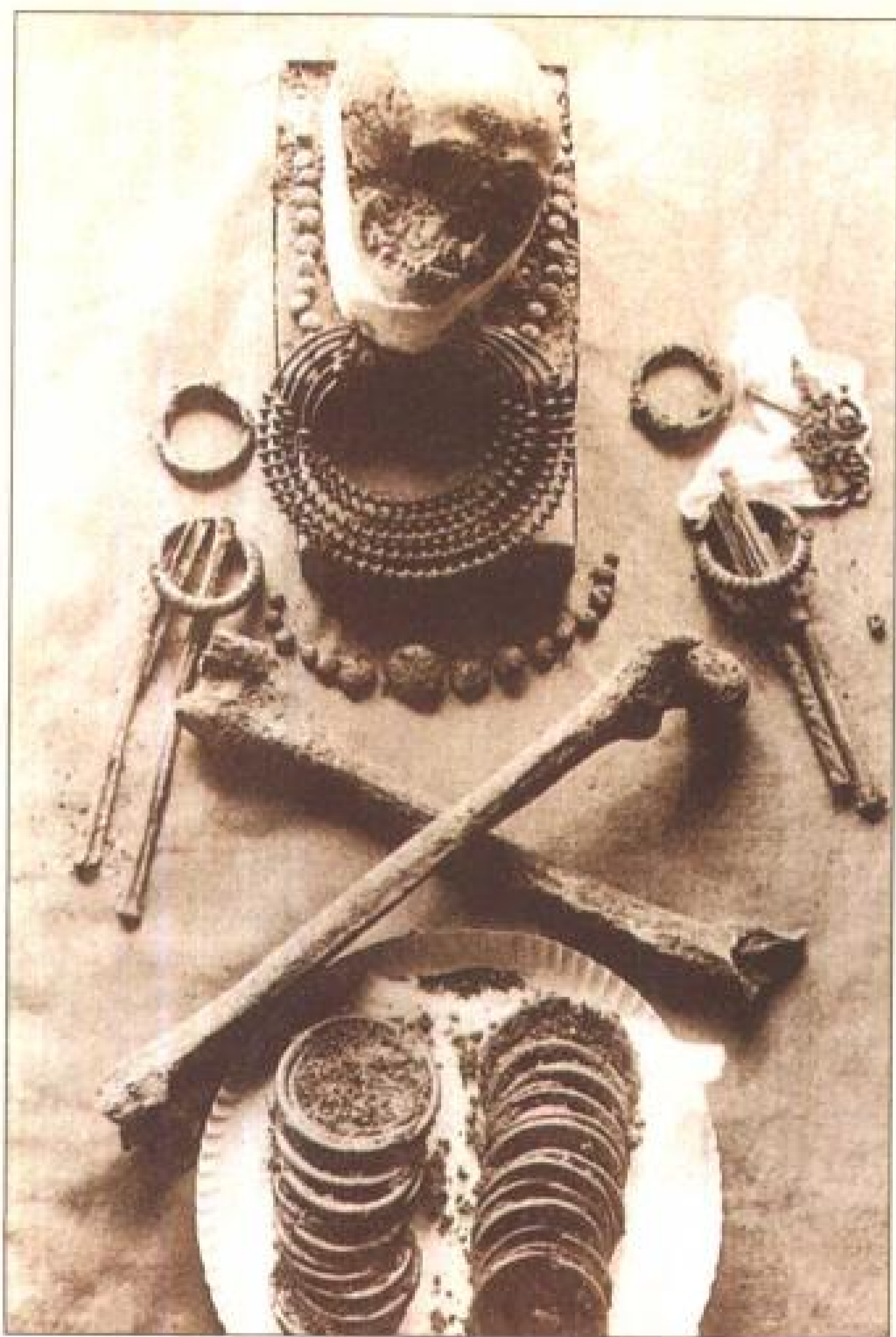
■ 这五条出自贵妇墓穴的项链可能只有在节日或重大宗教仪式上才会被一起戴上，也许这是一种财富与权力的标志。



续她的工作了。到1933年，也就是公爵夫人去世后的第四年，她的女儿，玛丽·安托伊奈特决定把这批文物收藏运到瑞士出售。学者阿道夫·马尔闻讯赶来，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对这批文物进行鉴定，并准备在纽约进行拍卖。根据公爵夫人的原始记录，他们将她所开启的1000座墓穴的资料编制了一个索引，并且拍摄了大量的实物照片。在他们的努力下，一部精美的拍卖目录册诞生了，而且直到今天它还被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



■ 这是一幅位于玛格德林斯加山的一座贵妇墓的素描，它展现了当时墓穴中所有物品的摆放位置，没有它，也许后来的研究人员会把这些脚镯当成是手镯。



■ 有了上面素描的指导，墓室中所有的物品包括头骨和其他残骸，都在阿道夫·马尔的实验室中被略微挪动，摆出一副艺术造型，并且拍摄了照片。

四马陪葬两勇士

A PAIR
OF WARRIORS
ENTOMBED
WITH FOUR OF
THEIR STEEDS

公爵夫人在斯洛文尼亚挖掘的几百个坟墓中，没有一个能比所谓的“勇士之墓”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实际上，当阿道夫·马尔和他的专家小组对公爵夫人的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准备拍卖的时候，他们认为勇士墓是梅克伦伯格所有发现中“最精美也最有趣”的一个。

幸好，当时公爵夫人的秘书古斯塔夫·戈德伯格特意把勇士墓的挖掘过程仔细地做了笔录。该墓建于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00年之间，墓内同时埋着两位

男性。由于年代久远，他们的遗体已经被腐蚀分解了，但是从他们身旁摆放的青铜头盔、铁剑和矛头可以断定，他们生前是战士。而且这些陪葬物品中，有些明显带有铁器时代的艺术风格。

与两位勇士一同埋葬的还有4匹马，其中有两匹马的骨架保存得十分完整。研究人员们通过对这两副骨架进行检测得出结论：它们都是成熟的雄马，一匹9岁，另一匹更大些。有趣的是，这些马在体型上要比当时中欧土产的马要大些，它们很可能是原

产于东部的锡西厄地区，那里的游牧民族十分善骑，喜欢选用这种高头大马。而且，这些马的青铜饰物和铁制饰品也都是锡西厄的设计风格，这就更加证明了两地区之间广泛的贸易往来。

■在玛格德林斯加山墓地的勇士墓的挖掘过程中，一具完整的锡西厄雄马骨架终于结束了它2000多年不见天日的历史。在这些骨架旁还发现了一对带有双把手的青铜锅，其中一只很普通，而另一只则在锅边和锅的侧面有装饰性的花纹。





■ 这条带状青铜薄板原本是与一条皮带的两端相连的，上面刻有四只或跑或跳的小鹿模样的动物。在薄板的中间靠左处铆着一块补丁，这是古代修补裂缝的方法。



■ 在这只保存完好的头盔前面有一个突出的铆钉，是用来在上面系羽毛的。为了更加适于作战，还配有带子和一个用来减轻佩戴者头部压力的帽子状皮革内衬。

皇帝的礼物： 斯第克纳的青铜护胸甲

THE BRONZE CUIRASS OF STICNA: ARMOR FIT FOR A KAISER

1913年6月，日耳曼帝国的统治者威廉二世皇帝给他的亲戚、梅克伦伯格的公爵夫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这样说：“亲爱的表妹：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精美的礼物。戈德伯格已将其安全地送到，请放心。它可真是个宝贝，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此前不久，公爵夫人给她的皇帝表兄送去了她在玛格德林斯加山附近不远的斯第克纳发掘出土的几件青铜矛头和一个护胸铠甲，这位颇为严厉的君主对此十分感激。就在这

封感谢信中他还提到，他已将10万德国马克汇入了公爵夫人的银行账户中。

在公爵夫人发掘出土的所有文物中，恐怕没有一件能和青铜护胸铠甲相媲美的。但是这件护胸铠甲并不是陈列在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中梅克伦伯格文物系列中的一部分。威廉二世皇帝开始将它放在了柏林博物馆，但在二战之后，苏联将它同许多文物一起都据为己有。19世纪70年代起，它被封存在东德莱比锡，密不示人。直到1990年柏林墙被

推倒，这件青铜护胸铠甲才又重新回到柏林，并被陈列在人类文化博物馆中。

■ 在斯第克纳墓地，一群手拿铁铲的当地工人正在休息。图中挖掘现场左上方，这位身着黑夹克的男士想必就是公爵夫人的助手古斯塔夫·戈德伯格了。正是他将右图中这件护胸铠甲护送到公爵夫人的皇帝表兄那里的。





■ 图中为梅克伦伯格的公爵夫人，她头上严实地扣着一顶帽子，身穿一件工作罩衫，正跪在地上清理护胸铠甲旁的泥土。为了感谢她的这份厚礼，日耳曼帝国的皇帝亲自写了一篇“我支持考古学”的文章。



■ 这副护胸铠甲自从1992年就一直陈列于柏林博物馆。在二战结束时，它曾和其他4400余件博物馆的收藏一起被苏联掠走。日耳曼帝国的皇帝曾把它陈列在接待室的一个玻璃箱内，他告诉公爵夫人，它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美。

欧洲最伟大的遗产 落户美国

FINDING AN AMERICAN HOME FOR ONE OF EUROPE'S GREATEST LEGACIES

1933年,当欧洲的考古界权威休·亨肯访问伦敦时,他在哈佛的皮博迪博物馆见到了来自于梅克伦堡的珍藏系列照片。这其中就包括许多公爵夫人在文尼察的一个农庄出土的手工制品。这个农庄从公元前3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元年,共维持了大约300年的繁荣与兴旺。

与在玛格德林斯加山和斯第克纳的发掘成果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公爵夫人在文尼察的350座坟墓中只出土了很少的武器,但珠宝却有不少,其中大多数都是用来避祸消灾和祈求运气的护身符。“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我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亨肯回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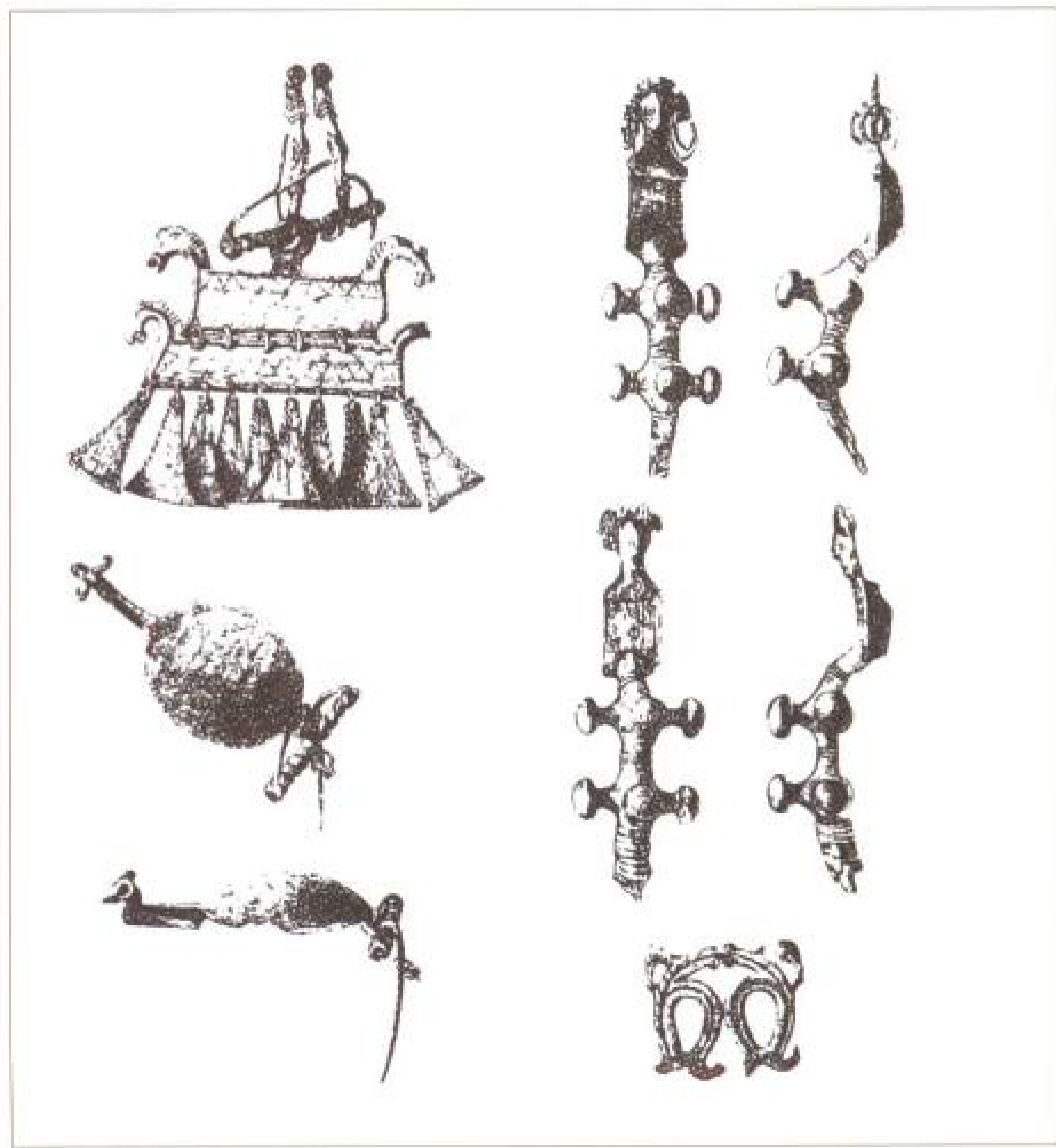
给亨肯出示这些照片的是纽约一家美术馆驻伦敦的代理商,后来公爵夫人的女儿就是选择这家美术馆作为这批文物的唯一承销商。尽管亨肯写道:“这家美术馆经营的艺术品都很有档次,拍卖会也只对受邀请的人开放。”但是,这次拍卖会却无人捧场,有一点原因是:“这些文物还保持着它们刚出土时的状

况,没有经过清洗,看起来和一堆垃圾也没有什么分别。”由于皮博迪博物馆没有足够的资金买下这些收藏,所以亨肯试图联合几家博物馆一同买下它们。但是,当时的欧洲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没有哪家博物馆愿意这样做。在得知了这些情况之后,皮博迪博物馆的馆长便取消了这次拍卖会。

但是,亨肯并没有放弃,他直接与公爵夫人女儿的代理人进行了接触。1934年,这位代理人将占总珍藏的30%的、几乎全部的玛格德林斯加山文物都卖给了亨肯。5年后,纽约的这家美术馆宣告破产,这样公爵夫人所有

剩下的珍藏都被搬了出来,进行重新拍卖。由于亨肯是惟一的竞拍人,所以皮博迪博物馆得到了这部分珍藏。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公爵夫人的女儿没有从中拿到一分钱。因为按照法律程序,美术馆的拍卖所得首先要用于偿还它的债务。

■ 这是为1934年那次失败的拍卖会所准备的目录册中的一页,在它的两面都印有一些公爵夫人在文尼察出土的小饰物和护身符的精美照片。因为这些东西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所以考古学家们声称将会尽全力保护这批文物,其中不排除让这些手工制品重返墓中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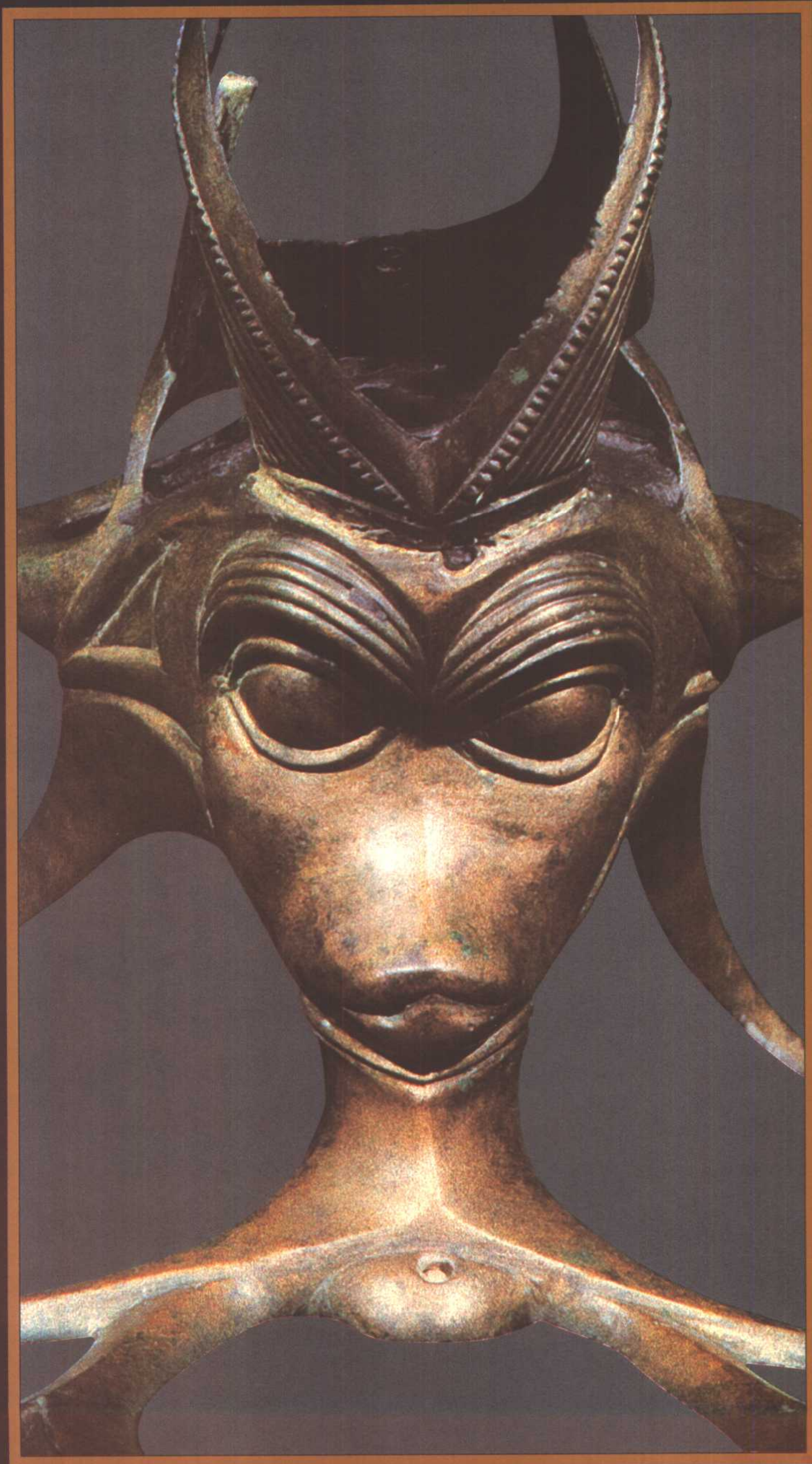




■ 图中这两枚颇有创意的扣衣针出土于文尼察，是用来将大氅的两边扣在一起的，左边一枚的头部是一条盘旋向上的蛇，而右边那枚的头部则是一个半圆形的光环。



■ 下图这个护身符设计成了胸针的模样，在他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拱形的马头（其中右边的一个角已断裂），在胸针的底部还系有三角形的垂饰，这使得它走路来丁当作响，还可以威吓妖魔鬼怪或正在逼近的敌人。



第二章

实力与势力的不断壮大

A RISING TID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约格·比尔是德国的一位考古学家，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协助巴登——符腾堡州的文物局调查追踪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所以在1978年春天，当一位学校教师雷内特·利布费雷德打电话约他在斯图加特西北12英里外的霍赫多夫村外见面时，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利布费雷德是一名考古爱好者，她在早些时候曾发现了几座古墓。但这次比尔认为她的发现并没有多大意义。

就在他想离开的时候，利布费雷德随便说了一句话：“既然你已经来了，为什么不去看看村子东北边地里冒出来的东西呢？”她曾经听人说过，有农民犁地时碰到了地里一些奇大的墓石。

由于以前见过类似的墓地，所以当比尔第一眼看到地里隆起的东西时，他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座铁器时代的墓穴。这座圆形古墓直径197英尺，曾经高达33英尺。如果排除许多世纪以来风化和耕种的影响，它当年应该占地方圆数英里，这样的阵势只有凯尔特人的大酋长才能拥有。

■ 这个抽象的青铜动物头像是从捷克共和国的一处凯尔特人遗址中发现的，距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它明显带有拉特尼时代的设计风格，可能是一个木制酒壶颈部的把手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比尔指挥着一小组人小心地挖开了坟墓。在寻找墓室时，他的神经开始紧张起来，他有些怀疑，墓穴是否已经被盗了。

挖掘工作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他们遇到了巨石的阻碍。但是过了不久，挖掘小组成员们便发现了一些青铜饰品，其中大部分都是项链等垂饰，这些很有可能是送葬者放在墓中的祭品。至此，挖掘者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墓穴被盗的迹象，他们的信心开始增强了。

挖开了岩石层和早已腐烂的木头，考古学家们渐渐接近了墓穴中心，并且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空间，里面堆满了石头，在石头下面还埋着一个小空间。毫无疑问，这就是墓室了。考古学家们小心地清理了碎石之后发现，他们是2500年以来首次进入这个坟墓的人。后来经过分析霍赫多夫墓地发现的扣针——一种系在斗篷上的铁制别针，表明该墓建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当时哈尔希塔特文明在中欧地区正处于巅峰时期。

墓室中大部分东西，包括主人的骨架，都被散落的岩石砸碎或压扁了。墓室主人躺在一个经过打磨的青铜睡椅上，椅子下面有8座踩着小轮的女性雕像，她们向上高举的手臂刚好托住长椅。墓室高贵的主人即使同现代人相比也算身材高大，他6英尺长的身体上全都被黄金珠宝装饰着，从脖子上的金项链到脚上有金饰的鞋，无不令人惊叹。他身边摆放着一把装饰华美的金鞘匕首，在他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实用性的铁制物件，如剃刀和指甲刀。

墓室中大量文物的光辉将四壁映照得富丽堂皇，其中包括一口盛装蜂蜜酒的希腊大锅。令挖掘者们十分惊奇的是，这位酋长的衣物碎片也保存了下来，上面



■ 这座真人大小的石裸体勇士雕像是从德国的赫科兰德(音)出土的。凯尔特人通常都是把它放在墓地的最高处。他戴着凯尔特人传统的领圈。头上的饰物让人联想起在霍赫多夫的酋长墓中发现的桦树皮帽子(见86页图)。

有精美的刺绣和复杂的黄金螺旋胸针。从其中一件丝绸长袍的残迹来看，它多少还与中国有些联系。

对于约格·比尔来说，所谓的“霍赫多夫王陵”是他“一生难得的发现”。而这对于研究凯尔特人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凯尔特人能够把那么多的财富埋入地下，那这个群体本身也一定非常富有。但是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贸易往来，那他们的财富也就不会存在，也就换不回金子和丝绸这样珍贵的商品了。

当凯尔特人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各部落中的一些实力派开始逐渐掌权。到公元前6世纪，为了控制从法兰西东部到日耳曼南部、从匈牙利西部到波西米亚的贸易路线，凯尔特人的军事领袖们建造了一系列的山顶堡垒。其中一些强大的酋长可能是从经营牛群开始发迹的，最终又控制了贸易通道。他们是被考古学家们称为“英雄社会”中的贵族，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来自于他们的战斗技能和他们的号召力。但也正是他们的财富使他们成为了敌人掠夺的首选对象。

在凯尔特人开辟的贸易路线满足了大多数人们对

■ 这是重建的哈尔希塔特坟墓图。坟墓的顶端应该有一座雕像，尽管在那里没有发现任何雕像的遗迹，但是，根据其他发现显示，这里很可能有一个雕像，大概是被早期的汪达尔人搬走了。这座坟墓的主墓室位于墓穴中央很深的地方，在它的上面有多层的石头、圆木和从坟墓周围挖出来的泥土封盖着，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在图的右前方依稀有一块矩形的土地，那里就是原来的手工作坊。墓穴里的东西很有可能就产自这里。





商品和财富的需求时，社会处于稳定状态，那种掠夺行为也很少出现。但是到了哈尔希塔特时代后期，这种贸易体系瓦解了，年轻的勇士们便开始用战争的手段来积累财富。虽然凯尔特人的军事领袖和战士们都骁勇善战，但他们缺乏组织，没有统一目标，又各自为政，因此就永远无法在政治上取得统一并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们甚至连部落联盟也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凯尔特人还是在他们的土地上统治了许多年，直到被罗马人占领土地。然后大多数凯尔特人都被同化，其余的则被赶到很远的西部。

由于从霍赫多夫及其他哈尔希塔特时代墓穴中发掘出了黄金和其他的昂贵物品，所以考古学家们开始怀疑，这些奢侈品可能不仅是为了给死者来世享用的，也许还为了维持死者生前的声望；也许一位领袖最后的声望是以他能带进坟墓多少财富而定的。另外，也许死者的陪葬品越丰富，越能说明他的同胞们也有显赫的声望，因为他们允许将如此一笔财富从部落中拿出来并永远封存起来。

1953年1月，考古学家雷纳·乔夫罗伊在法国东部勃艮第省的维克斯也发现了类似的坟墓。这座被冰雪覆盖的坟墓原来宽137英尺，高18英尺，现在已是一片平地。乔夫罗伊冒着风暴的危险挖开这片湿软的泥土，而结果也令他非常满意。当他打开墓穴中央一个10英尺长的棺木时，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最著名的铁器时代的陪葬品：一辆四轮马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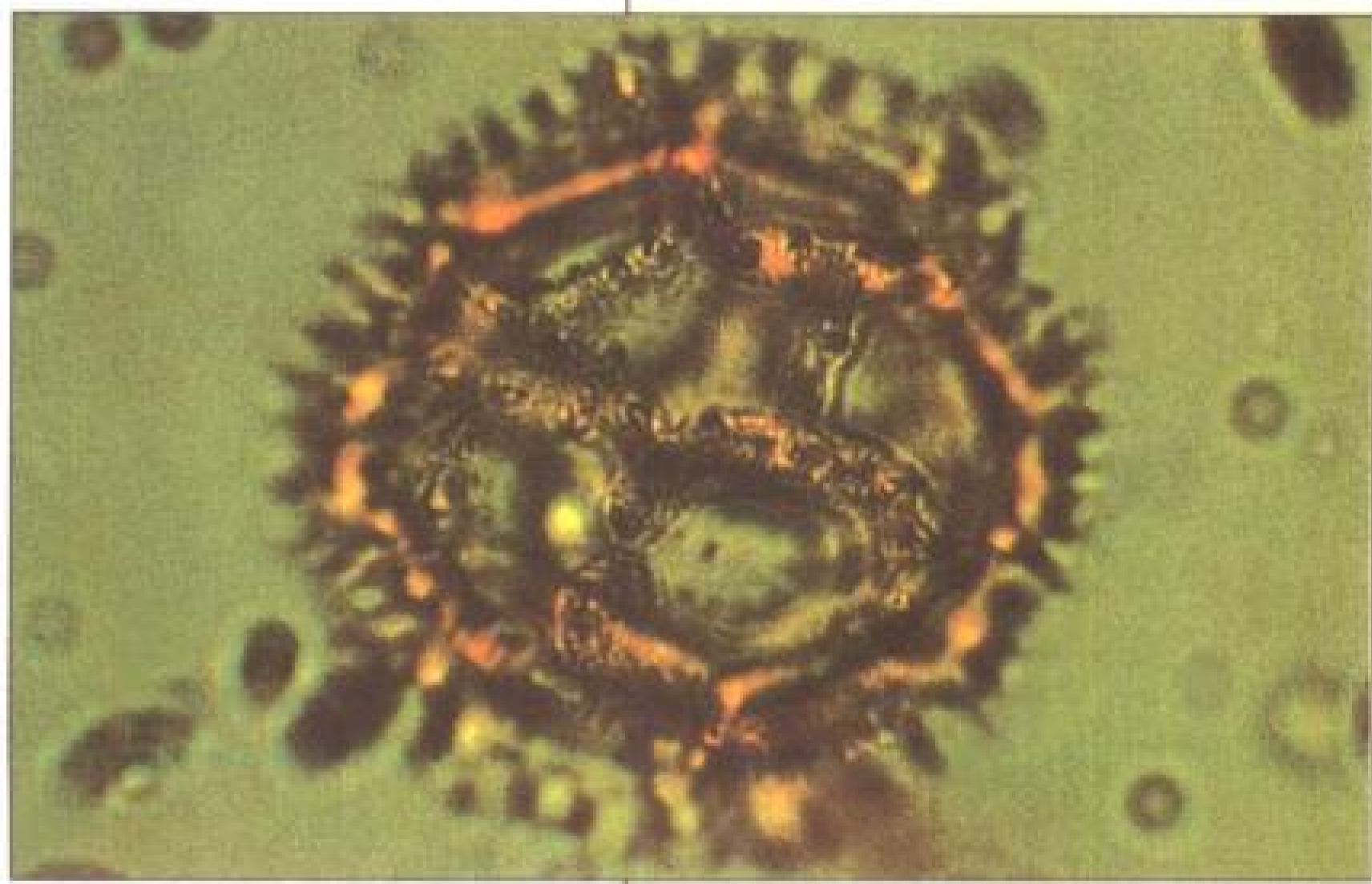
以小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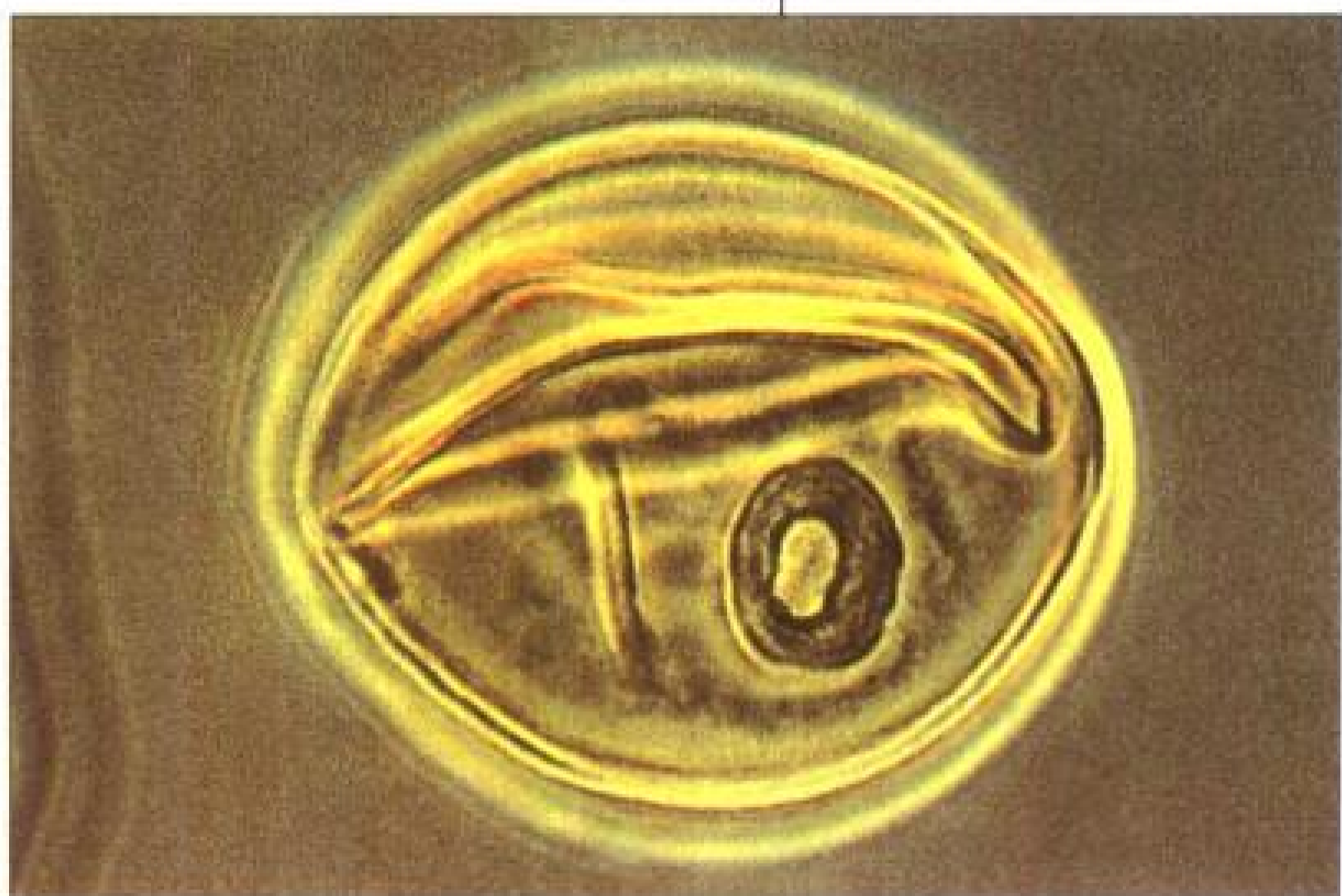
BIG STORIES TOLD BY TINY POLLEN GRAINS

凯尔特人对于欧洲环境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砍伐森林，开荒种田，并且用树木来取暖、加热、冶炼金属和建造房屋。关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对花粉的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因为这些细小的花粉颗粒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当时植被的变化。

花粉是植物体上最为稳定的一部分。事实上，花粉的抗分解能力很强，尤其是在酸性并缺氧的煤沼里。有人曾经做过这样实验，把花粉放入玻璃杯中，然后再向玻璃杯中注入液体酸将其浸泡，没有想到的是，杯中其他的有机物，甚至连杯子自身都分解了，但花粉却还是安然无恙。

科学家们可以通过分辨花粉的类型来判断当时植被的状





况。比如，如果从煤层中发现了大量的橡树的花粉，这就说明当时的森林覆盖率很高；但是如果在它上面的煤层里，这样的花粉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细小植物的花粉，这就说明人们已经在此定居下来。

但是，有时这种花粉分析法也会产生误差。例如，许多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在巴伐利亚的曼兴地区，古代的人们为了建立新的聚居区砍伐了大片的橡树。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花粉分析专家汉斯·乔格·库斯特却发现，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是一大片牧场。因为花粉记录表明，虽然橡树的数目在逐渐减少，但是松树和草却在逐渐增多。同时这里的蒲公英的花粉也能说明问题（左图），因为它的生长需要的是开阔的空地和充足的阳光。另外，库斯特还发现了大量的小麦花粉（上图），这说明当地的民族已经开始种植他们自己的作物了。

死者躺在上面，身边还堆满了各种饰物。然而，被这些象征着地位与权力的财宝簇拥着的坟墓主人却是一名女性。在这些财宝中，最珍贵的是——一只重达400磅、高达5英尺的青铜巨爵（见50页图），从它精细的修饰来看，这显然是出自希腊人之手，很有可能是斯巴

达人之手。

那么，这些财富到底出自何方呢？一些学者们由公元前6世纪豪华的墓穴联想到了那一时期的锡贸易。当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锡被人们普遍用于青铜器的制造。而维克斯恰好位于塞纳河的南端，这里通航条件便利，因而大批不列颠的锡矿就可能被运到这里与南方温暖地区交换奢侈品。于是，那些统治着这个繁忙的交通枢纽的人们便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这座墓穴中的一些财宝，包括那只巨爵，就可能是古希腊的商人为了进行锡贸易而送给当地酋长的。

这位维克斯的统治者看来是个35岁左右的女人。乔夫罗伊与其他考古学家一致相信，这位“维克斯贵妇人”并不只是某位君主的妻子或女儿，而是一位实权人物，也许还是部落的首领，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座已发现的墓穴能与她积累的财富相提并论。公元1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对不列颠的凯尔特人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在那里妇女并不受歧视，无论在政权上还是军事权力上，都没有受到排斥。”而早在公元1世纪以前，希腊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就曾经评论说：“高卢的妇女们无论是在

社会地位还是在勇气方面都与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在已经发现的3座哈尔希塔特时期的妇女坟墓中出土的大量财宝也可以证明当时她们高贵的社会地位。

这些少数贵族的豪华坟墓与其他大多数坟墓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大多数坟墓中只有一些陶器、手镯之类的东西，但这也可以算是富人的坟墓了，因为那些贫穷的社会成员们死亡之后甚至连个像样的坟墓也没有。如果说贸易和工业的发展造就了凯尔特人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差距。但是通过对那些比不上霍赫多夫和维克斯坟墓华丽，但也相当丰富的坟墓周围地区的考察，考古学家们看到了凯尔特人中不享受特权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对给铁器时代的文化带来辉煌的社会经济有所了解。

当时的哈尔希塔特城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而现在的它则在众山围绕下隐藏在阴暗的山谷中。那里的盐矿存在了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开采，而矿工们也在那里发现了不少他们的祖先们藏在盐包中的皮革、羊毛和亚麻布以及陶器碎片、木盘、木勺等。实际上，1734年就发现了一具身着毛皮的完整的古代矿工尸体，据专家分析，他可能死于岩石塌方。遗体的发现者们为他在本村教堂附近举行了体面的葬礼，尽管肯定不在为善良的基督徒们保留的墓地上。但此外，他们并没有对这位远古的祖先表现出一点好奇心。

那些现代考古学家对此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对在矿工的身边被挖掘出来的每一件有趣的东西做了记录。至今，他们已经发现了一条长达1.23万英尺的史前坑道，它深入山腰1英里左右，纵深近1000英尺。根据坑道的横切面积和长度计算，早期的矿工们大

污泥中的发现 ——令人意想不到的 墓葬品

OUT OF THE MUD
AND MUCK,
GRAVE GOODS
TO BEDAZZLE
THE IMAGINATION

在欧洲，没有任何已发现的凯尔特人的宝藏可以与法国考古学家雷纳·乔夫罗伊于1953年的挖掘工作中出土的文物相比。那是一个被称为“公主之墓”的墓穴，位于法国东部的维克斯。乔夫罗伊和他的组员们在泥泞的考古现场发掘出了一个精美的黄金领圈(右图)和一口青铜大锅。这口青铜大锅是用来把葡萄酒和水进行混合的，是迄今以来所知道的从古代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一个容器。

乔夫罗伊同时还发现了公主的遗骨。她的头骨保存完好，研究人员还据此重塑了她的容貌，如右上图所示。

开始的时候，这个圆形的领圈被误认为是一顶王冠，因为它是在头骨附近被发现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被用来戴在脖子上的。根据X光显示，这个领圈用纯金打造，是由20个小段，手工连接而成的。重达16盎司多一点。其中的一些部





■ 在潮湿的墓穴中，公主的黄金领圈就摆在她的头骨旁(右上图)。右下图为经过修复的黄金领圈的末端。



■ 考古学家雷纳·乔夫罗伊（左后方）和他的一个同事正在准备将这只青铜巨爵从淤泥中搬出。在下图中可以看出，在这只直径为3英尺的青铜巨爵的口部边缘还雕有一圈装饰图案。



分，如领圈末端的小圆球，是用很薄的金属打造的。另外，领圈末端的小飞马，是用已经失传的蜡加工法浇铸而成的。

这个领圈很有可能是当地的一位金匠制作的。但是，这口5英尺高，重达450磅，可以盛放250加仑的液体的巨大的锅，是在哪里都可以制造的，也许是在斯巴达或者是在希腊的科利尼，或者是在意大利南部。

这个容器可能是被分块运抵目的地，然后再拼接起来的。例如：这口锅的颈部围着一条装饰性的束板，它由23个部分组成，上面刻有希腊文字和其他一些符号，与锅颈部的标志保持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它的设计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能够将每块束板铆接在正确的位置上。

约挖出了750万立方英尺的盐矿。当时的条件一定很差。为了保护头部，矿工们都戴着饰有流苏的皮帽子，它的设计看上去很像是现代的滑雪帽。同时为了不在这黑暗狭窄而又错综复杂的坑道中迷失方向，他们还要带上骨制的哨子和杉木火把。

奥地利的地质工程师奥斯马尔·肖伯格用复制的哈尔希塔特工具对当时矿工们的工作方式进行了验证。早期人们只能将坚硬的矿岩结晶一点点地凿碎，然后再用木铲将散落的碎块挖出，生产能力十分低下。但公元前800年左右，这种工作方式开始发生了变化，这是根据19世纪乔治·拉姆索约尔在这一时期的坟墓中发掘出的陪葬品判断出来的，这些物品的质量与数量都很高。看来当时盐的产量达到高峰，哈尔希塔特城也开始变得繁荣起来。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工作方式的改变，一种新的有效的合作的工作方式出现了。他们分工合作，一个人负责握住凿子，让它顶住岩石，另一个人则负责抡木槌，把凿子钉到盐矿中。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握凿子的人在每打一次槌之后，都要移动凿子的位置，这样才能将矿盐一块块地撬下来。而一位熟练的技术工人一次能撬下约25磅的盐块。接下来搬运工将这些盐块用兽皮包装好，放在一个木桶里，背在背上，然后再慢慢地爬出坑道，将盐块堆放到一起。

哈尔希塔特矿山的负责人弗里茨·埃卡特·巴思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堆积点。那是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他在一份174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发现一件有趣的事，矿产署被迫放弃了一项矿井扩建计划，原因是工程中发现的“火把和其他东西”阻碍了进程。他找到了这个地点，并在那些“东西”中发现了一条树皮搓成的绳子和一只



容积6.5加仑的木桶，这些都是用来从这个垂直的矿井中向上运盐的。巴思还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皮手套，可能是为了避免在拉吊桶时让绳子磨破手。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哈尔希塔特矿山与其他君王墓一样丰富，虽然它有些财宝看起来不像是真的。在哈尔希塔特矿山上，考古学家们发现并分析了100多片织物，其中大都是一些简单的横纹和斜纹的式样，但还有些更高级的布料，上面有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成的图案。他们显然都经过裁剪和缝制才做成衣服的。

巴思还发现了一些炊具，其中包括汤匙、长柄勺和细颈罐，这说明矿工们曾在地下待了很长时间。他们留下的粪便也因为盐的作用得以保存下来，这就给巴思研究古代矿工们的饮食结构提供了线索。通过分析得知，当时的矿工把成块的羊肉或猪肉与豆子、大麦和小

■ 上图为在哈尔希塔特的矿井中发现的一捆用欧椴纤维编成的绳子捆在一起的尚未使用过的火把和一个皮革背篓。它们都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的古代矿工留下的。这些矿工们在进入矿井之前，先要将背篓背好，并用手抓住背篓上的木把手以保持平衡。在他们进入矿井时，背篓里装的是用来照明的火把，但是等到出来的时候，里面就已经装满了盐矿石。

米一起煮，加入盐、香草、麝香草和欧芹等调味料，最后再配以细碎的香葱和洋葱，这就是他们的地下佳肴。

为了工作方便和抵御外来的袭击，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逐渐地聚集到盐矿坑道附近居住，从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聚居区。除了到附近的湖里捕鱼外，他们没有其他的采食方法，只好用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到其他地方换回他们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个特殊的聚居区，对于以前一直分散居住、自给自足的农业群体来说，可是个新生事物。

盐不仅是一种常用的食物防腐剂，还可用于皮革制造。盐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哈尔希塔特

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它的商业价值也因人们不断地努力开矿寻找而得以体现。据肖伯格估算，用当时的工具去凿穿岩层找到盐矿，恐怕要3年至5年的时间。

哈尔希塔特采矿业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都说明它已脱离了传统的农业耕作的劳动方式。正是由于这种复杂产业的发展，才带领一个以金属命名的时代步入了繁荣昌盛。

人们相信，铁最早产于小亚细亚，是在公元前3000年炼铜或炼铅时偶然产生的一种副产品，

■ 在一块不列颠凯尔特人制作的陶器的碎片上有这样一幅肖像：一位地方崇拜的神灵——很可能是以罗马人的火神伏尔甘为原型，一手举着锤子，一手拿着火钳，正在敲打铁砧上的铁块。在当时的欧洲，森林覆盖率还很高，这就为凯尔特人锻造金属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它在柔韧性与耐用性方面均大大超过了铜。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炼铁术都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希泰族一个严守的秘密。直到青铜时代末期，希泰帝国因动乱而分裂的时候，这一技术才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考古学家们在德国塞丁一座公元前9世纪的坟墓中出土了两枚铁钉，这是金属早期出现在中欧的标志。虽然铁器不久以后就传遍了欧洲，可当时它还算是种奢侈品。欧洲虽然有几个铁矿区，但铁仍然属于昂贵品，几个世纪内还不能在日常应用中完全取代铜的位置。

随着炼铁术的传播与发展，凯尔特人学会将矿石粉碎并分层，用木炭将铁的熔点——华氏3004度降低，并用风箱提高温度。就这样杂质被熔掉了，只剩下一块黑色海绵状的碳化铁——吸收了碳的铁，接着金属工匠们将其放在一个特殊的炉子上敲打。就这样，他们通过不断地加热和捶打就可以将铁块铸造成需要的形状。最后，铁匠们开创了一种叫“束铁”的技术。他们把几层铁夹在一起，通过加热捶打铸成一块铁板或熟铁块。再经锤炼，熟铁块最终炼成一块坚硬的大铁块，可以用来制造像斧子这样的重型工具。

对许多人来说，能将铁矿石转变成制造工具和武器用的坚硬闪亮的金属，这种行为看上去很神奇。而实际上，直到中世纪，铁匠在欧洲都被看做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人。

公元前五六世纪，当凯尔特人掌握了炼铁术后，铁制产品就迅速地步入了人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广泛地流行起来。利斧、锄头、镰刀等铁制工具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劳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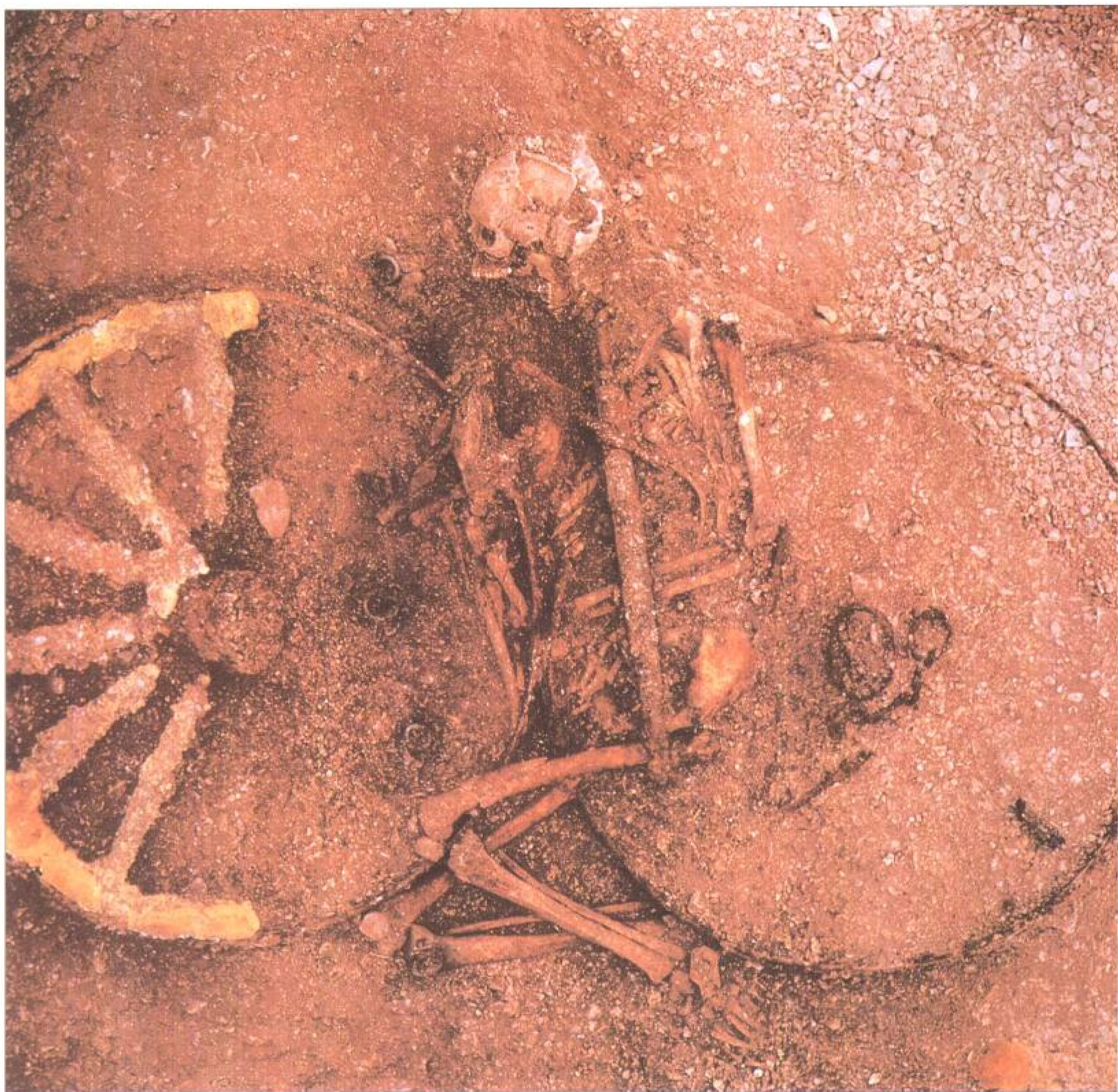


■ 用一条皮围裙包着埋入地下的保存完好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铁制工具，包括铁砧、锤子、火钳等，在奥地利被出土了。显然是它们的主人，一个铁匠有意将这些工具埋藏起来的，可能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掠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回来取，也许是已经被俘或者被杀了吧。

产率，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人们给木犁装上铁头后，农民们不仅提高了翻地效率，而且还扩大了耕种面积，其中包括一些以前无法耕种的土地。同时，村落周围的树木没有了，地里的石头也沿着分界线摆放整齐，一个村庄的雏形就这样产生了。在公元前1世纪，当铁锤、凿子、钻头、钉子和锉的出现改进了木匠的建筑技术时，当菜刀、锅和烤叉使人们的饮食更为便利时，凯尔特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与改善。

凯尔特铁匠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制造铁轮箍。他们把轮箍造得比轮子小一些，因为他们知道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当轮箍被加热时会膨胀，这样木轮就可以套进去了，而等它冷却下来就会因缩小而牢牢地套住木轮。凯尔特人用这样的轮子，



■ 1984年，在英格兰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的战车墓将凯尔特人好战的本性暴露无疑。墓中的这位勇士随身带着7支标枪和1把铁剑，躺在2个带有铁箍的车轮上。在这2个车轮中，一个已经腐烂得只剩下铁箍了，为了让另一个保持现状，考古学家们在它上面喷洒了聚氨脂泡沫。

使他们的重型车更为坚实和灵活。(有趣的是，英语里的“小轿车”这个单词就是取自于凯尔特语的一个词根，意思是有轮子的交通工具，而英语中“木匠”这个名词也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车轮的改进使凯尔特人的轻型战车更加结实，更加灵活，更具攻击性，也使他们的军队所向披靡，捷报频传。由此可见，车轮对凯尔特人的意义重大，以至于在他们的诗歌和绘画中也常把光芒四射的太阳比做车轮。直到20世纪汽车的出现，凯尔特人这种车轮制造技术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炼铁术的应用使得武器的杀伤力更加巨大，难怪大普利尼称这种金属为“历史上最好、也最恶劣的器械材料”。然而，当铁匠们发现如果将铁里碳的含量提高就会生成钢的秘密后，铸剑师们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铸造出一种更加锋利、不易弯曲折断的剑。但这其中少不了铁匠们对钢铁焊接技术的熟练掌握。凯尔特人用这种方法铸造成的剑锋利无比，简直有些可怕。爱尔兰的传说曾对库丘林勇士手中的利剑做了如此评述：“他第一剑从敌人的额头劈到肚脐，第二剑拦腰将其劈为三块。但在敌人倒地时，尸体却还能保持完整的体态。”作为一种武器，凯尔特人的利剑虽然在后来的岁月中有所变化，但却一直流传下来直到封建社会。

如果说利剑的出现使凯尔特人更具有攻击力的话，那么铁矛的出现则是人类的一大劫难。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曾写道：“这些铁矛比剑长，都有一个尖头，其中一些还有螺旋形的头，这样不仅可以刺伤敌人，而且将伤口撕裂。”

技术的进步、需求的增加和新式工具的广泛应用，都让那些特殊职业者，如武器制造者、马车制造者、造船师等人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铸造工艺也因铁锤、铁钻、火钳和铆钉的改良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快，手工业者和商人们都搬到了相对安全的定居区内发展他们的业务。在拉特尼时代，凯尔特人制造了至少90多种手工铁制品，有一些还流传到包括北非在内的地中海地

区。欧洲的铸造工艺在公元1000年前的最初几个世纪因战乱而没落，直到公元6世纪到9世纪之间，才又恢复了它往日的辉煌。

位于德国南部多瑙河上游斯瓦比亚的阿尔卑斯山边缘的一个峭壁上，坐落着一个名为霍恩伯格的城堡，这是公元7世纪至10世纪法兰克人用来抵御匈牙利人入侵的一个要塞，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人时期与哈尔希塔特时代。在城堡周围有11座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坟墓，这引起了该地区考古学家爱德华·保罗斯的重视，他于1876年挖开了其中的三座，并且出土了青铜器和黄金珠宝。但是直到1950年，在图宾根大学研究史前历史的教授科特·比特尔的带领下，才开始了对霍恩伯格地区的系统考察。他们在地上挖了一道深沟，建成一个地层学样本，通过对不同层面岩石的分析，比特尔得出了结论：这个城堡始建于公元前1500年，属于典型的哈尔希塔特时代的山顶堡垒。

比特尔在霍恩伯格的挖掘结果让人们了解对典型铁器时代初期山顶城堡的经济生活有所了解。他出土的文物大多属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450年的早期铁器时代，那是一段经济活动频繁但政治动乱的时期，当时这里是铁器时代早期的商人和工匠们的发源地。在这250年间，城堡外围的防御城墙经历了至少12次的翻建与重修，就连城堡内的居住区也被铲平重建了两次之多，这些都无疑证明了当时的局势是多么的混乱和充满暴力。

1963年，在埃贡·格斯巴克的现场指挥下，辛苦

重造战车

REINVENTING THE WAR CHARIOT

从疾驰的双轮战车上猛掷着标枪，接着跳下车，手持铁剑冲入敌群，一阵砍杀。这就是凯尔特人的勇士，他们将恐惧深深地刺进了敌人的心里。虽然，现在已有数不清的凯尔特人的武器被出土了，但是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一辆完整的双轮轻型战车被发现。科学家们只有从已经出土的雕塑、硬币上的图案和残存的战车金属部件上来推测它的结构和外形。

19世纪80年代末，在苏黎世的瑞士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安德鲁·弗格-甘地决定，抛弃各种猜测，自己动手建造一个与实物同样大小的凯尔特战车模型。为了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他雇佣了一位曾经造过许多木轴马车的80多岁的老造车工。

这位造车工不仅得到了关于这种古代战车的各种资料和画像，而且他还可以接触到不少博物馆的有关收藏，其中包括公元前2世纪的青铜和铁制战车部件、上世纪制作的石膏模型以及一个木轭和一个保存完好的车轮。

用榆木做车轮，用岑木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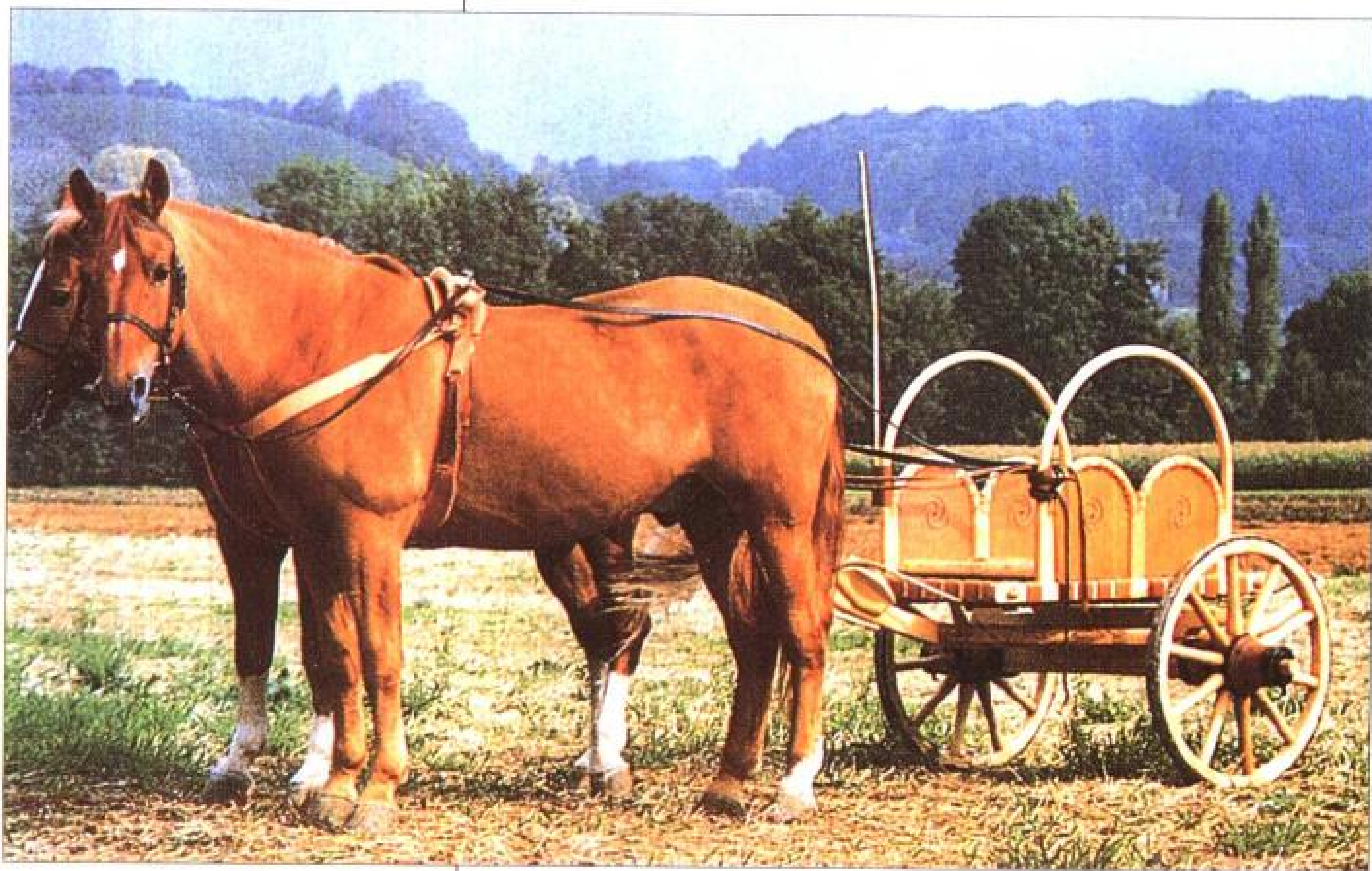


其他部件，这位造车工终于造成了下图展示的那辆马车：它每一个结实车轮都装有一个铁制轮箍，车厢也有简单的悬挂装置(科学家们相信，这项技术首先是凯尔特人使用的)。同时，为了使车厢内的东西不致被卷入车轮，造车工还根据古币上的图案，在车厢两边安装了护栏。

在试车的过程中，弗格-甘地发现他的战车性能优良。虽然由于场地的关系车身有些晃动，但是，他仍然可以像凯尔特勇士那样，在疾驰的车中投掷标枪。

的挖掘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他们挖到原铁器时代居住区和工作区的中心时，发现了一群由橡木或其他木材建成的房子，它们建造精巧，位置集中，而且还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和一个能容纳300人的木制大厅。不仅如此，格斯巴克还发现了一些熔炼浇铸作坊，内有部分熔炉、烟囱、青铜浇铸模具、黏土坩埚以及一些青铜和铁熔渣。

此外，格斯巴克还发掘出土了一些手镯、项链、青铜扣针和200多个装饰胸针，其中一些还十分别致地镶嵌着珊瑚。这些珊瑚可能来自于地中海地区，而且是通过贸易来的。根据挖掘工作以及附近几座坟墓看，霍恩伯格人曾用他们的金属制品换回了大量的外来奢侈品，包括来自波罗的海海岸的琥珀。根据现场发现的许多小鸟骨头来看，这里的居民还从北部引进了一些可供饲养、提供蛋肉的鸟类。





南方的葡萄酒也在这里被找到了其踪迹，格斯巴克在霍恩伯格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用来混合葡萄酒、水和香料的搀和器(古希腊把酒和水搀和在一起的一种双柄大口罐)的碎片、酒壶、酒杯以及双耳细颈酒罐和装船运载葡萄酒用的大陶罐的碎片，这些说明了这种饮品在当时的商业价值。而当时凯尔特人只会酿造一些啤酒和蜂蜜酒，他们对葡萄酒的需求就成了南方商人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许多意大利商人将高卢人对葡萄酒的喜爱视为他们财富的源泉。”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这样写道，他还详细描述了这种紧俏商品的水路与陆路运输过程。这种饮品的价格“相当可观”，他写道：“一坛葡萄酒就可以换回一个奴隶。”

与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同时代的希腊人，大多都是些贪婪的生意人，他们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马萨利阿(即现在的马赛地区)建立了一个贸易城市。为了与马萨利阿的商人进行交易，凯尔特人开辟了一条便利的航线，沿隆河绕过阿尔卑斯山脉北部边缘到达马萨利阿，所以考古学家们在马萨利阿发现的双耳细颈酒罐碎片与在霍恩伯格所发现的一模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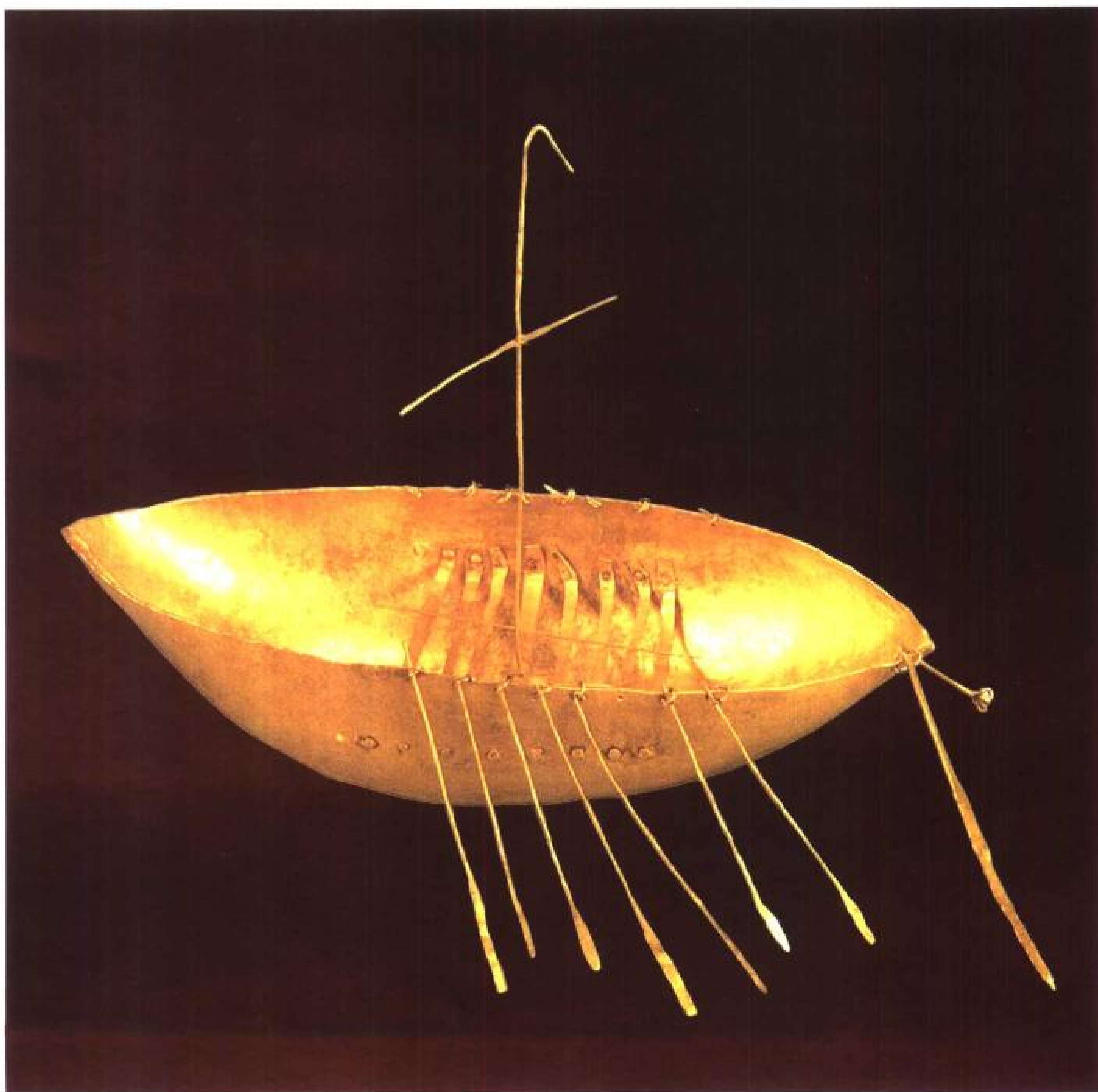
像这样的路线不仅给凯尔特人带来了葡萄酒和其他商品，还帮助他们引进了新技术和新思想。在霍恩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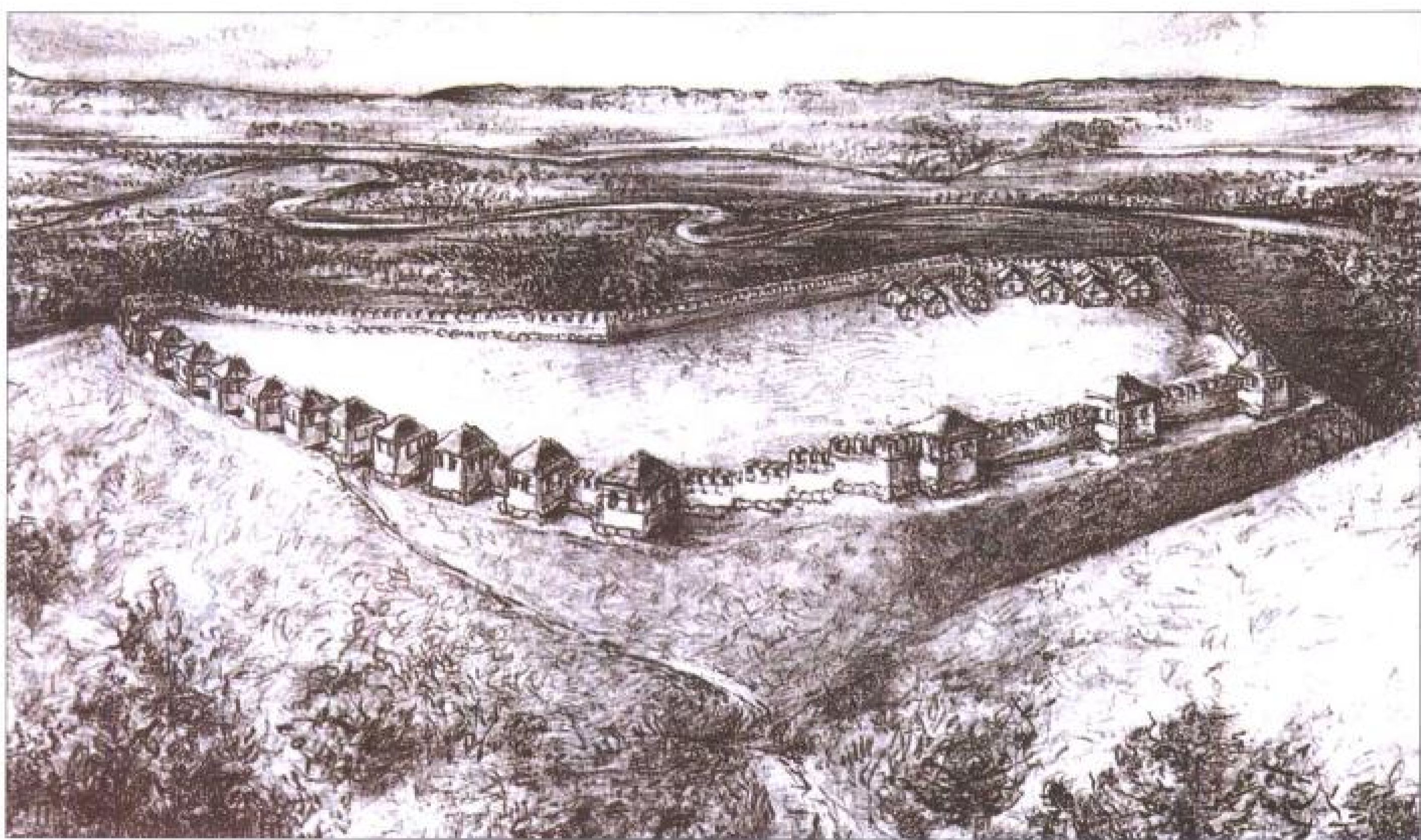
■ 在这幅法国南部的浅浮雕作品中，一些身着典型凯尔特人服装、梳着凯尔特人风格的发型、身体强壮的工人正在把一艘沉重的装满葡萄酒的驳船拖向多瑙河畔的一个港口。在得知了凯尔特人的葡萄酒情结之后，意大利的商人们很快就与他们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关系。他们用葡萄酒从凯尔特人那里换回了大量的铁、黄金以及奴隶等。

■ 也许是为了祭奠海神，人们在爱尔兰的一个海滩上发现了这艘金船模型。实际上，这艘船的实体有100英尺长，30英尺宽，并且船上配备有一块方帆和八对桨。作为航海贸易者，凯尔特人的水手们一边往返于海岸和可通航的河流之间，一边将他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爱尔兰岛上。

格出上的无数当地的土制陶器碎片证明，凯尔特人的陶工们不仅试图模仿优美匀称的古希腊及伊特鲁里亚的陶制品，而且还想掌握在南方发展起来的烘焙技术。但是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凯尔特人的陶工们才掌握了纯手工制陶工艺，而他们对轮盘制陶工艺的运用也是在这项技术传入北方之后才开始的。这里出土的陶器碎片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看起来它们大部分都是成批制作的外销产品。

霍恩伯格挖掘工作的另一个主要发现是南北两边的大规模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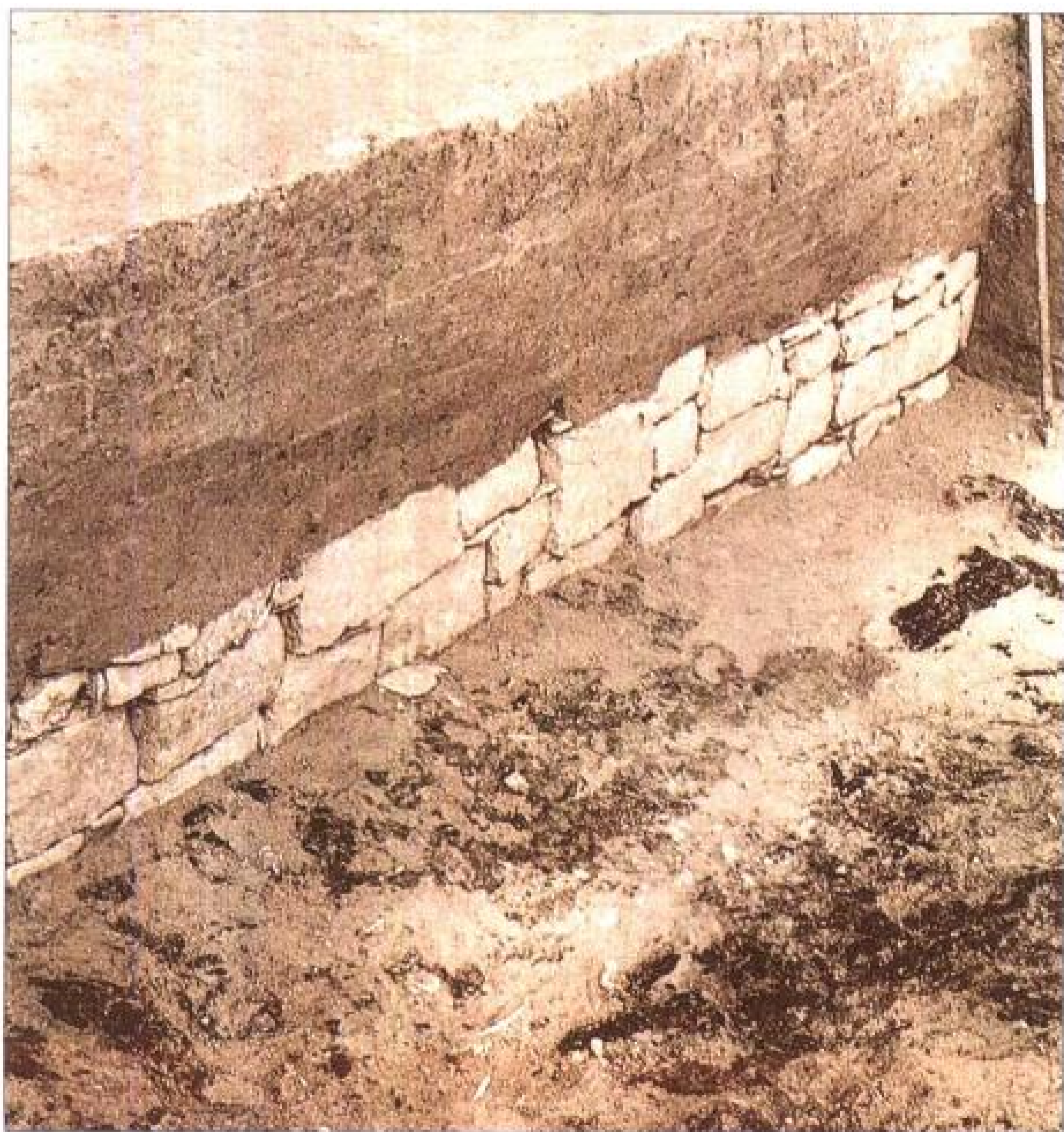
制城墙，与其他凯尔特人聚居区的城墙不同的是，它所用的砖块是稻草、黏土和沙子混合并晒干后制成的。城墙地基用的是4英里以外的采石场运来的大石块，城墙上面两侧高于中间，中间是一条木制走道，沿着走道还建有许多瞭望塔，这样护城卫士就可以巡视城堡四周的情况。在阿尔卑斯山北部，这样的城墙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霍恩伯格的砖墙是模仿古希腊样式而建的，也许还参照了马萨利阿的样本，它是个雄伟建筑但却并不实用，因为在北方潮湿的环境下，这种土砖极易破碎。与更为朴实的泥土防御墙相比，无论是在防御性能上还是在持久性能上，它都远不能及。但是它在外观上更加华丽，更加现代，也更加南方化；在柔和的黄褐色山坡的映衬下，它耀眼的白灰外表显得更为醒目，仿佛就是在向世界炫耀它所保护的这个骄傲的小社会的繁荣与昌盛。

■ 据推测，凯尔特人在德国霍恩伯格的聚居区的外围有一座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初的高大城墙（如上图）。那时，这座占地8英亩的城镇里布满了房屋和其他建筑。上图所示的建筑仅为考古学家们充分挖掘的区域。在右图的相片中，古老的城墙石基依旧清晰可见。但是，城墙上的走道却早已在一次突袭中烧为灰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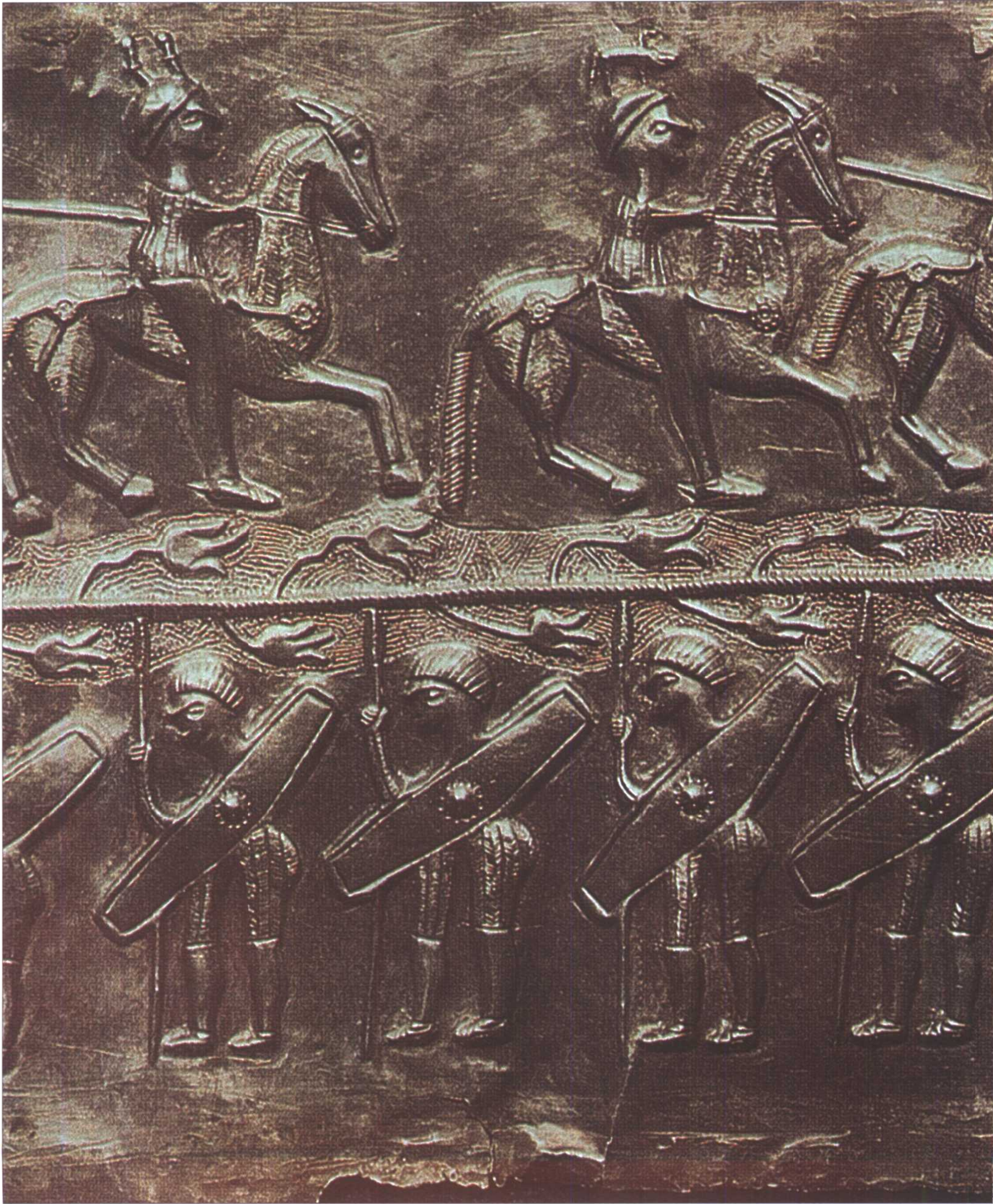
但是好景不常，这座哈尔希塔特时代的工业中心很快便在公元前5世纪一场神秘的动乱中毁于一旦。它消失得太快了，除了堆烧焦的遗址外，没有在其之后1000年的地质样本上留下任何痕迹。那么，为什么它一下子就消失了呢？这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也许是因为东部好战的锡西厄游牧民族扩张领土的结果，或者是被中东地区亚述王朝的崩溃引起的大骚乱所波及。但是，即使这些事件真的产生了什么直接影响，至多也只会对西边造成一些混乱，而对于当时这个稳定的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还不足以造成毁灭性的结果。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些学者相信，起因是他们同南方的贸易被打断了。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诸城与其北非对手迦太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于是迦太基人便开始在地中海西部对希腊船只实行封锁。接下来发生的事对凯尔特人就越发不利了。希腊人在亚得里亚海岸的波河入海口处建立了新的城市，开垦了



肥沃的平原，开发了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山麓。而且这里距离他们的母港更近，希腊的商人们还能在这里找到所有以前只能在马萨利阿的凯尔特人手中才买得到的原材料。就这样，凯尔特人的贸易体系瓦解了。

哈尔希塔特(铁器时代初期)文明的经济基础被削弱，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贸易机会的流失。虽然从公元前5世纪的坟墓





■ 在丹麦的贡德斯特鲁普出土的一口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的青铜大锅上，雕刻着这样一幅场景：在号手的激励下，整条战线上的步兵、骑兵勇敢地向前投入了战斗。



来看，当时的凯尔特人还是相当富有的，但是这些坟墓却出现在乡下，而不是在商业中心附近。而且从这些后期墓穴中出土的外来工艺制品大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风格，看起来凯尔特人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联系已经终结了。

局势的动荡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动力。虽然农庄仍旧散落在平原上和山野间，但是胆大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外出四处寻找财富了。一些考古学家在勇士墓中找到了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双轮战车，它取代了以往战争惯用的四轮马车。作为一种战争工具，这种双轮战车就意味着袭击、掠夺与征服。这个时代的活力还表现在凯尔特人的武器上呈现出的一种优美的拉特尼曲线风格。拉特尼时代的凯尔特人将他们的影响力从铁器时代初期的中欧向西北扩展到德国的莱茵河畔和法兰西的香槟地区，甚至远及比利时和不列颠。与此同时，凯尔特人还向南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并由此开创了一段崭新的古代史。

大约在公元前391年的某天，罗马东北几十英里外，执政官波皮利斯·凯纳斯正在为准备出征的军队做战前动员。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逐渐掌握了意大利中部地区，期间政治家们经常会发表诸如此类的演讲，这已使罗马的士兵感到厌烦了。然而这次，他们却听得聚精会神，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对罗马而言形势更加严峻了。“现在你们面对的敌人既不是拉丁人，也不是萨宾人，而且也不会像他们一样在战败后同我们结盟，”四个世纪后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这样记录执政官当时的话，“他们是一群野兽，我们同他们必须拼出个你死我活。”

果然，第二天攻进城内的凯尔特军队就像是一群野兽，横冲直撞，烧杀抢掠，罗马的老百姓都被吓坏了。为了包围卡彼托山（古罗马七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是该城的历史和宗教中心，译者注）上最后一股军事力量，入侵的凯尔特人在罗马城内安营扎寨，住了下来。不料6个月后，一场瘟疫使凯尔特人损失了不少军队，

于是他们便撤出了罗马。但是他们残忍的性格和对罗马毫无人性的洗劫，却在当时人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影响了外界对凯尔特人的态度。一些作家毫无掩饰地称其为“残酷的兽性人”，而另一些人则在凯尔特人的身上看到了令人钦佩的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这也正是那些南部文明社会中所缺少的。

几个世纪后，爱尔兰记录下来的凯尔特人的史诗让人们们对凯尔特贵族“英雄式”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他们盘踞在山顶的堡垒中，还不时地袭击周围的部落。在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之前，他们都是当地的统治者。一个贵族的威望不仅在于他的财富多少或用以衡量财富的家畜数量，而且还取决于他能够统帅的贵族的人数多少和地位高低。同样，这些被统帅的贵族的地位也是由他们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下属的数量而定的。而这些追随者则大多是因为债务关系或其他原因而来的，他们的出现预示着封建社会的来临。实际上，英文中“侍从”一词 vassal 就源自于凯尔特语中的 gwas，意思是“仆从”。

凯尔特经济的发展总是与战争和征服交织在一起。虽然农民们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他们的生活所需，但却远远无法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尽管铁器时代初期贸易的复苏使他们的愿望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填补他们不断扩大的财富需求和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些贵族们又重操旧业，干起了打劫、绑架、勒索、纳贡和战争赔偿的行当。无论在哪个社会，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凯尔特人来说，它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名词：根据后来的爱尔兰法律，每位勇士都有一个“身价”和一个“誉价”，就是说，如果他在战争中被杀或是荣誉受损，那么他的家人或他就会得到一笔补偿金。因为凯尔特人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讲，一个人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他的生命，还包括他的荣誉和声望。所以毫无疑问，社会地位高的人比其他人的身价和誉价都高。

在凯尔特人的社会里，尤其在拉特尼时代，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在驱使年轻男人不断地向外进行土地扩张。首领们永远面临着挑战，因为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他所拥有的勇士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忠诚度。而这些都是他用家畜和牧场作为礼物换来的。如果他不能提供这些物质的话，他的对手就会反扑。即使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也无法永远地将桂冠戴在自己头上，因为被他挫败的对手会在现有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开辟新的疆域来扩展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对于财富和权力的竞争总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每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总有一天都会发现他的地位正在受到年轻一代或后起之秀的威胁。对首领来说，对付他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这些威胁者远离自己，让他们去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凯尔特人的扩张主义就很可能是一种追求自我地位永存的结果。

残忍、冲动的凯尔特勇士们将恐惧深深地刺进了敌人心中，他们在战场上的呼喊就足以令对手闻风丧胆。“他们天生的一副大嗓门，他们可怕的歌声与叫喊漫天飞扬，”李



■ 19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学家们在罗马尼亚的一座酋长的坟墓中出土了一顶公元前3世纪的铁制头盔。这个头盔的顶部耸立着一只雄鹰，它的两只翅膀向外展开，在激烈的战斗中还能颤动。这顶头盔无论是在外形上，还是在盔饰羽毛上都与64页图中的凯尔特勇士佩戴的头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 这些靠在石雕上的烂掉木柄的双刃铁剑就是拉特尼时代凯尔特人的作战武器。在这些武器中间摆放着一个青铜头盔。它的造型朴素，外表光滑，是典

型的普通士兵佩戴的头盔。图中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在法国的杜布斯河与索恩河流域被发现的，它们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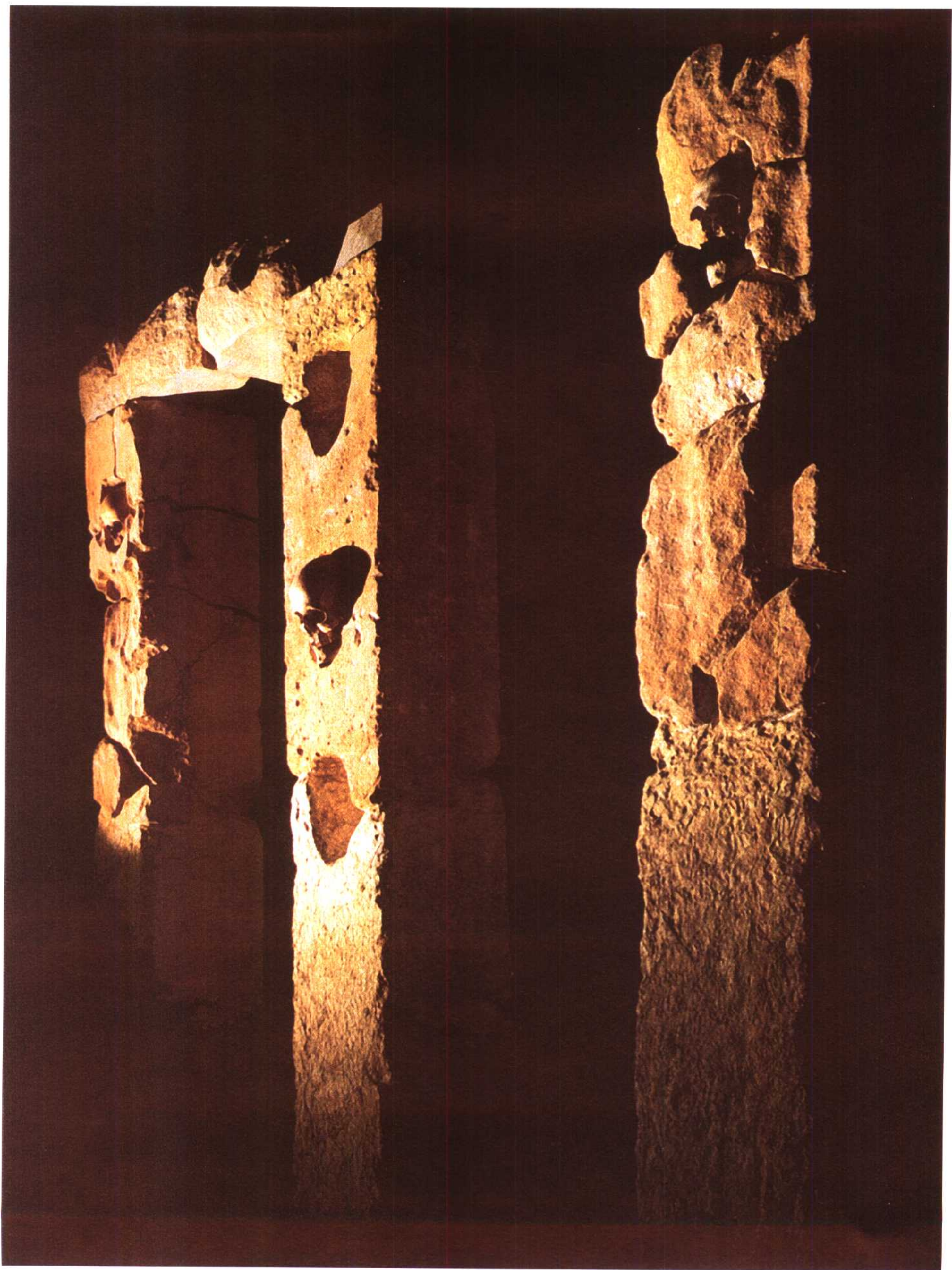
维这样写道，“他们喊着、跳跃着，唱着歌敲打着盾牌投入了战斗，这是他们古老的习俗，目的是为了恐吓对手。”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也曾这样描述：“凯尔特人的号角十分特别，可以吹出尖厉刺耳的声音来增强战争的激烈程度。”

根据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的描述，凯尔特人的铠甲包括盾牌和青铜头盔等装备。盾牌有一人大小，设计独特，做工考究，表面上还经常有一些凸出的青铜动物雕饰，这样既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而且外观看起来还很漂亮。凯尔特人的青铜头盔很大，顶部还耸立着动物雕像，戴上这样的头盔就越发显得凯尔特人的身材高大了。莱茵河中游和法兰西香槟地区出土的文物正好印证了西库罗斯的描述，但同时也证明了只有酋长们才可以佩戴这种青铜和黄金头盔。全副武装的凯尔特战士装备着一个盾牌、几支矛、一把铁制匕首和一把剑，因为凯尔特人的剑在近身作战时无法发挥作用，他们的敌人就采取了坚守阵地和伺机突袭的战略。这种战略在后来罗马人战胜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对拉特尼时代的凯尔特军队作进一步评论时，西库罗斯写道：“与传说中古希腊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凯尔特人也用战车来显示他们的威力。”凯尔特人的战车是木制的，很轻，还配有用于加速和炫耀的青铜器具。当战斗一开始，一个技术很好的车夫会载着他的主人一下子冲到敌人面前，与其短兵相接。

公元前55年，罗马大帝恺撒在不列颠遭遇了凯尔特人的战车。他曾这样描述那些在战场上疾驰的战车：“开始的时候(凯尔特人)驾车沿着整个战线猛掷标枪；

■ 在法国南部的热科贝图，有一座凯尔特神殿。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凯尔特人也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应该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他们经常会把那些战败敌人中最优秀的勇士的头颅割下来，放入神殿内石柱上的神龛中以祭神灵(如右图)。





战马的嘶叫，车轮滚动发出的隆隆之声使敌人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战车的冲锋强烈渲染了凯尔特勇士们不惧危险、藐视死亡的精神。在这种情形下，冲出来训练有素的队伍，所有的敌人都会丧失作战的勇气。“每天的训练使他们驾起车来得心应手，他们不仅可以驾驭战车在陡峭的坡地上疾驰而过，然后突然停下，很快地掉转方向，”恺撒写道，“而且他们还可以在疾驰的战车中来去自如，如履平地。”

凯尔特的勇士们像《荷马史诗》中的传奇英雄一样，视个人的荣誉高于一切。爱尔兰的传说与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的描述都证明了这一点。“当两军列阵互相逼近时，凯尔特的勇士们通常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向最勇敢的敌人提出一对一的挑战，并且在对手面前挥舞双臂示威。一旦对手接受了他们的挑战，他们首先会大声地报出他们祖先的英雄事迹，然后是自己的名号和事迹，接着便辱骂和贬低对手，以消灭对方的战斗气焰。”

与《荷马史诗》中的勇士有所不同的是，“凯尔特人割下那些在战争中被他们杀死的敌人的头颅，”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说，“并把它们系挂在马脖子上。”这是事实，不但许多作家都曾描述过，爱尔兰的诗歌中也间接地提到过。而且在几座古雕刻遗址上也发现了相关的记载。如果证据还是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考古学家们在法国的罗克贝杜斯发掘出土的一座圣殿中找到的就是确凿的证据了。

并不奇怪，凯尔特人的所作所为在他们欧洲南部的邻居中引起了恐慌，尽管他们都是勇士。同样也不奇怪，尽管有阿尔卑斯山作天然屏障，这些身材高大的勇士们还是对山那边松软肥沃的土地垂涎三尺，尤其是意大利的土地。当伊特鲁里亚人的力量开始衰弱时，凯尔特人便纷纷拥进了意大利北部。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把这片地区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园，以至于罗马人称其为“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人”或者是“阿尔卑斯山这边

的高卢人”，而法兰西在罗马人眼里则成了“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高卢人”或“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高卢人”。当凯尔特人的马蹄踏上了意大利南端的阿普利亚地区时，在罗马城内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因为公元前391年的惨痛经历仍然让罗马人心有余悸。作为一种长期潜在的威胁，凯尔特人对罗马军事力量的崛起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现在，至少有两方面的确凿证据可以证明凯尔特人曾经入侵过阿尔卑斯山南侧的意大利：在意大利考古记录中，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埋葬风格和新样式的聚居区，这很可能是外族暴力入侵的迹象。这些坟墓与阿尔卑斯山北侧的十分相像，里面有拉特尼风格的铁制武器和饰品，而不是当地传统的青铜手工制品。

从阿尔卑斯山南侧的坟墓中出土的武器来看，凯尔特人英雄式的侵略文化还在延续，但多少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当他们以武力入侵欧洲南部后，许多得胜的凯尔特人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人通婚，过起了安宁幸福的农家生活。

在巴尔干半岛北部边缘地带发现的勇士墓穴大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就在这里，公元前334年，一支凯尔特军事组织在多瑙河畔与年轻的马其顿统治者亚历山大进行了会晤。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霸业才刚刚开始，而凯尔特人也有自己的征服计划，所以两者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的友好协议，便各行其道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去世在马其顿王国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期，而希腊的大体情况也是如此。凯尔特人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趁乱攻入了希腊的腹地。

根据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和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的记录，凯尔特人在公元前279年洗劫了特尔斐宗教中心，杀死了掌管维斯塔女灶神庙的女长老祭司。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亵渎神灵的行为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就是对罗马维斯塔女灶神庙的攻击。但是希腊传说中关于凯尔特人吃婴

儿、喝人血的描写却是不真实的，这显然是讲述当年波斯入侵者故事的典型翻版。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凯尔特人的袭击给希腊人带来了强烈的恐惧感。

直到公元前277年，仍有一部分凯尔特人留在了希腊，他们是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的继承者之一、安提柯二世的雇佣兵。虽然他们一直都很骄傲，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受雇于当地的统治者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根据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叙述，在公元前367年的底比斯冲突中，叙拉古的暴君小戴奥尼夏雇佣凯尔特士兵支援斯巴达的盟国。此后，小戴奥尼夏又雇佣了他们将近30年之久。与此同时，其他寻找出路的凯尔特战士则接受了诸如斯巴达、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甚至是罗马的雇佣。作为回报，凯尔特人得到的是希腊的钱币，他们慢慢熟悉了这种特殊的等价交换物，而且不久以后就开始铸造他们自己的金属钱币了，但是大范围的造币活动直到公元前一二世纪才广泛开展起来。

凯尔特人雇佣军对他们选择的出高价雇主绝对忠诚。根据不止一次的历史记载，凯尔特人雇佣军虽然对报酬不满，但还是照样完成他们的任务。因为凯尔特人在选择主顾方面缺乏斟酌，甚至有时各为其主而在战场上互相残杀。比如，在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征战的故事中，受雇于迦太基人的凯尔特人雇佣军就不得不与其他保卫自己领土的凯尔特人兵戎相见。

公元前278年，凯尔特人雇佣军进入小亚细亚，他们分别来自欧洲中部的三个凯尔特部落——托罗斯提博吉、泰克托萨吉斯和特罗克米部落，他们是被卑斯尼亚国王尼科梅达斯雇来对付邻国暴君安提奥库斯一世的。这些凯尔特人带上了他们的家属，也带来了他们的生

■ 1986年，一批藏宝——386枚凯尔特人的金币，在德国南部的一片农田里偶然地被发现了。这些金币流通于公元前2世纪，最初是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的，但是农民们在耕地时将其破坏。事实上，金属钱币的铸造技术是吕底亚人在公元前7世纪发明的。虽然凯尔特人在那时已有发达的贸易体系，但是直到400年后，他们才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





活方式。雇佣兵生涯结束后，他们便在这里安顿下来，建立各自的山顶堡垒，并且相互竞争地干起了强盗勾当，而且最终还控制了著名的加拉提亚，即现在的安卡拉附近的地带。除了史料上对凯尔特新移民给这一地区带来的灾难有所记载外，加拉提亚主要是因为耶稣的圣徒保罗的到访而被世人记住的，然而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考古学上的证据能够表明凯尔特人曾在这里存在过。

1960年，考古学家们在奥地利南部的玛格德林斯伯格的一个堡垒中偶然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的酒窖。在酒窖的灰泥墙壁上布满了各种题词，而且一看便知道不是居民而是来访的罗马商人留下的。从笔迹与风格上看，这里几乎囊括了罗马各个时期的手写字迹。后经专家鉴定，这些题词都是公元前35年到公元45年期间写下的。

这些题词字迹清楚，上面还记录了题词的罗马商人的姓名、地址以及他们的购物清单。每年都有商人不断前来，这些商人大都来自罗马、波洛尼亚和阿奎莱亚——罗马海港，在亚德里亚海的尽头，甚至一些北非的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在玛格德林斯伯格这里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出售，其中包括铁砧、斧子、铁环、铁钩、坛子、盆、托盘和青铜大酒杯，甚至连黄铜器在这里也有卖。比如一位名叫塞纳罗斯的阿奎利亚人，一次就买了110个盆，每个重达15磅；还有一起来的三位商人，一个人买了720个铁环、560把斧子，另一个买了550个铁环、510把斧子，第三个人则买了560个铁环、565把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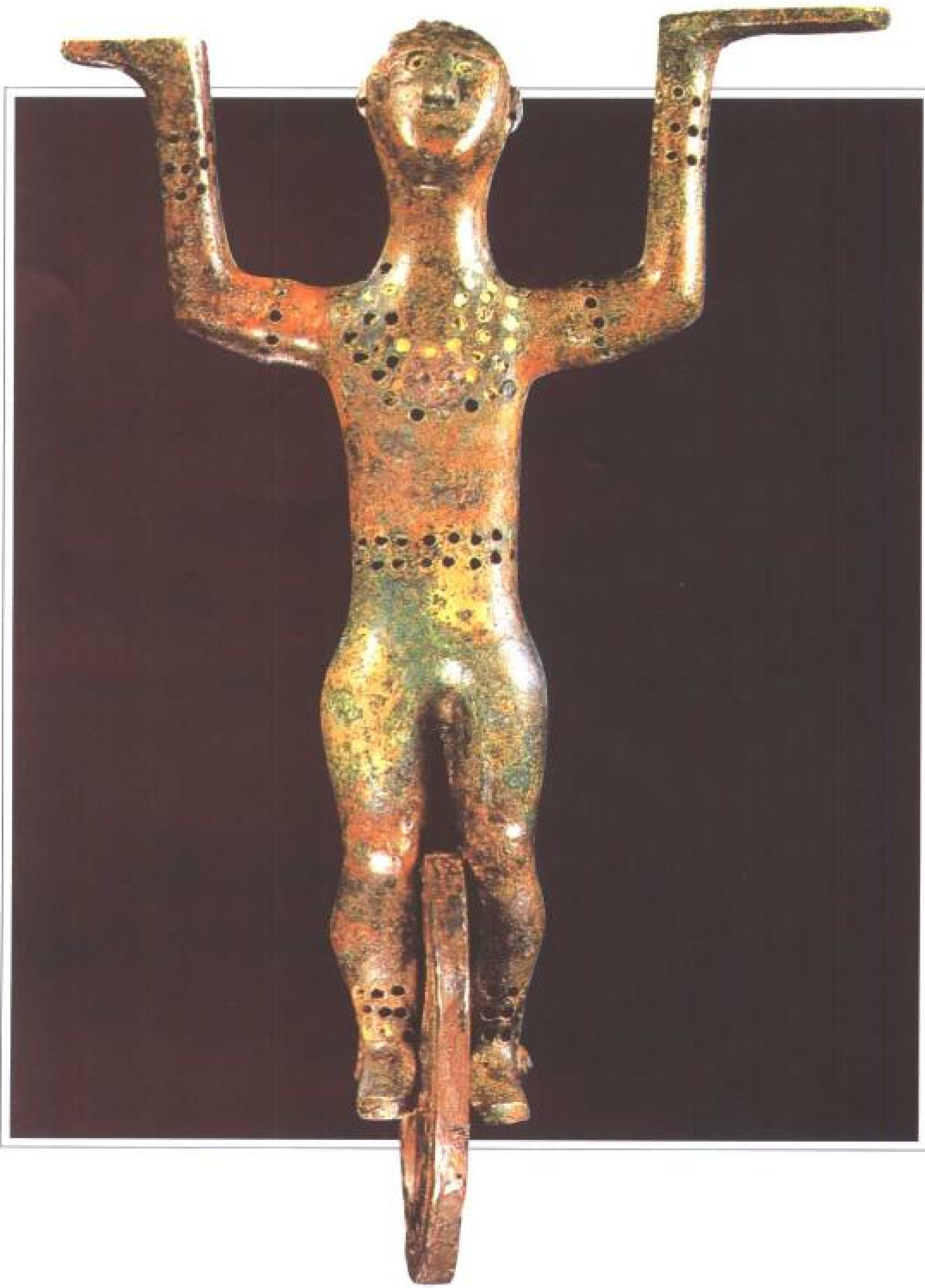
刻在酒窖墙壁上的购物清单显示，在欧洲中部哈尔希塔特文化的全盛时期过后500年，凯尔特人又再一次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贸易中。同时，他们的许多山顶堡垒也过渡成更为先进的新型居住区，城市化的罗马人则称其为市镇或集镇。农民们从周围的乡村赶到城里，将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南部来的商人和以制造铁器及青铜器为生的正在壮大的本地手工业者。凯尔特人的时运不错，

处于上升状态的罗马帝国战事不断，这使得他们对铁制武器和铠甲、皮带、马具以及肉类、奶酪、蜂蜜、松香、纺织品等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就给凯尔特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凯尔特人特别是阿尔卑斯山南侧的凯尔特人，由于他们过分地依赖罗马市场，使得部分凯尔特人的领土，至少在经济上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期间，罗马帝国领土的向北扩张使凯尔特人与罗马在经济上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凯尔特人放弃了乡村生活，搬进了更安全、更有前途的城镇地区。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遗弃他们残暴的本性：那些仍未忘记掠夺传统的凯尔特人从邻近地区抓来大批的奴隶，把他们卖给那些罗马商人，这些奴隶就是他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而在远离罗马势力范围的欧洲西部和阿尔卑斯山北侧地区，那里的凯尔特人仍然保留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座独一无二的坟墓

A TOMB BEYOND COMPARE



在德国的霍赫多夫村，古代的凯尔特人将他们死去的酋长埋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坟墓里，同时还伴以丰富的陪葬品。为了保护墓室，使其免遭盗墓贼的光顾，他们在给坟墓添土之前，先用橡木、碎石将墓室封起来。这就是德国考古学家约格·比尔在1978年至1979年发现的独一无二的坟墓——一座保存完整的2500年前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坟墓。

但就算是它侥幸躲过了盗墓贼的追踪，也无法阻挡时光与大自然的破坏。仅仅过了几年，尸体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50吨重的碎石与木材就从墓室顶部塌了下来，这使原本30多英尺高的坟墓一下子降为5英尺，而且大部分的陪葬品也遭到了破坏。但是，同时压在墓室上面的泥土很好地起到了防水密封的作用，再加上墓内青铜器和黄铜器所形成的氧化物有效地抑制了细菌的生长与繁殖，才使得墓内的有机体保存得如此完好。

在清理墓室时，比尔和他的小组遇到了挑战，他们先在墓穴上方建立了一个温室，避免了由于天气的变化而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接着他们开始把墓室内的大石块搬出，就这样，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些令人兴奋的发现：一张由8座踩着小轮的女人雕像撑起的青铜长椅(如左图)，上面躺着身饰黄金的骷髅骨架，其他修复的物品(如后几页展示)，包括一把装饰华丽的匕首，一顶圆锥形的桦树皮帽子，一辆四轮马车和一口青铜大锅。这些发现不仅在考古学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们还充分展示了当时的艺术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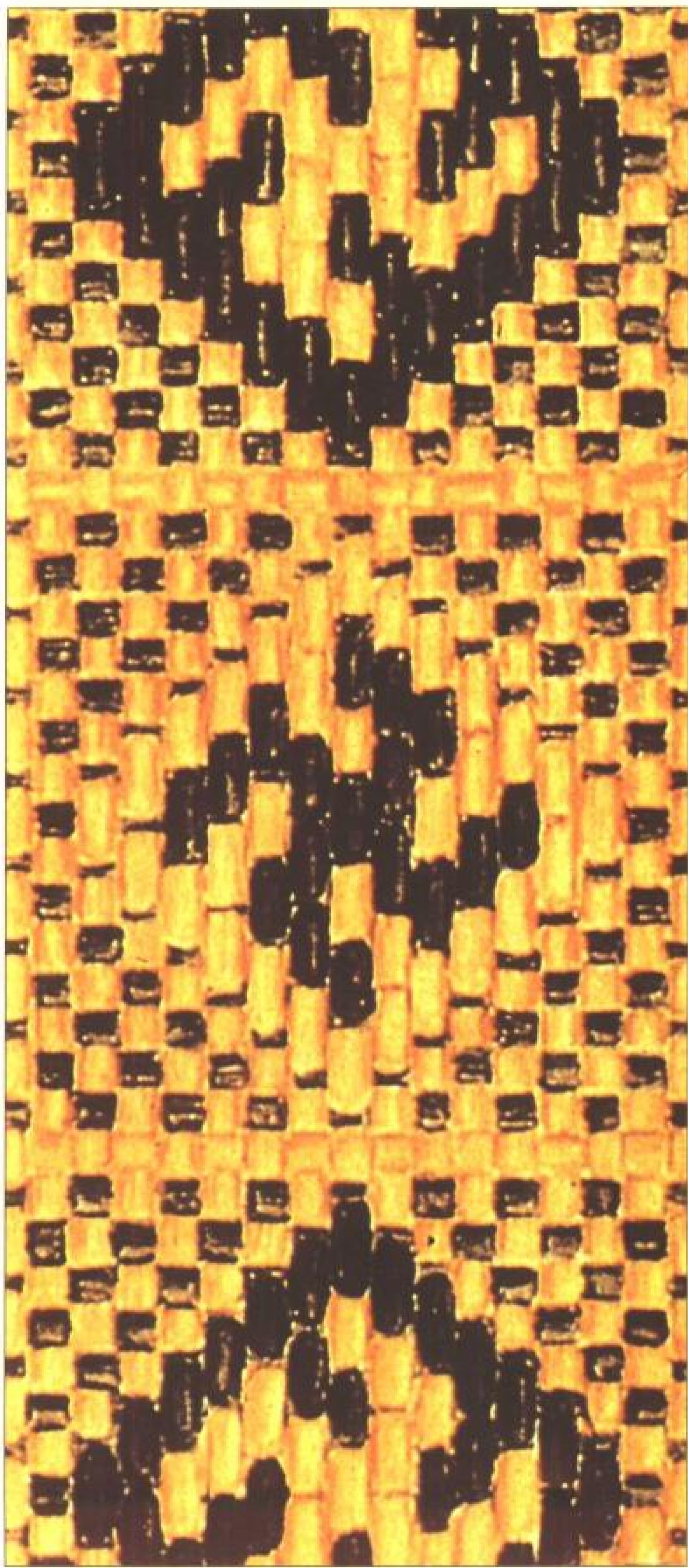
墓室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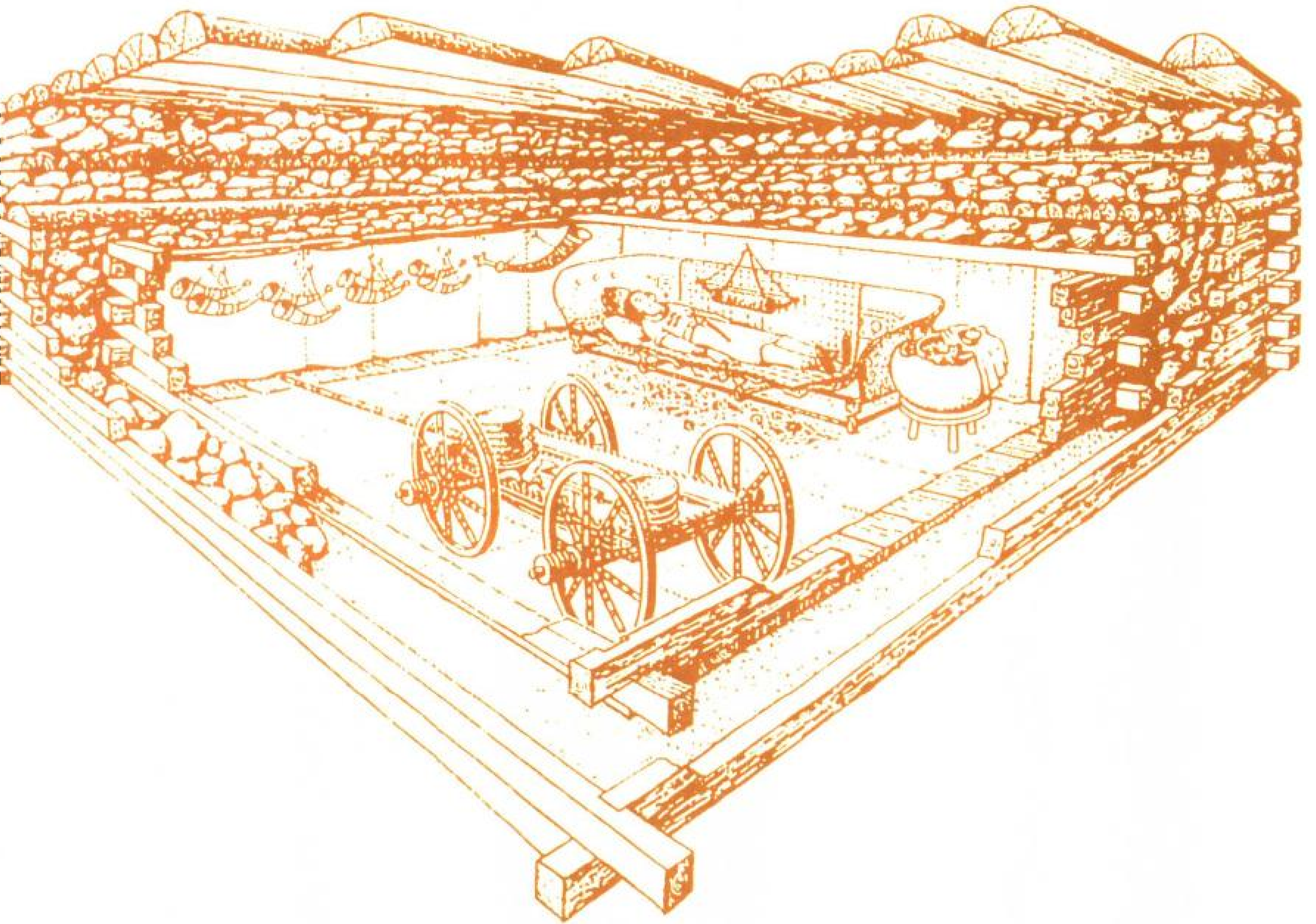
INSIDE A CELTIC BURIAL CHAMBER

他们先小心地将墓室里的碎石移出，然后再标出墓室内所有陪葬品的原始位置，就这样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利用一种特殊的绘画与作图技巧，精确地绘制了一幅霍赫多夫墓穴的还原图。

如图所示，墓室厚重的内壁和14英尺至16英尺高的天花板上都铺上了华丽的织物，而木制的地板上也铺了一层粗布。在西面的墙下，酋长的尸体背靠布垫呈90度角地坐在一张9英尺长的青铜长椅上(见82-83页图)。这是在所有的凯尔特坟墓中发现的惟一的一张青铜长椅。这位酋长的腰上系着一条黄金腰带，身边放着一把青铜匕首，在长椅一端伸手可及的地方挂着一口装满铜头和铁头箭支的皮制箭袋；在长椅的脚边，立着一口青铜大锅，上面盖着一块布，布上放着一只黄金酒杯；在墓室南面的墙上挂着9只角制杯，其中一只有1码多长，还镶着金边。

与许多其他哈尔希塔特时代后期的凯尔特坟墓一样，霍赫多夫坟墓中也有一辆四轮马车，并且在车上还放着车轭、马具以及其他一些狩猎必备之物——1支标枪、1把斧子、3只大碗和9个盘子。





■ 左图中展示的是在酋长头部下面发现的织物样品的图案。这种象征纳粹的图案在许多史前文化中曾经出现过。但是它对于凯尔特人到底有何意义，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墓室顶部的塌陷造成了巨大压力，但是仍有两个青铜小雕像顽强地支撑着这张酋长的长椅。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个青铜小雕像的胸部、腰部、腕部和脚踝等处有一些小孔。在后来的挖掘工作中才逐渐发现，这些小孔上原本都镶嵌了珊瑚颗粒。在当时，珊瑚可是一种名贵的珠宝，只有从南部的商人那里才能买得到。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这张凯尔特长椅的照片是经过修复后拍摄的。它总共由6块青铜薄板铆合而成，并且在靠背上还装饰有马车和舞剑者图案的浮雕。同时，在它的座位上残留的一些纤维碎片使考古学家相信，这张长椅曾被铺上了厚厚一层的动物的毛皮和丝织物垫子。另外，经过对这些垫子上散落着的花束的分析表明，这位酋长是在夏末时节下葬的。



酋长的财宝

PROUD POSSESSIONS OF A CHIEFTAIN

通过对长椅上的骷髅骨架的检查可以看出,死者的身份相当高贵。他的遗体闪闪发光,从头到脚挂满了各种黄金饰品,除了一顶头盔和一个黄金领圈外,就连向上卷起的鞋尖也用金箔包了起来。他的匕首不仅做工精细,而且装饰得也十分华丽,并配有一把黄金鞘。

在这些伟大的发现中,有一顶压平了的桦树皮帽子放在酋长的尸骨旁。在此之前,考古学家们只在一些雕像上见过类似的帽

子,但并不知道他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就像其他易碎文物一样,这顶帽子也被做成石膏模型送到了实验室。在那里,帽子被小心地从模型中取出来恢复了原样。据说总共有18顶这样的帽子在该墓中被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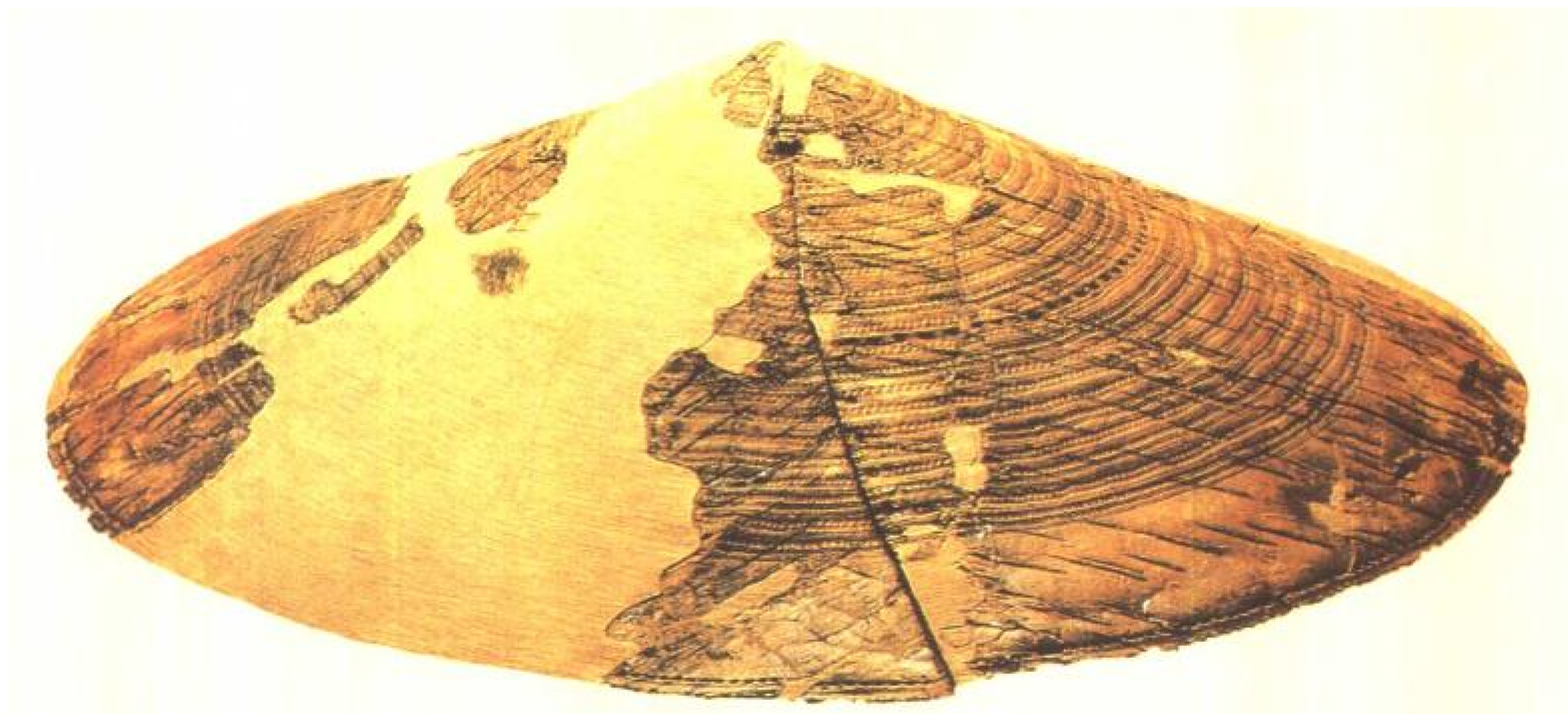
研究结果表明,这位酋长身体健壮,头颅很大,身高6英尺,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或许是因为长期负重的关系,他身患关节炎,牙齿磨损得也很厉害。

■ 除去表面的织物碎片,我们可以看到酋长的尸骨就躺在青铜长椅上。在他颈部的旁边就是象征他生前的地位与权力的黄金领圈。而在他身体的中间部位,有一座支撑长椅的女性青铜小雕像刺穿了死者的肋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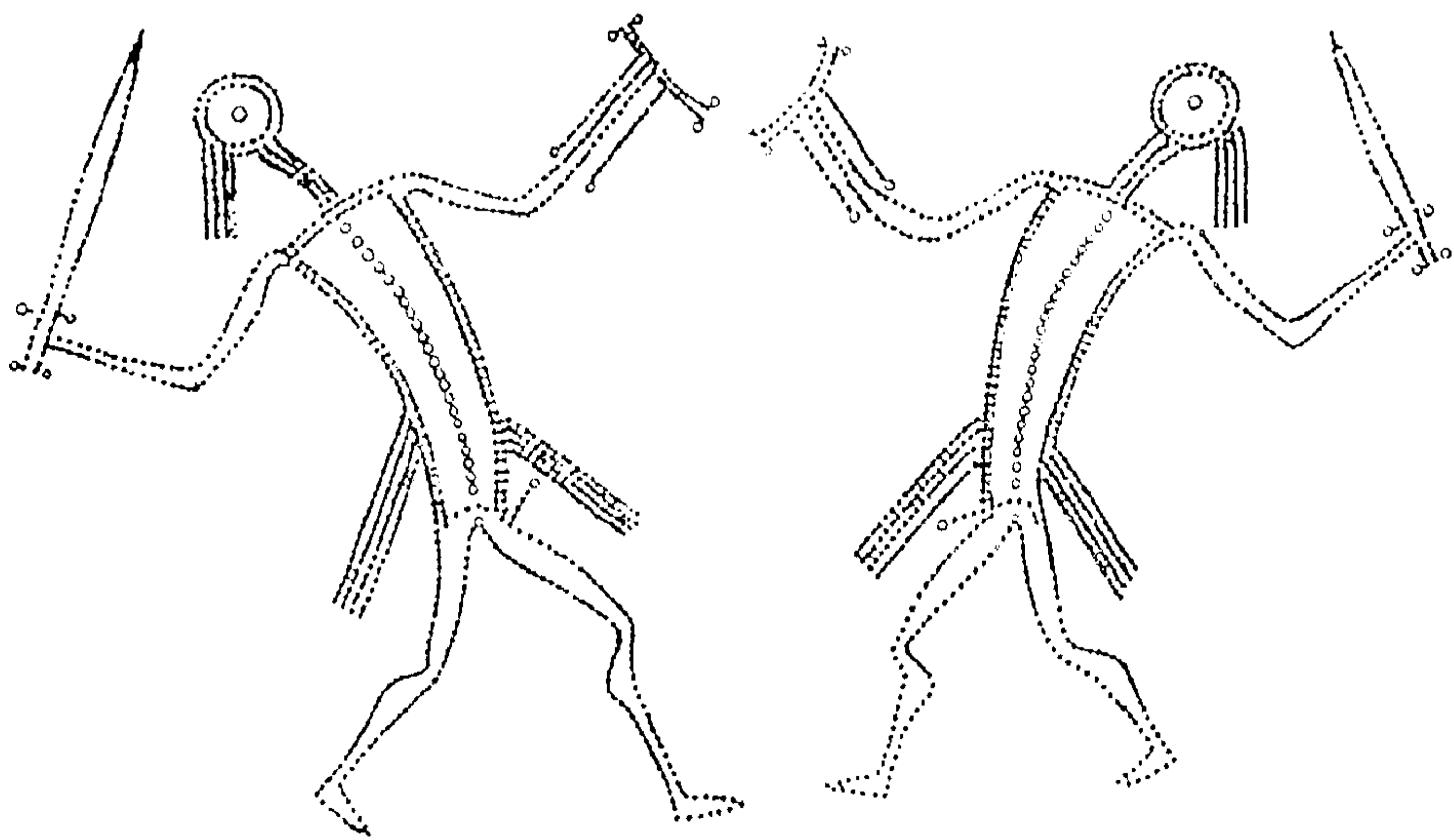




■ 图中是修复后的酋长的黄金领圈，它是一次成形的，内圈直径为8英寸，只能从头上套进去。



■ 多亏了修补者的手艺高超，这顶桦树皮帽子才恢复了原样。它由两块圆形的桦树皮缝合而成，并饰有一圈小孔。在帽子的边上还有两个小孔，可以穿上绳子，用来将帽子固定在佩戴者的头上。





■ 这只原始的黄金鞘里包着的是一把酋长的青铜匕首的复制品。它也许是在古墓现场制作的。左下图的图案出自墓穴中长椅的靠背上，画中的凯尔特人正在为宗教仪式舞剑。

四轮马车的修复

REBUILDING AN ORNAMENTED WAGON

霍赫多夫的考古学家们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就是修复这辆四轮马车。在碎石的重压之下，这辆马车的车体与上面的装饰铁板已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为了修复这辆马车，修复者们先用轻木造了一辆模型，然后再根据模型，将清理干净碎片用合成树脂粘起来。(右下图)

这辆经过修复的四轮马车主体长5英尺，宽2英尺半，车帮很窄，车辕用铁板固定向前延伸达7英尺。

但是，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它直径为3英尺



■ 当考古学家们在霍赫多夫的墓中发现了一辆四轮马车的残骸时，他们立刻用标志物将它圈了起来，并且用小盒子、小口袋将这些易碎的残片收集起来。在圈

地的中央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绿色的土块，它们都是一些青铜制品，有碗、盘子、车轭以及车轭上的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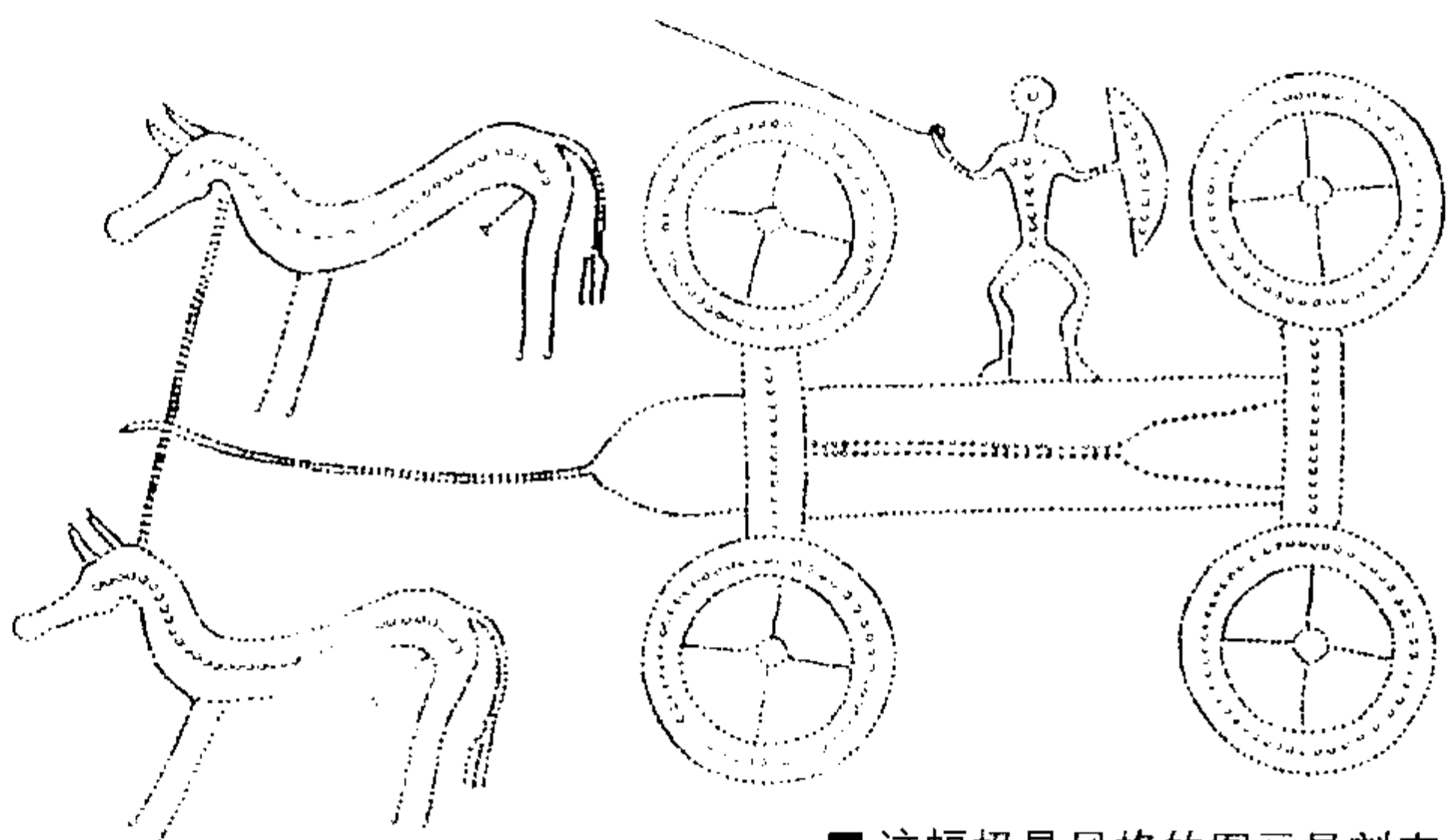


■ 图中修补师傅诺·乌尔本正在用一电动工具来清除这些马车轮子碎片上的氧化颗粒。他要把这些碎片粘到一个塑料车轮模型上，以恢复它的原状。这辆马车的前轮轮缘的材质是岑木，后轮轮缘的材质是榆木，而轮轴则是用枫木和榆木做的。



的大车轮。为了修复这些车轮，修补者们花费了大约半年的时间，而且由于一些车轮的碎片已无法找到，他们只好用塑料片来代替。

这些马车，至少是它们的残骸，都出现在青铜器时代，可能是用来伴随死者进入来世，或是起到一种棺材的作用与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在霍赫多夫出土的这辆马车是最为完整的，这多亏了它的金属配具。



■ 这幅极具风格的图画是刻在酋长长椅的靠背上的。画中一位凯尔特勇士一边站在马车上掌握着平衡，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标枪和盾牌。从这幅画中可以看出，车轭是如何将马与车联系在一起的。





■ 在破碎的车厢下，是一根带有一套青铜链子的车轴：在车轴下排成一字形的锈迹斑斑的铁片原是包住轮圈的；在车轴的最右边，还有一个装饰用的小马雕像。



■ 这个车轴只有中间部分是完整的，所以修补者只能猜测这些铜箍的位置应该在哪儿。



■ 这6条霍赫多夫的车轭链现已被恢复原有的光泽，它们的一端固定在一个大圆环上，而在圆环的中央还有一个镶有珊瑚的圆锥体。这个圆环可能是被绑在这条4英尺长的车轭中央部位的，而这些链子，一些是拴在马勒上，另一些恐怕是用来稳定车夫的。

蜂蜜酒具重现光辉

A MEAD CONTAINER RESTORED TO GLORY

在酋长的长椅脚边有一口青铜大锅，锅里原本装满了一种用蜂蜜酿制而成的酒。当约格·比尔和他的小组成员们打开墓室时，大锅里面的蜂蜜酒就只有黄褐色的痕迹了。

当这口破碎的青铜大锅被小心地搬出之后，修补者们先用一根杆子将它吊了起来，然后再将它的1000多块碎片用一种碳素纤维与合成树脂配制成的胶水粘在一起，就这样最终恢复了这只盛酒器具的原貌。

这口青铜大锅有27英寸高，最宽处直径为39英寸。它的容积为130加仑，正好可以装满墓室南墙上挂着的9只角制杯。

在这口青铜大锅沿上，还铸有3尊带把手的狮子，大概是为了方便移动而设计的。与其他一同出土的文物有所不同的是，这口大锅并不是凯尔特人制造的，它看起来更像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的风格，也许是他们献给酋长的一个礼物。



一位修补者正在用家用真空吸尘器除去这口大锅外部的灰尘和碎片，以备日后检查之用(上图)。与此同时，另一名技术人员也正在用一种化学制剂来加强这个易碎容器的内壁的硬度。在把它搬进实验室后，研究人员又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口大锅的拼接工作(下图)。



■ 完全修复后，这口霍赫多夫大锅看起来与它在2500年前随酋长一同下葬时没什么两样。但是锅沿右上方的装饰性狮子却与其他两只不大协调，它的做工略显粗糙，可能是凯尔特工匠为了代替丢失或损坏的狮子而做的复制品。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如何生存

WHAT LIFE WAS LIKE
IN IRON AGE EUROPE

在不列颠南部的石灰岩低地上可以看到一片森林，其中有几个男女从铁器时代那种村庄中心的屋舍中走出，屋外堆满了茅草。他们穿着用自己养的小羊身上的羊毛手工制成的粗糙的衣服和鞋子，带着长镰、木叉和编织结实的篮子，去草坡割草。六月，正是凯尔特人农历上翻晒干草的季节，他们不顾日晒，辛苦劳作，即使有个带着摄像和录音设备的摄制组在旁边，也没有打扰到他们。这个摄制组正在录制他们的活动，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制一个专题片。

这些特殊的铁器时代农民是公元1977年的英国人，BBC的制片人约翰·彭西沃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后，他们就来参加这个为期一年的特殊的实验。他们被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扮演铁器时代农民中虚构的一群人，重演他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些生活进程都将被记录进一系列专题片中。彭西沃一直想知道，如果20世纪末高度文明的社会成员深入早期时代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会如何应付。他们会再次发掘出人类实践中的智慧并掌握那些使其祖先们温饱和健康的技能吗？

■ 图为挂在丹麦雷热研究中心内一沼泽上方的两张破旧的马皮。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马皮是铁器时代的人们在某些仪式中用来展示的。许多其他古代遗址上发现的马的头骨、蹄和腿骨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

“当然，再恢复史前人类那种信仰、宗教观念、技能、经验和基本的社会态度是不可能的，”彭西沃解释说，“然而我们可以再造出那种生活环境、房屋、衣服、食物，并再次体验到铁器时代的人必须忍受的辛苦、沉重的劳动。”

志愿参加节目的是6对夫妇和2个孩子，他们将带着工具到偏远的农村，到一大块不许外人擅入的私人土地上。经过一段时间深入学习现存的有关铁器时代的知识，包括手工艺及当时的技术水平等，他们建造了自己的家宅——一个大的圆形群居住所和周围的屋舍。然后他们就开始耕作了。BBC一个摄制组每周都会来两天，录制这个小社会经历四季的活动情况。

当一年结束时，维持这个家的篝火也终于熄灭了。彭西沃认为，他的这群村民对考古探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为科学资料就像是干巴巴的骨头，而他们则为之增添了鲜活的血肉。他说：“要了解一项工作是如何完成的，这样还不够。很有必要日复一日地持续做这项工作，以便确定它是否能够满足你每天的需要。为了彻底了解一种经历而亲自体验是十分必

■ 通过亲身体验去了解过去：雷热研究中心里，一对丹麦母女坐在篝火旁做家务。这些志愿者们花了数周的时间才穿上铁器时代的祖先们穿过的衣服，吃祖先们吃过的食物，用祖先们用过的工具。图中的母女正在为背后的织机准备纺线，她们中间是一块磨石和几块磨谷用的石头。



要的。”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用各种富有想像力的分析方法考虑一个棘手的问题：铁器时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学作品记录了凯尔特人的风俗、信仰、衣着甚至性生活等各个方面，让人们了解到他们的生存方式，但这些作品肯定是经过了审慎的主观思考，因为它们常含有倾向性或歪曲事实的叙述。由于凯尔特人人数量众多，足迹广泛，他们留下了许多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资料证据，包括土木工程、陶瓷碎片以及常在宝藏和墓穴中发现的工艺精美的金属制品等。但他们制造的许多日常用品都已难觅踪迹了，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常用的两种东西——木头和柳条，会很快腐烂而且不留痕迹。

也许凯尔特人生活中留下的有形的遗迹还深埋地下有待发现，但留下他们耕种痕迹的特殊地形，以及地图上那些怀念着已经失落的部族和带着神秘地方记忆的地名，都以它古老的语言向人们发出暗示。虽然他们古老的神灵和勉强幸存下来的神秘的礼仪在一些地方被新的信仰制度改变了，但并未遭到彻底灭绝。近年来，一场考古技术的革新引发了一轮对普通凯尔特人的重新认识，结果发现凯尔特人社会比人们迄今所有的设想都更加复杂，更加先进，而且更加富有智慧。

彭西沃的铁器时代“摩登”村落只是当代的一个很平常的实验，有些实验的规模甚至搞得更大。他的这个计划是在丹麦的一次旅行时形成的，当时彭西沃找到了考古学家汉斯-欧勒·汉森在雷热重建的铁器时代的村庄，这座村庄就在哥本哈根以西25英里的一个绵延起伏的农场上。

汉斯于1964年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开始了他的计划。自1970年起，每年夏天都有几个丹麦家庭应邀来这里，穿戴着那个早已消逝了的时代的衣着，用当时可能会用的器具，吃当时的食

艰难时代的 艰难生活

ROUGH LIVING IN ROUGH TIMES

1933年，一个教师偶然发现了芦苇丛中突起的栋树桩，这个芦苇丛在波兰的一个湖上，而这个湖就一直通向铁器时代最大的发现之一——一个公元前550年的贝斯库宾城的遗迹。这个城镇有城墙包围，保存完好。

贝斯库宾城建在一个5英亩大小的岛上(现在它已经是个半岛了)，150年的时间中它都是个坚固的城池(右下是复制图)。城外的围栏是由3.5万根柱子组成的，这些柱子深插入

物，尽他们所能应付一切。而且，实验多年来一直照常进行，其中一些人也已经十分有实践经验了。

仅是防止外围土墙受风吹雨淋的侵蚀就是个大问题。北欧的农民长期以来都用粉刷来对付这个问题，但铁器时代的人们用什么办法呢？经过多年困扰之后，他们终于制成了用做保护涂层的混合物。他们把沙砾和牛粪用手揉在一起，拍打到墙上，再涂上泥，干了后就会很硬实。

另一个呼之欲出的问题是取暖问题。住在雷热泥巴墙屋子中的人们发现，总用壁炉取暖，由于冷空气会通过缝隙进入屋里，即使热气会从火上升起，聚在茅草屋顶上，再顺着边下来，室内的整体温度也会降低。而仅在居住区和旁边的马厩之间挂张毯子，总体温度就会足足上升华氏68度。

1972年，一个类似雷热的居住区于英格兰汉普郡的布泽尔山建成了，比BBC搞的铁器时代生存实验早了5年，而且直到今天它依然继续运行着(见130—139页)。它名叫布泽尔古代农场研究中心，命名的是它的始创者——由古典学者转行为考古学家的彼德·雷诺德和他的同事杰克·朗利，他们将其设计为研究铁器时代个体活动的野外实验室。他们俩亲自监督住



污泥中，呈45度角斜立，它们不但挡住了冬天的浮冰，也阻挠了敌人的袭击。内墙是土木建造的壁垒，高20英尺，上面插着木篱，布置了一个塔楼。出于战略性考虑，沿着1519英尺的海岸线还布着成堆成堆的石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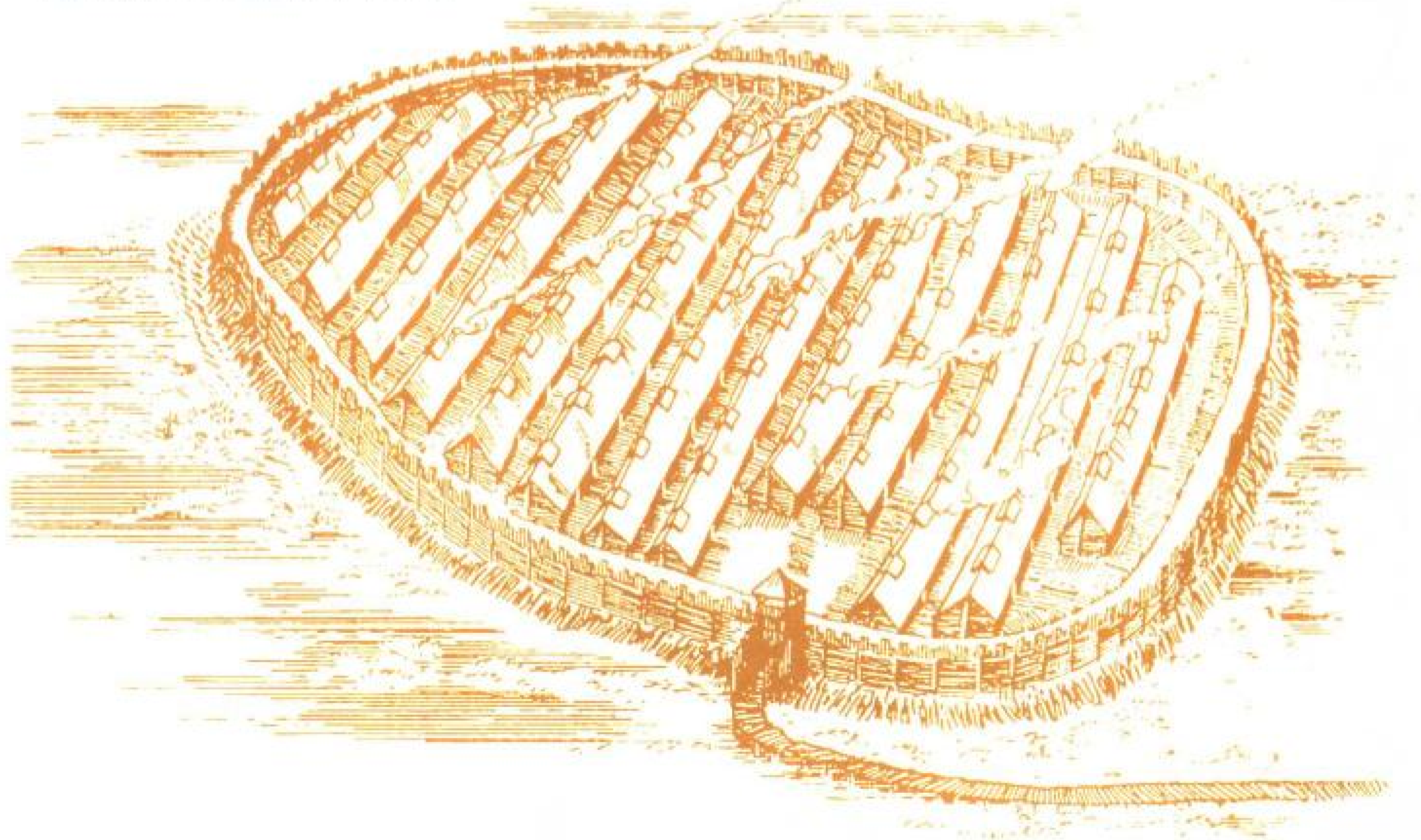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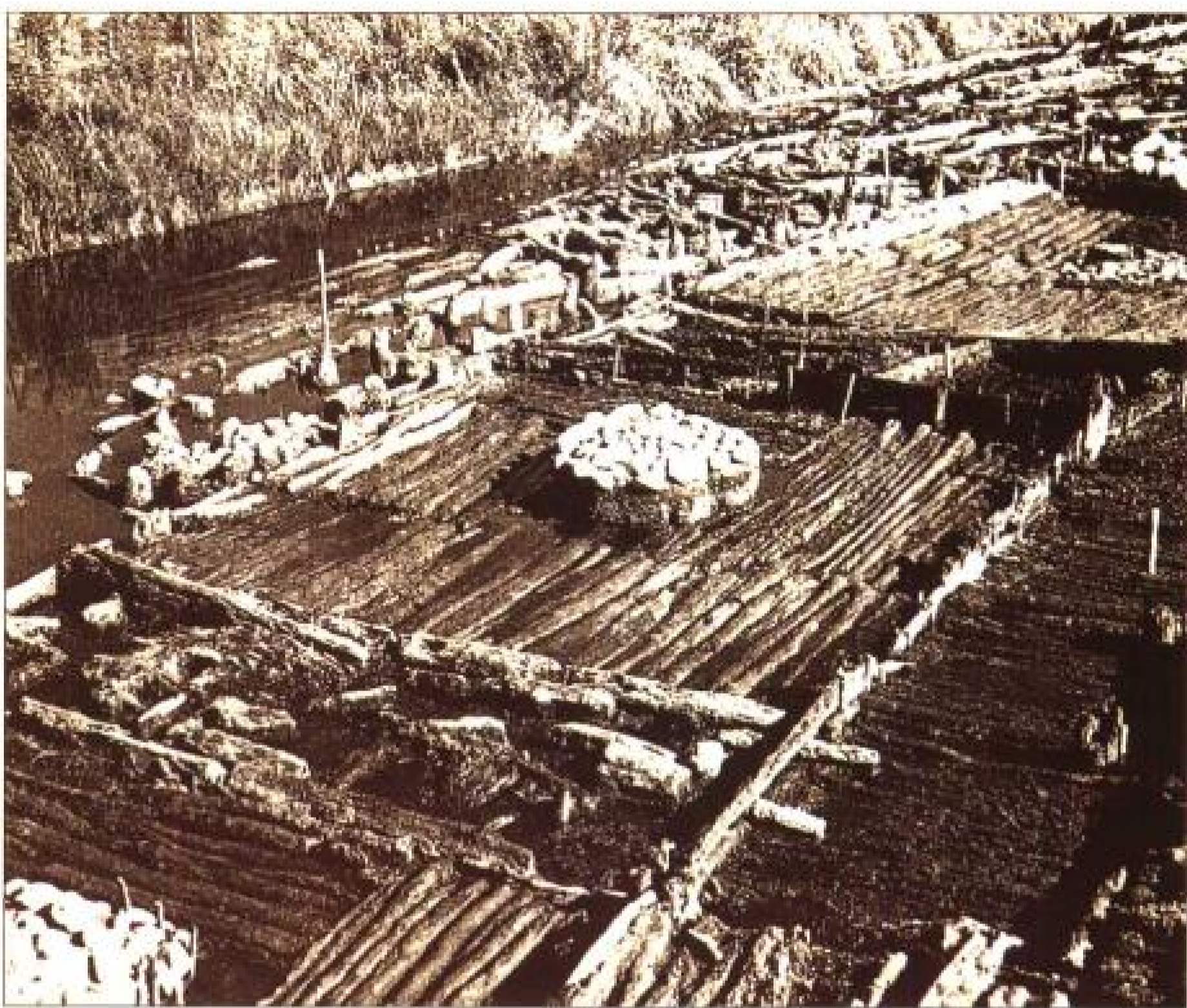
岛上100多个木屋里大约居住着1000名居民，他们还看管着旁边的岛屿。每个屋子都有阁楼和门厅，阁楼里可以储存燃料和食物。屋门朝南，可以避开寒冷的西北风，还能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沐浴带来的温暖，太阳也许是贝斯库宾人崇拜的神灵。他们在地板上铺着桦木的地席。城里椭圆形的石炉（可以在左图和上图中辨认出来）不但能做热源，还能做饭。

冬天，各家各户明显都会把他们的猪和牛赶进门厅中，以增

加室内的温度。也许他们还有另一种保暖方法，就是睡在一起，有时甚至12人同睡在一张床上。

从城门和广场到城里及其四周，所有的路上都铺着圆木，一排排平行的房子被12条木排

路隔开，木排路很窄，连牛车都无法通过。在如此小的范围内，火灾常常会威胁人们，而且看来城里至少已经发生过一次事故，也许是俄罗斯大草原上来的凶悍的强盗塞西亚骑手放的火。





所、谷仓和其他周围设施的建设过程，依据过去的出土文物及其推论来进行这些计划。建筑周围有一条沟、一条埂和一个栅栏，他们和助手们用铁器时代的方式耕种田地。必要时，他们也会用相当于史前农作物的现代替代品，并给那些类似铁器时代为农民们产肉、奶和毛等动物的现代小家畜提供场地。他们曾把这个计划设想成一个可以维持20年或更长时间受人为控制的实验，能让他们对自己的假设进行检验，也许还能解决考古学对铁器时代一直抱有的一些疑惑。

例如，雷诺德和他的小组发现了一个圆形小茅屋一些意外的变化，这种小屋是仿制凯尔特人在多塞特的梅登城堡中出土的一种建筑而建的。储存谷物和干草的茅屋，经过一个冬天后已经被饥饿的老鼠挖出了地下通道。雷诺德推测，在铁器时代建筑中发现的那些所谓的地沟，也许并不是最早的建造者们挖的，而是后来由一些啮齿类入侵者造成的。

在布泽尔，人们通过这样的观察和实验获得了许多发现，而另一些发现则纯属碰运气了。举个例子，在古农场科学家可能会偶然发现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用谷类造出啤酒的方法，古典派作家认为啤酒就是他们发明的。按照铁器时代习俗，实验者们把他们的谷物贮存在石灰地下挖出的窖中。雷诺德曾描写过一个多雨的冬季：“水渗进了窖里，当然，也浸泡了谷物。”当人们把湿谷粒从窖中舀出时，竟被它散发的气味熏得有了微微的醉意。雷诺德推测，很有可能是铁器时代的农夫在闻到这样一种天然酿造的调制品时获得了愉悦感，于是他们尝了尝，又决定在其中加些水使其适于饮用，并加入少量蜂蜜，以便去掉其中的苦味，“喝它的感觉，”雷诺德说，“就跟喝现在的啤酒一样。”

在铁器时代实验生活中进行考古学研究引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也鼓舞了许多的研究模范。有些专家用古代工具再次创造出了某种特别的制造工艺，如金属制造。他们还再“发明”出

了早期农夫的一些工具，用这些东西农夫们确定能将自己养活，并能安全地将剩余产品储存起来，以便用于交易，或在收获之外的时期用来维持生活。每次实验都增加了人们对那个时期的了解，虽然并不总是能出现人们期望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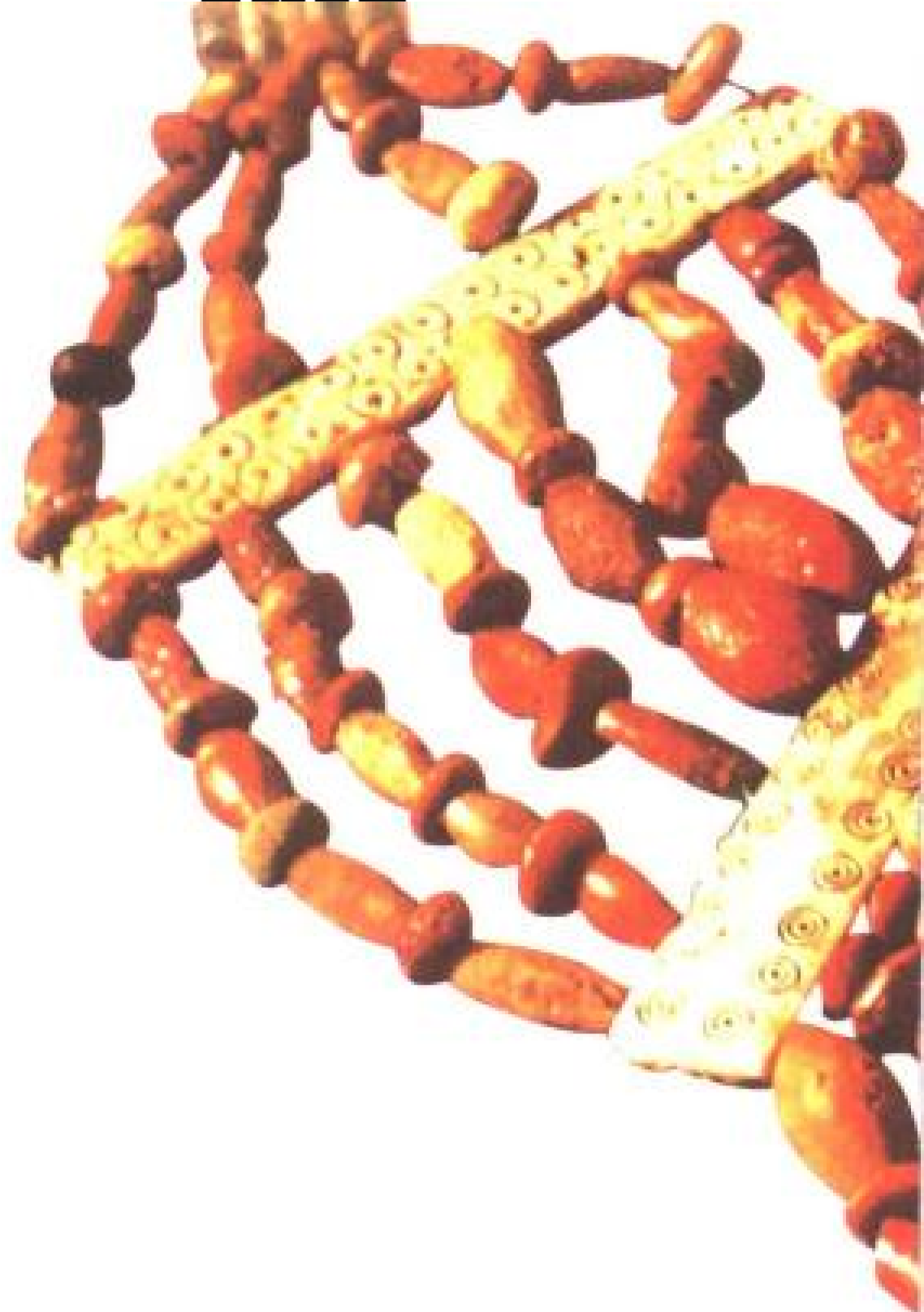
即使是BBC造的“实验农屋”，但也能让考古学家们有超出想像的发现。一位研究铁器时代和凯尔特人的牛津著名学者巴利·卡里夫，在走访这个居住区时注意到，房屋门口有小块的坑洼，是土被掏出后形成的。居民们告诉他，这些凹洼是这儿的小鸡弄的，因为它们喜欢在雨天进屋来，在干地面上打滚。“我现在还不能说，”卡里夫沉吟着说，“我在铁器时代居屋中发现的小坑洼都是小鸡们的泥盆，但它使我对那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有了进一步了解，还让我明白了有哪些解释可以行得通。”

然而，也有学者对这种实验活动的价值表示怀疑。他们称，无论以重建为基础的科学资料多么可靠，那也只是凭空想像的工作而已。但赞成实验的考古学家则反对说，在这样的实验活动中获得的资料，使那些通过出土遗迹获得的空洞数据更加有血有肉，因为它补充了后者遗失的日常生活的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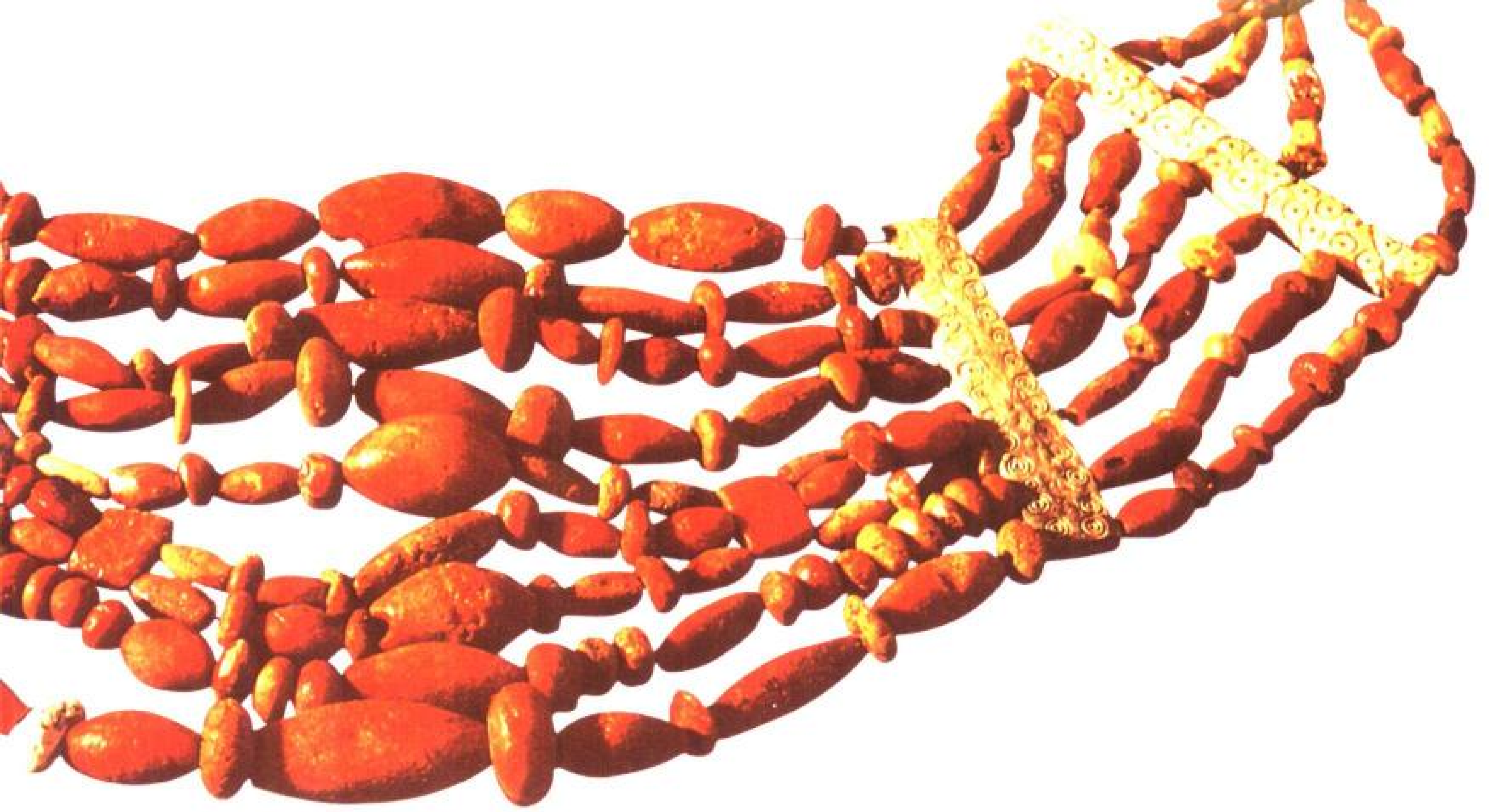
凯 尔特人又是如何生存的，尤其是在那个气候变化无常，时而大雨滂沱、时而又寒冷彻骨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呢？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这样描述天气：“那里的冬天，阴天有雪无雨，晴天多冰多雾。”他把那儿的天气描述得如此不堪忍受——“又潮湿又苍白”？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羊毛当时是广受欢迎的。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这样形容凯尔特人的穿戴：“他们衣着奇异，束腰半长上衣染得五颜六色，裤子是个被称作‘臀布’的东西。他们披着的条纹无袖外套，上面有许多不同颜色的小块，冬天的外套用蓬松的粗布制成，而夏天外套是由光滑的衣料做的。”直到中世纪，这种斗篷一直都在不列颠和高卢制造。据公元1世



■ 这个女人死于公元前3世纪，接近现在的苏黎世，死时她把珠宝也带进了坟墓。她的手腕、脚踝、手指和上手臂上都戴着青铜的链或环，胸前还别着14枚胸针。从这样的富人古墓和他们的珠宝中，专家们注意到了凯尔特人在穿戴时尚中的趋势。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50年之间，脚镯从2个增加到4个，然后又消失；公元前250年左右，彩色的玻璃手镯代替了青铜手镯。本页及下页还可以看到凯尔特人其他的一些珠宝饰物。



■ 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一个中间掏空的轻巧的青铜臂环，出土于法国塔恩河，也许曾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戴在一个女人的手臂上。据考，此物的外形是由凯尔特传来，所反映的抽象的、植物性的风格是拉特尼时期凯尔特人的典型特征。



■ 这是在奥地利一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古墓中发现的项饰，上面缀着390个各种琥珀珠、石器和骨头。它到底是本地制作还是外地产品还不可知，但上面的琥珀大概是来自现在的波兰。为了满足凯尔特人对琥珀这种化石树脂的需求，当时还出现了一条南北方向的专运贸易线。



■ 这个玻璃手镯上面丰富的色彩要归功于其中的氧化物。由钴制成蓝色，铜制成绿色，铅制成黄色，铁制成红色。玻璃手镯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像这个用白、黄色装饰的蓝色手镯，直到大约公元前1世纪，都特别受欢迎。



■ 像上面这些安全别针，既有装饰性，又很实用。有些装饰性的扣饰还设计成人形、动物或其他超自然的形象；还有些就简单地把地中海的珊瑚点缀上去作为装饰，如上图。

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布记载，当这种斗篷出口到罗马时，不但价格不菲，还受到了相当的赞赏。

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在那个时期幸存下来的少数衣物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漂亮的针脚和编织手法。多数遗物都是从丹麦有防腐作用的沼泽中出土的，学者们发现，在那里，男人穿的是披风和束腰半长上衣，女人穿长衫和带袖外套。在铁器时代晚期，富人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裤子。

18世纪在英格兰的约克郡发现了一具尸体，穿着“绿色的托加袍(古罗马的一种宽松长袍)，衣服上有猩红色点缀，袜子是黄色的，鞋的样式也相当雅致”。出土的衣物质量很好，有几件被当地人偷走了；有人认为衣服被他们卖给别人了。

制作这些服饰的纺织机已经消失了，只在极少几个粗纺羊毛的梳毛机上留下了它们存在的痕迹，这种土制或石制的梳毛机多数都有焙烧黏土制成的锭盘。在一些地方发现了几个小地洞，每隔二三英尺一个，里面放着竖直的棍子，用来支撑典型的立式织机，常常能在房间的地板上发现这样的洞的遗迹。把织机放在这些洞中能让纺织者增加织机的高度，从而纺出更长的布。

表现古欧洲纺织的一幅最清楚的图画是在意大利米兰附近的梵·卡莫尼卡发现的原始石刻。图画中，在织机上面的两个支撑棍中间有一条横梁，上面挂着线；织机上有三根拽着各种线的棍子穿过；为了把线绷直，地面上还挂着一排锭盘。具有创造力的纺织者们充分利用了这些设备。由于凯尔特人对颜色的喜爱，染工们常深入森林，那里到处是植物和浆果。他们寻找许多植

■ 右图是1969年在英国戴恩伯雷开掘凯尔特人的山地堡垒时，横切的主城墙和壕沟。远处跪着的人正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原始城墙的地平面上工作，近处一人站在面对墙的壕沟中。在几个世纪后的重建工作中，壕沟被加深，并被挖成V形，这样城墙就高达52英尺，更加难以逾越。





物，比如能产生靛蓝的一种植物菘蓝和能产生红色的茜草，这样就能调出紫色系的各种颜色了。

与这样一种精致生活相对应，上层阶级还炫耀其珠宝的丰裕。斯特拉布形容的凯尔特人戴着“各种装饰品，如金饰品，脖子上的项圈，臂环和手镯等，上等阶层的人则戴着经过染色的布满金光的饰品”。而从墓葬中也确实出土了各色令人眼花缭乱的臂环、项链、珠串、胸针，以及制作奇异的金属腰带、脚(踝)环和戒指。

似乎许多凯尔特人对个人的修饰都十分讲究。考古学家们发现了镊子、剃刀和手镜，用古典主义作家的话讲，这些东西对凡是有自尊的男士和女士都是必不可少的。斯特拉布说，个人形象的好坏经常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一个年轻人如果过胖，超过标准的体型，需要束腹或系腰带的话，他并不会被部落中的人耻笑或责难，但却会因为肥胖而被处以罚款。

伟大的希腊圣人亚里斯多德曾说，凯尔特人不管天气如何寒冷，都让他们的孩子穿得很单薄。他解释说，这种做法是锻炼孩子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那些将来注定要成为战士的孩子们，在战争中他们需要以大无畏的态度面对身体不够好的状况。经过希腊罗马人艺术处理后的勇敢的凯尔特斗士的形象，也使人们对他们在书中被描述过的身体特征、发型和衣着有了更多的了解。

凯尔特人上万个聚居点遍布欧洲各地，但偶尔才能有一个由于突出的地理特征吸引到人们的注意，位于英国南部威塞克斯石灰岩地带的戴恩伯雷就是一例。就在这里，1969年，英国考古学家巴利·卡里夫对这个英国山地堡垒发起了一项长期而又深入的开掘，这次行动在英国铁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世代相传的农夫们生活在它的围墙之中，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450年中就一直占据着这里。这个堡垒有三圈防御工事，能对下面的低地，即那些适于耕种的轻质土壤的缓坡一览无余。在稍高的地方，它又与一个泉水的源头相邻，这样它既拥有



了能放牧羊群、能喂牛吃草、能养家猪的高地牧场和森林，又能轻易得到燃料和建筑原材料，如木头、稻草、芦苇和黏土，使居民们生活在温暖干燥的环境中。

卡里夫的发掘活动使考古学界对山地城堡的理解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些堡垒遍布于英国农村，几个世纪来都让学者们为它着迷。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它们只是当地部落被其他凯尔特人部落欺压时的避难所。但当卡里夫开始在戴恩伯雷动土时，考古学家们就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山地堡垒巨大的城墙上转移到世代都留在那里、生活在他们那一圈圈保护层中的人们身上。

卡里夫首先带领研究组把整个山头分成了若干块，并用数字和字母对每块进行标注，然后用这个办法记录某个特定位置上的每一个地洞、坑窖、建筑遗迹和人工制品。开挖时，他们先仔细研究了居住区的土木工事和大门，希望能了解他们的建筑方法、建造顺序和可能的建筑时间及维持期。居住区的墙内有13英亩大，到处都有建筑物的存在痕迹，其中大约有1.8万个地洞，5000个贮藏地窖，窖里发现了大量具有高度资料价值的有机制造物的残迹。

戴恩伯雷的布局似乎有一个系统的计划所依。卡里夫的研究组发现，这个地区并不是几个原始棚屋随意乱挤在一起形成的，而是由大道、小路和有规则的建筑物群组成的，这些建筑物按照用途，如房屋、作坊、谷仓或牲畜棚的次序规划排列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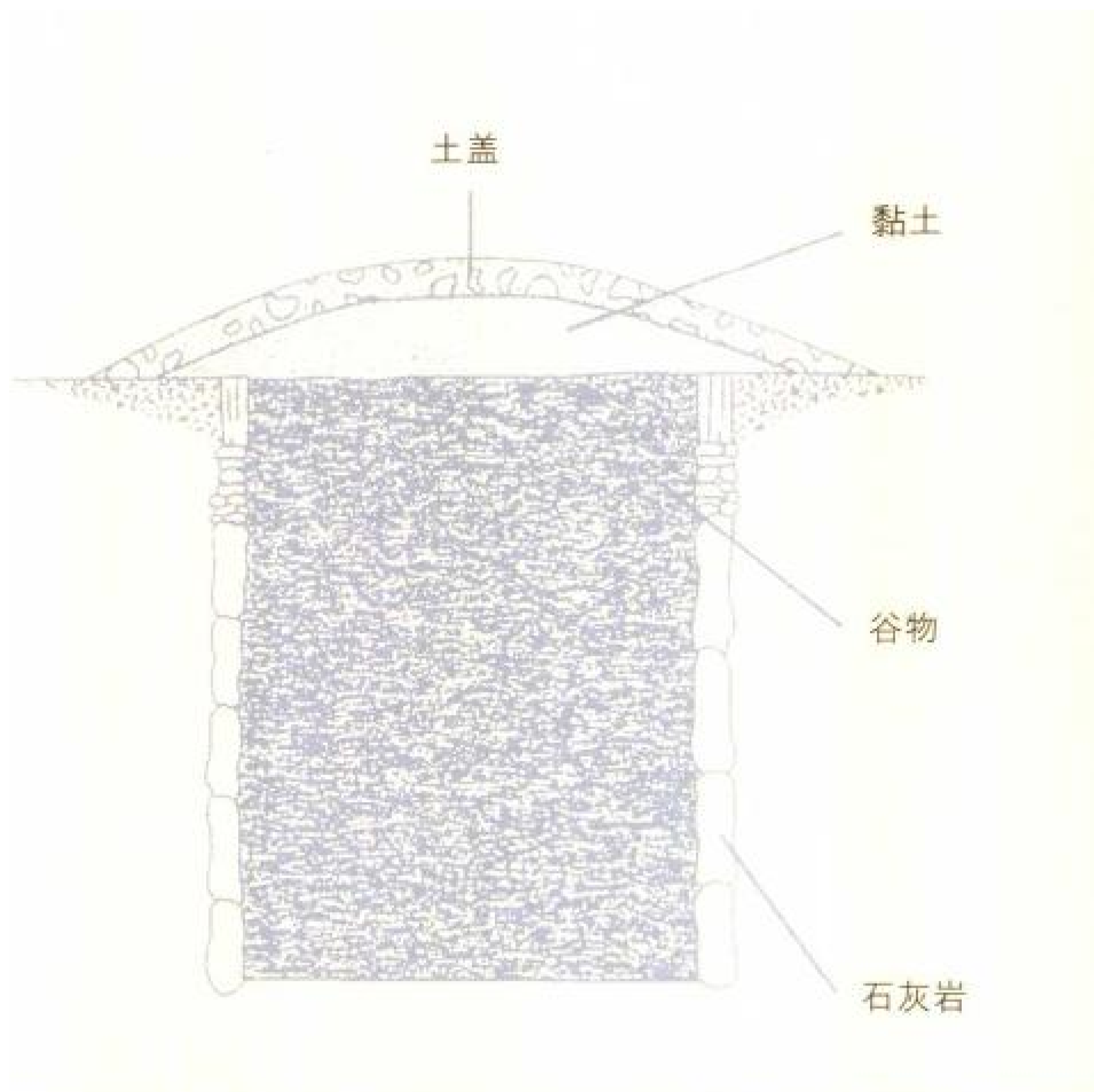
在这个群落最中心的制高点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明显比其他都大的建筑物。他们十分惊奇，因为这个建筑物同他们发现的罗马占领时期的英国聚居地上的一些普遍认为是宗庙的建筑惊人的相似。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建设过程中，人们就发现了一个同戴恩伯雷的建筑相似的庙。戴恩伯雷的宗庙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却被低估了，因为不论这个庙还是在同一个地方相继建立

为将来储存补给品

LAYING DOWN SUPPLIES FOR THE FUTURE

在欧洲各地都能找到类似在戴恩伯雷上空看到的这种成千上万个大地窖。这些地窖似乎具有多种目的，在一些窖里发现了碳化的谷类，这说明它们可能还用于贮存。

在英国布泽尔古代农场研究中心进行的实验表明，这种地窖曾把粮食保存得很好。以地窖的平均规模为基准，深6英尺，直径3英尺，人们在石



灰岩地面上挖出了几个圆柱形的实验窖，每个窖中填入大约1吨麦子，先用密封的黏土泥封住，呈凸起状，再用土盖在顶上，防止雨水径流入内(见左上图)。在地窖封闭之前，又在麦堆上放入了测量温度和气体的传感器(见下图)。

冬天放在地窖中的粮食，很快消耗掉了其中的氧气并释放出二氧化碳。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能抵消腐蚀粮食的微生物。布泽尔进行的实验中有不足2%的损失，都是在边缘处，成功的效果可以同现代储存系统相媲美，甚至还要更好些。剩余的麦子既可以当食物使用，也可以用做来年耕种的种子。对凯尔特人而言，这样的结果肯定可以满足他们维持生计的要求了。



的一系列类似的建筑，在山地堡垒存在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被使用着。

但即使是不那么重要的建筑中也使用了好的材料，显然是为了使之维持更加长久。房屋是典型的圆形建筑，直径有20英尺至30英尺，房顶上铺着晒干的芦苇，墙面或者是竖长的木材板，或者就是泥巴墙。通常每间房屋只有一个门，门框是坚固的橡树制成的。居民们十分在意英国气候对房子的要求，注意对房子采取防风日晒的措施，用苔藓和树脂堵住缝隙，在里面用舌榫接合以便安装得更紧，并在接合处加钉一层木板，防止再有风呼啸而入。“不用去想这儿的建筑会是粗糙拼凑在一起的乡村小屋”，而且卡里夫认为凯尔特人掌握材料的技术使他们能建成“具有高水准的坚固的建筑物”。

在城堡北部挖掘时，人们发现了建筑的痕迹，通过其中的家用烤炉、梳理机和其他小物件，判断这个建筑是所住宅。因为它比其他住宅大，也许主人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人或家族。这个推论因为一副做工精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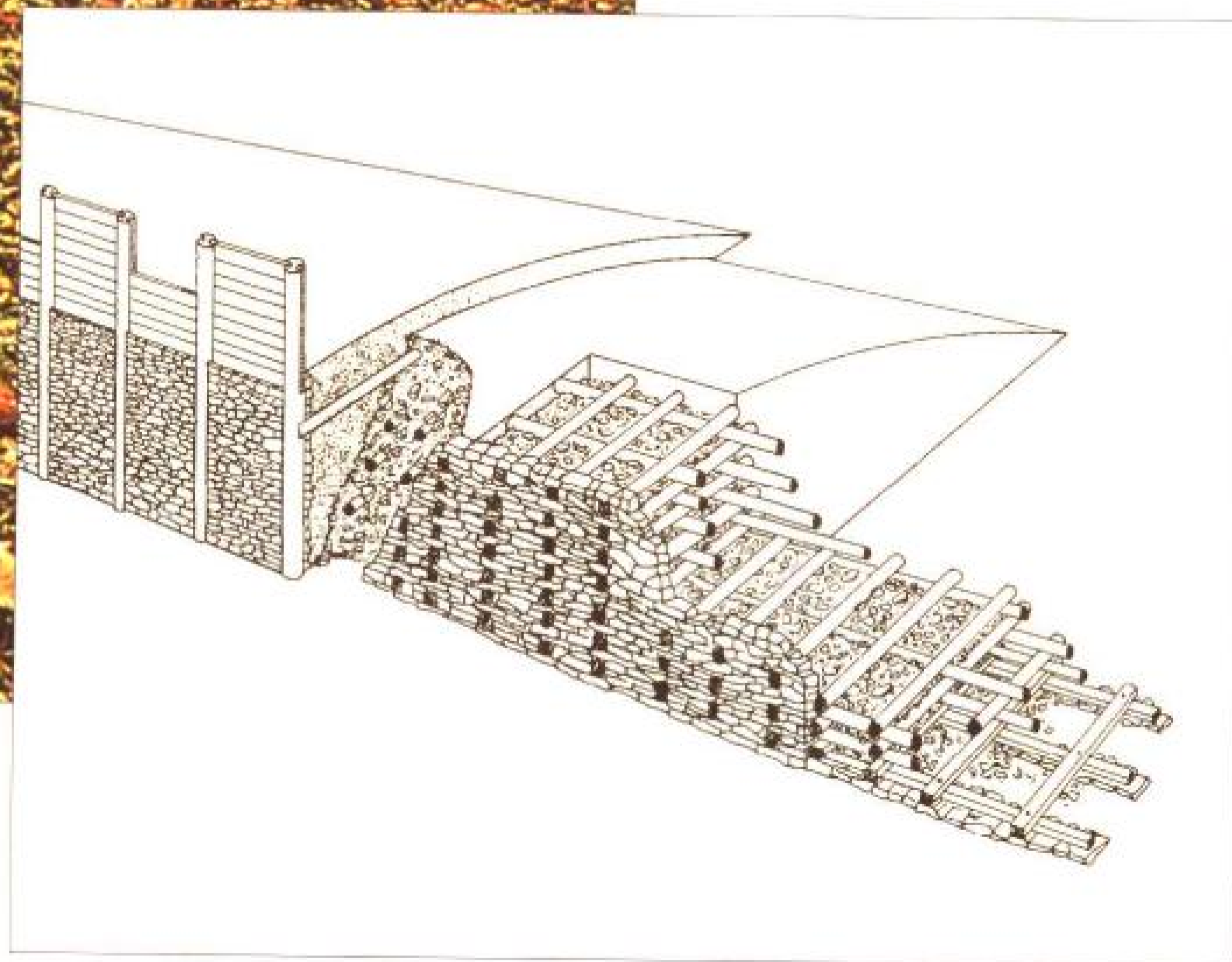
青铜马具的发现而得到了肯定，可能是在最终离开这里时马具被遗留了下来。

卡里夫和他的研究组成了研究蛛丝马迹的专家。比如对城堡中数量巨大的地洞的仔细研究，使他们判定许多地洞是加高的橡木谷仓





■ 在芬斯特罗尔周围一段用土、木和石头建成的城墙的遗址上，可以看到其坚固的建筑。芬斯特罗尔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凯尔特人在德国南部高原上建立的一个定居点。左图是在巴伐利亚的曼兴发现的，一个比芬斯特罗尔更大的凯尔特人定居点，在它的城墙遗址上，每隔6.5英尺，便有一个柱基孔，每个柱基孔上面竖立着现代复制的柱子。这种建筑技术是人们所说的“穆鲁斯-加利克斯”建筑技巧。



或类似的大型建筑的支撑物造成的，其他的则用来支撑纺织机或晾衣架，或者拴牲畜用。

在整个地区发现的成千个地窖让考古学家们对其创造者们——凯尔特农夫的实践生活智慧更增添了敬意。大部分坑呈钟形，凿进山地岩石有10英尺深，坑里的内墙上还依稀可见铁斧挖坑留下的痕迹。显然这些地窖贮存的不仅有谷物，而且还有水，也许他们还用它酿酒和生产陶器。随着挖掘工作的继续，明显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它们可观的数量使整个地区就像个瑞士硬干酪。古代挖掘者们常会发现，他们挖进了更早时代居民留下的已经淤塞了的小洞中，这时他们就会把燧石加入黏土中加固墙面，或者巧妙地挖开石灰石的阻塞，重新布置。

戴恩伯雷的挖掘者们只能依据他们对整个围场面积和房屋数量的估计来猜测这里的人口。他们认为，高峰时期的戴恩伯雷有200人到350人。这个群落能经历这么多世代，本身就证明这里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也证明这里的居民在利用自然环境中具有高超的智慧。

在拉特尼文化时期整个欧洲凯尔特人的世界中，戴恩伯雷只是几个面积较大的、能被称作“城”的定居点之一。尤利乌斯·恺撒在他关于高卢战争的记录中，列举了属于29个不同的高卢部落的“城”，他认为每一个都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基地。

最大的城可以长期维持1000多人口，在战乱时期甚至可以容纳来自内陆地区数倍于平时数量的难民。据恺撒描述，位于现在的波哥斯地区的埃沃立卡城，在被罗马围攻时曾庇护了4万人之多。

一般这样的城肯定坐落在容易守卫的制高点上，比如一座大山或一个高原上，能对周围的领土一览无余；也有少数建在地势低的战略要地，比如两条重要河流的交汇处，这样在贸易上就会具有优势。它们的外墙或周边都经过精心设计，建造得十分坚固，



就像戴恩伯雷的那样，有些还沿着城的外围轮廓加造宽大的沟渠和高大的岸堤。据估计，一个人用一个鹿角挖土，一个竹篮运土，一天可以挖出35立方英尺到46立方英尺大的沟渠。因此，有200人一起劳动，就可以在短短的100天中挖出一道壕沟和一条13英尺高的锥形堤坝，底部可达23英尺宽，顶部还用1000根木桩组成一条木围篱。仅这一项工程就需要相当的协同工作和良好的组织，由此可以看出，凯尔特人的社会的确很简单。

城墙也各不相同。英国一般是沙丘形，但欧洲大陆上的城墙普遍用木加固，而且前面全部或部分加上了木篱，有时甚至是石头围栏。最著名的一种是“穆鲁斯-加利克斯堡垒”，这种连尤利乌斯·恺撒见了都畏缩的墙包括向后倾斜的土壁垒，和前面连锁布置的石块，而且还加设了一个填满石块和土的木制脚手架。木头通常都用8英寸到12英寸长的铁钉固定。在德国一个城里，考古学家们发现城墙中使用了300吨的钉子。穆鲁斯-加利克斯堡垒的石结构使它基本上不怕火攻，而用碎石塞满的木结构则可以抵御破城槌的进攻。

和平时时期，城墙内有生气勃勃的市场和数量众多的工匠，甚至在当地酋长的主持下还制造出了钱币。除了钱币本身，发掘者们还发现了用来制造凯尔特人货币的陶制印模。伴随这些可以看见的经济活动的遗迹，还发现了用钱购买的货物，如铁制武器，称量和测量用的非常精确的设备，医疗和外科器械，厨房用具，工业规模生产出的陶器，农夫和工匠用的铁制和木制工具、织物和皮革制品，甚至还有钥匙和锁。这是那些财产已经富足到会被偷的、或只是想保留秘密的人用的。

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德国考古学家维尔纳·克拉米尔指导人们于1955年开始了对曼兴城长达20年的开掘活动。与许多其他城不同的是，曼兴城并没有占据高地，而是被一片沼泽包围着，这同样也是一种保护。曼兴城依傍着欧洲一条重要的贸易路线——

当时的陶器制作

CLUES TO POTTERY MAKING

由于在许多铁器时代的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陶瓷碎片，所以在那里发现烧窑就很自然了，那是最初烧制陶器的地方。仔细查看这些碎片，科学家们可以分辨出哪些陶器是手工捏的，哪些是在转轮上成形的，它是如何烧制的，以及烧窑中的温度大概有多少。再进一步看，他们还能分析出黏土的成分，有时甚至能指出其原产地。

虽然考古学家搜集了有关陶器各方面的资料，他们还是得猜测烧制陶器的窑是属于哪种类型。铁器时代的烧窑很少能幸存下来，即使有几个能被发现，也大多残缺不全。出于防火安全的考虑，它们大多建在聚居地之外，而几个世纪来的农业活动却把这些烧窑都破坏了。

为了增加对铁器时代烧窑的认识，考古学家们经过反复实验，重建了几个仿制窑。在丹麦的雷热，他们在堤坝中挖出了一个窑(如右下图)。燃烧室中添满木柴，高温使放在火上陶炉中的陶器硬化。通过控制火焰附近氧气的数量，陶器制造者们就能调节窑内的温度。

多瑙河，又在两条陆上旅行常用线路的交会点上。当城墙建成时，其中包括了939亩的土地(其中一部分明显是用来放牧的)，建造者们还有意改变了两条河流的流程，使其沿着城外围流动，这样就为该城又增加了一道防御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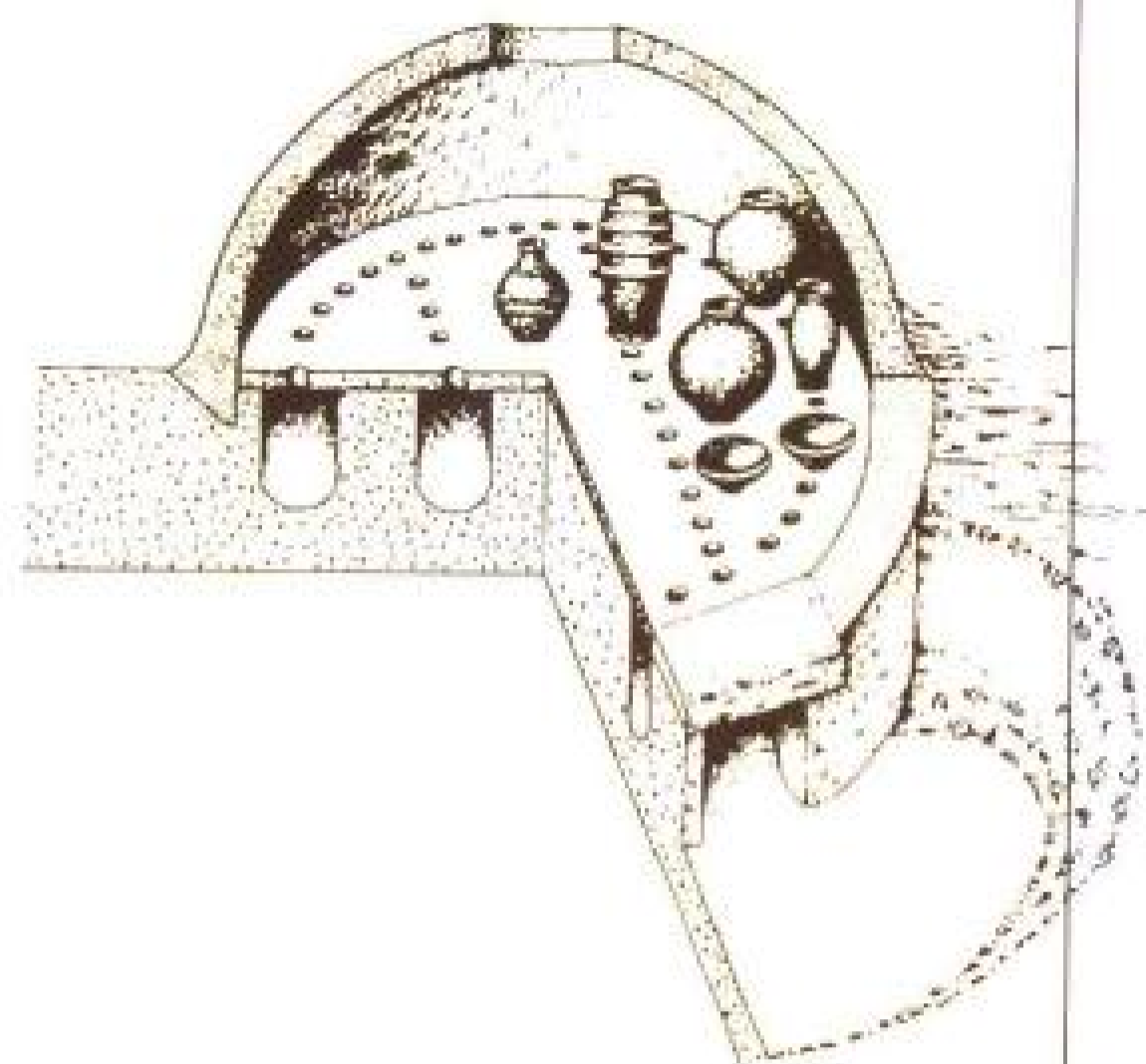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150年到公元前50年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曼兴城十分繁荣，也许有一两千人口。其中一些人明显是从事冶铁业的，因为发现了一些大的矿渣场——在城南部的沼泽地上发现了冶炼后的遗留物和许多造币、浇铸青铜的工具，还有铁匠的火炉留下的痕迹。

铠甲和武器，如精制的矛和剑，是这些铁器时代金属工匠们交易时的主要产品。但他们也利用自己的技术制造日常用品，如轮缘和木桶的铁箍。除了忙碌的铁匠们，其他工匠们还制作玻璃挂珠和手镯；发掘者们既发现了他们的制成品，也发现了许多成堆的玻璃原料。

至少城里有些人在这些工业中致富了，他们还从温暖的罗马南部进口葡萄酒。霍恩伯格的居民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曼兴城发现了30个来自意大利的坎帕尼亚地区的酒罐和酒瓶，虽然已经破碎了，但足以证明有些人对葡萄酒的钟爱。也许这些容器是用当地铸造的金币和银币换的，因为考古学家们同时还发现了称量用的13个青铜合铁的天平。

曼兴城里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能证实其经济地位。在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食品残留物、陶器碎片和许多明显是偶然丢掉而非储存起来的小面值钱币之后，考古学家们猜测，曼兴城是个热闹的地区性集市，商人们聚集在这里一边做生意一边享受着丰富的食物和美酒。





上图是对拉特尼时代晚期一个更为复杂的土窑的图解。图中地上是散发火焰热量的通道，通过一个打孔的石盘热量又传到陶炉中。随着氧气数量的变化，陶器也会变成黑色、红色、红黑色，最终其中成为一个无氧空间。

但忙碌的商人和工匠们并不能在永久的和平环境中继续为所欲为。考古发现表明，该城因受到突然打击而毁于一旦。向人们讲述这个伤心故事的是在城中心发现的四处散落的被丢弃的铁制武器，还有上千人成堆的白骨，简直一片狼藉。有些头盖骨上还留着猛烈击打的痕迹。学者们认为那些武器的样式是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50年间的，正是曼兴城没落的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样的城中居住，并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据考证，在拉特尼时代晚期的欧洲，95%的人都在那里耕作过，甚至包括一些工匠。从目前为止考古学家搜集的资料来看，这些农民似乎十分胜任他们的农业工作。戴恩伯雷和其他地方的出土资料表明，凯尔特人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是史前欧洲的成功典型之一。拉特尼晚期的铁器时代，农民们在进行谷物耕种时，每年至少可产出三次，这一高产出对他们中世纪的



后代们而言，在同样的土壤和相似的天气条件下，产量也不过如此。他们种植三种古代小麦——单粒小麦、斯佩耳特小麦和二粒小麦。这些相比现代的相似品种需要更少的氮肥，而且植物学家称，它们蛋白质的含量却是现代品种的两倍。他们也种燕麦、黑麦和粟，并在高地和不适合小麦的贫瘠土壤上成功种植了荞麦。豆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农作物品种，小扁豆和豌豆晒干后能储存一个冬天。不同季节时他们又在种粮食的同一片地上种植容易种、营养价值又高的凯尔特豆，

作为庄稼轮作的一部分。

为种地，早期凯尔特人使用了一种类似犁的轻型工具，叫做 ard，末端有尖刺。考古学家们在古代农田中发现了它在地上留下的刮痕，有时还发现交叉形痕迹，表明是在向两个方向犁地。在北部泥炭沼的保护区中，也发现了少数这种古犁的样品。最初它是完全用木头制成的，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些尖端带着铁套，或装着铁犁头。农民们用它可以犁更多的地，犁得更深，将富含矿产的土地翻起来。

牛是拉犁时必不可少的劳力。一个人的财富不仅是用他拥有的这种动物的数量来衡量，整个家庭的健康和生活状态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牛奶是一个主要的营养源，在不同地点发现的陶制过滤器碎片说明他们还能做奶酪。考古学家分析了在凯尔特人的地方发现的动物骨头后认为，牛肉占了肉类消耗的一半以上。

但凯尔特人也同样是猪肉的热爱者，他们认为在宴会和大的庆典活动中如果没有机会大吃特吃大肥猪的鲜肉，那宴会就不完整。来自欧洲西部边缘的腌猪肉是罗马市场上的美味，这说明爱尔兰著名的腌猪肉工艺可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凯尔特人的饭桌上还会出现野生动物。中世纪的爱尔兰作家知道，其作品要让读者们流口水就要重复传奇英雄卡楚连许过的诺言：“如果一群鸟飞过平原，你就可以拥有一只大雁和一半其他的鸟。如果有鱼游入海口，你就会得到一只鲑鱼和一半其他的鱼。你还将得到一把豆瓣菜、一把海藻和一把防风草。”

卡楚连的慷慨解囊，包括海藻，这可能是角叉菜，在北欧海岸上发现的一种黑紫色的品种，可能已经被精心烹制了，至少在凯尔特人喜欢的豪宴上。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雅典娜斯曾告诉读者，凯尔特人喜欢烤鲑鱼，有时加点盐和醋，或者用孜然调出异国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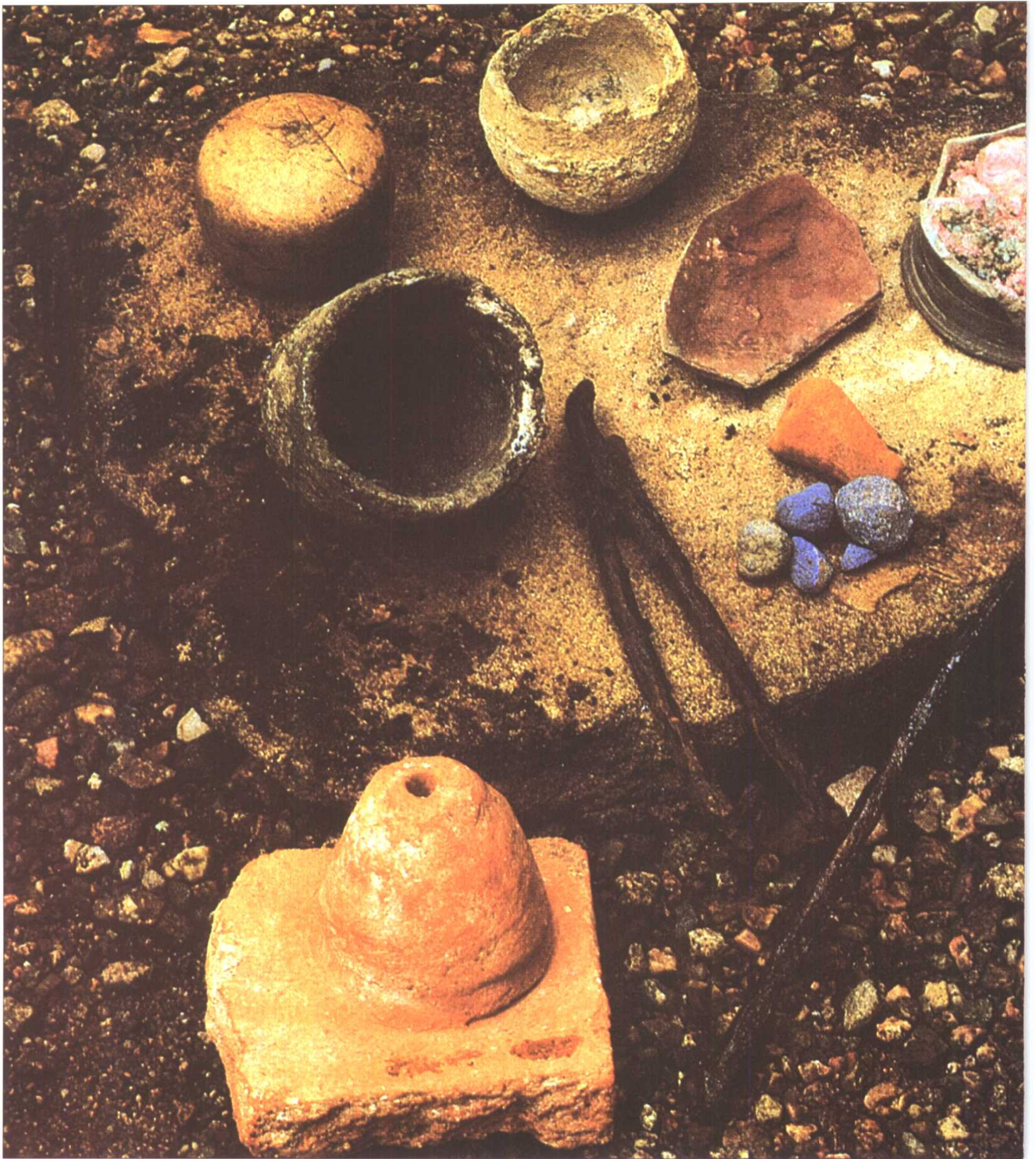
像许多凯尔特人的活动一样，盛宴也不失礼节，主要表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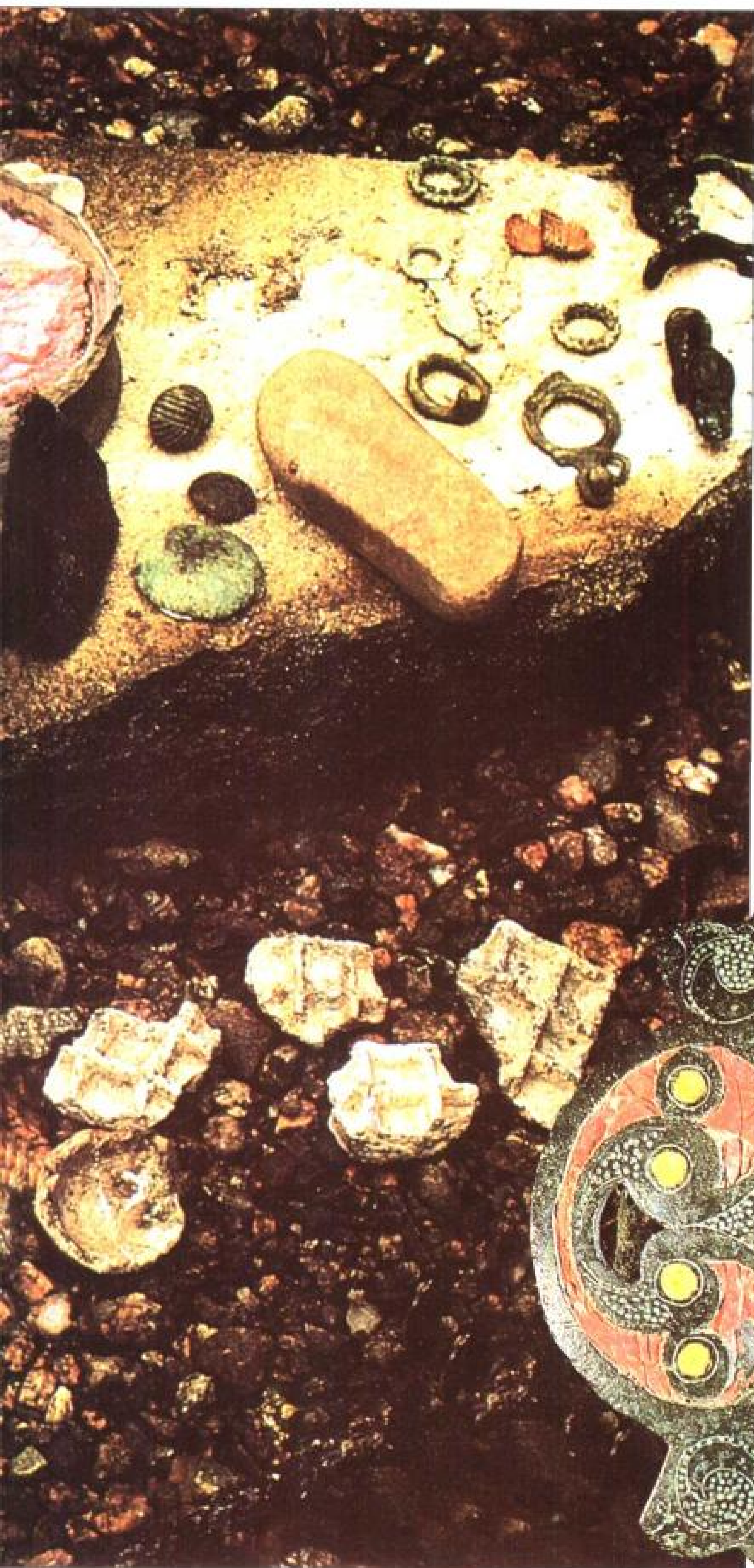


坐位的安排上，雅典娜斯曾描述过：“当许多人一起进餐时，他们会坐成一圈，把最有影响力的人围在中间，就像合唱队的领唱，他旁边坐的是主人。”其他人在这两人旁边，按照名望次序入座。“他们的保镖站在他们身后，他们的枪手在另一边也坐成一圈，通常像他们的主人一样用餐。”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这样记录他们食物的分配：“他们身边是燃烧着的火炉，上面有大锅和烤肉架，锅里有大块大块的肉。他们把最好的一块肉奖励给勇士们。”雅典娜斯对凯尔特人进餐的习惯很感兴趣。“他们分享鲜肉的方式既整洁又勇猛，”他这样写道，“两只手拿起整个动物腿，咬开肉，难撕开的部分就用腰上挂着的、套在鞘里的小匕首割开。”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还幽默地说：“他们吃的时候，胡子就和食物缠到一起，喝酒时酒就顺着胡子流下来，就像一个过滤器。”

1979年巴利·卡里夫在戴恩伯雷发现了一些秘藏的铁制品，其中有两只钩子，看工艺是熟练铁匠做的，显然是用来在火炉上挂锅的，还有一副对付大块肉的烤肉架。卡里夫很奇怪，“看到这些东西，又读了迪奥多罗斯关于宴会的描述的人，真的会怀疑，古典书籍中对威塞克斯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社的描述是否确实”。在离这些发现不远的地方，卡里夫找到了一个曾放置火炉的茅屋的位置，那里曾有过这样的烹饪，在消失了的门道外，有一堆动物骨头的垃圾，是无数顿饭之后留下的。

在凯尔特人的欢宴中酒是不可缺少的。许多古典作家都曾带着不加掩饰的蔑视评论他们，除了描述他们喝掉的葡萄酒、蜂蜜酒和啤酒外，还有那些饮酒狂欢的人常常把友善的辩论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发展成醉酒后的打骂。但这样的聚会中并不仅仅有喝酒的较量，还有讲故事的人、诗人和音乐家为大家增添乐趣。在匈牙利的索普伦发现了一个铁器时代早期的花瓶，大概是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瓶子上画的七弦琴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娱乐活动中使用的。





■ 这是在凯尔特人的贝布拉克聚居地，现在的法国贝弗雷山，公元前1世纪的一个彩饰作坊里发现的材料和工具。其中有坩埚、臼、模具、钳子、抹刀、装饰品，以及彩色瓷釉棒和粉末。下图是凯尔特人制作的，一只青铜马具彩釉样品。虽然它是在法国的高卢罗马地区发现的，但其设计表明它的原产地可能在英国。





在这样的欢庆活动中，凯尔特人显然和其他时代的社交聚会常客们表现无异：如果他们没有在舒缓的竖琴声中沉睡或因为喝醉睡着的话，他们会发现自己变得十分多情。而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认为应该评论一下他认为奇怪的某些行为：“虽然他们的妻子很漂亮，他们却很少注意，倒是对拥抱男人有种奇怪的热情。他们习惯于躺在铺着兽皮的地板上，与同睡者们打情骂俏。最奇怪的是他们丝毫不顾忌自己的良好形象，就对他献出童贞，而且他们并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如果别人拒绝了他们的自由献身，那就是瞧不起他们。”

公元2世纪罗马的一位历史学家迪奥·卡西斯曾偶

■ 在暂时搭建的架子上放着许多浅盘，其中分类装着1955年到1961年间从曼琴和巴伐利亚出土的各种动物骨头。在近40万块碎骨头中，绝大多数都是家畜的牛、猪、绵羊、山羊、狗和马。在938.6英亩的地区中只开掘了2%，所以可能还有更多的动物骨头仍在土中。显然，曼琴的居民，还有游客，喜欢享用各种家养动物。

然听到一次谈话，如果这可以当真的话，那说明高卢人美丽的妻子们在这些晚宴上也十分忙碌。他讲的是一个罗马妇女在指责一个凯尔特人的妻子滥交。受批判的凯尔特人立刻生气地用性行为方面的文化差异解释并反击道，“我们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满足自然需求，这比你们罗马妇女强多了，”她说，“因为我们是大方地和最棒的男人结交，而你们则放荡地同最低级的流氓偷偷幽会。”

凯尔特人更实际的消遣要算打鸟了。古老的爱尔兰传奇讲述他们如何将石头放在弹弓里打鸟，或用一种“木制武器”——斯特拉博将它形容为“用手扔而不是用皮带的东西，射程比箭还远”。

■ 这是在西班牙的美利达发现的一个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微型马车，骑马的猎人执长矛带猎狗，正在追赶一头野猪。马颌上挂着铃铛，可能是为了惊吓猎物，从而把它从隐蔽处赶出来。





根据考古资料和一些文章显示，其他一些经常的娱乐项目有棋盘游戏和分组参加的多种户外竞赛活动。1965年，在伦敦北部的威尔文花园城中发掘一个铁器时代古墓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副游戏用的棋子和色子，考古学家猜测这些可能属于一种古老的凯尔特人棋盘游戏，这种游戏被历史编年者们称作“布兰德普”，或者“黑乌鸦”。据爱尔兰人记载，上等阶级的人很喜欢玩一种类似国际象棋的游戏。他们称之为“费德舍尔”，或“聪明的木头人”，它是由木头棋子组成的一对敌人在棋盘上对垒。

凯尔特人在户外竞赛时用木棒和球，类似现代曲棍球或现在的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仍在玩的爱尔兰式和苏格兰式棒球，竞赛时防守的一组努力阻止对手进

球。在英格兰中部古罗马属地发现了一个陶制模型，表现的是一个裸体者拿着一个球和某种像曲棍球棒的东西；同样的东西，同样是一个裸体运动者，还出现在一个叫霍克沃德-卡姆-威尔顿的盎格鲁东部村庄中发现的王冠的徽章上。

从一个更实际的方面看，在日常生活中男人和女人都参与了哪些劳动？干活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英国考古学家大卫·克拉克专门分析了当时不同性别所扮演的不同角色。1972年他重新辨析了20世纪初在英国萨默塞特郡的格拉斯顿伯雷的发掘结果，查看了发掘现场的早期实地报告和

■右图是一个公元前6世纪的青铜装饰容器或是酒杯上的图画，它发现于斯洛文尼亚的威斯，图中一个音乐人在把玩牧羊神之笛，又有一人一手拿着酒杯向另外一人敬酒。下图是公元前1世纪奥地利的卡夫恩酒杯，其浮雕设计表现的是体育运动、打猎、战争和欢宴的情景。虽然受到伊特鲁里亚设计的影响，这种酒杯仍是北方作坊的产品，它使人们看到了铁器时代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那里收集的人造制品,以找出当时劳动在不同性别间分工的线索。在大型木结构房屋中发现的物件表明是男性使用的,其中包括马、四轮马车车具、武器、各种作坊里的工具、针、排管和装饰精美的陶器。小点儿的房子中没有发现武器或金属制造工具,却发现了证据证明那里曾进行过纺、编、磨谷和皮革加工等活动。他把这种建筑称作“女性专属居住中心”。有人质疑过他的结论,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有必要在工作场所寻找女性角色的线索,并调查古代欧洲及其他地方劳动的分工情况。

在匈牙利的索普伦发现的陶器上,有男女一起参加各种劳动和娱乐活动的图案。这些碎片可能是火化后用来装骨灰的骨灰坛上的。在解释这些图像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一些学者认为



那些穿着样式活泼的三角喇叭裙的人是女性，并认定她们头上的装饰不是鬃发就是大耳环，其他人都穿着裤子。

穿裙子的人都在纺织和弹琴，骑的马好像个头比较小；一般都跳独舞，并玩一种奇怪的两人游戏，有些人认为是在搏斗。穿裤子的人或放牧或打猎，还驾着马车。他们也有自己的坐骑，但个头较大。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那种三角形外衣也许并不是裙子，而是斗篷。

凯尔特人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可能有十分显著的地区差异。据恺撒所言，高卢部落为结婚的妇女置办嫁妆，使她和丈夫一样拥有财产权。“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他要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相当于妻子带来的嫁妆的数目，”恺撒写道，“把这两部分放在一起，其收益单独放在一边。两人中谁活得更长，谁就能得到两人的财产，还包括多年积累的利润。”然而，高卢很难成为一个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在同一篇文章中，恺撒又在下文提到：“丈夫有权决定他的妻子们和孩子们的生和死。”

不论妇女在铁器时代欧洲的不同社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在超自然的领域里她们却和男性完全平等。凯尔特人信奉各式各样的神灵(包括男神和女神)，有不同的流派，在不同地区，这些神还有不同的名字和化身。与希腊罗马众神不同，这些神没有阶层次序，没有特定责任，也没有明确的家族关系。

男神虽然各有不同，但好像都是某个部落中一个孑然一身的父亲的化身或后代，在爱尔兰的传奇故事中，他是“达格达”，意思是“好神”。“达格达”熟练

一个避难所中的 惊人发现

A GRUESOME FIND IN A SANCTUARY

右图的人骨按某种方式堆放着，其中有的呈十字交叉形，它们是考古学中关于凯尔特人的一个谜。1982年，人们在法国雷布蒙特瑟-安卡尔的一个凯尔特人避难所发现它们时，旁边还有散乱丢弃的武器。

考古学家们检查这堆东西时，他们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四肢的骨骼，而且围绕一个曾是标杆的东西被摆成方形。其中60%属于强壮型，这些骨头也许是男性的。但剩下的40%却瘦弱细长，表明它们可能属于女性。其中有的骨头上还有被武器打过的痕迹。

考古学家们十分迷惑。为什么只有长骨头被堆起来？剩下的骨头，尤其是头骨在哪里？这些骨头是被斩首的敌人，还是祭品，或者是受到特殊处罚的凯尔特人？

希腊作家迪奥多罗斯·西库罗斯曾描述过，凯尔特勇士们会把敌人的首级带回家，用松油保存，并放在盒子里向朋友们炫耀。其他古代作家提到，祭品的尸体被移到避难所展示，并严格禁止任何

掌握着凯尔特人珍视的所有技艺，他以许多形象出现在凯尔特人的青铜器、雕饰大锅和雕刻品上——战士、头戴鹿角的猎手以及一种神锅的拥有者，这口锅能够使活力和青春永驻。男神通常被描绘成神匠化身，如铁



匠或木版雕刻家，这是在德国一个石刻上发现的。他们其中一个的名字叫拉格或叫芬德，意思就是“头发金黄的那个”，在欧洲各地的地名和献辞中都能找到。

凯尔特人崇拜的若干个女神也是从一个形象——大地母亲的原型发展而来的，她既是生命和生产的源泉，但也是

人接触。

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答案，但这些无法说明的骨头堆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需要通过进一步挖掘来找寻答案，也许会找到其他可怕的遗迹。考古学家希望，通过资料能帮助解决这些谜团。

是混乱和黑暗力量的主宰。这个“女王”有许多化身，并常以一个三位一体的形象出现，这表现了凯尔特人对3这个数字的恐惧。欧洲凯尔特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这位“三体母亲”在图形和文字上的代表。有时她们以象征富饶的羊角和臂弯中的婴儿表现生产和丰沃，如在勃艮第发现的许多浮雕；有时，就像在爱尔兰传奇的黑暗世界中，她们又是在战场的堆堆白骨上操纵的可怕的战争之母。

恺撒发现高卢人“极端沉迷宗教迷信”。在森林中、海岸上，还有凯尔特人的高沼地上，来世的存在体总在不远处。许多鸟类和动物都是神圣的，如：拖太阳的鸬鹚、带来好运的天鹅、危险的鹤、专供神灵和英雄的野



猪、能教人智慧的鲑鱼，还有长着公羊角的神秘的毒蛇。任何时候这些动物中都可能会是一些变化无常、形象多样的神灵的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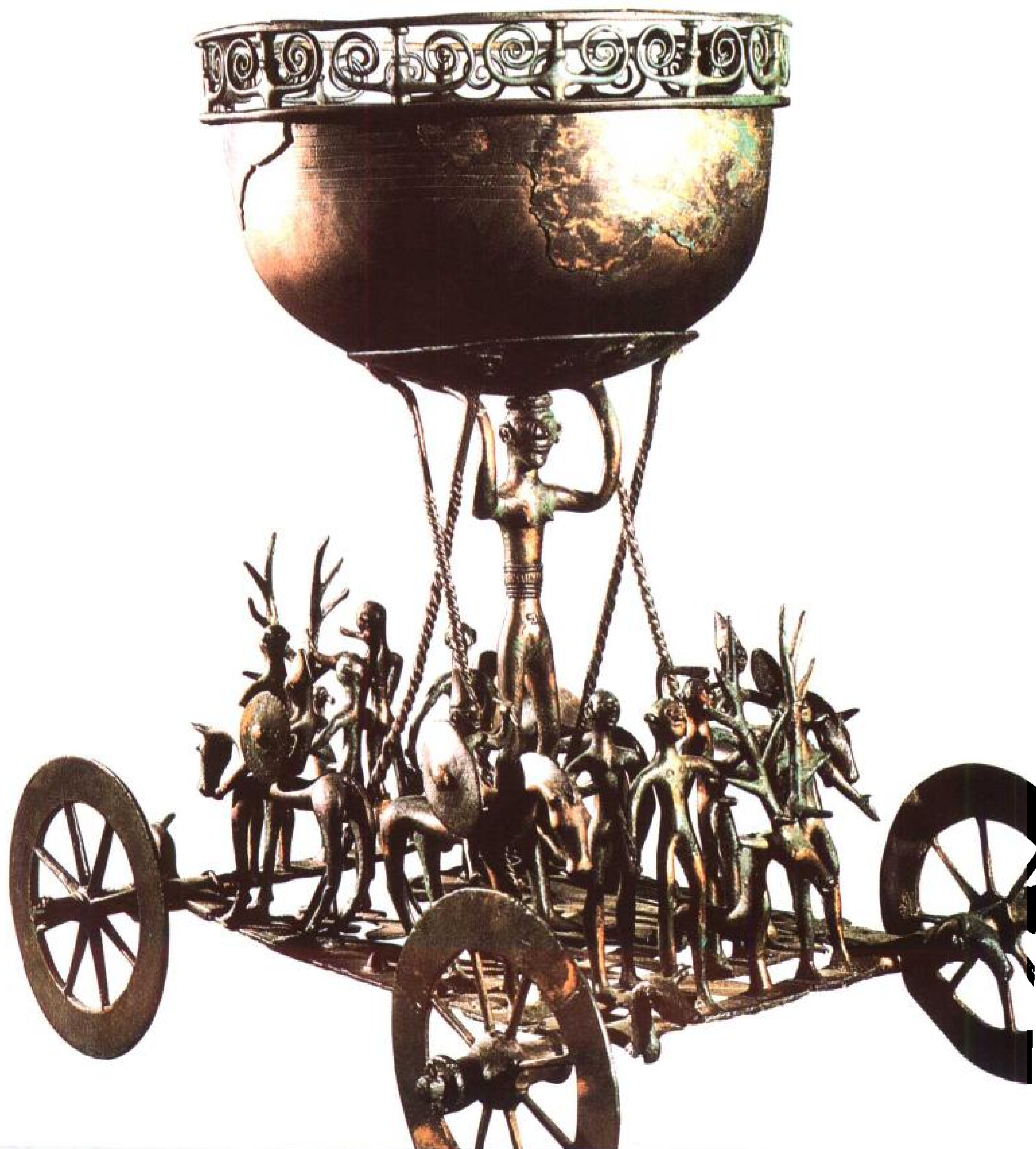
就连地表也处处蕴含着宗教的重要性。江川有它们的保护神，河流也起着天神的名字。苏格兰的克莱德河是为了纪念女神克鲁莎，而她的姐姐，同是女神的塞奎娜则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了流经法国心脏的伟大河流——塞纳河。塞奎娜还在塞纳河源头创造了一口能疗养的泉水。就如凯尔特世界中的其他河流一样，塞纳河传说中的神奇力量从罗马时代就吸引着朝圣者们，一直到现代。

塞奎娜的泉水在离第戎城20英里远的一个偏僻的山谷中，在挖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供品，有木制的，还有青铜和石头制成的。有些是人形，用结实的橡树芯雕刻而成；还有的是身上不同的局部和内部器官的形象，其中一个匾上肺和气管的浮雕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很快考古学家就明白了，这些东西是朝圣者们扔入泉水中的供品，是为了寻求缓解不同的伤口或疾病。在女神的帮助下，或说在凯尔特人的信仰中，这些症状可能会从受折磨的身体上转移到雕刻的对应形象上。

另一口泉水在克勒蒙-菲龙附近，守卫神的名字已不可知了，但她的雕像还在，是个坐着的女神。她可能被看做是治疗眼疾的专家了，因为被信徒们放在这里的珍贵的供品中，大多数都是眼睛的形象。但也许信徒们把希望特别寄托在这个泉水上是大有原因的，因为对这里泉水的分析后发现，它富含某种著名的具有治疗价值的矿物质。

为保证在宗教礼节中表现恰当，以讨好喜怒无常的神灵，并能了解某个神秘地方的魔力，凯尔特人找到了德鲁伊特教教徒。德鲁伊特教教育和训练的中心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今天的沙特尔，在巴黎西边；另一个在威尔士西北的安格尔西岛。据恺撒说，德鲁伊特教教徒的职责是“主持对神的膜拜活动，管理公众和个人的祭祀，并对所有宗教疑难做出裁决，这也就是凯尔特人的祭司。

■ 这是在奥地利的斯特莱特威格一个墓中发现的公元前7世纪的青铜马车，它可能表现的是一种祈求富饶的仪式。中间的女神俯瞰着前面的仪式，后面也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活动。牡鹿是祭祀品，它的血要被大地吸收，以保证富饶和繁荣。被女神举着的大锅于1991年被重新修复。





恺撒还指出：“年轻人们常拥向他们(德鲁伊特教教徒)那里寻求指导，人们对他们也十分尊重。他们实际上成了不论在部落间或在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争执的审判者。”

有关德鲁伊特教的历史真相已经在神话和误传的混乱中丢失了。但仔细查看古典作家们的叙述，就有可能推想出他们在凯尔特社会中的角色。根据现代语言学家的解释，“德鲁伊特”这个名字可能衍生自一个意思是“知识渊博”或“橡树的知识”的词。橡树在凯尔特人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一片橡树林是令人敬畏的地方，因为它是举行宗教礼仪和仪式的一个重要地点。槲寄生，这种长在橡树上的寄生物，被认为具有魔力和治疗功能，在许多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包括前文提到的对凯尔特林多人的宗教屠杀活动(见4—7页)。

老普林尼，公元1世纪的罗马学者曾把德鲁伊特教的仪式描述为收割槲寄生行动。他讲到，两只纯白色的公牛被牵到长着槲寄生的橡树旁，然后一个穿着一身白衣的德鲁伊特教教徒拿着一把金色的镰刀爬上树，砍下槲寄生，扔进与他同来的教士们撑起的“保护网”——一件白色长袍中。在公牛被宰杀祭祀时，教徒们一起向接受这份礼物的神灵祈祷。如果这些要求完全遵守了，或者说是凯尔特人相信，槲寄生就能让不生育的家畜繁殖，并成为他们所知的每种毒的解药。

动物的祭祀，有时是人，在凯尔特人的宗教生活中有重要地位。这些被屠杀的是给神灵的礼物，同时也是对未来的解读方式。反感的塔西佗写道，凯尔特人的“宗教命令他们把囚犯的血溅在祭坛上，通过查看人的内脏寻找神灵的意愿”。

作为教师和学者，德鲁伊特教教徒在不太血腥的时候也学习医学、宗谱学和天文学。通过研究月亮活动的周期，他们测算了循环时间和夜晚的长度。而一年的长短和周期的一部分是由两大篝火节11月1日的萨姆海节及5月1日的五朔节(贝尔坦节)确定

的(那时林多人也许已经不在,宴会也少多了),是由德鲁伊特教教徒创造的一本日历决定的。作为神圣的保护者,他们规定了何时种田,何时开始或停止夏季放牧,他们还标明发动战争最吉利和最不宜的日期。

不可思议的是,一件显示他们在天文方面知识的遗物竟然保存下来了。19世纪末,在法国东部科利格尼一段木制河堤旁,人们发现了100个青铜雕花盘的碎片(见10—11页)。学者们把盘子现存的碎片重新拼装起来,拼出了它未被打碎之前的图像。之后证实这一遗物是个日历,原来有5英尺宽,3英尺高,镶着青铜外框。

所谓的“科利格尼日历”好像是从公元2世纪左右算起,其中有按阴历月计算的5年时间,每月分为黑白两部分,每天都编了号码。制造者使用了罗马的数字和字母,但其中的词语,如每个月和每个节日的名字,对日期吉利或不吉利,“好”或者“坏”的标明,都来自古代凯尔特人的语言。日历有2021行,是现存凯尔特人的最长的文章。那破碎的残片,用凯尔特人自己的语言直接向现代世界诉说着他们所知道的世界,言语中丝毫没有经常出现的那种对罗马编年者或基督教士的偏见或篡改。

做远古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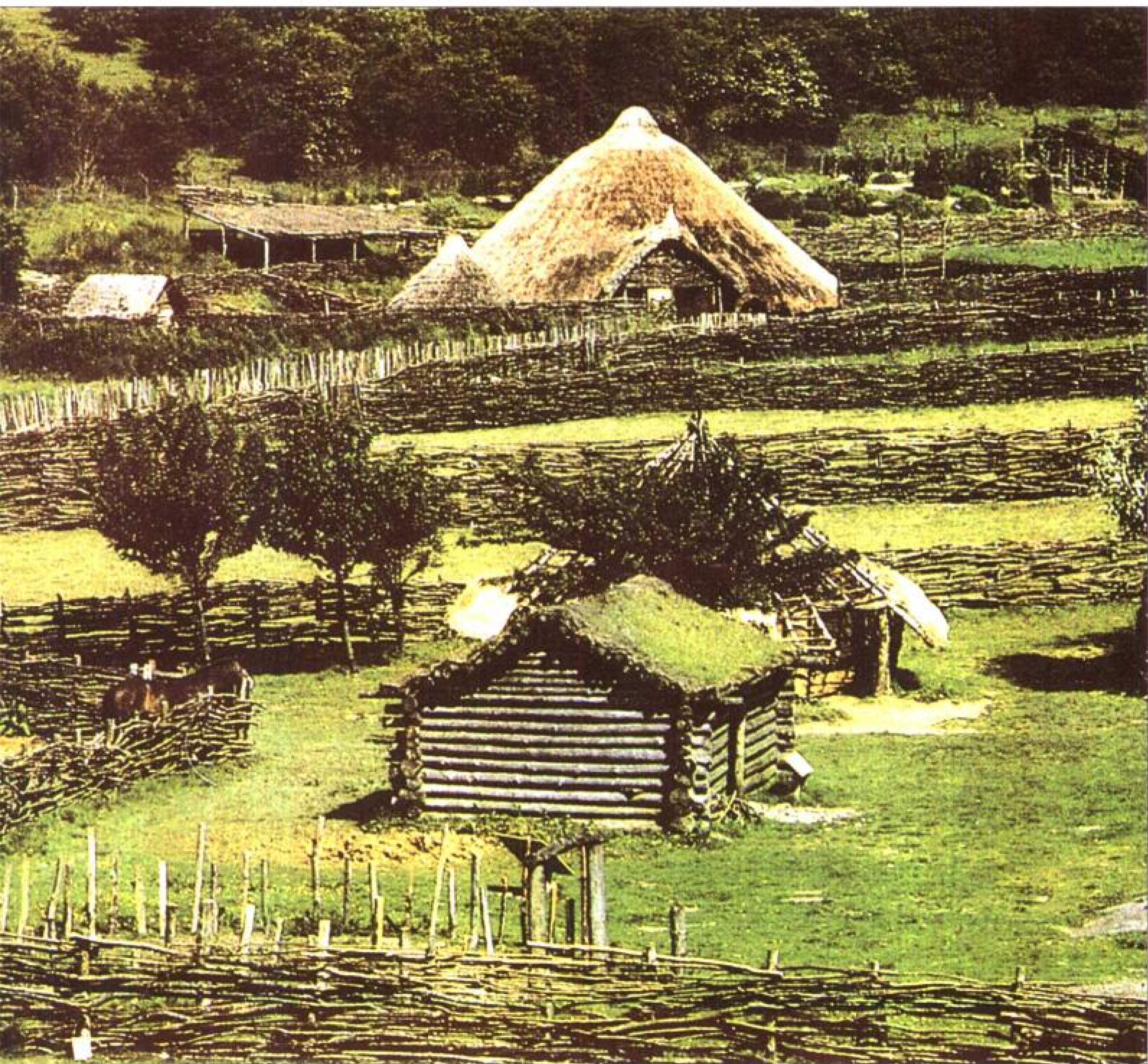
FARMING THE PAST

坐在英格兰南部技术先进的高产农业综合企业的技术先进的农场中，听得到身旁那条伦敦到朴次茅斯的高速公路上卡车和汽车的轰鸣声，但这个农场里还是逼真地再现了铁器时代鲜活的农业生活特点。过去2300年中发明的技术和工具在这儿都被熟练地使用着。

这就是布泽尔古代农场研究中心，在这儿担任了20年指导的彼德·J·雷诺德将它称作“野外开阔的实验室”，这里的研究者们再创造并研究那些被认为是典型铁器时代英国农业中使用的方法和建筑结构。像右图那样的茅草屋和手编的篱笆是依照公元前300年时它们的样子建造起来的，这个时间是根据考古发现确定的尽可能最久远的时间，有时也只是发现地上留下的几个模糊的地洞痕迹。古代不列颠人种庄稼(是因为几千年前种子偶然被烧成了耐用的炭)也是靠人或家畜来完成的。图中间向篱笆外张望的埃克斯穆尔小马是用来模拟类似的早已灭绝了的短腿凯尔特马，农场中还有一些动物的确是起源于铁器时代的。如索伊羊，是从苏格兰的圣库尔达岛带来的，那里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它们在2000年的时间里保留了纯正的血统。



在欧洲还有其他地方重建了铁器时代的居屋，但只有布泽尔这里尽可能逼真地把曾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过的农业过程重现出来。虽然有上万游人来过这片古代农场，但他们还是十分注意保护这项实验工作不受现代污染的影响，因为这里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审慎地布置。甚至旁边的农民邻居们都答应，当布泽尔处于下风区时，不在他们自己的田地里喷洒农药。



辛勤劳作得到惊人的果实

HARD WORK'S SURPRISING RESULTS

炭化谷物的发现表明，铁器时代的不列颠人普遍种两种麦子：斯佩耳特小麦和二粒小麦。布泽尔的研究人员们开始对这一猜想进行进一步的检验，看到底要种多少土地，付出多少劳动，能产出多少粮食。

实验发现，这些初为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农民的工作很艰巨。实验者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随诺曼底人登陆时才初登英国土地的兔子，而这些兔子就从未折磨过古代不列颠人。但从一开始，小麦的产出量就让彼德·雷诺德感到很激动。因为，甚至没另外用粪肥做肥料，有时每亩产量也能超过1.1吨，这已足够证实一些古典作家的话——英国曾通过海峡向欧洲大陆出口粮食。研究人员还获得了一些只能通过实验得到的新知识，比如，从直立的谷物秆上去头，用手比用镰刀收割要容易许多，而大家以前都认为铁器时代的人会使用镰刀干这个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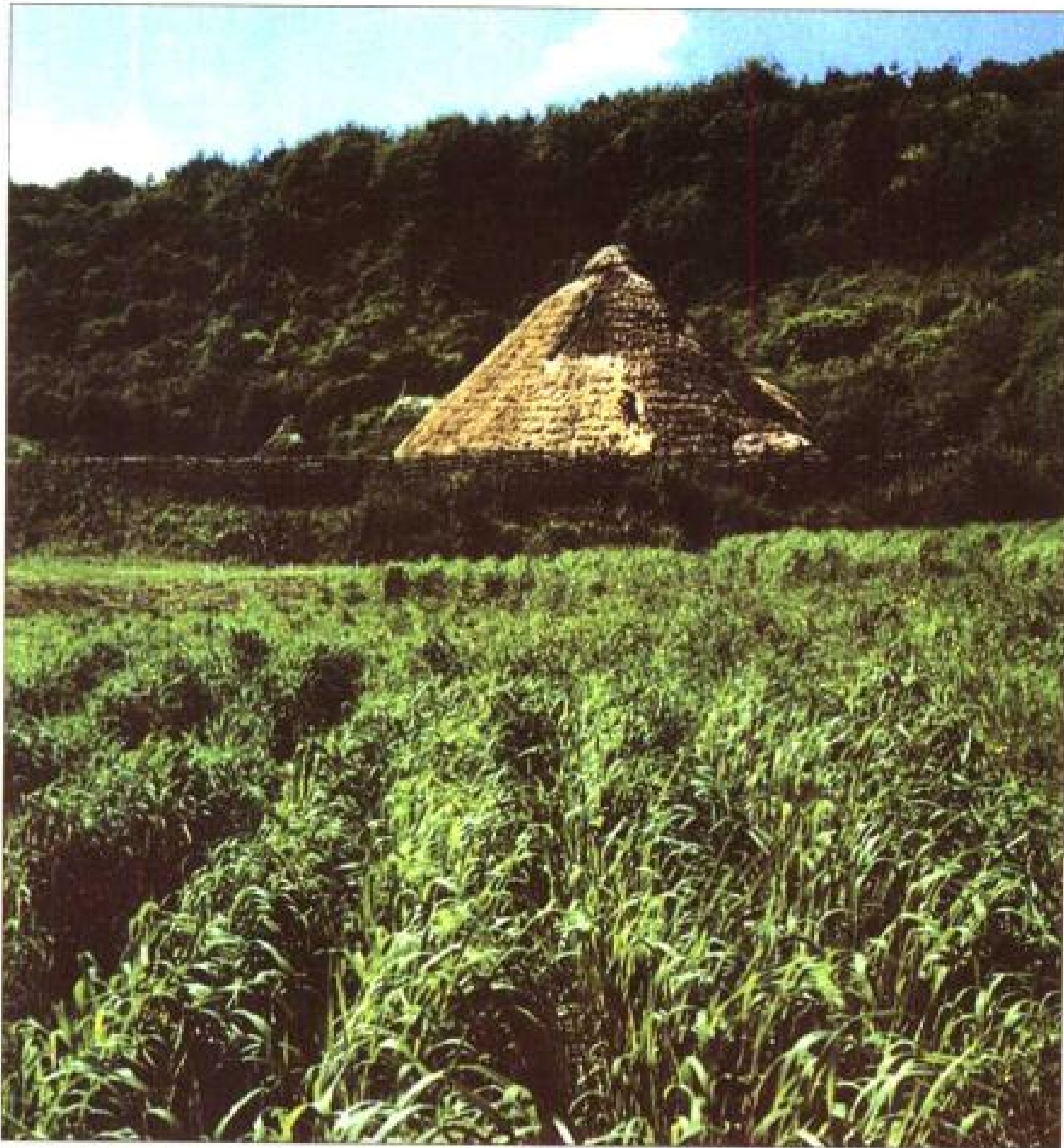


■ 两只德克斯特母牛正用一个仿制的古犁犁布泽尔的一块地。农场选择德克斯特牛的原因是它们好驾驭，而且在身材上它们也和灭绝了的凯尔特短角牛相似。拉犁时之所以选择母牛而不是公牛，是因为母牛除了长得结实能拉犁外，还能为家庭提供牛奶，这可能也曾影响过古代农民。古犁不像后来真正的犁那样有犁板能翻土，它只能动动土。但有些古犁也能挖得很深，在苏塞克斯东部发现的史前时代留下的犁沟的痕迹就能说明这一点。



■ 这个木制工具称为古犁，有2400年历史，发现于丹麦的一个沼泽。铁器时代农民使用这种工具犁地，他们常在尖头上安装一块铁片，以减少磨损，提高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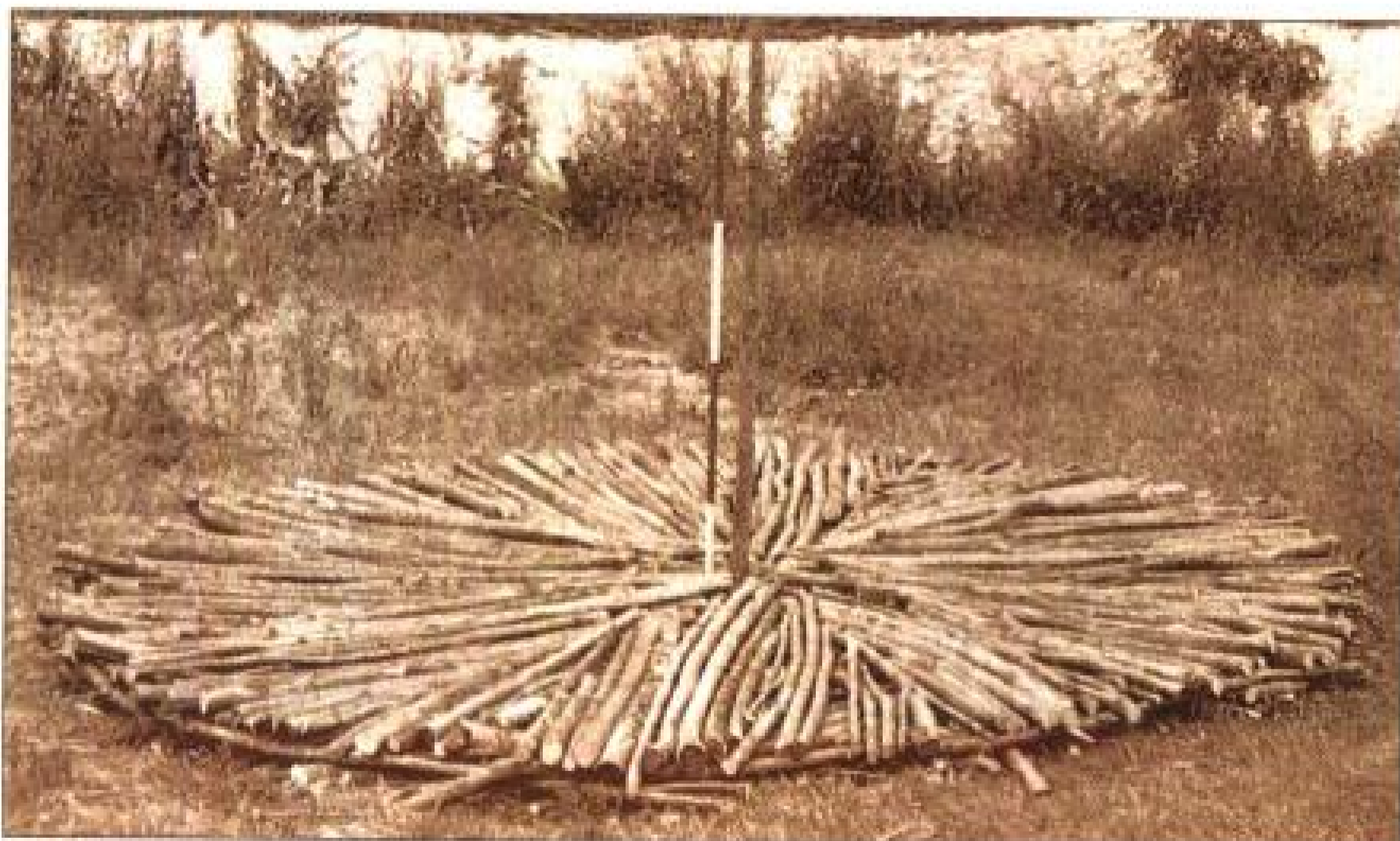




■ 在这片布泽尔的农田中茂盛生长的是二粒小麦，这是一种史前植物品种，它的蛋白质含量比现代普通小麦高一倍。麦秆还能用来覆盖图中这种圆形房屋的屋顶。



■ 上面图中的干草堆也许能解释一个谜：为什么在古代农场上低浅的碟状凹陷的中央会发现一个地洞。布泽尔人盖干草堆时，首先在一个直立的木杆周围平铺许多木材（如下左图），这样能使干草稍高于湿润的土地。圆锥形的干草顶能为整个草堆防雨。平铺的木材最终还是破坏了下面的植物，并使土地轻微下陷。



建在谜柱上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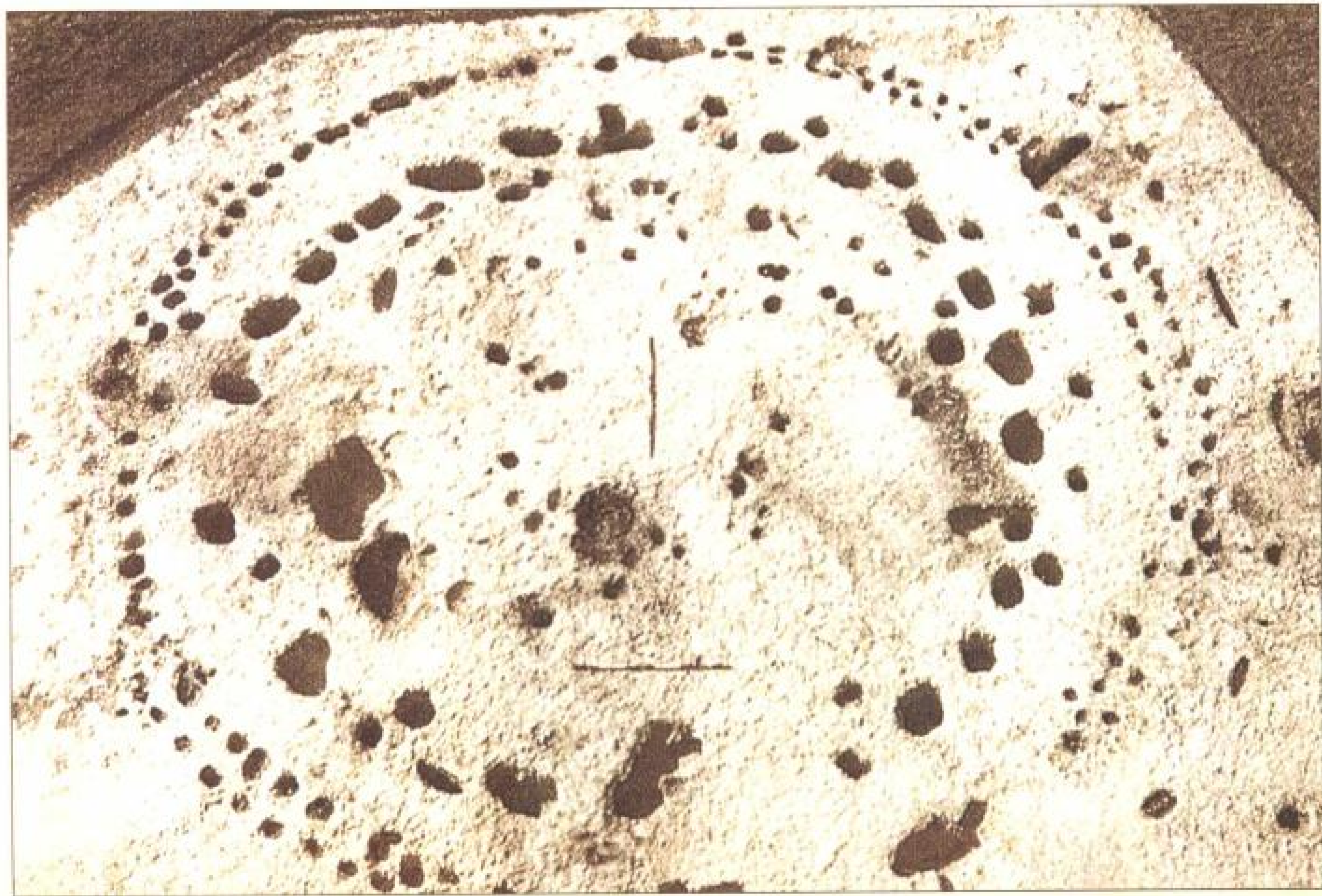
A HOUSE BUILT FROM PUZZLING CLUES

1976年布泽尔中心开始筹备一项伟大的工程：用雷诺德的话说，是“世界上对史前圆形屋重建工程中最庞大的一次”。这项工作中的探测和实验工作与建设工作一样多，因为惟的一个“平面图”是在多塞特的皮珀发现的一些由地洞组成的同心圆图形。

以这些发现和其他一些考古资料为线索，建设者们努力重建了一个直径为42英尺的凯尔

特式领主邸宅。实际的建筑过程有两个人参加(雷诺德说，3个人将会更好，4个人就太多了)。这项计划使铁器时代的生活更加清晰可见。工程耗费了200棵大树，比如笔直的40年的橡树和岑树，在铁器时代这些树可能要到大森林中才能找到。这说明不但要有专业的木材工业，还要有长期稳定的生活，让一代人能为下一步做出打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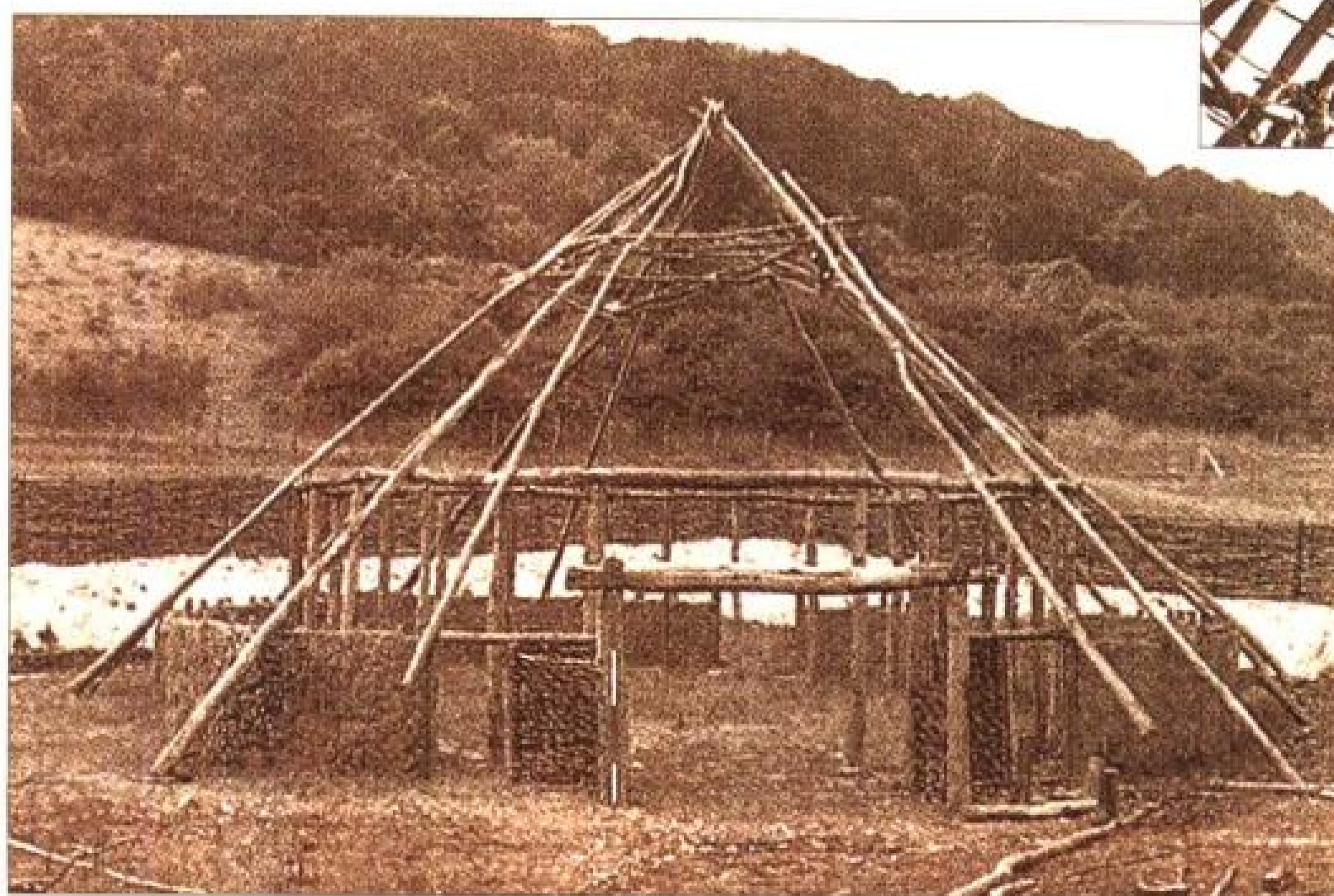
■皮珀发现的房屋遗迹很难给建设者们提供线索，呈圆形的地洞也不能说明什么。最后终于发现关键在于最外圈由6个又浅又斜的地洞组成的圆形，这些地洞原来是6根倾斜着的长的支撑椽子的柱子痕迹。





■ 图中柱子的直径是根据皮珀的那些地洞测算出来的，但它们的高度起初一直是个难题。看上去极有可能由较小的柱子组成的那圈作为抹灰篱笆墙的墙体，较大的柱子可能用来支撑椽子。

■ 在发现了由6根36英尺长的支撑椽子的柱子需要插入地上才能保证稳固这个事实后，房顶框架才能开始建。在这之前，其中的一根大木头曾倒下来过，“几乎毁了一半劳力”，雷诺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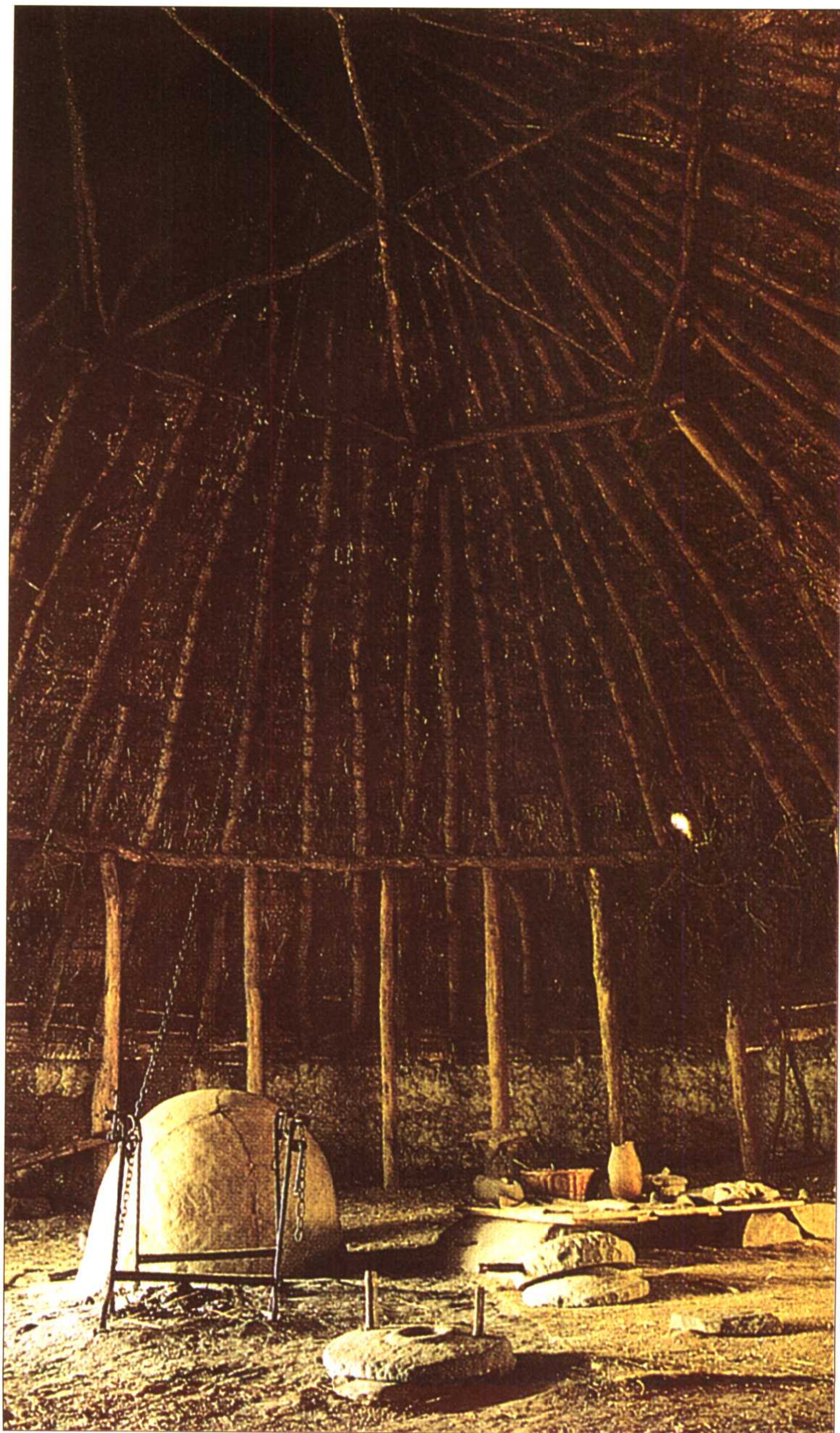
■ 一个建筑工在后来所谓的“梅登城堡式房屋”的墙上涂抹一种类似土坯的粗灰泥，这个名字源于这里史前的地名。这种混合泥是基于对多塞特梅登城堡一个铁器时代遗址上发现的涂墙料碎屑的分析制成的，其中包括黏土、石灰、土、稻草和动物的毛发，它抹在立柱上缠绕的篱笆条上。

■ 在皮珀房屋中心一个蜂箱状的土炉旁，火堆很旺。屋里没有烟道；烟从茅草屋顶渗出去，可能是因为屋顶下的氧气很少，还可以储存干燥的食品。农民们不可缺少的古犁就放在屋里，在火堆后面（右图）。



■ 这是布泽尔的一个小型建筑——梅登城堡式房屋，可以看到它的屋顶并未完成，这是为了演示用稻草铺顶的过程。一堆堆的稻草从屋檐开始，呈圆形捆地铺在屋顶。每一个草圈都覆盖着下面一圈，形成了一个防雨的顶棚。





从火中寻找答案

LOOKING TO FIRE FOR ANSWERS

古代房屋烧毁后留下的遗迹中有些现象令人迷惑，比如说，为什么陶器碎片会变成不同的颜色？研究人员们决定把一所重建的房屋烧掉，以便研究其结果。丹麦的汉斯-欧勒·汉森于1967年通过焚烧一所工艺精细的重建房屋解答了几个问题。如，汉斯发现，用草皮做屋顶的房子燃烧后，其中的碎片会变色，或者吸收植物草皮的白灰，或者吸收草的略微发红的灰。1990年，雷诺德把布泽尔的一座房子也烧了，想研究其结果。可以从图中看出，房屋燃烧得又快又干净又彻底。



■ 焚烧前，上面这座命运不济的房子看上去还很坚固，但仅仅3分钟后，当火被有意扔上厚厚的茅草屋顶时，它好像是从一个火炉的火中跳跃出来一样，整个房子都喷出浓烟和烈火(下图)。很快，滚滚烟雾也进入内部，放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它可以在90秒钟内将一个人窒息而死。





■ 火仅仅烧了7分钟，已剩骨架结构的房屋内部温度达到了1000摄氏度(上图)。31分钟后(下图)，框架也在大火中消失了，火也熄灭了。不久，雨水就冲塌了泥墙，完成了毁灭的工作。后来，房屋所有的痕迹都在犁下消失了。





第四章

与强大的罗马英勇斗争

HEROIC STRUGGLES
AGAINST MIGHTY ROME

位于风景秀丽的赫特福德郡乡下的圣奥尔本小城，虽然比不上在东南20英里外的伦敦的喧闹和繁华，但她仍然吸引着对古代文明感兴趣的游客。小镇的一个引人之处是曾经围绕全城的罗马墙遗迹，因为它默默地目睹了那段重要的却又可以说是混乱的过去：2000多年前，伦敦还只是个小贸易点，圣奥尔本——当时称作“威罗拉明”，保卫着凯尔特统治者的王位，是罗马帝国一个重要的前哨。因此，考古学家在1991年到1992年冬天在老城的东北大门外挖掘时，似乎就应该有惊人的发现。结果果然十分丰富，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研究英国罗马时期历史的专家，牛津大学考古学家马丁·亨尼格将这次发现形容为“英国发现的最重要的凯尔特墓地”。

■ 这个无腿的凯尔特战士的石灰石雕塑属于罗马风格，他配有全套的装备，包括锁子甲（一种活动盔甲，译注），这也许是凯尔特人的一个发明，其存在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它是在法国南部一个受罗马统治者影响较大的地区发现的。

据圣奥尔本墓地博物馆馆长兼挖掘行动指导罗莎琳德·尼布莱特说，坟墓的主人可能是卡诺贝里努斯领导的皇室家族的一个成员。卡诺贝里努斯作为英国当时最有力的君主在他的时代有着重要地位，而莎士比亚则让全世界都认识了他，因为他被变成了那部《辛白

林》中的片名角色。另外，他家族的分支对英国历史的影响也和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一样重要。他的一个儿子，卡拉塔库斯，英勇地带领英国凯尔特人抵挡罗马军队于公元1世纪发起的侵略；而另一个儿子，阿迪米尼斯，则作为罗马帝国的走狗被罗马人扶上了他父亲的王位。一些考古学家猜测，就是这个阿迪米尼斯的遗骨埋在圣奥尔本的坟墓中。



■ 菲利普·卡特是英格兰圣奥尔班斯的Veculamium博物馆的金属管理员。他正在用探针仔细地探查一团被认为是凯尔特人的统治者亚德米尼斯的锁子甲。亚德米尼斯死于公元1世纪中叶，这件锁子甲之所以熔化到了一起，可能是因为火葬时的高温造成的。而它的成团的形状也许是因为在葬礼上被捆了起来后，放进了袋子里的缘故。

挖开的墓地占地5英亩，长方形，位于一座山的顶部。墓地中发现的陶器说明时间是在公元45年至公元50年，也就在公元43年被罗马征服后不久，因此也应该是阿迪米尼斯被埋葬的时间。墓中陪葬物品显示出只有罗马才有的财富和奢华。大多数随葬品已经被毁得难以辨认，因为它们曾和尸体一起在火葬柴堆上被焚烧。然而残留的东西也足够表明，他躺在一张用象牙和银器装饰的床上，拥有着30套罗马餐具，一个银手柄的珠宝箱，一套锁子甲，还有镶嵌着瓷釉和青铜的做工精美的马具。很显然，他还享受了罗马美酒，因为他将4个各有2.5加仑容量的意大利双耳细颈椭圆土罐也带进了坟墓。

然而，墓地的主人在拥有了罗马的壮观的同时，也没有丢下凯尔特的传统。坟墓挖掘者们在墓地范围内还发现了一个凯尔特庙的遗迹，建于葬礼的40年后，并明显与墓室相连。可能直到公元3世纪凯尔特的神灵都

和罗马的神灵们共同接受着人们的崇拜。

这个墓地就是凯尔特人的没落故事的缩影，它讲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一个胜利，而另一个在临死前痛苦挣扎。如果这的确是阿迪米尼斯这个叛徒的坟墓的话，那它也是凯尔特人的党派之争留下的纪念。这对罗马的帝国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分而治之”，这句名言结束了凯尔特人在欧洲长期占据的卓越地位。这个故事既是罗马坚强个性的体现，也是凯尔特人的坚强个性的体现：绝望的敌人，可怕的报应，一方为荣誉和帝国而战；而另一方则为生存、为保住旧有的生活方式而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凯尔特衰落的时期，凯尔特人才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他们的胜利和失败才被古代历史学家们详细地编入史书中。

衰败并不是开始于英国，而是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高卢。通过贸易和战争，凯尔特人把影响力从小亚细亚扩展到了不列颠群岛，但到公元前2世纪初，这种扩张慢慢停滞了。凯尔特人定居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上，建设城市中心，他们不再是侵略者，反而常常成为被侵略的对象。在现在的奥地利、德国南部和匈牙利西部，凯尔特人开始感觉到来自罗马的压力，因为不久他们就会被同化，加入发展中的罗马帝国。富饶的高卢，凯尔特人的心脏地区，不仅在西部受到罗马方面的压力，也受到南部莱茵河对岸，被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们称为“日耳曼”的部族的威胁，这个族群很缺少土地(见144—145页)。

苏伊比部落首领，日耳曼人阿里奥维斯塔斯，在公元前71年准备给高卢的凯尔特人找个大麻烦。北边的部落在渴求更多的土地，阿里奥维斯塔斯也想为他的子民寻找新的领地，这时好像老天也帮着他，给了他一个意外收获：同在莱茵河一侧的高卢塞夸尼部落号召阿里奥维斯塔斯的苏伊比部落，介入塞夸尼部落与宿敌高卢伊兑部落长期以来的纷争，阿里奥维斯塔斯当然乐意了，



因为条件是塞夸尼部落将把现在的阿尔萨斯送给苏伊比部落。订立条约后，阿里奥维斯塔斯在公元前61年之前就击败了伊兑部落，并开始了对凯尔特领土的大规模进攻。此时，伊兑部落的首领迪维提亚库斯向罗马伸出了求援之手。

请求罗马从南部袭击很自然，因为罗马通过占领、殖民、贸易和外交等各种手段，已经在凯尔特南部土地上形成了一股势力。曾被凯尔特人占据的意大利北部领土，早就归入了罗马版图，并于公元前82年正式并为罗马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省。阿尔卑斯山西侧，罗马建立了曾简单称为“普罗文斯”（英语“省”的意思，译注）的一个省——这个名称沿用至今，就是今天的普罗旺斯，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和马萨利阿间的扩张横跨了凯尔特领土，北部已经接近日内瓦湖。到公元前118年，罗马领土已向西推进到比利牛斯山脉和图卢兹，普罗文斯又被更名为高卢那博尼西斯。在自己边界内的凯尔特人也逐渐接受并启用了罗马人的衣着和礼仪。为进一步保护疆土，罗马与高卢那博尼西斯北部边界的许多部落结盟，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迪维提亚库斯的伊兑部落。

这个高卢部落也许得到了它所需要的针对阿里奥维斯塔斯的帮助，但到公元前59年，许多因素都预示着一个独立的高卢的出现，赶上这个机会的是恺撒，罗马的领事。一年后恺撒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山南侧的高卢省和高卢那博尼西斯的执政官。恺撒生来就是贵族，也是个军事和实战的天才，残酷无情，雄心勃勃。他把镇压高卢作为通往更高荣誉的途径。

然而，荣耀不仅要说出来，还要做出来，而恺撒可

到底谁是日耳曼人

JUST WHO WERE THE GERMANS

右边这张怒目而视的脸属于凯尔特人特有的设计和风格，是在丹麦一个沼泽中发现的公元前1世纪的马车上的四个装饰物之一。自铁器时代起丹麦就是日耳曼的土地，而这个凯尔特式的作品就引出一个问题：日耳曼人算是凯尔特人吗？或至少古代希腊和罗马作家所指的早期日耳曼人就是今天德国人真正的祖先吗？也许不是。极有可能他们是日耳曼人、凯尔特和其他民族的混合人种。直到公元前1世纪，希腊罗马人都认为欧洲北部的人种不是凯尔特人就是塞西亚人。实际上，日耳曼人根本没被看做是一个独有的民族。

恺撒是第一个在他的战争论中详细描述日耳曼人并把他们明显区别于凯尔特人的作家。相对于半开化的凯尔特人，恺撒将日耳曼人描述得更加原始和粗野：“他们所有的生活就是打猎和不断实践战争的技巧，从儿时起他们就过得辛苦而又艰难。”恺撒甚至把莱茵河定为两个民族的分界线，东边是日耳曼人，西边是凯尔特人。

然而，恺撒将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明显区分开的动机十



分令人怀疑。他自己的作品也能说明，凯尔特和日耳曼部落常常在种族和地理界限上有所混杂。正如希腊人、伊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对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样，凯尔特人也影响了日耳曼人。日耳曼的首领还常起着凯尔特语的名字，连与日耳曼族的称呼也是凯尔特式的：“条顿”族(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译者注)。这个名字在凯尔特语中指人民大众，而有些学者还认为日耳曼是一个凯尔特部落的名字。

尽管如此，自恺撒时代以来，日耳曼就成了称呼所有住在莱茵河东岸的人的通用词语，尤其用于称那些跨越莱茵河到罗马属高卢境内所有来掠夺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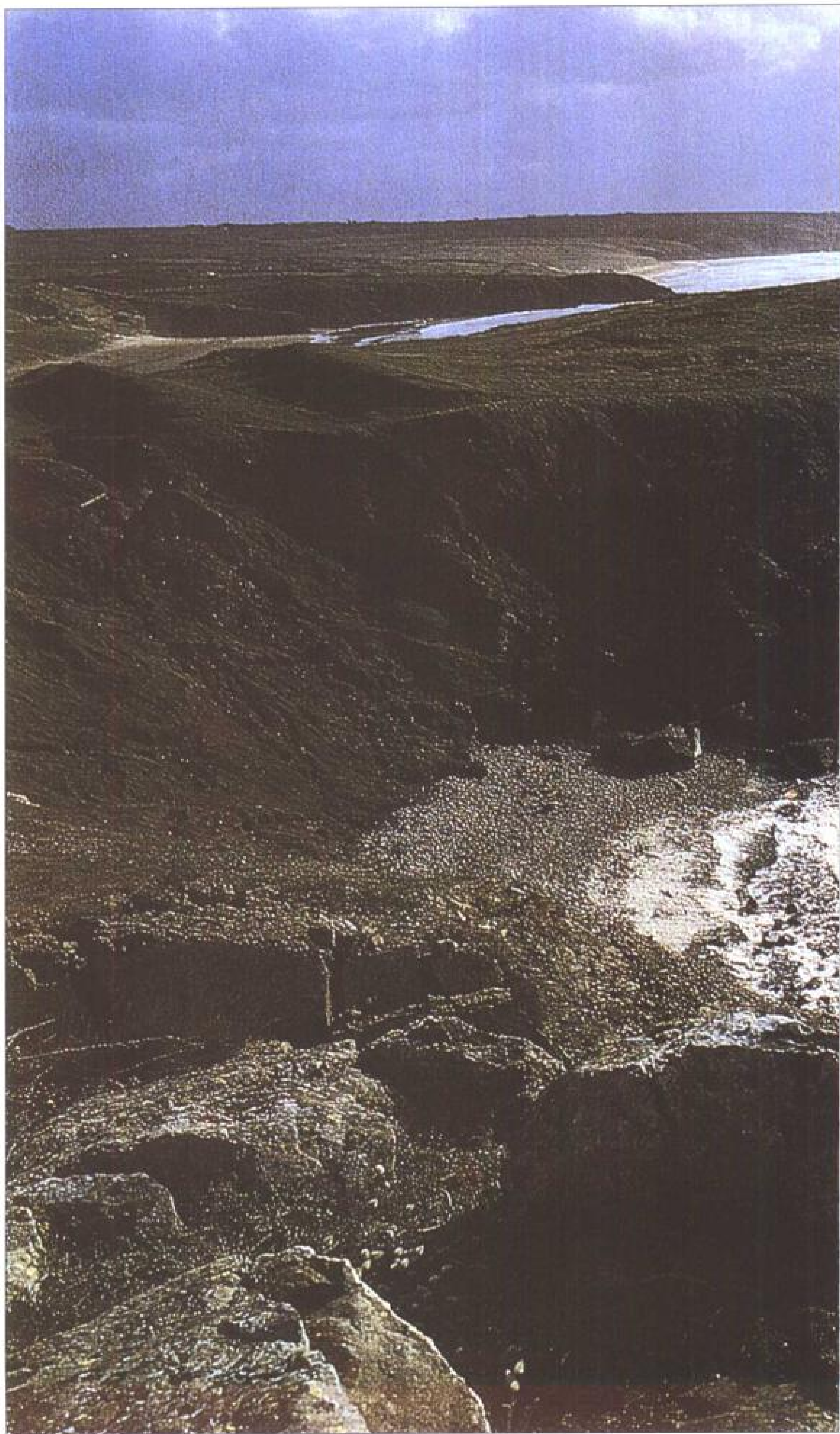
不想把故事留给那些能干、有时却尖酸的罗马历史学家们去评说。他决定像对待敌人那样，尽量干净利索地先发制人。他将在结束时用七个篇章叙述即将到来的战役，全称为“论高卢战争”。书将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1年在罗马每年发表一册，不仅赞颂他的杰出能力，也对古代战争做最细致的描述。恺撒的描述明显带有偏见，对凯尔特人的胜利轻描淡写，却强调所谓的高卢人的虚伪。虽然如此，他的战争故事还是影响了数个时代的读者，也为不同战场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可靠的指导。

尽管恺撒想得到罗马人民的赞颂，但考虑到罗马盘根错节的国内政治，他认为若能说服参议院不理睬伊兑对付日耳曼人的请求，而是支持阿里奥维斯塔斯，就会令形势更为有利。阿里奥维斯塔斯这个日耳曼酋长随即就被宣布成为“领袖和罗马人民的朋友”，并任其对高卢掠夺。

与此同时，在当今瑞士的一个大的凯尔特部落，赫尔维西亚人则准备大规模迁移。和其他部落一样，他们既要提防北方的日耳曼人入侵，又被南边的罗马贪婪地注视着，因此赫尔维西亚人想向西迁移，离开日耳曼人和罗马之流。据罗马人记载，在公元前58年，约有40万人，包括赫尔维西亚人和其他一些部落，在高卢西边开辟了新的居住空间，临走前把原来的家付之一炬。

赫尔维西亚人在西进过程中得到了许可，允许他们通过塞夸尼部落的领土。而伊兑人抱怨说赫尔维西亚人在其领土上抢掠，于是其首领迪维提亚库斯又向罗马提出了请求。这次恺撒很高兴地接受了，因为这样

■ 在这块从布列塔尼半岛伸入大西洋的狭长土地上，建造着维尼提部落的众多防御工事之一，他们用悬崖、大海和一条大壕沟来防止敌人入侵。公元前56年，恺撒引诱敌人进行海战并最终击败了他们。一到海上，他们那些坚固的帆船就毫无用处了，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罗马人工操纵的有桨的军舰。







他就有机会直接插手高卢事务，毕竟伊兑还是罗马的盟友。他率领6个军团紧追赫尔维西亚人，最后在伊兑的首府，贝佛利山上的比布拉克特，接近现在法国东部的奥顿城，伏击了他们。经过两天的战斗，四分之三的凯尔特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杀害了。剩下的人被迫返回了他们已被烧焦的家园。

恺撒赤裸裸的残酷无情给几个凯尔特首领留下了很深印象，于是他们赶紧向他再次提出请求，让他帮助他们除掉过去曾是“罗马人民的朋友”的阿里奥维斯塔斯。恺撒没费工夫就得到了罗马的同意，于是他毫不内疚地命令一度支持过的苏伊比部落首领阿里奥维斯塔斯返回莱茵河对岸，因为现在全部高卢都在罗马的保护之中。可想而知，阿里奥维斯塔斯拒绝了他。战斗发生在比布拉克特东北100英里外的塞奎那领土上，日耳曼人被击溃了。高卢眼前的威胁避免了，但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凯尔特人自己引狼入室，更危险的敌人——罗马，现在就牢固地盘踞在他们中间。

从公元前58年到公元前53年，恺撒分割了高卢，就像一把大镰刀横切过一块麦田。他的优势是战略上的威力，高效率和纪律严明的部队。凯尔特人战斗异常英勇，但却受到其依靠个人英雄主义而非战略战术的军事习惯的限制。同时，他们的部落文化特征也是个不利因素。面对一个统一的敌人时，地方性的、独立的凯尔特人直到感到危险了才联合抗敌。

公元前57年，恺撒将注意力移到北部的比利其人(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古高卢人，译注)身上，这个部落联盟被他看做是凯尔特人中最为棘手的，也是对罗马利益的一个威胁。比利其人好战且刚强，恺撒曾说他们“和罗马辖省的文化和文明行为方式相去甚远”。比利其人部族相当独立自主，他们讨厌罗马并将自己武装起来。不过，恺撒还是只用了一个季节就将他们镇压了，虽然比利其人还常常躁动不安并意图反抗。部落中最凶猛的是被称作那威

的人，他带领的6万士兵最后只剩下500人。

仅仅用了两个战役，恺撒就成功地让大半个高卢俯首称臣了。唯一要对付的一个大地区就是布列塔尼半岛上的阿莫里凯，罗马的总将军已经在公元前56年击败了近海的威尼提部落，从而有效地镇压了那里的异己分子。他攻击威尼提的借口是该部落扣留了两名罗马的特使。胜利后为了报复，恺撒把所有的部落首领都杀害了，幸存的战士也被卖做了奴隶。

恺撒在胜利中感到对再战很有把握，于是在公元前55年到公元前54年他冒险远征不列颠。这两次侵袭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不列颠将在近一个世纪之后才能感受到罗马全面的威力，但他们确实是凯旋了，恺撒也毫不怀疑地知道他们可以做到。但在公元前54年9月他们返回高卢时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因为反抗的人们如同炸开了的锅。

凯尔特反抗者的领导是阿姆比奥瑞克斯，他是埃博罗尼斯部落的首长，这个比利其部落位于默兹河和莱茵河之间。阿姆比奥瑞克斯将受到伤害的比利其人召唤到一起，又纳入了塞纳河南部的几个部落和莱茵河对岸一些不满的日耳曼人。趁恺撒不在时，阿姆比奥瑞克斯带领他的军队打败了罗马的一个军团。但恺撒在公元前53年夏季平叛时，凯尔特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阿姆比奥瑞克斯逃走了，但他的军队被消灭了。罗马人夷平敌人的每一个村庄，没收田地，宰杀家畜，让幸存的反抗者活活饿死。但这样的灾难也没能打消高卢人民反抗的情绪，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仅一年后凯尔特人就被一个领袖激发起来，这个人给了他们逃离罗马人控制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佳的一次机会。

他名叫维辛吉道里克斯，是阿尔维尼部落一个年轻的贵族，这个部落的首府坐落在阿利埃河畔的格尔高维亚城，接近现在的克莱蒙特。虽然挖掘结果显示格尔高维亚城在维辛吉道里克斯时期只有几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但那里的居民却好像十分富足，他

让铁器时代的作品 告诉我们

READING THE TELLTALE SIGNS OF AN IRON AGE MASTERPIECE

1891年5月，丹麦冈德斯特鲁普村附近的泥炭切割工发现了一个银锅的碎片，锅上雕饰着100多个动物、神、士兵和骑士的形象(见下图)。

第一次检查后发现这个容器的银含量达97%，几乎重20磅，有27英寸宽。近来显微镜研究结果又显示为了突出局部它曾被镀过金。但研究人员始终无法

判断其制造地。人们从高卢猜到俄罗斯，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现在好像是最有可能的地点。那里曾有一个叫斯考底西的部落，色雷斯的银制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和这个锅相似。但这个锅又怎么到的北方仍然是个谜，虽然它也可能是被掳掠的丹麦人带回来的战利品。

经过对银器匠在浮雕处理

时留下的刺戳痕迹的分析，一个丹麦学者确定了它上面的“签名”——显微镜下不规则的痕迹表明对它使用过独特的工具和敲打方式，是5个不同的工匠(底端右侧)。他希望有一天能将它同另一件制品上的痕迹相对照，彻底解决有关它出处的争论。





■ 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银盘子上面的主要图案是牛，原来是马具上的装饰，后来可能用来堵大锅下面的洞。

■ 这些是1977年根据冈德斯特鲁普大锅上的浮雕外表制成的精美复制品。当时为了保存，将锅分拆开了。学者们仍在争论该如何摆放这些板，因为八个外围板中的一块丢失了，所以造成了这个难题。



■ 经过显微镜分析刺戳痕迹，可以看到装饰大锅的5个银匠之一留下的独特的手迹。以两图中左边一幅为例，上面细小的半圆形表示的是上图盘子中那头牛的毛发；右边这幅上面每个弧形中间都有同样的痕迹，是许多很小的不规则圆形图案，对工匠而言这很特别。学者们现在推算这个锅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的，这样一来就能将其风格和工艺与同时期的其他金属制品做比较。



们的宴会中出现了高档的希腊、意大利的葡萄酒，还有来自意大利坎帕尼亚区的黑色餐具。所以当他因为反罗马情绪而被驱逐时，一定受到很大打击。然而他很快就招募了一批追随者，返回格尔高维亚，赶走了反对派并自命为酋长。

维辛古道里克斯是个令人佩服的凯尔特人，同时也是一个天生具有战略头脑的领导，他几乎能同恺撒抗衡。恺撒认为他“有巨大能量，同时又是个厉行纪律的人”。这个新首领在一个幸运的时候到来了。至此，几乎所有高卢人都被恺撒近乎苛罚的方式凌辱过，因而这些凯尔特首领们前所未有地团结成了一个统一阵线。连伊兑部落——罗马最亲密的高卢盟友和最早进入高卢的门户，现在也是坚定的反罗马派。公元前53年秋，恺撒像以往每个夏季战役季节之后一样，前往直意大利，高卢众部落举行集会，推荐维辛古道里克斯为总领袖，

■ 这个足尺寸的复制工程原是被恺撒的军团围攻过又丢弃的某城的一部分，当时他们在攻打维辛古道里克斯在阿莱细亚山头上建造的堡垒。现在它是法国伯恩一个野外文化主题公园。塔楼高29.5英尺，堡垒前地面上竖起的尖木棒是用来阻碍敌人前进的几种方法之一。



■ 在公元前52年凯尔特人铸造的一枚金币上(上图),是理想化了的维辛吉道里克斯酋长的头像,当时他还在痛苦地与入侵高卢的罗马人英勇斗争着。公元前48年,就是他被打败的3年之后,他的一个银制的罗马便士(下图)上的头像,在一些学者看来,与他本人更加接近,而上面的维辛吉道里克斯只是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凯尔特人。

并开始布置计划。维辛吉道里克斯的战略是阻止恺撒再次进入高卢,于是就将罗马主力部队和其首领分隔开,让他们在比利其北部过冬。恺撒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带着从意大利新招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在高卢那博尼西斯补充了军力,沿着隆河萨尼山谷日夜兼程。接下来的战役被一些学者称为“城围之战”,因为主要的战斗都是在一些城市中心进行的,而这些城市最终都或被攻占或被毁灭。

准备战争时,维辛吉道里克斯要实行一个“毁地”政策,就是在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以断绝罗马人的粮食供应和补给品。这个政策遭到了比特格斯部落的抵制,他们拒绝烧毁其首府埃沃立卡城,据恺撒称,他们占据的是“高卢最美丽的城”。19世纪人们在现在的波哥斯城内发现了这个城,它曾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尤其土壤肥沃,蕴藏丰富的铁矿,这也许就是该城主要的财富来源。

突然,在维辛吉道里克斯还没拦截之前,恺撒就穿过了卢瓦尔河,他的军队围住了埃沃立卡城并摆开长期围困的架势。不到一个月,他的士兵们就造出了两个高80英尺、带轮的围攻塔楼,还有一个长400英尺可以让塔楼滚动的斜坡。他们还建了一个有顶的高台,80英尺高,弹弩矢弓都安放在上面,可以发射带铁头的箭;另外,还可以从

这个高台上向被困的守城者投掷标枪。

在恺撒的描述中，他对“具有创造力”的高卢人给予了称赞。当罗马人在建造他们的斜坡和围城塔楼时，高卢人“不断突围，或者给我们的高台放火，或者趁我们的战士在高台上工作时袭击他们”。他还叙述了一个他认为“太精彩不能不写的”故事，对高卢守城者近乎传奇的英雄主义大加肯定。那是在一次夜晚的战斗中，之前凯尔特人挖地道到罗马人的攻城高台下放火：“一个高卢人站在城门前，拿着别人递来的大块牛油和沥青，向我们的一个塔楼对面的火中扔。他被一支箭射中右边，倒下死了。另一个站在旁边的高卢人就跨过尸体接着干同样的工作。”当他也死了时，第三个、第四个人又接着上来干，一直到夜晚。“守城者们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战斗岗位，直到高台上的火被放起来为止。敌人从各个地方撤退，战斗也告一段落了。”

最后恺撒还是攻占了这座城，城中4万人中800人被杀害，其他的幸存者也被卖做奴隶了。这场灾难坚定了那些曾对维辛吉道里克斯的英明政策动摇过的凯尔特人断绝敌人使用城中补给的决心，高卢的夜晚亮起来了，因为他们要赶在罗马人进逼前将农田、村庄和20余个城都烧光。

恺撒又得到了6个军团的增援，他决定攻打格尔高维亚城。这个城堡坐落在两条河流之间的一个高原上，在这种有利地形上，维辛吉道里克斯与罗马军对峙起来。维辛吉道里克斯将部队布置在城墙外面，以防止曾在埃沃立卡城发生过的被围攻情况，在他的领导下，凯尔特人努力击退了罗马人的一次进攻。然后他奋起反击，他的凌厉攻势打得罗马人节节败退，令其失去了46名军官和700名战士。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高卢：一个凯尔特统帅打赢了强敌恺撒。至此，就连那极少数几个曾许诺向恺撒提供补给的部落也开始销毁曾指定留给罗马部队的供给品。

但格尔高维亚城却是凯尔特人反抗末路前的最强音。那之后



不久，恺撒就重新组织了他的两支军队，指挥他们捣毁反抗者队伍。日耳曼雇佣兵击败了凯尔特骑兵之后，罗马人将维辛吉道里克斯的部队逼困到了山顶的阿莱西亚城堡，接近现在的第戎。

阿莱西亚位于一个钻石形状的大高原上，南北都有陡峭的山峰，西边是空旷地。它和格尔高维亚城类似，两边都有河流保护。考古学家认为阿莱西亚可能是伊波娜神信徒的活动中心，这是个骑马的女神，在当地发现了她坐在马背上的雕像。凯尔特战士们聚集在这里也许是为了恳求她给予帮助。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徒劳了，因为当时只有5万士兵的维辛吉道里克斯已经被逼入“瓮”，面对的是超过两倍于自己的敌军。而且，恺撒已经吸取了在格尔高维亚城的教训，他没有对阿莱西亚发起猛攻，而是建起了攻城设施。

维辛吉道里克斯把酋长们召集到一起讨论未来的抉择，当时他们抵抗的决心十分坚定。据恺撒说，一个阿尔文尼亚人甚至在这个集会上建议军队自相残杀，将太小或太老的人吃掉，即使这样也决不投降。

凯尔特人尽其所能攻击和骚扰罗马人的攻城设施，以便为发出求援的维辛吉道里克斯争取时间。他们得到的回应简直势不可挡：有24万步兵和8000骑兵聚集在阿莱西亚西边的平原上努力帮助他们解除围城之势。但经过三天激烈的战斗，凯尔特人受到重创，军队剩余的人也溃散了。维辛吉道里克斯和他的人努力想突围出城堡，却被逼了回去，他们面临的结果几乎就是饿死。

维辛吉道里克斯立即召集大家，讨论战士们和阿莱西亚的非战斗员平民们面临着的严酷前景，因为罗马人连平民都不许出城。他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部落首领们的手中，他说自己愿意被交给罗马人，不论生死，否则必定招致血腥的报复，他愿意以此方式避免这种屠杀。最后，大家决定派代表与恺撒谈投降的条件。谈判进行得很短，而条件就是无条件投降。



维辛吉道里克斯带着镣铐，先被带回比布拉克特，恺撒和他的军队在那里度过了冬季，然后他又被押回罗马受了5年的牢狱折磨。公元前46年，这位凯尔特人的领袖被当众斩首，作为对恺撒胜利的一个庆祝。公元前40年，恺撒的头像被铸在罗马银币上，以纪念战胜高卢。

1900多年以后的1860年，另一个军人E. 史多福上校，满脑子都是恺撒当年围攻阿莱西亚的细节，在寻找这个战场时发现了它，就在今天的阿里塞·圣莱纳附近的奥克索艾斯山上。派他去的是拿破仑三世，后者同年在法国也发起了一系列的挖掘活动，针对的就是高卢战争可能发生的堡垒和战场。

在300名工人的协助下，史多福挖入了阿莱西亚高原周围的地域，发现了恺撒的攻城设施留下的痕迹，如土地上的地洞和其他印记。以史多福的工作为部分参考，1978年根据想像在“古代园”进行了重建。“古代园”就建在巴黎和里昂之间的伯恩，是一个以历史为主题的公园(见152页)。在阿莱西亚出土的一个钱罐中还有一些维辛吉道里克斯印制的硬
币，上面有他的名字。这个高卢最后战败的地方在被占领后成了一个大的罗马城镇。进一步的挖掘显示，它的街道布置是典型的罗马格式，有庙宇、剧场、广场和长方形基督教堂，全部都按胜利者的豪华风格建造。

通过航拍，在阿莱西亚和其他地方发现了更多罗马人军事设施的遗迹。在红外线所成图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由



亚瑟王神剑的重现

REAL-LIFE ECHOES OF EXCALIBUR

那是中世纪一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在战斗中受重伤的伟大君王亚瑟王命令一个皇家爵士，将亚瑟王神剑扔进附近一个湖中。他照做后，湖中神秘女子的手从湖中伸了出来，并将神剑带入湖水中(见右图)。亚瑟王神剑在那里等待崛起的亚瑟王来取走它，在未来某时将他的子民的敌人从卡米洛特(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王国中赶走。

这个动人的故事还包含了一点真实性：就像公元6世纪肯定会有一个不列颠——凯尔特君王，或君王们一样，他们是亚瑟王国永远的传奇的来源——人们从水池、湖水和沼泽中发现了成千把凯尔特人的剑。

1975年，法国北部果内



瑟-阿郎德的一个沼泽中发现了八九十把青铜剑，下面这几把青铜剑便是其中一部分，那个地区是以前三个强大的凯尔特部落领地的边界。大多数剑都有豁口，或者被折断或者被弄弯，像旁边那个。学者们认为这是故意造成的，是祭奠战士亡灵时的祭祀品。这些现在已经没用的剑当时被丢入水中，直到近代才结束没人打扰的日子。

考古学家的想像力一直没离开过亚瑟王的传奇故事。英国一个地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就是山上一个18亩大的堡垒——加德伯雷城堡。这就是卡米洛特吗？挖掘者们已经发现与亚瑟王时代有联系的证据，但同时也显示出那里曾驻扎过一支部队，而不是一群快乐的人们。

恺撒的攻城设施组成的线，还能用它发现几个罗马人的营地。

在高卢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几座城，如比布拉克特、埃沃立卡和格尔高维亚城也都在19世纪60年代找到了。1867年，法国考古学家J.G. 布略特开始在比布拉克特挖掘。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侄子约瑟夫·戴什里特继续了他的挖掘工作。戴什里特发现了一座有

街道和房屋的城，其中分几个特定区域，包括宗教活动区，冶炼金属和制造搪瓷的工匠、艺术家作坊的区域，以及一个上层阶级高档房屋的住宅区。城中心还有个值得夸耀的市场以及用来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场地。

在高卢取得胜利后，恺撒继续新的冒险。他在高卢花了两年多时间，大都在惩罚或扫荡。不同的声音没有被完全压住，不时还会有起义活动在四处开展。但实际上，自由的高卢已经在阿莱西亚失去了。然后恺撒回罗马打赢内战，完成了他做罗马终生独裁者的雄心。但事实证明了他的一生很短暂，因为他在公元前44年被刺杀了。他留在欧洲的遗产就是个不断罗马化的高卢，但即使许多凯尔特人失去了原有的古代特性，在偏远地区还是有人为坚持传统生活而自豪着。

默 泰莫·威勒先生是当代英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他一直追随着恺撒的足迹，而且与恺撒相似。威勒和恺撒都是出色的学者，也都是英勇的战士，威勒的杰出体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强壮且有指挥欲，他

们都特点鲜明并清楚公共关系的价值。

恺撒对远征不列颠的叙述促使威勒从1929年开始对古罗马的维鲁拉明城内部和周围进行了4年的挖掘。考古学家十分希望能发现罗马占领之前比利其人住所的遗迹，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不列颠有分支的凯尔特部落之一。许多比利其人在公元前1世纪前就迁移到了不列颠。他们带去了比不列颠当地农民更先进的拉特尼文化，同时也为当地建立了同欧洲大陆的贸易联系。比利其人的墓地中，比如1924年在柯彻斯特发现的和近来在维鲁拉明城发现的墓地，都有证据显示他们拥有奢侈的进口物品和做工精美的商品。

威勒一直特别注意公元前1世纪比利其人的一个酋长卡西沃劳努斯，他的卡图沃劳尼部落曾为不列颠产生过好几个凯尔特酋长，包括卡诺贝里努斯。在首府维鲁拉明城，卡西沃劳努斯于公元前54年带领人民抵抗罗马入侵，后来恺撒发动对不列颠的第二次侵略时他们投降了。威勒发现了许多他在寻找的东西，比如罗马人在维鲁拉明城建造的城墙外面有一个高原，他在那里就发现了一个比利其人的据点。存在于公元前15年前后的陶器说明卡诺贝里努斯的父亲——塔西欧瓦努斯，可能曾指导过城堡的建设。

在这个山地城堡的北部和东北部有两个罗马占领前同一时期的土木工事。这些城墙外，离威特汉普斯戴德城不远，威勒还发现了一个90英亩大的比利其城，这个城比他发现的维鲁拉明城还要古老。这里发现的陶瓷碎片都是本地产而非进口，其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即卡西沃劳努斯时期。这些陶器、巨大的壕沟和当地的土木工事让威勒确信，卡西沃劳努斯是在威特汉普斯戴德城与恺撒做最后抵抗的。威勒在维鲁拉明城内一个11英亩大的地方调查时发现了一些明显是罗马的东西，其中包括一个从城门延伸到大路上的大门的地基和一段镶嵌扇贝壳图案的地面。

维鲁拉明城的开掘得到了新闻界的注意和尊敬，威勒也十分



细心地培养他们的善意，因为新闻为他带来了公众的捐款资助，这正是他资金不足的计划所急需的。然而当一切结束时，这位考古学家发现自己仍十分向往寻找一个远离罗马的不列颠的过去。“我已经受够了到处充斥着罗马的东西，”他后来写道，“不论是罗马工艺的机械和平庸，还是罗马文化所宣扬的‘人道’，那种常常和残暴、腐化紧密联系着的东西，真让我疲惫和厌烦。”于是他在1934年离开了维鲁拉明城和“自命不凡的罗马机器”，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研究罗马之前的铁器时代的不列颠—梅登城堡。

坐落在多塞特雄壮的英格兰南部石灰岩山脉中的梅登城堡，对威勒而言是一个与他的冒险本性相称的挑战。这个巨大的、复杂的铁器时代定居点在一个双峰马鞍形山脉上占据了100多英亩。其中47英亩都被保护在其精心设计的防御之中，包括3个高堤，2个壕沟，另有一个堤坝几乎和整个南线延伸地一样长，东西两边的城门也进行了加固。即使到今天，它的一部分城墙仍有近60英尺高。这个山地城堡的名字与少女(maiden的原意)毫无关系，但也许是来自凯尔特语言的“梅氏堡垒”。

威勒召集了一个100余人的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这是英国考古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工作队，他将用4个夏季，从1934年到1937年，在梅登城堡磨炼他的宣传才能和最大限度地从工作中发掘资料的战术天赋。在那里，他设计了独特的格栅系统，就是把土地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块，从其四个面分别开展研究(见162页)。威勒尽最大可能地保证挖掘的宣传工作，他设立每周新闻专栏，保证有稳定数量的特写故事发表；即使是当时被称作电视的、尚处于婴儿时期的媒介，也对挖掘工作给予了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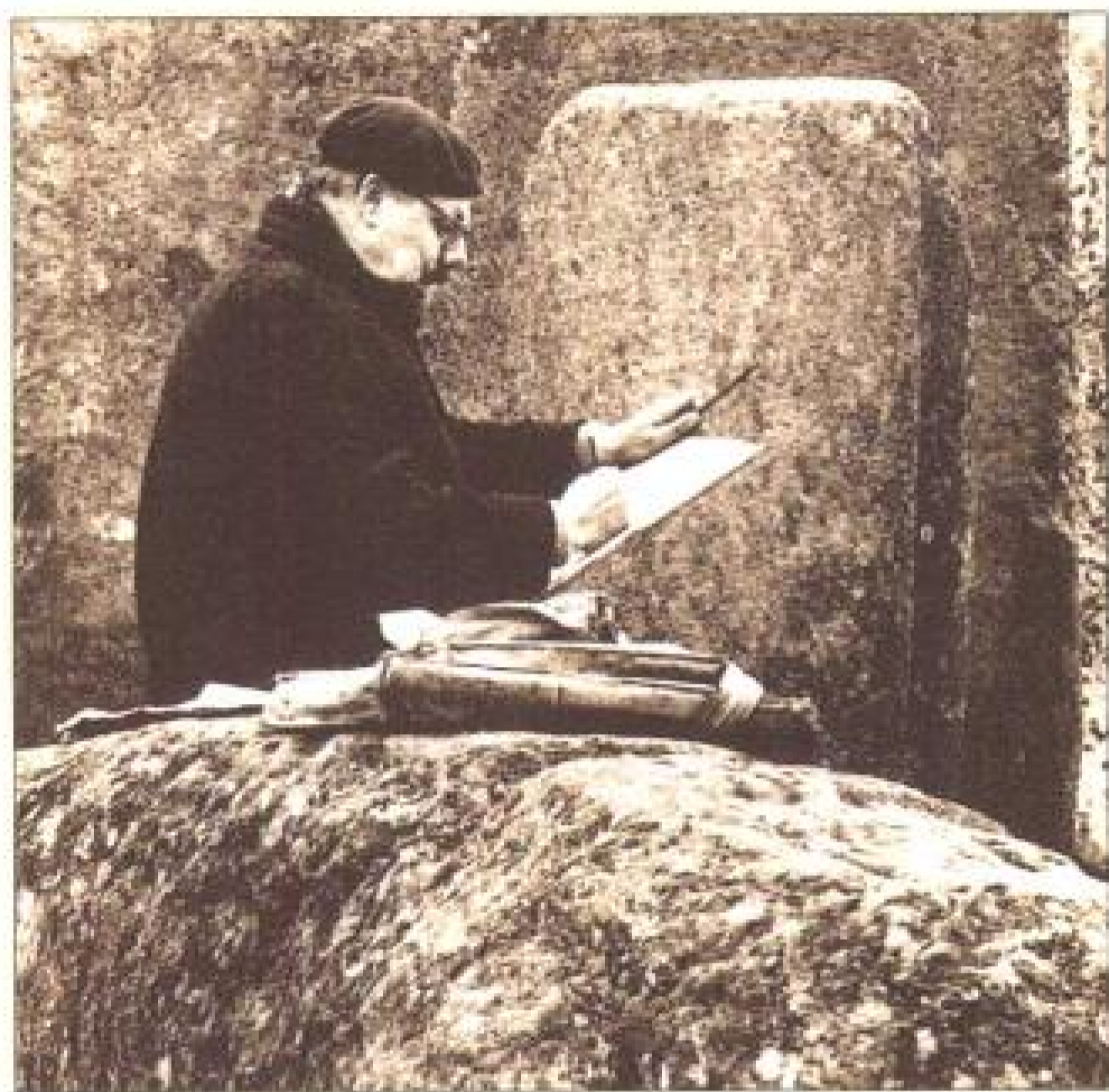
结果证明新闻报道是正确的，因为威勒在梅登城堡成功地追溯到远在罗马之前的遗迹。他发现了3个铁器时代定居点的遗迹，在第一个下面还有新石器时代群落生活的痕迹，这个群落比在梅登城堡发现的第一个山地堡垒还要早3000年。对这些连续出现的

一个艺术家设想的过去

AN ARTIST
VISUALIZES
THE PAST

拿着一支铅笔和一个草稿本，而不是凿子和铲子的英国艺术家阿兰·索罗尔对不列颠凯尔特人的考古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实际上，他的影响常被拿来与他的同事、同时代伟大的考古学家默泰莫·威勒爵士相比，后者在发掘凯尔特过去留下的遗迹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图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索罗尔正在英国巨石阵画素描



描，他专门为古代遗址创作复原图。用他的一个仰慕者的话讲，他“给考古报告于巴巴的骨架上增添了血肉”。索罗尔于1936年第一次涉足考古领域，当时他在莱斯特一个罗马遗址上绘图。他的作品引起了威勒的注意，他要索罗尔画一幅表现威勒正在挖掘的梅登城堡被罗马人攻击的作品。

为做好准备，索罗尔巡视整个地区，同考古学家们交谈，并仔细研究了地图、出土文物和照片。他努力的结果就是下面这幅表现罗马征服前城堡原貌的画。图中还特别采用了索罗尔作品中典型的鸟瞰方式。索罗尔在掌握空中俯瞰图的技巧方面是有名的，他最初学习这一技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他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伪装员。

堡垒，威勒认为最早的一个是在公元前300年由农夫们建造的。一个世纪后英格兰西南一个强大的部落或是部落联盟——杜鲁特里格斯，接管了这块地方并将它建成一个坚固的据点，大大提高了它的防御能力。几个世纪后，城堡又被以更高难度和更连贯的方式重新改建了，这一次，威勒推理说，是“一个具有极大才智的策划者和无疑已经掌权的权威者发动巨大的人力完成的”。他认为这个指挥天才是某个比利其酋长的次子，他带领追随者们努力从杜鲁特里格斯部落手中争夺到这个山地城堡的控制权，并使之形成了最终被罗马占领前的规模。

梅登城堡存在的最后时间在1937年才找到证据，当时威勒领导的挖掘活动发现了许多尸骨，其中有些明显是死于暴力(见163页)。威勒说，这些是凯尔特守城者，他们是在公元43年被泰特斯·韦斯帕西恩领导的罗马第二军团所屠杀，泰特斯·韦斯帕西恩于公元69年成为罗马皇帝。根据他的发现，威勒想像了韦斯帕西恩攻打梅登城堡东城门的情景，他的炮兵在步兵建斜坡之前，用弹弓或石弩射出箭幕做掩护攻打城堡，城堡被攻破后，接着就是大规模的屠杀。

即使十分尊重威勒的考古方法和造就他一生心血的重大发现，但一些考古学家现在仍对他勾画的战斗场景提出了争议。他们指出，在52具尸骨中，只有14具有暴力致死的痕迹。没有疑义的是，罗马对英格兰的接管，至少一部分是通过暴力。但一次暴力入侵，其间发生了许多充满戏剧性的战斗。

罗马开始对不列颠感兴趣是在恺撒第一次到那里时，他指出需要扫除那些为反罗马的高卢难民提供庇



护，甚至援助欧洲大陆同族的异己族群。也许他对岛上有丰富矿藏的报告和将来全面进攻的可行性报告也很感兴趣。但恶劣天气和海难事故影响了恺撒的两次入侵行动。而且，第二次他们遭到了整个不列颠南部的部落首领卡西沃劳努斯的顽强抵抗。卡西沃劳努斯采取了十分有效的游击战术和“毁地”战略，使罗马人在最终围困住他之前受尽苦头，威勒在近2000年之后才发现那个他最终可能被围困的地方——威特汉普斯戴德城。

由于一些下属酋长的背叛，卡西沃劳努斯投降了，他让恺撒带走一些人质，并同意每年向罗马进贡。但高卢不断的麻烦让恺撒对不列颠的一切进一步的计划都流产了，他也没有再返回那里。一段时间之后，卡西沃

■独特的格栅系统是默泰莫·威勒在梅登城堡发掘时指导使用的，在这幅1936年于南部入口处画的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技巧需要挖出一系列的小块，每个至少10英尺宽，它们之间还要留出足够的地方不挖，以便让工人推手推车通过，同时让不时聚集的游客们观看。每个方块都包括4个交叉地层供研究和拍照。

劳努斯重新获得了他的权位，也将进贡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然而一个世纪后，已经在政治上从共和制转变成帝制的罗马又把注意力投向了不列颠，这次它不但为了扩张版图，也冲着卡诺贝里努斯家族的反罗马情绪而来。

这个年轻的凯尔特酋长于公元10年开始了对不列颠南部部落大联盟的长期统治。他在自己加固了的首府卡姆罗顿纳姆，也就是离圣奥尔本55英里远的现在的柯彻斯特执政，这个特别的统治者让王国进入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那时的不列颠也成为一个大贸易中心。据斯特拉布讲，它出口商品远至希腊和罗马，商品有牛、小麦、金、银、锡、铁和皮货。不列颠也从欧洲进口奢侈商品如珠宝和葡萄酒。在柯彻斯特一次挖掘活动中发现了卡诺贝里努斯按罗马风格铸造的钱币，

■ 一个可能从石弓中射出的箭头，仍插在一个凯尔特勇士的脊椎骨中。这个勇士的尸骨是默泰莫·威勒爵士在梅登城堡东城门一个墓地中发现的。他可能是公元43年保卫城堡和抵抗罗马屠城时被害的。



上面有一颗小麦生长在他统治下的富饶的艾塞克斯乡间的图案。在柯彻斯特城外的莱克斯登发现的一个墓地中，发现了只有比卡诺贝里努斯才拥有的丰富的物品，其中收藏着适合一个酋长用的豪华的进口物品，如带银扣的锁子甲、银餐具、青铜桌、小雕像、葡萄酒、精美陶器、珠宝、象牙和玻璃制品。

卡诺贝里努斯维持和平的方法是向罗马保证友好。像帝国的其他部分一样，罗马也任其独立发展。但在公元1世纪40年代末，当酋长变老时出现了两个由其子率领的不同派别。阿迪米尼斯被罗马的富足和权力所诱惑，他的派别认为不列颠若归于罗马帝国会更加富裕。另外两个儿子，托高德姆努斯和弟弟卡拉塔库斯则有强烈的反罗马情绪。结果是卡诺贝里努斯流放了阿迪米尼斯，而后者则迅速地前往高卢请求罗马援助。

阿迪米尼斯当时很不幸地遇到了罗马疯狂的卡利古拉国王，这个人有很明显的精神病，而且不久就被他的保镖暗杀了。为回应阿迪米尼斯的请求，卡利古拉中断了他正对日耳曼人进行的战役，令其军团从美因茨一路行进到高卢海岸。他在那里命令士兵们用矛和剑“攻击”大海，然后又让部队收集海贝壳作为战利品来庆祝他们战胜了尼普顿——罗马的海神。也许还不清楚同这个疯子结盟的前途，阿迪米尼斯留在了高卢，等待家乡形势进展的消息。

公元40年至公元43年，卡诺贝里努斯去世了，于是卡拉塔库斯和哥哥托高德姆努斯继承了王位，这个事态变化给罗马新皇帝克劳迪亚斯一个完全正常的侵犯英岛和提高声誉的借口。他并没有亲自率兵进犯，而是派他的奥拉斯·普劳提亚斯将军带4个军团前往。入侵部队于公元43年在现在的里奇巴罗登陆，没有遭遇抵抗。

然而，托高德姆努斯和卡拉塔库斯很快就开始用他们的祖辈卡西沃努斯一个世纪之前折磨恺撒的同样办法折磨普劳提亚斯。



凯尔特人坚持这个战术，因为激烈战斗永远不是他们的强项，尤其在不列颠，他们在战争中仍然很依靠战车，这在高卢早就过时不用了。卡拉塔库斯决定在麦德威河口对抗他们，因为他认为没有桥，所以罗马人过河会有困难，能被轻易地拦截住。这是个致命的错误估计。罗马人不仅相当容易地涉渡过来，同时还实施了侧面包围策略，将凯尔特人围住，出其不意地将他们击败了。托高德姆努斯在战斗中受伤，不久就病死了，于是卡拉塔库斯将剩余部队撤回到不列颠首府卡姆罗顿纳姆，而普劳提亚斯则紧随其后。

看到战斗胜利的克劳迪亚斯要亲自前往不列颠，他带领着增援部队，其中包括一个大象特遣队，这无疑把凯尔特人吓坏了，因为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怪兽。他命令普劳提亚斯不要接近卡姆罗顿纳姆，因为他想由自己取得对凯尔特人的胜利。这让卡拉塔库斯和他的家族及追随者有了逃跑的时间。凯尔特人在撤退，克劳迪亚斯在不列颠享受了16天的胜利滋味。卡姆罗顿纳姆成了新的罗马大不列颠省的省会，囊括了南部低地所有肥沃的农田。罗马皇帝接到几个凯尔特酋长的效忠宣言，他就派第20军团的一部分前往维鲁拉明城修建堡垒。同时，卡拉塔库斯向西行进，到了现在的威尔士，召集几个部落继续抵抗罗马。最终，阿迪米尼斯及其同伙贝里科斯，在不列颠建立了罗马的附庸区，他们则是傀儡首领。

克劳迪亚斯回到罗马后，普劳提亚斯又派韦斯帕西恩这个未来的罗马皇帝去扫除不列颠南部剩余的抵抗力量。这个未来皇帝出动后占领了20个堡垒，梅登城堡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大不列颠省的首任长官普劳提亚斯开始在几个省中推行罗马常用的方法，建立附庸关系来保护罗马的利益和边界。但他在德鲁伊特教控制的不列颠西部和威尔土地区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只好依靠东部的盟友，主要有布里甘地斯的女酋长卡蒂曼杜娃，这个部落占据着

英国农田上的秘密

MYSTERY IN AN ENGLISH FARM FIELD

在英格兰斯乃提沙姆一块普通的农田上,人们不断地发现凯尔特人的珍宝,但没人知道为什么会在那里发现如此多的金、银和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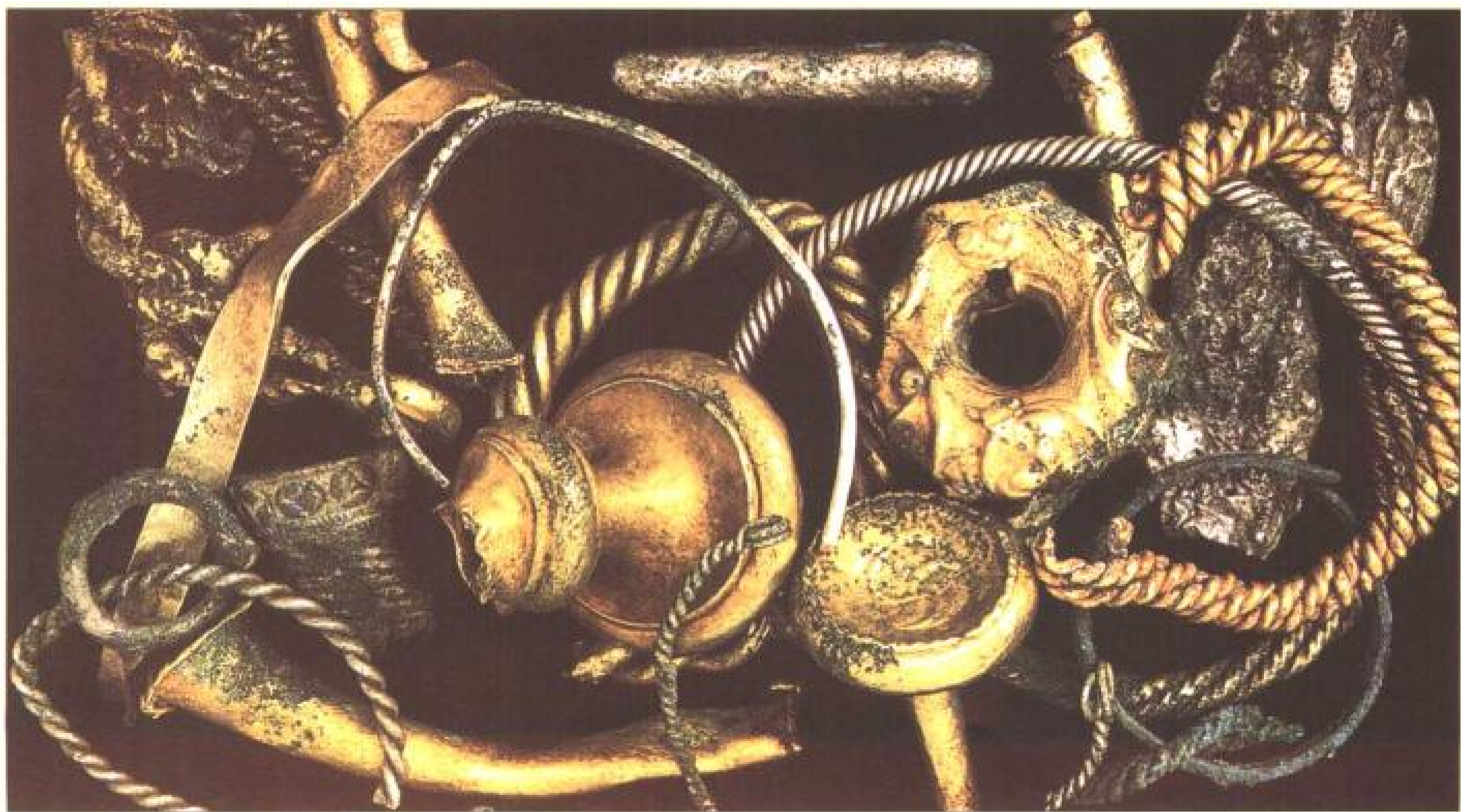
第一次发现是在1948年,当时是一个农夫看到一块金属,他就问工头这可能是什么东西。工头把它扔到一边。但后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金属碎块,人们就把它拿到当地博物馆,被确定为一条金项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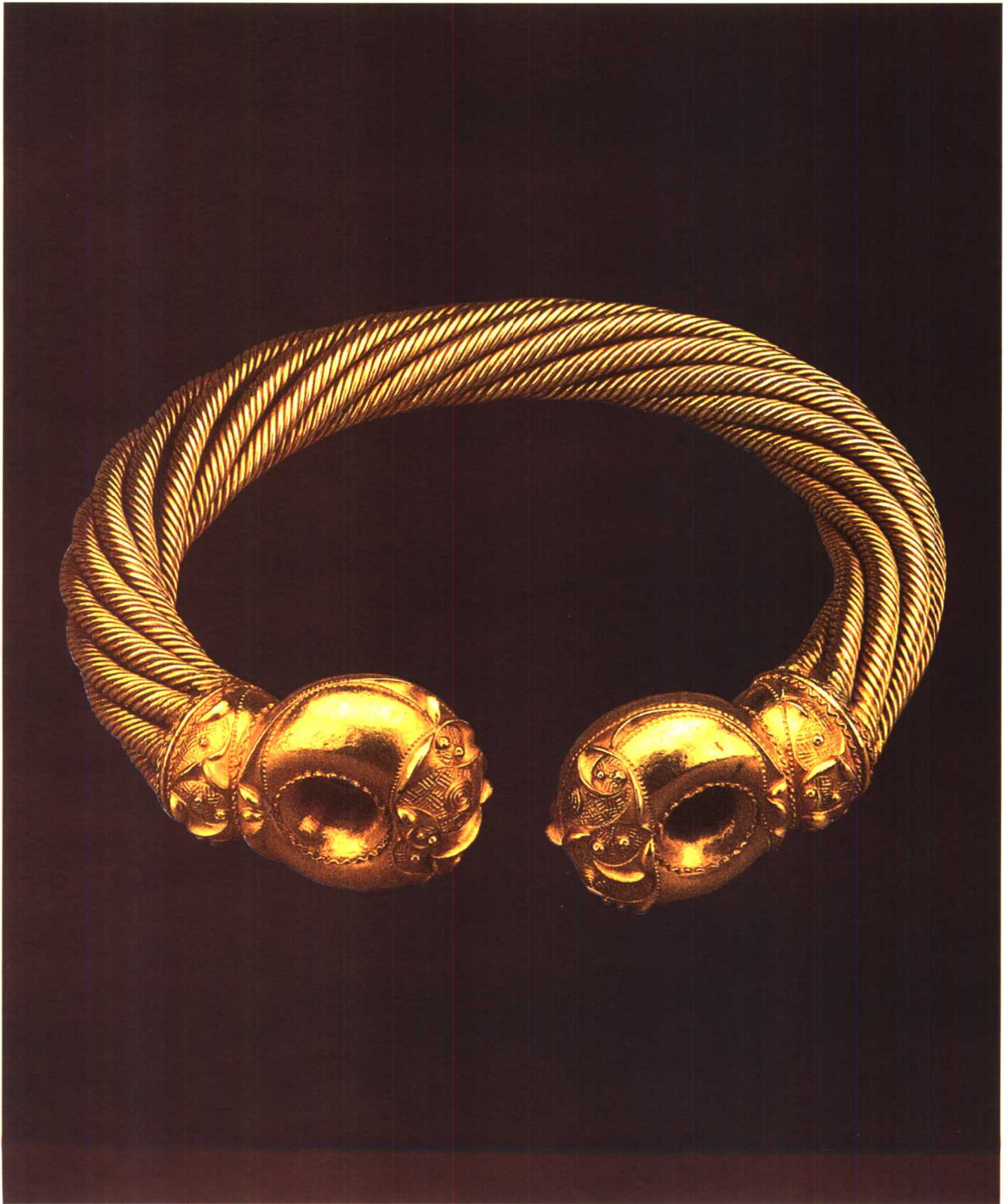
1950年、1964年、1968年和1973年,人们在发掘中又发现了更多的项圈,包括右图中那个八股圈。到1973年,考古学家猜

测这块地上可能没什么东西了。后来在1989年,一个业余考古者用金属探测器探测时有了一个珍贵的发现:一口青铜大锅中混杂着许多金属块、断项圈、手镯和其他东西。很明显,这些物品是想拿来熔化的(下图)。有一个项圈一直被埋入地下达2000年之久,直到被拿出来才显露出它的本来面貌。

于是考古学家们对这块土地展开了一次彻底检查,挖开了6英亩大小的地面,又发现了5处宝藏。埋藏宝藏的人很仔细地将其中3个用双层坑道埋起来,更加珍贵的物件被放在下面的空间

中。从这5处发现了至少63个完整的项圈。同时发现的高卢—罗马硬币可以让考古学家将宝藏的时间推算到公元70年。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了一个包括20英亩大的封闭的坑道。这个局限的区域一定有某种特殊的作用,但由于没有更多线索,考古学家只能推断它是埋葬供品的地方,或者可能是当地爱西尼部落统治者的金银珍宝库。奇怪的是,这个坑道并不在任何聚居区附近。如果把这些珍宝放在一起,斯乃提沙姆宝藏就是英国最伟大的铁器时代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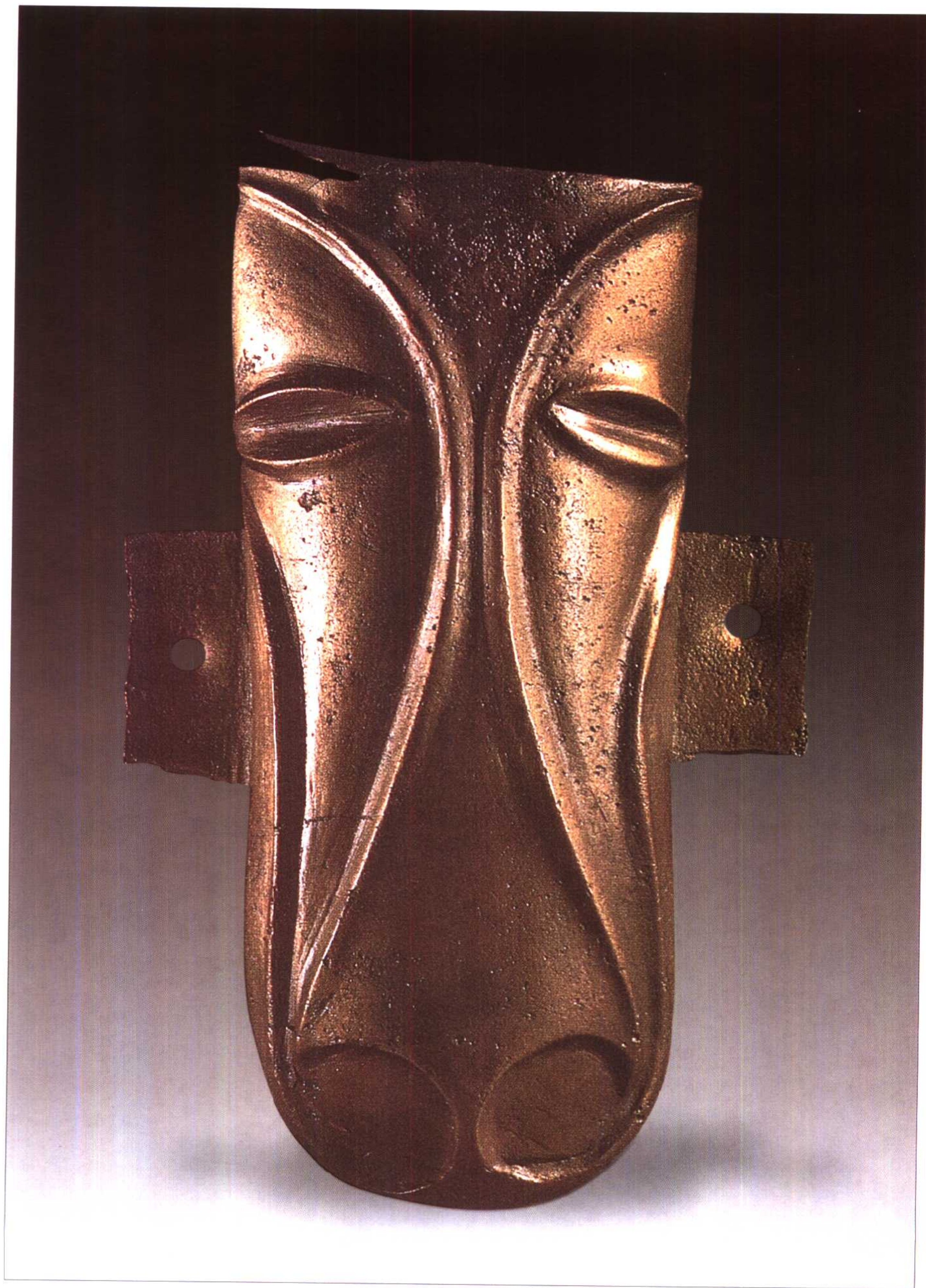


很大一块领土，包括现在的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如果在威尔士情况不差的话，普劳提亚斯无疑会很高兴，但有一个原因令他无法成功：卡拉塔库斯在威尔士。这个年轻的酋长已经为他反抗罗马的事业招募到5个部落。当时普劳提亚斯在不列颠时曾一度造成相持状态：只要卡拉塔库斯没有动静，省长官就不理会他。但在公元47年秋，普劳提亚斯任期已满，一个新的省长官来了，他就是帕布利亚斯·奥斯多里亚斯·司凯普勒。卡拉塔库斯继续发动攻势，主要凭借凯尔特人历史悠久的游击战术。他认为在他的部队没有足够强大之前，要一直避免与敌人正面对抗。他的胜利促使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这样评论：凯尔特人“对卡拉塔库斯的威力十分信赖，因而他们天生凶猛的特点更被加强了。卡拉塔库斯无数次的胜仗和不败纪录使他在不列颠众酋长中十分突出”。

然而像维辛吉道里克斯一样，卡拉塔库斯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无法永远地避免激烈的阵地战，最终对抗发生在公元50年左右，可能在现在的威尔士和英格兰边界的中间部分。那是一次激烈的战斗，但最终还是罗马人胜利了。然而又像在卡姆罗顿纳姆一样，卡拉塔库斯和他的家人再一次逃脱了屠杀。这次他们向北逃去，想到卡蒂曼杜娃的布里甘地斯部落寻求庇护。这个选择很不幸，因为那个老谋深算的女酋长知道她的未来是和罗马在一起的，就向普劳提亚斯的继任者司凯普勒出卖了她的凯尔特朋友。于是卡拉塔库斯和他的家人相继被带到了罗马。

然而在那里，卡拉塔库斯还曾经试图避免维辛吉道里克斯那样的血腥结局。这个不列颠领袖的盛名已

■ 这个4.1英寸长的青铜马车装饰品是个经过加工的马脸。它是在19世纪的约克郡北部和马具及马车用具一起在秘库中被发现的，这些曾经属于布里甘地斯部落所有。它是公元1世纪加工而成，可能是用来为凯尔特贵族的马车装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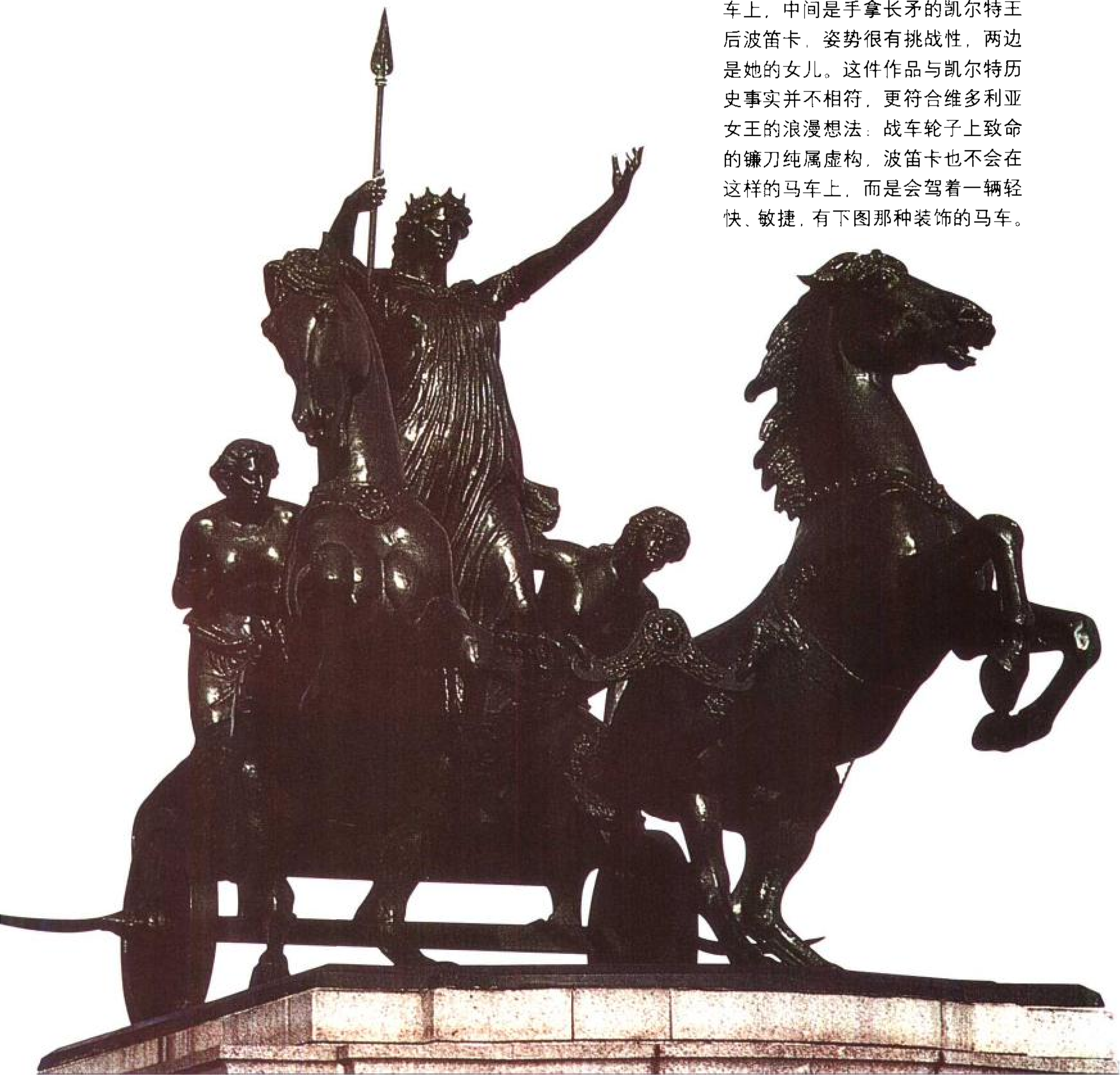
经传遍了罗马，因此当他在一个盛大的仪式中被带到克劳迪亚斯面前时，他骄傲地要求被仁慈地对待。塔西佗这样写道，卡拉塔库斯声称：“我有马、勇士和金子。如果我不愿意舍弃他们又有什么奇怪？难道因为你要追求世界一统的帝国，人们就要接受全世界被奴役的命运？”这个雄辩的凯尔特人还利用了罗马对历史评判的尊重：“我是作为一个不战而降的人被带来的吗？那不但我的声誉扫地，你们的胜利也将不值一文。如果你们处罚了我，历史就被遗忘了。但如果宽恕我，我将是你们的仁慈的永久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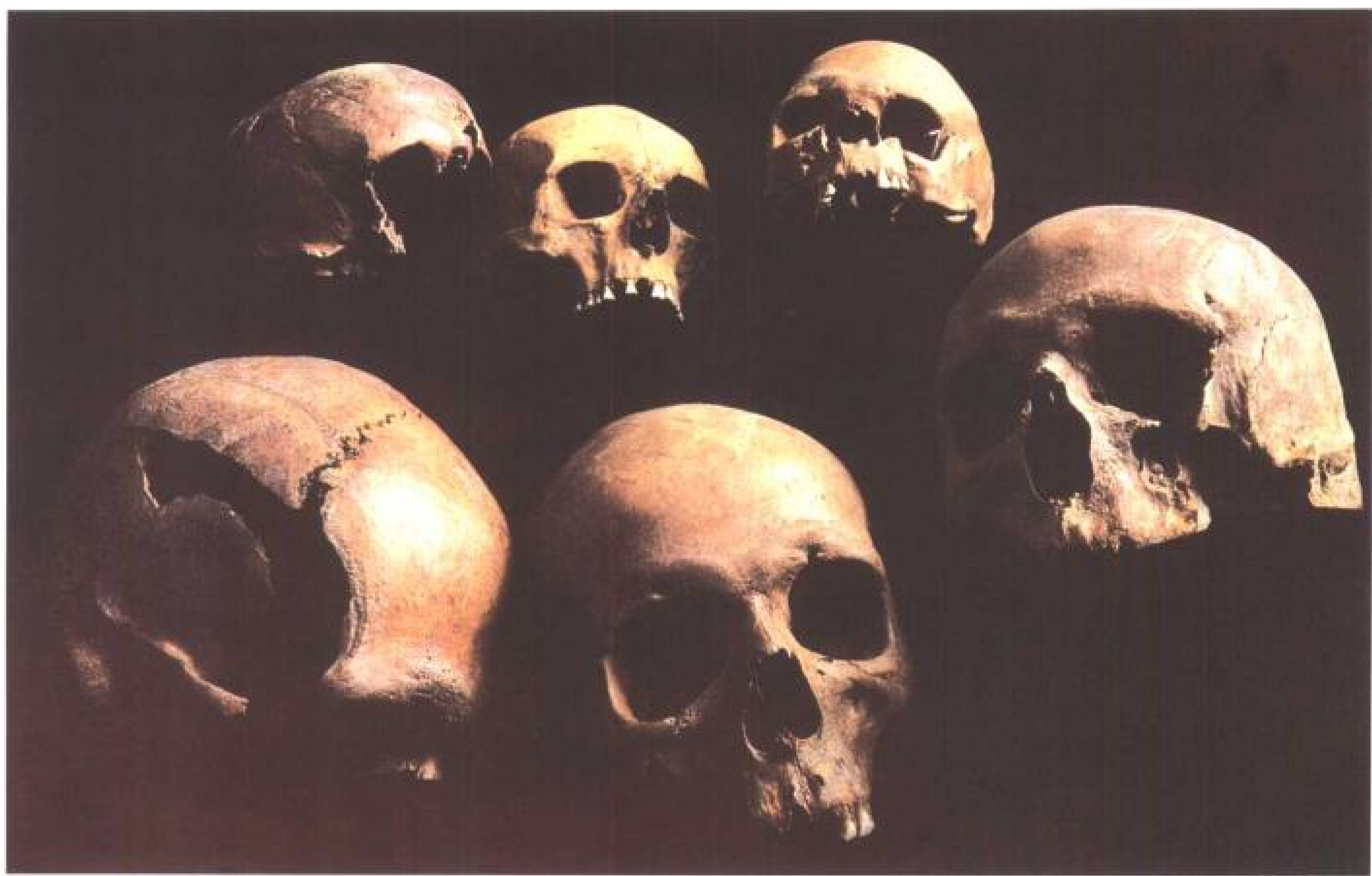
克劳迪亚斯的确宽恕了卡拉塔库斯和他的家人，他们在罗马度过了余生。然而，他的失败也是凯尔特人衰落过程中的另一个转折点。

即使将卡拉塔库斯清除了，大不列颠还是拒绝安定下来以达到罗马人所希望的那种温顺状态。不列颠人受地中海时代的影响比高卢人更早，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和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帝国殖民者的专横态度下，不列颠人常不断被激怒。而且，罗马人在对付这个新省时，好像比对高卢还要不老练。比如，他们开始在卡姆罗顿纳姆兴建一个克劳迪亚斯的庙时，曾逼不列颠的酋长们进贡，让他们为不列颠的侵略者花钱建碑。

公元54年，克劳迪亚斯被毒死，据猜测是他的侄子阿格里皮纳干的，他17岁的儿子尼禄成为新皇帝。帝国军队违反了罗马不损害当地宗教的惯例：他们侵犯威尔士，还攻击了安格尔西—德鲁伊德教徒最神圣的避难所之一。而后者对凯尔特人的重要性在1942年到1943年冬季英国空军在那里建立基地时也被忽略了。工人们发现了一些后来证明是德鲁伊德教奴隶戴过的锁链和5个项圈，却将其用于建设中，这些东西很可能曾锁过不幸的祭祀牺牲者。在考古学家被召来后，其他几个凯尔特人工制品也得见天日，包括青铜装饰品和残缺的马车，这证明安格尔西的确是个主要的

■ 在伦敦国会大楼外的泰晤士河堤坝上，有一座于1902年建立的青铜雕像：一辆双马拉的装备精良的战车上，中间是手拿长矛的凯尔特王后波笛卡，姿势很有挑战性，两边是她的女儿。这件作品与凯尔特历史事实并不相符，更符合维多利亚女王的浪漫想法：战车轮子上致命的镰刀纯属虚构，波笛卡也不会在这样的马车上，而是会驾着一辆轻快、敏捷，有下图那种装饰的马车。





宗教中心。

发生在英格兰东部爱西尼部落土地上的一次事件使不满的火苗成了导火索。公元48年，爱西尼发生起义，于是罗马在那里安置了一个附庸酋长，叫普拉苏塔格斯，此人曾向克劳迪亚斯宣誓效忠。普拉苏塔格斯在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两个女儿。这是罗马人通常用来保护自己财产被帝国完全没收的一个方法，但在这里却是个很难实现的美梦，而且大不列颠的地方财政官卡图斯·第申努斯在这件事上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他派一帮手下到爱西尼将普拉苏塔格斯的全部财产列出清单，并令其归帝国征用。

然而，这些官员同普拉苏塔格斯的遗孀波笛卡王后(见171页)产生了冲突。几个世纪来出现了许多描写她的功绩的文章，而在一系列错误中，她的名字被写成了波笛西，并被写进传奇流传至今。她的真名，“波笛

■ 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伦敦古老的瓦尔布鲁克河的河床上，人们发现了这些头骨。默泰莫·威勒爵士曾认为它们是波笛卡女王横扫罗马占领伦敦时所杀之人。然而，后来有研究显示，这些头骨多数是男性的，上面并没有暴力致死的痕迹，而且才存在几个世纪。现在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可能是祭祀河流时的供品，而且这些人头是在罗马控制不列颠南部时人们秘密带出来的。

卡”源自凯尔特“胜利”一词，相当于现在的名字“维多利亚”。由于波笛卡王后反对没收她家族的财产，罗马人就报复性地剥下她的衣服并鞭打她，还强暴了她的两个女儿。这种可耻行径引发了全国性的反抗，在波笛卡的领导下，几乎所有的部落都参加了斗争。而布里甘地斯部落是个例外，其酋长就是曾背叛了卡拉塔库斯的卡蒂曼杜娃。如果她当时帮助了同族人波笛卡王后，反抗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的了。

正如古代历史学家描述的一样，带领军队的波笛卡是个让人难忘的人物，如雕像般清晰的她面带怒容，泛着金色的红色头发一直垂到腰际。她似乎包含着在不列颠爆发的所有愤怒，横扫面前的所有障碍。在公元60年左右，这些不列颠人快速攻击并毁灭了憎恨的首府卡姆罗顿纳姆、维鲁拉明城和伦敦，杀死罗马人和那些对罗马效忠的凯尔特人。据塔西佗的记录，波笛卡的士兵行为极其野蛮暴虐，犯下许多暴行，包括割下并吃掉女犯人的乳房，然后把受害者竖直地钉在木桩上。塔西佗说，在对三城的洗劫中，总共有7万罗马人及其支持者被杀害。

凯 尔特人最终为他们的起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波笛卡的军队被打败了，8万不列颠人被杀。为了避免被罗马人抓住后要承受的更多屈辱，王后和她的女儿们自杀了，爱西尼人也沦为了奴隶。由于战争，农业生产中断了，饥荒威胁着大地，而罗马对曾参加反抗的部落的迫害则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然而经过10年左右，当一个新的仁慈的执政官上任后，难得的和平才逐渐到来；而被反抗动摇了的罗马也开始对不列颠温和些了。

在大不列颠省内不再有大的战事了，虽然帝国军队在公元1世纪70年代初期确实曾向威尔士和约克郡内部进军，并深入到了不列颠北部。公元78年到公元84年间，在尤利乌斯·阿古利可拉将军的带领下，军队经过一系列战斗挺进到苏格兰，他们击败



■ 这三个物品显示出，在凯尔特人丧失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后很久，凯尔特艺术家们仍然坚持着传统。左边的青铜盾甲于1855年在伦敦附近的泰晤士河被发现，它是公元前或公元1世纪留下的；上面精致的涡轮状螺旋纹和旋转图案出现在上图那个浇铸的镀银塔拉胸针上，它制造于公元8世纪的爱尔兰。右边的是公元8世纪晚期由爱尔兰僧侣创作而成的《凯尔斯书经》中的一页，其中表现出了曲线风格的极致。经过艺术化装饰的大写字母是“耶稣”在希腊文中的前3个字母。





了格劳皮亚斯山上一支凯尔特皮克特人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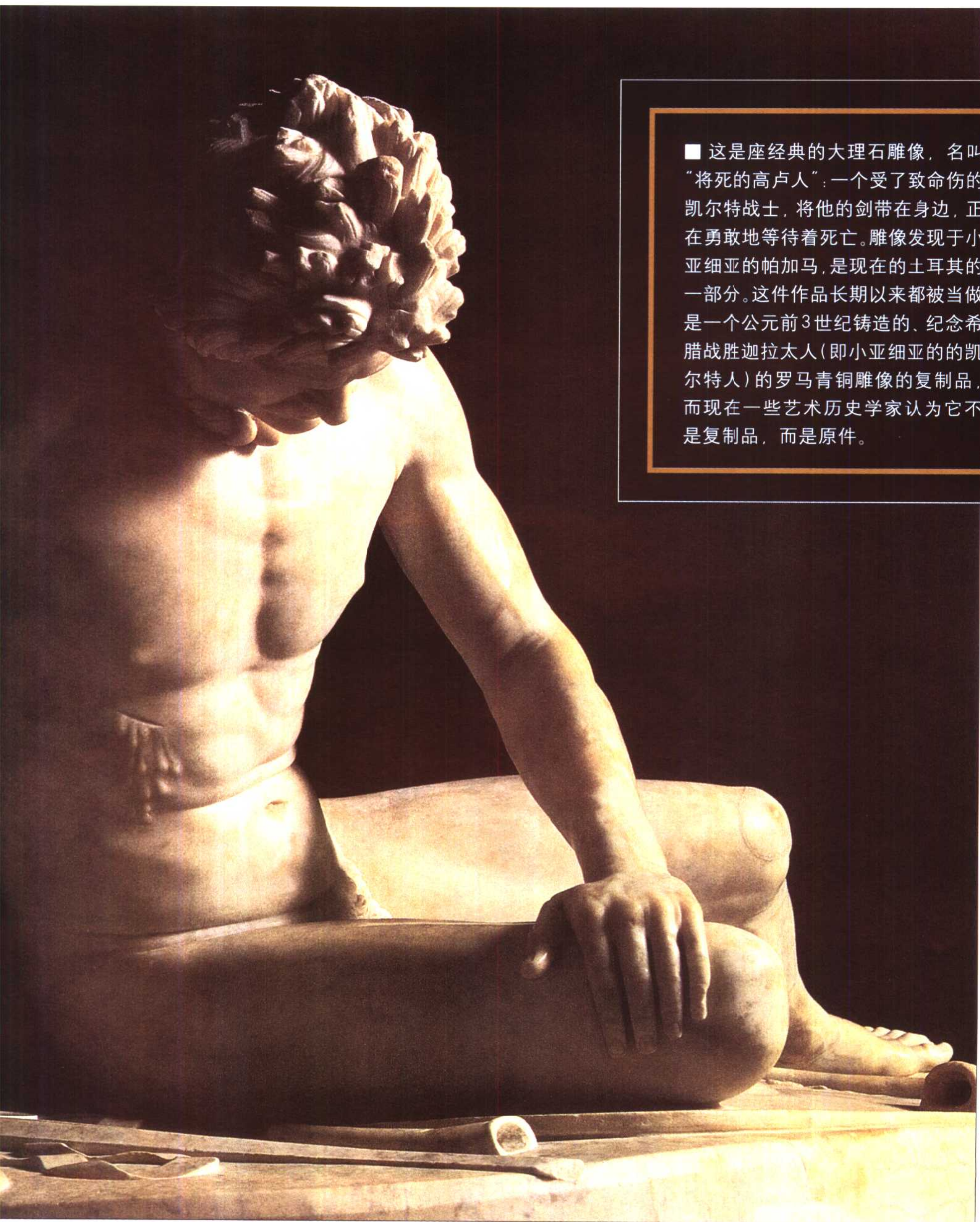
然而，罗马也意识到，要有效地治理一个帝国必须有所限制。公元12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从泰恩河河口到爱尔兰海之间，横贯岛上建造一段73英里长的城墙。建这段长城墙有两个目的：既保护了该省不被北部凶猛的凯尔特部落袭击，又勾画出罗马在北部最远影响到的范围。公元162年，边界向北移了，因为几十年后的安东尼·皮亚斯又建造了第二段城墙，这次是从福思湾延伸到克莱德河。在城墙南部，不列颠继续被罗马占领了一段时期。

但罗马本身也在衰落。早在公元2世纪，罗马军队就开始从该省撤出，以保护离本土更近的领土，大约在公元407年，最后一批罗马士兵也撤走了。被罗马占领的不列颠酋长们开始重申自己的主张，然而至此，他们的问题并不在南部而是在北部，因为从未被罗马统治过的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向他们逼近了。而且西边又来了日耳曼人。到公元5世纪，罗马及其帝国在西部的领地开始被日耳曼部落，如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逐渐侵占。甚至在高卢和不列颠，新的侵略者们也无情地取代了罗马人的位置，被罗马控制的凯尔特人口也越来越少了。

凯尔特人并没有从历史中消失，即使他们只是在当今欧洲被称作是“凯尔特边缘区”的地方留下了明显踪迹，如爱尔兰、苏格兰、马恩岛、康沃尔郡、布列塔尼以及威尔士。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只有1300万—1400万人，而且在这个相对较小的集体中，凯尔特人的语言不是消亡了，就是正在灭绝。保留着这种语言的都是些边远地区，如普遍讲爱尔兰语的爱尔兰西部，和约有一半人讲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半岛。在威尔士约有26%的人讲威尔士语，有1.5%多一点的苏格兰人讲盖尔语。

使凯尔特人在1000多年中区别于其他种族的正是它的语言，而这么一个曾受习俗和信仰限制不怎么把东西写下来的民族，在





■ 这是座经典的大理石雕像，名叫“将死的高卢人”：一个受了致命伤的凯尔特战士，将他的剑带在身边，正在勇敢地等待着死亡。雕像发现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部分。这件作品长期以来都被当做是一个公元前3世纪铸造的、纪念希腊战胜迦拉太人（即小亚细亚的的凯尔特人）的罗马青铜雕像的复制品，而现在一些艺术历史学家认为它不是复制品，而是原件。



最终拿起笔时居然创作出了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学，这好像是个奇怪的扭曲历史的现象。是基督教的到来，和与之相伴的德鲁伊教的灭亡，让凯尔特人能自由地写作了。新的信仰是公元5世纪来到爱尔兰的，而同时到来的还有“写作间”，一种安置在简朴边远的修道院中，供大批修道士们整日抄写或注释手稿的地方。这些作品最著名的特点就是其卓越的艺术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凯尔斯圣经》(见175页)，即对四部《福音书》的翻译作品，可能是公元9世纪在苏格兰外的爱奥那岛修道院中完成的。把它从这里带到米斯郡的爱尔兰凯尔斯修道院的，很有可能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袭击时逃离的修士们。虽然属于基督教，《凯尔斯圣经》依然闪耀着教义之外的艺术光辉——它文字流畅，辞藻华丽，内容繁杂而精细，反映了拉特尼风格晚期的繁盛。

虽然在圣经上花了很多工夫，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士们并不是没有业余时间，他们还常常记录下民间故事和其他本地生动的文学作品，使之流传至今。因为其英雄主义的传统，所以不必惊奇凯尔特人也向西方世界拿出了他们最重要和永久的一个传奇故事，就是亚瑟王的故事中的骑士榜样。

亚瑟王(见156—157页)的原型是不列颠的一个酋长，他曾带领凯尔特人在公元500年左右抵抗萨克森人的侵略。不论如何，到公元6世纪亚瑟王的名字已经在整个不列颠西部闻名并受到崇敬。这个名字在公元9世纪出现在一本叫《历史上的不列颠》的民间传说杂集上，此书是一个名为纳尼亚斯的威尔士牧师用拉丁文编写的。公元11世纪，它又出现在威尔士的一本描写神秘和英雄故事的书中。公元12世纪，有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亚瑟王，当时住在威尔士蒙默思郡杰弗里的一個布列塔尼牧师，将亚瑟王写入了一本叫《不列颠王史》的虚构的小说中。故事经过中世纪的不断演化，他又在书中把古老传说、神话和自己的创造糅合到一起，于是就形成了亚瑟王的勇敢骑士和神圣事业的故事基础。

凯尔特人的古代作家和中世纪作家们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西方文学方面留下了许多荣誉：乔纳森·斯威夫特、罗伯特·彭斯、威廉·巴特勒·叶芝、乔治·肖伯纳、詹姆斯·乔伊斯、迪伦·托马斯以及塞缪尔·贝克特等只是其中几位创造荣誉的人。还有种无形的东西也流传了下来：凯尔特人不惜代价追求自由的热情。凯尔特人在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迁徙时也带走了这个传统，公元18世纪到公元19世纪，大批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康沃尔人、布列塔尼人和马恩岛人迁移到北美，在那里，他们继续记录下故事，也继续做着贡献。

在历史的长卷中，古老的凯尔特人已经从黎明走向了黄昏。但当人们开始兴起欣赏他们的遗物时，他们又再一次繁荣了。

泥沼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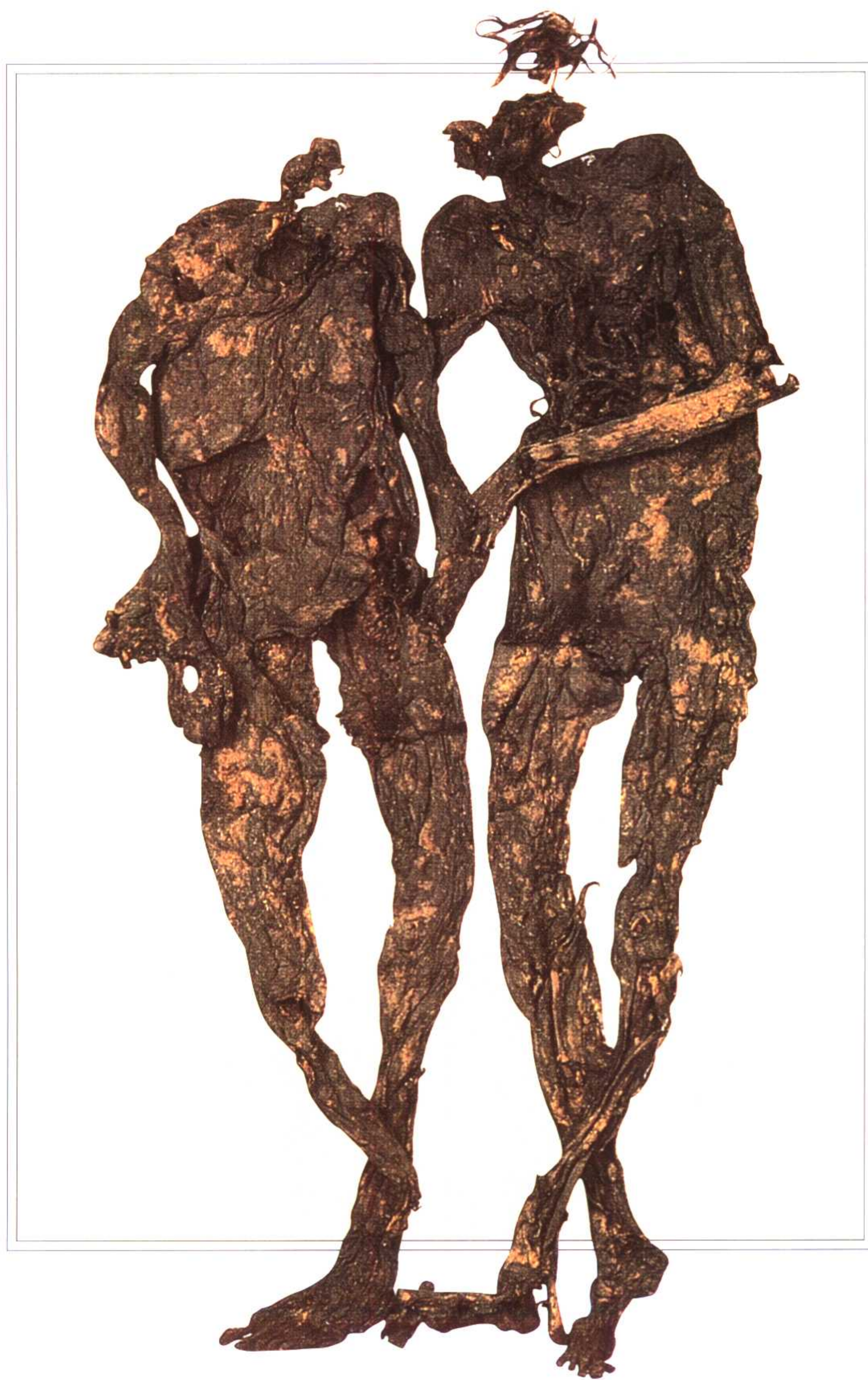
THE PEOPLE FROM THE BOG

根据德国西北部一个村庄赫曼斯伯格古老的教堂记事簿记载，500多年前在一个泥沼中劳作的农民们偶然碰到一个出乎意料又可怕景象：一具尸体，脖子以下都深埋在泥沼中。考虑到死者接受的是基督教的埋葬方式，而他们无疑又害怕将尸体从污泥中拉出来后的后果，于是就向教堂牧师马格纳斯·劳伦罗德征求意见。据记载，劳伦罗德告诉他们，尸体当时一定是侏儒们处理的，并让他们不要管它。因为那些小人儿们已经把这个不幸的人推向死亡，不久他们就会将其掩埋。而实际表明，牧师是对的：当好奇的村民们第二天返回到那里时，就再也见不到那具尸体了。

熟悉此类所谓“泥沼人”的专家们告诉人们，尸体的发现和后来的消失都是正常的。几个世纪来已经出现了无数类似的古代的保存完好的尸体，其中也包括许多明显生活在铁器时代的人，但只有极少数经过科学的检查。多数都像赫曼斯伯格泥沼人那样，只是简单地被掩埋，或是喂了老鼠、蛆虫和狐狸；其他的当然就安息在教堂墓地中了。

而出现在以下几页的铁器时代的尸体都是例外，右面这对被碾平的人也一样。这两个人被称作德比和琼，1904年6月发现于荷兰的威尔丁格文。检查发现德比有5英尺10英寸高，而且他的死因可能是心脏受到刺伤。但有意思的是，这个男人的右臂还温柔地揽着女伴的腰部。





祭祀丰产女神

SACRIFICES TO THE FERTILITY GODDESS

就像把种子深埋入土,让它在苏醒前长眠一样,有些泥沼人也是先在仪式中被杀掉再掩埋,以保证春季播种的成功。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的作品中曾描述过这样的一次仪式,

每年春天铁器时代的日耳曼人都要举行这种仪式。仪式中,一个牧师象征性地同丰产女神结婚,并与她同乘马车穿过乡村。然后他们在一个“僻静的湖”中沐浴,女神的随从作为祭品被牺牲,并

“被同一个湖吞没”。塔西佗没有提及牧师的命运,但从被绞死的男性泥沼人的数量看,他们的结果也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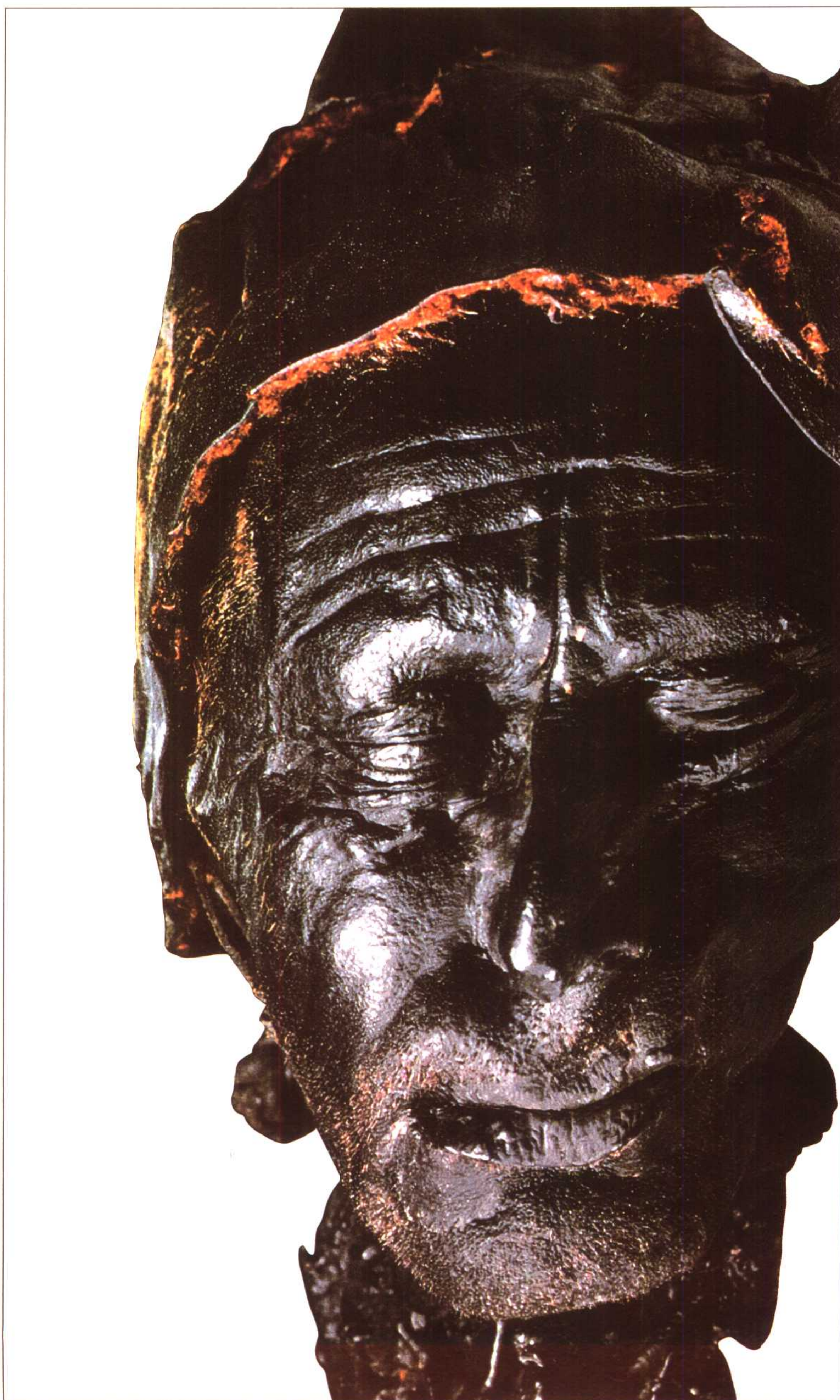


■ 一个打结的麻绳套索挂在左图的“保尔芬人”的脖子上。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是1946年在丹麦的保尔芬被泥炭工人发现的。上图就是长38英寸的绳子，可能就是勒死他的工具，但也可能是为象征丰产女神而戴的，也许上面那个金项圈也有同样的作用。泥沼中已经发现了几十个这样的金属项圈。和保尔芬人一样，人们认为这些物件也是被当做献给女神的供品扔入水中的。



■ 1950年在丹麦发现了“托伦德人”(左图),侧身躺着,只戴着一根兽皮脖套和一顶皮帽。他的脖子上有一根类似项圈的手编皮套索,可能是用来勒死他的。虽然尸体保存得很好,还能查出他的最后一顿饭的内容是用种子熬的稀粥,但科学家们还是选择只把他的头保存起来。右图就是被冻干的头的样子。





对一个通奸者的严厉惩罚

AN ADULTERER'S HARSH PUNISHMENT

根据许多不同的历史记录，并非所有的泥沼人都是祭祀的牺牲品。有些人可能违反了公元1世纪日耳曼部落制定的严格而不可宽恕的行为准则。“叛徒和逃兵，”塔西佗写道，“要被吊死在树上。懦夫、偷懒者和鸡奸者要被压在柳条栅栏下，扔进黏糊糊的污泥沼泽中。”他还说，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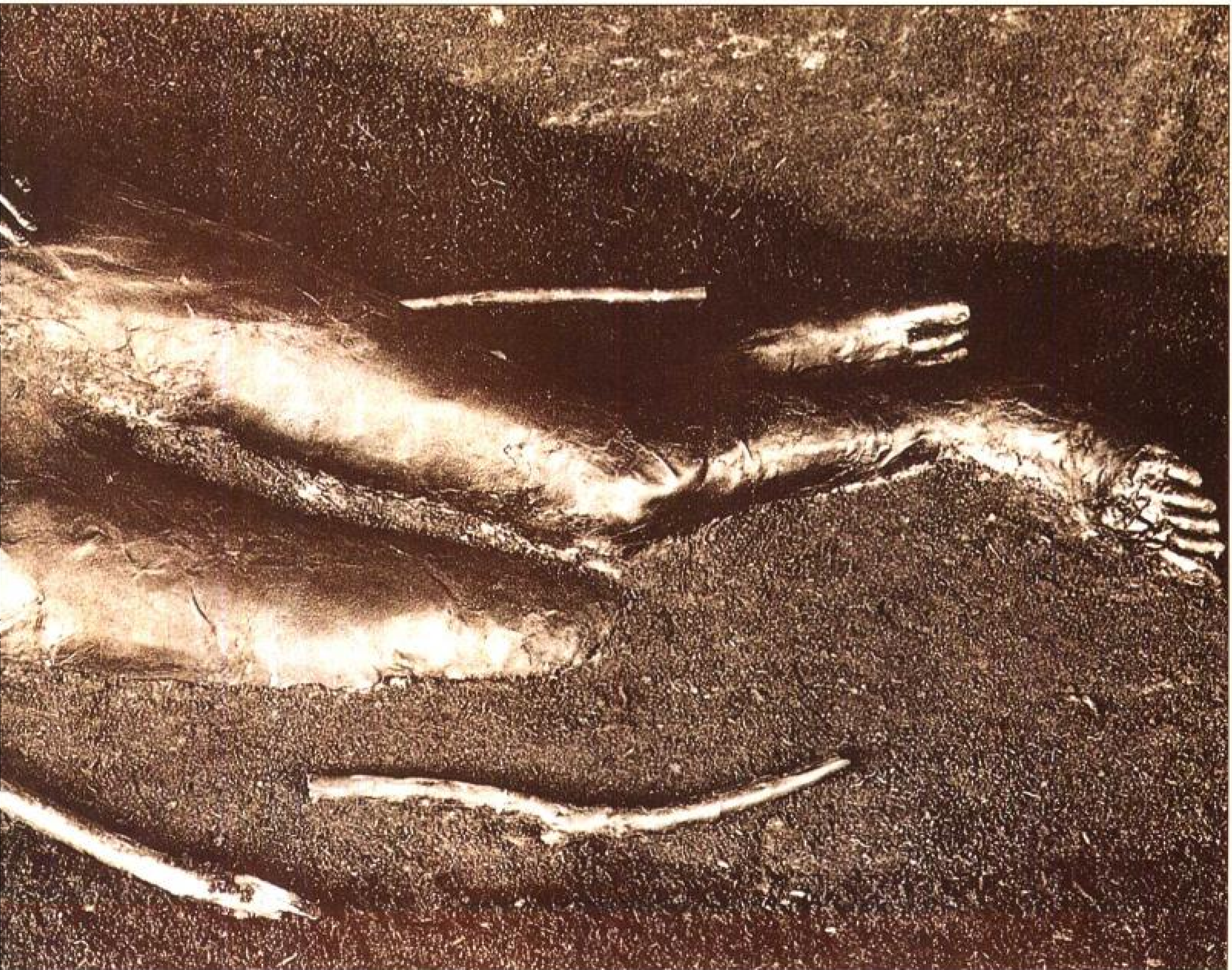
不幸被控通奸的女人“会立刻受到她丈夫的惩罚。他剪掉她的头发，剥光她的衣服，当着同族人的面将她赶出家门，并在村子里鞭打她”。

下面这个叫做“温德比女孩”的14岁孩子的死可能发生在那种受当众羞辱惩罚的年代之后，1952年人们在靠近丹麦的德

国什勒斯威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泥沼中发现了她。她的身体裸露着，只戴着个牛皮脖套和一个棕、红、黄三色编的眼罩，而且头上左边的头发被剪短了。经过对她身体的仔细检查，未发现被勒或受其他伤害的痕迹。检查者推断，她是被淹死的。



■ 温德比女孩身边是长长的桦树枝，这使她被固定在泥沼的水面下，她的左臂和臀部间还放着一块大石头。



大自然保存的功劳

FEATS OF SELECTIVE PRESERVATION

泥沼人能完好地保存,这要归功于远早于他们生活时代之前的一个事件——冰川的后退和冰河时代的结束。后退的冰川在横贯北欧、不列颠群岛等的大片地区留下了许多的凹陷区,凹陷中逐渐充满水,但水却很少排出。

这种不流动的水池中的坏蔬菜没能轻易分解,反而慢慢地积聚形成了泥炭,这就是泥沼的成分。在水池上方活动的表面一层又长出了泥炭藓和其他耐寒湿地植物。这些苔藓不但分泌抗菌素,还提高了水的酸度,这就更加阻

止了细菌的生长,并为鞣皮形成建立了基础。

假设泥沼保持足够低的温度,就像北欧每年多数时间的温度那样,其中的酸性物质就会将尸体的外表面转化成一层能保存几个世纪的皮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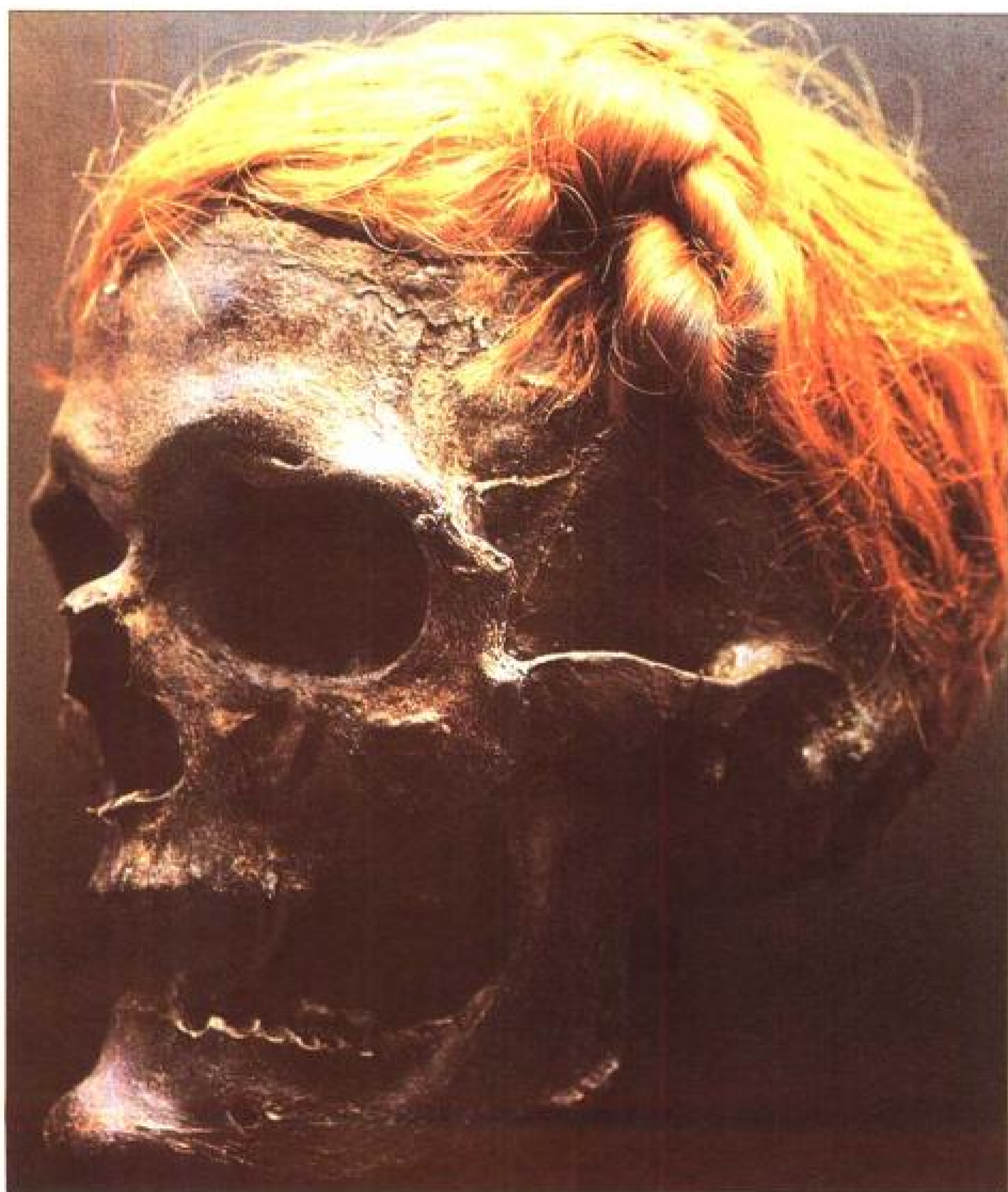


■ 左边这个长存了2000年的妇女是1879年在丹麦被发现的,她穿的衣服是所发现的铁器时代衣物中保存最好的一件。如右图所示,她穿着一件长达脚踝的羊毛裙,躯干和手臂上搭着一件羊皮披肩。下面还有第二层羊皮披肩,紧系在左肩上,并用一根皮带固定着。





■ 这是在德国北部的达门多夫附近一个泥沼中出现的一具畸形尸体，在他残留的躯体旁边是一根皮带和一双皮鞋。水中的强酸将他的骨头和内脏都溶解了，留下一具只剩鞣革皮肤、指甲和头发的薄薄的空皮囊。



■ 这个男性头骨和达门多夫人不同，他的头骨上还残留着少许皮肉连着微红的金色头发，头发在脑后分开并打出一个显眼的发结。这个头骨是1948年5月在德国奥斯特比东南的一个泥沼中发现的，它证实了塔西佗描述过的铁器时代一个日耳曼部落人们曾梳理的类似发型，那个部落叫苏伊比，就是现在的斯瓦比亚人的祖先。



■ 右边这个格劳巴勒人的皮肤保存得很好，是1952年4月在丹麦托伦德东部11英里处的一个沼泽中发现的，他的喉咙被割开过。犯罪学专家还能从他的手指和右脚上取下指纹和印记。虽然经过分析证实他至少是在1500年前死去的，但对照他与现代人的指纹后发现，他的右手食指上的纹路和现在三分之二强的丹麦人的一样。






■几个世纪来，鞣革酸对格劳巴勒人的腐蚀使他具有了亮泽和皮革般的外表，将他2英寸长的头发变成了一种不自然的棕红色，还分解了他骨头中的钙质。然而泥沼也保存了他的肝、肺、睾丸和其他器官。检查发现他的眼球还在眼窝里，通过X射线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两个半球密实却缩小了的大脑。

年表：一个有铁一般意志 的民族的神奇

THE SAGA OF AN
IRON-WILLED PEOPLE



192

在800多年时间里，杰出的铁器时代民族——著名的凯尔特人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分以及不列颠群岛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尽管有一片巨大的领土被他们的文化所包围，但凯尔特人从未形成他们自己的书面语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技术上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其人工制品也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艺术才能、先进的技术和富足的生活。

凯尔特人也许是遗传欧洲石器时代的人，后者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时就开始在欧洲大陆上居住了。过了几千年，这个以捕猎为生的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开始耕种庄稼、饲养家畜。到公元前4000年，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多数地区以及不列颠都以耕种和饲养家畜为主。又过了2500年，随着贸易线路的发展，青铜制造和金属制造的技术也从巴尔干半岛普及到这些地区。

在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瓮棺墓地文化”开始在欧洲中部的一些地方兴起。其名称来自一种埋葬习俗，就是

将死者火化后的骨灰放入陶制骨灰坛中埋葬，或者有时埋在大型墓地中，这种文化逐渐发展到莱茵河谷、法兰西、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北部和不列颠，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印记。熟练的金属制造工匠们造出了各种青铜物品，包括农具、木工工具、精制饰品以及各种重型武器。

公元前 1000 年初期，一种新的文化开始扎根并在各地留下痕迹。这些精于青铜制造的欧洲人在掌握了矿石冶炼和金属制造的技术后，最终成为了铁器的主人。早期希腊地理学家在书中曾把他们叫做“凯尔托伊”人。学者们把凯尔特人的历史分成了下面 3 个有重叠的阶段：

铁器时代初期 公元前 800 年 - 公元前 450 年

HALLSTATT PERIOD 800-450BC

铁器时代初期，又称“荷尔斯塔特时代”，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奥地利村庄的名字，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铁器时代早期的墓地。公元前 800 年前后，这里的埋



葬方式已经从瓮棺墓地文化方式转变成土葬方式。大约在同一个人时期，欧洲中部出现了铁器制造，凯尔特人墓地中的青铜器也被铁制武器挤出去了。随着后来几个世纪铁器制造技术的进步，荷尔斯塔特文明也进步了，欧洲大陆上到处都有商人、战士和到不列颠群岛的移民。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出现了，其特点是式样简单但多常用几何图案来装饰武器、工具、陶器和饰品。精制的随葬品，如图中7世纪的青铜面具和手具，不仅表明当时人们相信有来世，而且当时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不同的阶级，因为这些供品只有富人才能用得起。

到公元前600年，铁器成为日用品，商业和农业相结合，采矿也成为了一种致富方法。用盐和铁器等商品从希腊、伊特鲁里亚和北欧换取进口物品的贸易路线，一直被在山顶或其他战略堡垒统治人民的军阀精英阶层控制着。这些酋长们都十分富裕，还把财富带进土丘下的坟墓和棺材里，其中包括进口的奢侈品和四轮马车。公元前5世纪，也许因为贸易的中断，铁器时代初期的许多山顶堡垒都被废弃了，早期的富足生活也开始离开他们了。



青铜面具和手具

拉特尼时代 公元前450—罗马占领时期

LATENE PERIOD 450BC—ROMAN CONQUEST

公元前450年，凯尔特人新的文化中心形成了。对铁器制造技术的掌握不断增加，就产生了各种行家，如马车工匠、造船匠、车轮工匠和兵器制造者。许多好战者离开家园后出去掳掠，并经常定居在更远的地方。车轮上镶有铁边的两轮战车是战争中的有效工具，它也为战士的墓地增加了光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种非凡的新艺术风格形成了，它被称作拉特尼(也是凯尔特文化第二个重要阶段的标志)。这个名字来自瑞士一个考古发现地点，因为1857年在那里一个湖中捞出了人造的宝藏。拉特尼的设计粗放复杂，多曲线，很快就成为整个凯尔特风格的主流，并出现在武器和许多物品上，如图中这个公元前3世纪的青铜手镯。



青铜手镯

随着贸易的复苏、土地的不断扩张和农业技术的改善，凯尔特人的影响力也扩大了。公元前400年左右，凯尔特部落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在公元前391年洗劫罗马并定居在意大利北部，也就是所谓的“阿尔卑斯

山南部的高卢”。一个世纪之后，凯尔特人挺进希腊和小亚细亚。到公元前250年，活跃的拉特尼文化到达其鼎盛时期，影响了从意大利到爱尔兰、从西班牙到乌克兰的大片地区。但由于缺少政治上的统一，许多聚居地都为部落内部斗争所苦。

罗马时期 从罗马占领到公元5世纪

ROMAN PERIOD ROMAN CONQUEST-FIFTH CENTURY AD

凯尔特人全面恢复了他们原有的贸易线路上的商贸活动，而且到公元前2世纪初期，许多旧山地堡垒都被新建的城堡取代了。这些城堡既是商业中心，也是制造业的中心。凯尔特人在贸易中大量盈利，也对罗马市场越来越依赖，即使在罗马新兴帝国开始向北侵犯到凯尔特领地上时也是如此。

公元前192年，罗马控制了阿尔卑斯山南部的高卢，并在后来不到70年的时间里，征服了法兰西南部，就是现在的普罗旺斯。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人开始入侵欧洲

西部。在恺撒的率领下，罗马军团于公元前58年攻入高卢。由于凯尔特依旧实行部落制度而并未建立国家，没能形成统一的抵抗阵线，因此他们在随后的激烈战斗中丧失了大部分的土地。6年后，一个叫维辛吉道里克斯的领袖召集许多残余部落，发起了凯尔特人的全面反抗行动，但还是被恺撒在阿莱西亚击败了，这也是对欧洲大陆上拉特尼文化的致命一击。

逐渐地，落败的凯尔特人接受了胜利者的生活方式，图中那尊公元前1世纪末描绘一个高卢战士的罗马风格的石灰石雕像就是证明。直到公元43年，不列颠还为凯尔特文化所主导，当时岛上南部的一半已经被罗马占领了。然后爱尔兰就成了凯尔特人的堡垒，一直到公元5世纪他们改变信仰基督教。甚至在那之后，凯尔特人的语言和传奇故事中仍有对部落的怀念，这些最后都被公元8世纪爱尔兰的基督教士们记录下来。



高卢战士的石灰石雕像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47-X



9 787219 044476 >

ISBN 7-219-04447-X/K · 912 定价: 65.00 元